

夏 伯 陽

著 夫諾曼富·聯蘇
譯 一 定 郭

行 發 店 書 活 生

月 五 年 七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陽 伯 夏

本定本基
外單加郵費

著 譯 發 發
者 人 行 行
著 所 行 承

謹 謝 夫
郭 伯 昕
香港大道中五四號
上海新加坡
嘉善印刷公司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

初版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

[180] H. 0081-2000

目次

第一章	工人分隊	(一)
第二章	草原	(三一)
第三章	烏拉爾斯克	(六一)
第四章	亞力山得洛夫·蓋	(七五)
第五章	夏伯陽	(一三)
第六章	斯洛密金斯卡耶之戰	(二七)
第七章	在路上	(一九)
第八章	向高察克進攻	(三七)
第九章	戰前	(六二)

第十章	布草魯斯爾	(二八)
第十一章	在皮聖貝蘭面	(三四)
第十二章	前進	(四二)
第十三章	烏發	(四五)
第十四章	烏拉爾斯克的救援	(四八九)
第十五章	結局	(五〇)
譯後記		(五六)

第一章 工人分隊

車站是擠滿了，黑蟻蟻的人。紅軍兵士的哨兵線簡直沒法攔阻那個營營囁囁的激動的羣衆。原來由弗隆齊集合的工人分隊，那天半夜裏要闖到前方去，伊凡諾伏·伏茲尼斯克所有工廠工場的工人們，都聚集在那裏，給他們的同伴們，兄弟們，父親們，兒子們送別。……那些「新兵」的樣子是可笑地粗笨而拙劣的——有許多是初次穿那灰色軍大衣，它放在他們身上，樣子很難看。那麼的膨着鼓着，像是捏麵桶裏一塊塊的生麵團。然而，他們到底都是好弟兄呢！你就看這邊這一個——儘把他的皮帶纏緊在那麼一個「蜂腰」上，連氣都透不過來了，可憐的傢伙，可是他還是那麼大模大樣地走着，皮靴在月台上碰得磕嗒磕嗒的響。或是看那邊那一個——一隻手放在他那把笨拙地掛着的刀的刀柄上，像個老資格，像煞有介事地跟他的鄰人在那裏辯論。又一個一排屁股上

擺着一支駝壳槍，那一排上擺着兩枚瓶頸炸彈；一條蛇一般的彈藥帶圍在他腰間，神氣活現地，在月台上一來一去的開着步，急乎要在他的親戚朋友面前顯顯他的戰爭的模樣。

那黑蟻蟻的一大羣工人，心裏懷着驕傲、愛和分明流露的熱情，在那裏看着他們，說着他們。

「他們是成得了事的，伙計，你就看吧。等他們一到了前方，一會兒功夫就把那些白色東西收拾了。」

「是吧，可是前方苦的呢。他們不見得拿一部孩子車推着你走的呀，你要知道。」

大家都笑了。他們昂起了頸梗，都要看看那些穿軍服的人們。

「看脫倫梯，你準是不認識他了。你在鎔鐵廠裏看見他，渾身是煤灰油膩，你會說他像一條燒焦的燈心；現在，他簡直像個花花公子了。」

「當真的，你會當他是個將軍呢，那麼神氣活現的拖着一把刀。」

「嗨，脫倫梯！」一個幽默家叫道。「把你的刀放到口袋裏去吧，要不然的話，哥薩克人會來搶走你的。」

所有的旁觀人都大笑起來。

「母親會得拿去切生菜用的！」

「你會絆交兒摔斷它的。」

「你會割破你的手指頭的，你看是不是啫！那末我們的將軍就要觸霉頭。」

「哈哈，脫倫梯！哈哈！哈哈！」羣衆大笑著。

脫倫梯·波乞金，一個二十八歲的長雀斑的紅頭髮的傢伙，對那些嘲弄人投了一個溫情和氣的眼色。他覺得有點兒失措，急忙將他那把不聽調度的刀兒整了一整。

「我會記着你們的，」他彷彿恫嚇一般，羞怯怯地對那羣人擺了擺一個指頭，他尋不出什麼話來說，不知道怎麼應付這種滾滾不絕的嘲諷和妙語。

「記着我們什麼，脫倫梯？」那些嘲弄人笑道。「也許他想要幾顆向日葵子磕磕吧。」

——我們的小兵士……你說你那件大衣是什麼毛病呀？看樣子它好像是預備給小牛穿的。哈哈，吹！」

脫倫楊笑嘻嘻的打男台上走了開去，消失在那個灰色的移動的紅軍兵士叢中了。每有一個不大好看的形像出現時，它都要被人家抓住戲弄一番，都要被一陣刻毒的話語和富有滋味的談話拋擲到身上。這才大家的談話又會重新回復一種嚴肅正經的態度。羣衆的心情和談話的題目很快的從一個極端移轉到那個極端——每一個人都有一種同時是危懼的而又勝利的感情在那裏激動。羣衆是在開談和議論之中十分活躍的。

「一定的，我們馬上就不用再忍辱了。不久之前，他們還都在那裏叫屈……沒有靴子，沒有衣服，沒有軍火。現在呢，你就看吧……」

說話的人向紅軍兵士所站的車輛上挺了一挺大拇指。

「我估起來，這一下裝備好的總有一千吧。」

「多少一千？」

「是的，一筆有一千，我估起來，而且還有要來的——傢伙都齊全的呢，告訴你吧——不論那一個。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伙計，告訴你吧，現在已經不是站在旁邊光抓屁股不幹事的時候了。」

「是的，現在是嚴重的時代，那不能否認。」一個沉着低音批准道。

「當然，還不是嚴重的時代嗎——高察克。這麼步步的進逼，天才知道烏拉爾地方弄成怎麼樣了呢！」

「唉，」一個穿件棉短褂的小老頭兒歎氣道——他長着一付骨瘦稜稜的細小的軀幹，打皺得像一朵經霜的香蕈一般。

「是的，照現在的情形看起來，我們這班人物是沒有好處的，」一個人帶着陰鬱的調子說。

他馬上就得到了回音——嚴厲而認真的。

「事情不會自己進行的，伙計，得要你去幹的呀。一千個人——還是新開張第一號呢！可是不能不說是開張大吉，告訴你吧——這就叫做幹……現在他們報紙上怎麼說的？軍隊裏工人太少了，前方需要更多的工人。好吧，現在工人們是要去顯顯他們比旁人見識高些了。……你拿保羅·洛巴爾做例吧。——他就是你所要的人了。強硬得像一塊岩石——你可以說。而且做事情又有頭腦。那傢伙你就不用怕他走差路，那簡直是沒有

的事。」

「當然，我們都知道保羅的，他的確不錯。」

「而且還不單是男人。現在你看馬爾茶——她就是你所要的女人了。她一點兒沒有糖娃娃的樣兒，我可以說。她甚至於強過有些男人呢，也許是。」

馬爾茶，一個織工，剛剛從那裏走過去，聽見提起她的名字，趕快車轉身，走到那些說話人跟前。溜肩膀，溜臉孔，大大睜着的藍眼睛，略微有幾顆麻子的皮膚，她雖然三十五歲，

看起來還很年青她穿着一套簇新的軍服，馬褲，長統靴，短外套，她的頭髮是剪短的，她的軍帽推在腦後跟。

「叫我嗎？」她問。

「你做什麼是你自己這麼慌慌忙忙跑過來的。我們剛剛在說馬爾茶是像一匹野雌馬，不像一個女人。」

「我，一匹雌馬？」

「當然咯！」於是突然除掉他的玩笑的腔調：「我說你是一位真正的戰士呢，馬爾茶，老實對你說吧。」

「是戰士不是戰士，我都得去。」

「當真的，你總得去。」

他默了一刻兒，這才接着說：「那末，這裏，誰照管他們呢？」

「你這話怎麼講？」

「哦，我說你家裏的私事之類。」

「我的私事……」馬爾茶張開了她的臂膀。「我已經把幾個孩子放在一個托兒所裏了。要不然叫我放到那裏去呢？」

「當然我知道的，馬爾茶。」她的朋友深情地說道。於是歎息了一聲，他用一種深沉的同情的聲音說：

「我們會得照管他們的，馬爾茶；你不要傷心，我們會得照管他們的。你用不着替他們担心，記着，因為我們會得給你幫忙的。誰知道……也許就要輪到我們的……你懂嗎，
囉？」

「那是對的，」馬爾茶點點頭道。看來大概是要這麼的……一個分隊總幹不了多少事。」

「那些弟兄們都很不錯吧，是不是？」那人將下巴頰兒向車輛上一挺說。
「當然是不錯的，」馬爾茶說。「他們只說等得不耐煩，恨不得馬上開拔——愈快

愈好。等起來才叫難受呢，他們說。我們都巴不得馬上離開這裏，不願意在月台上站着踏方步……嘩，安得里也夫！她對剛剛走過去的一個人叫。「我們到底幾時才離開這裏呀，你知道嗎？」

安得里也夫是聖彼得堡的一個機械工人，新近到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來的——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軟活而結實，深陷的藍黑眼睛，一張蒼白的臉。他戴着一頂鋼盔，穿着一件破舊的灰色軍服。他彷彿值班時作報告一般，活靈活潑的走上前去，腳後跟喀嚓一聲，行了個禮，把一雙美目釘住馬爾茶，做着一付假裝正經的神氣，驟然的說道：

「報告官長，火車四十分鐘以內就要開！」

馬爾茶抓住他的袖子。

「有什麼告別式嗎？弟兄們像是都盼望有什麼告別演說的。克里乞可夫那裏去了？他做什麼去了？」

安得里也夫又行了一個禮，用着同是那種不慌不忙的調子說：

「報告官長，他在喝茶。」

馬爾茶在他臂膀上打了一下。

「不要裝傻樣子了吧。把我當官長呢！」

他立刻改了調子，用他自己的自然的聲音對她說：

「馬爾茶親愛的……」

「怎麼啦？」

「馬爾茶親愛的，你要去——」

他做了一個鬼臉，鼓起了他的嘴唇，膨出了他的眼睛。

「你碰到什麼邪氣了？」馬爾茶眼睛望着他說。

「你不去演說吧，馬爾茶？」

但是她沒有回答。她顛着脚尖，從羣衆的頭頂上張望過去。

「我想是他們來了……」

在他們周圍的人們都昂起他們的頭頸，跟着馬爾茶的眼光看過去。有三個人來了，許多人心中迫切的跟着他們，將他們團團圍住。內中最最叫人注目的一個是洛巴爾，長黑的頭髮，閃亮的眼睛。他長得又高又瘦，走路不大靈便，彷彿一隻脚老是妨礙着那一隻似的。他的體格生得不結實，模樣也是怪怪奇奇的。在他的旁邊是愛林那·庫匿齊那，一個二十二歲的女織工。因她的簡單明達的語言，明晰的思想，和織工們常在開會時候聽見的那種可愛的強力的聲音，頗得大家的歡喜。她還不曾有鋼盔，只把一塊手帕紮在頭上。她沒有穿灰色的軍大衣，只穿着一身薄薄的黑色軍衣，叫你想起正月裏的嚴寒來就要發抖！他的面孔蒼白而嚴肅，却被一種安靜的內心的興彩調劑着。

跟愛林那並排走着的是費多爾·克里乞可夫。他不是一個織工，並且也不是一個工人。他是不久之前才從莫斯科回到這裏來的，因為喜歡這個地方，就住下了，能教的時候教教功課，從手到口的生活着。他從前是個學生。革命起來時，他立刻發見他自己有組織的才能。開起會來，他的演說總是非常熱烈的，總能夠使聽衆激動，可是不一定都能得

要領。克里乞可夫在工人裏面很得人心，工人們都跟他很親密，把他看做他們自己人。

月台上的羣衆看見了愛林那·庫匿齊那，克里乞可夫和洛巴爾，就開始騷動起來，大家大聲的談着話。

「現在他們一定要演說了。」

「火車再有幾分鐘就要開了。」

「我們給他們送了別，也好回去睡覺了。」

「我們原是來給他們送別的呀。」

「聽吧，搖鈴了！」

「第一次鈴，不是嗎？」

「一定的，是第一次鈴。」

「他們是半夜裏動身的。」

「准半夜——他們是這麼說的。」

油膩的短褂——壞了皮領的破爛的冬衣——太短的袖子，肘節頭破了的——粗布或是皮做的黑色的短大衣。一個典型的工人的羣衆！

車站小得容納不了這麼許多人。冒險一點的已經掛上了籬笆，踏上了窗檯；有幾個爬上了車站的棚頂，伏在那上面，將頭掛下來，睜着眼睛看大衆。其他的被夾在進出口道裏，或是爬上車輛的頂頭，站在踏步上；只要找到一隻角落，一條縫縫，便都擠了進去。是裝塞得緊緊的了。每一個人都要擠近那代替講極用的箱子一步。擠呀，軋呀，喘呀，呻呀。突然間，克里乞可夫出現在那箱子上——他那灰色的軍衣是舊的，是從另外一次戰爭傳到他手裏來的。他的沒有手套的雙手冷得發凍——不時他要把它們插進口袋裏，或是插進胸口頭，或是對那紅得快要裂開的指節呵呀氣。今天晚上他的面孔是異乎尋常的蒼白。前兩個晚上他都只睡了一忽兒——只不過打過幾個小瞌睡。日裏他又忙得不開交，他是疲倦到極點了。他的聲音，照例是清晰而有點顫的，今晚是沙了；它發出沉濁的回音，彷彿是從什麼空洞裏出來的。

他要第一個發言，他要代表分隊給那些織工們一個告別的演說。冷呀，冷呀。羣衆是凍起來了。他得趕快。他的演說得短些！

克里乞可夫把他的眼光掃過羣衆。那黑黧黧的人羣，他極盡目力也看不到盡處。他們溢滿了那個有幾支搖曳的瓦斯光照着的月台，然後和燈光以外的黑暗相溶化了。在他心目中，好像這幾千人的後面，他還可以看見無數萬人在那裏肩並肩的挨擠着，然而後面仍舊還有的，看不窮盡的。在他和他們在一起的這最後一分鐘裏面，他突然痛入骨髓的感覺到他多麼愛這個羣衆，他認識自己要和他們分別是非常苦痛的。

「我會得再看見他們嗎？我會得回到他們當中來嗎？我們當中的人有誰會得回到我們的祖處嗎？就使我能夠回來，我能夠像過去一樣和他們說話嗎？」

他心裏漲滿着悲痛的離情。他不曾有工夫預備他這簡短的演說，並且不曾想到他要說些什麼。突然間，他聽見他自己從來不曾有過的在那裏大喊了：

「工人的同伴們！我們只有幾分鐘可以在一起了。最後一次鈴馬上就要響，我們就

要動身到前線去了。我現在代表紅軍的兵士們跟你們告別！你們要記着我們，記着我們是到那裏去的，爲着什麼目的去的。你們要預備着，一聽見第一聲呼召，就要跟着我們來。不要斷了你們跟我們的連絡，帶消息給我們，並且從你們的稀少的收入裏，拿些去幫助那些正在替你們戰鬥的人。在前線，食物是稀少的，同伴們，還有別的種種苦楚，比這裏更大的苦楚。你們要記在心裏。不要忘記我們多數是丟了貧窮的家走的，並沒有一個人供給他們——那些受着餓死的威脅的小孩子。你們要照顧他們。我們在戰壕裏，在戰陣上，日子是很苦的……不要讓我們想起我們的家庭，大家都不管了，大家隨他們餓死了，以致增加我們百倍的苦痛……還有一件事，在現在分別的時候，必須要對你們講的：你們要工作，同伴們，要立志的工作！你們都是織工，你們要記得你們在伊凡諾伏多織一點布，我們在奧倫堡雪沒了的草原上，在烏拉爾山中，在所有你們的貨物可以達到我們的地方，就可以多暖和一些。工作吧，而且要牢牢的記着，勝利不單由我們的刺刀而獲得，也要由你們的勞動而獲得的。我們將來會得再會面嗎？我們信任是可以的吧！可是如果我們

命定了不能再會面，也不要替我們傷心。革命是不管個人的犧牲的。再見，親愛的同伴們，我代表紅軍的兵士對你們說聲——「再見」。

於是，像是雪掃的草原上的狂風的怒號，羣衆中的悲傷的回應：

「再見，弟兄們！但願你們都有好運氣……我們不會忘記你們的。」

聲音沉寂下去了，接着的是一個悲傷的靜默。這延長了一分鐘，於是一陣低語的聲音，切切促促的通過了羣衆：

「愛林那……愛林那要說話了……」

箱子上站着愛林那·庫匿齊那。她那奇異的眼睛，平常是淡褐色的，這一刻兒顯出了鮮明而墨黑。她的手用着一種迅速的姿勢在她的面頰上和太陽穴上滑溜着，將包頭巾底下幾縷散亂的頭髮盤了回去；於是用着雙手，她將包頭巾拉得緊些。

然後，用着一種不費力的聲音，彷彿對她自己說話似的，她開始了：

「同伴們！」

人們帶着一種啞默的迫切的期待，向她湧了過來，要來聽她的話。

「現在跟你們告別，同伴們，我要對你們講的是，我們是去做前方了，而你們呢，就可以說是後方，我們無論那一方面要沒有其他一方面的支持，都是立不牢的。從後方給以幫助——這是現在主要的事情。我們要是知道我們背後的一切事情都很順當，那末沒有那樣的苦楚是我們熬不了的，同伴們。但是，如果這裏這樣事情都一塌糊塗，那末們還能打什麼仗呢？在過去兩年當中，我們工人們已經熬忍了好多了，那是並非無所爲的……要不然的話，難道是無所爲的嗎？難道是徒然的嗎？同伴們，這對於我們的宗旨都是有益的。就拿我們婦女來說吧，我們現在也要出發了。我們分隊裏有三十六個女人。我們現在也已慢慢懂得我們的國家所要經過的事情了。總之一句話，我們是不得不出發了。」

「那一些女人——你們的母親，妻子，女兒，新娘和愛人們——大家都由我代表，給你們最後的敬禮。再見吧，同伴們，壯起你們的精神來，而我們也……」

回答她的是幾千個人的誠心感到的快樂，以及對於她的賢明的演說和動人的話

語表示感激的一陣熱烈的歡呼。

「嗨！愛林那，你是做得政治家了！真要得！她真會說話！」

一個年老的織工，穿着一件黃色的棉短褂，油膩的便帽和氈裏的長靴，打人羣中擠了出來，爬上了那隻箱子。他那皮革一般的面孔，被深黑的溝紋刻劃着，他的嘴唇斷斷續續的動着，發出些模糊糊的話語。好像他那潤濕閃亮的眼睛，和那光彩煥發的面孔，都被一陣陣無限量的快樂的浪所掃過。

「是的，我們要回答的……我們要回答的。」他惶惑的呆了一歇兒，這才突然的光了他的灰白的腦壳。「我們是在送你們呀，弟兄們，我們也知道你們是去做什麼的。你們是什麼事情都得遇見，什麼事情都得經過，而且也許是再也不回到我們這裏來的。你們呢，是你們的父親們，心裏雖然難過，可是沒有法子，總得叫你們走的。你們既然不能不去，那也叫無可奈何。用不着發抖，用不着打顫。宗旨頂要緊，是不是？宗旨是決不能被羞辱的。將來你們碰到頂難受的時候，你們記起我們來，心裏就會覺得舒服些。我們也應許你們

一樁：你們的孩子們是有人會照管的，你們的妻子是不會給忘記的，只要我們有力量，無論什麼我們都會幫忙的！一定都會幫忙的——這是戰爭呀。要不然的話，我們怎麼能夠

……」
那個老頭子用着一種莊嚴的姿勢，悲傷地伸出兩隻手，彷彿是說：「無論怎麼樣，現在是沒有旁的辦法了。」

他一動不動的呆了一忽兒，一種他所不能表白的迅速的思想掠過他的心。然後，他揮一揮他的手，將他的便帽套下他那幾根稀疏的灰白頭髮，預備要走下來，却用一個刺耳的大聲喊道：

「再見吧，弟兄們，再見吧……也許這是末了一次了！」

他的衰老的聲音帶着眼淚顫動着，一陣的嗚咽震動過全羣。

「也許……什麼事情都會見到的……像這樣的一個戰爭……」

眼淚從他臉上淌下來，在他面頰上那些深溝裏滴瀝着。他站在那裏，拿他那件短褂

的稀髒的袖子把淚水塗了一面孔。在人羣中，有許多人是在哭了。其他的等老頭兒爬下箱子的時候對他叫喊：

「你的話是對的，老伯伯對的！」

老頭兒下來了。箱子上又空了。一刻兒的靜默。於是，輕淡而清晰的，在夜的空氣上來，了第二次鈴聲了。克里乞可夫末了一次爬上了箱子：

「再見，同伴們，再說一次再見給我們下次的會見喝三聲彩吧！哈啦！」

「哈啦！哈啦！哈啦！」

又是靜默。於是命令響出來了：

「分隊，上車！」

一陣軟帽和鋼盔的匆忙的閃爍——分別的親吻聲——急潮一般的一陣再見聲，嗚咽的叮囑聲，傷心的祈禱聲，徒然的安慰聲。

一個哭泣着的母親的頭在一個冷酷的紅軍兵士的肩膀上伏了一會兒。她的灰色

的面孔是被眼淚沾污了。呻吟着，嗚咽着，大聲哭泣着——這是半個的她，還有半個呢，是安靜的，坦然的——嚴肅的，強硬的，消失在思想裏的……

分隊上車了。羣衆向車旁迫進。從裏面打窗口裏看出來，這好像是一大團濃厚的沒有面目的物質。這團物質移動着，嗡嗡的響着，像是什麼龐大的有毛的野獸，長着一千隻腳爪，一千隻眼睛，跟一頭毛茸茸的山熊一般柔軟而善轉屈。

第三次鈴了。

哨子吹得像海鷗的尖叫，汽笛叫得像樹林裏的貓頭鷹。機頭沉重的喘着氣，放出嗤嗤響的汽團，一次兩次的呼吸着！車輪喀啦喀啦的軋着凍結的鐵軌，車輛簸動了幾下，然後平滑地輾過去，速度一點點增加起來……

紅軍的兵士從車上喊出來，移動着的黑蟻蟻一堆追在火車後邊喊回去。末了，火車被夜的黑暗吞沒了，你所能聽見的就只遠處不時有一種像是撕裂和嚼齧的聲音，向空中消逝而去。

沒精打彩的，陰鬱而流淚，滿口悲傷的自語，那些織工們在寒冷的正月的半夜裏，從火車站回家去了。

他們從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到沙馬拉，得有許多日子，至少是兩個禮拜。而在這種激動的情形之下，那一段時間是要算是短得驚人的。並且在路上也不會感到厭倦。看看新的地方是快樂的，改換不定的環境可以提起你的精神，時時變動的印象會得激起你的精力，會得維持你在一種緊張興奮的氣分裏。周圍的一切東西都非常的新鮮，因而可以祛除那種緩慢的旅行以及久駐在那種睡眠狀態的隱僻車站上的厭倦。

火車一經停下來之後，那個分隊就盡心竭力的開始工作了。每一天都有集會，大會，常會，臨時的演講，對於急切等着消息的地方聽衆的談話。這個布爾希維克的織工的分隊，是精銳而有紀律的，一路上來已經給人一個深刻的印象——是和居民們的料想完全兩樣的一個印象，因為新近那一帶的居民是見慣了另外一種來客的。

在僻遠的車站上，小市鎮裏，鄉村裏，村落裏，那些日子土匪正在活動來來往往的不計其數，並沒有人給他們編制，並沒有人組織他們，他們自己組成了分隊和縱隊，組成了一切種類的「地方隊伍」。曖昧不明的怪怪奇奇的人物，那時正滿佈在廣漠無垠的俄羅斯地面，担任着種種莫明其妙的差使。不名一錢而騷擾橫行的幫匪，不計其數的勒索居民的給養，暴動是可以肆行無忌的，並沒有人能夠遏止他們。地方蘇維埃政府還不會把它們的權力伸張到鄉村區域裏去。

蘇維埃區域的優秀分子都上前線去了。餘下來的不住地担任着後方勞苦的工作。要想件件事情都嚴密地照顧到，件件必要的事情都查到辦到，那是出乎人力之外的。當那紛亂的日子，在荒僻的省份裏，在幽遠的原始的俄羅斯的難可深入的叢林中，到底發生過怎樣的事情，是沒有人會得知道了。人類的苦難睜着灰色池塘一般的眼睛，睜視着。不負責任的狂亂的人們把蘇維埃生活正在抽發的新萌芽，踐在脚下，蠻橫而昏醉的一路的摧毀前去。

老的已經掃除開去了——新的還沒有生根。那末沒有保障的人什麼地方可以安放他的腦袋呢？這一陣烈火一般的颶風是誰給放出來的呢？

呵！除了布爾希維克人還有誰是由於他們那種瘋狂的激動，才叫沒有一個人得以安甯的；這種慘酷的大劫就是他們召來的。人們還不能把握一個事實，就是這種新的力量是剛剛開始在做一種圈套，要用以羈絆和控制那些橫行的匪類呢。

在俄羅斯的遲鈍遠僻的角落裏，人們都以為他們那種不堪的苦楚和慘酷的憎恨，是布爾希維克人應該負責的。

「強盜暴徒！匪類！」

而突然間，在這一個人分隊裏，在這一千個布爾希維克的織工當中，那些鄉村裏的遲鈍居民，和小市鎮裏的住戶，却發見出好人來了；他們會得安靜地注意地聽他們的話，會得回答他們一切的問題，會得用明白可懂的話語解釋他們的疑惑，從不抄查他們的倉房，從不打入他們的地窖，從不拿他們的東西，或即使拿，也是給錢的。農人們都驚異了。這

是新鮮的事情呢。這是奇怪的，歡迎的。有時那個分隊要在一個小車站上駐紮一些日子，人們就從遙遠的村莊村落來聽那些「聰明人」的話。這樣，偉大的宣傳工作就開了頭了。這就給那些伊凡諾伏·伏茲尼生的織工們在內戰裏擔任的巨大工作宣傳出了一條路來，當時他們是到處都去的，到中國的邊境，到西伯利亞的叢林，到奧倫堡的草原，到波蘭的邊界，到貝累考普。^{*}他們沒有一處地方不會到過，這班伊凡諾伏的織工們，他們在每一塊野地上洒過他們的血，就爲了這個緣故，他們得人家這麼好的照顧着，這麼嫉妬的保衛着；也爲了這緣故，他們被人家這麼的愛着，又這麼的恨着；也爲了這個緣故，人家對於他們的記憶像一隻歌的回音那麼留戀着，留戀在蘇維埃地面的無限平原上。

現在，他們是在正月的苦寒中坐着不生火的牲口車開到前線去了。他們研究，他們工作，尤其是，他們思想，長而且深的思想。因爲他們知道，他們是得預備着任何事情的。而且他們的作戰，他們的打勝人，都須不僅在槍刺尖上，却須用着真正的，活潑的，能叫人信

• 貝累考普 (Perekop) 在蘇聯西南克里米亞共和國的一個村落。

服的話語：須用明白的思想，知識和能力，去把握整個局面，去把它的意義傳播給別人，使他們也可以理解。

在那些牲口車裏，可以聽見高聲朗誦的讀書聲，聽見頑強的學習中的牙齒咬嚼聲，辯論和討論會得像一陣驟然突起的鳥兒那麼飛了起來，往往那清潔的冰凍的空氣要被突然而發的一陣陣震響的，輕快的，紅翅膀的歌聲所裂破。

我們是鍛鍊幸福鑰匙的鐵匠，

我們的心是年青的，我們的錘聲迅速的響。

把你的錘子攀得再高些，你那有力的錘子，

打在過去時代的鋼鐵的胸膛上。

那一系列火車像一隻蝸牛似的爬過草原，在上鏽的車輪上吱格吱格的響過去，從裏面飛出了這支歌，籠罩在那平原上——這是一隻鬥爭的歌，從白雪皚皚的曠地上勝利地閃開它的路去了。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會得唱的，這些織工們！從此以後，沒有那一個軍

隊能像這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的分隊這樣維持着革命歌的傳統，能像他們這樣的唱法，這樣的帶着純朴無窮的愛和溫熱深沉的感情，這一些歌，在軍隊裏燃燒起了熱情和驕傲了。啊，歌，你們對於人心的魔力是全能的呢！

他們越近沙馬拉，越是可以少化錢去買麵包和其他食料。在飢餓的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已經幾個月沒有麵包了，所以一塊麵包真同寶藏一般的可貴。在這裏，那些工人們突然看見了麵包可以大量的獲得，又看見了病根並不在糧食的缺乏，却在於別的地方。他們的困難是在於一般的缺乏組織，及在於工業區和糧食出產區之間非常的缺乏交通。但雖在這樣的富裕之中，他們却仍舊急急乎要彌補幾年來熬忍的飢餓，要吃了過去被剝奪去的所有的麵包。照理講時，他們既然進入了沙馬拉產麥地域的真正中心了，總會得盼望多量而低價的得到食物的，但是不然，他們不能夠相信；飢餓已經教會他們不肯信任了。在一個小站上，麵包是便宜而白的，每一個人就都一大抱一大抱的

買了去。沒有一個人能夠放棄這樣難得的一個機會呀。但是第二天，他們到了一個地方，麵包更白更便宜。他們惶恐的微笑了，大家切切的私語，都覺得自己太傻，也不知道他們那些陳舊的麵包該得如何處置。

他們到了沙馬拉的一刻，火車終於在第十五號側線上許多上鏽的鐵軌和破車輛的骨子當中休息下來，他們就都跳出到軌道上，喧嚷着聚在一起，要求司令官告訴他們將來做什麼。

「我們幾時走到那裏去？我們將來做什麼？馬上就動身呢，或是要在鎮上留一兩天？」

唯一能夠回答這些問題的人是弗隆齊。他已經做了第四軍的司令了。他是比我們這個分隊先一些時離開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的，現在是在烏拉爾斯克。但在沙馬拉開革命戰爭大會時，他曾經留下一個信給費多爾·克里乞可夫，吩咐他和洛巴爾，脫倫梯·波乞金，及安得里也夫，立刻就到烏拉爾斯克去和他會合，分隊也跟着去。他用着

溫熱的動心的話招呼他的同鎮人，略略告訴他們當時的局面，並且指出那等待他們去做的工作的重要和困難。克里乞可夫將這信讀給分隊聽。他們所愛戴的這位司令的動心的話語，激起大家的熱心來了。有人提議打電報給他致敬禮。

「一個電報——給他一個電報」

「我們必須謝謝他，」一個聲音嚷道。

「倒不是謝他，」其他的聲音迸出來，「只要告訴他，說我們已經在這裏，預備行動，預備去幫助需要幫助的地方。該得這麼說！」

「這話對了！我們必須說我們是預備行動的！我們每一個人，這完全是實話。」

「來罷，小朋友們，我們來起草電報罷。給弗隆齊喝三聲彩！哈哈！哈哈！」

皮帽，尖帽，和鋼盔高高的飛了起來，像受驚的小鳥飛在人們的頭上。

從此之後，事情就像慌張的野兔一般向前突進。人們得了集合的命令了。司令官被

召到司令部，受命預備他的分隊出發。

那四個朋友——洛巴爾，克里乞可夫，波乞金，和安得里也夫——從革命戰爭大會得到話，要馬上出發到烏拉爾斯克，不得停留。

他們都得趕緊走了。沒有工夫和弟兄們分別。但是不久之後準定會在烏拉爾斯克會見的。

兩部三頭馬車離開了革命戰爭大會。克里乞可夫和安得里也夫坐在第一部裏，巴爾和脫倫梯坐在第二部裏。

馬兒拔足而前，趕車人發出刺耳的嚙哨，揚了揚他們的長鞭子，那兩部三頭馬車就飛進了羽片似的雪的迷陣中——鳥兒一般的輕快而迅速。

第二章 草原

在草原上，早晨的空氣是冰凍的。趕車人從頭到腳都把毛茸茸的羊皮大褂蒙起來，他們的頭，對那兩位瞌睡的旅客被翻轉的皮領遮沒了。

「洛巴爾，你冷嗎？」波乞金把身子側過他那面去說。他自己也冷到骨髓裏面了。

「肚子裏都冷進了呢！」洛巴爾用一種粗嘎的聲音陰鬱地說。「我們馬上就要歇下來了嗎？」

「天曉得，也許我們這位朋友會得告訴我們的。嗨，伙計！」他戳了戳坐在他前面的那件帶紅色的羊皮。「我們快要到人家了嗎？」

「冷嗎，你是？」

「凍殺了。我們離開鄉村有多遠，請問你？」

「七個佛斯脫*……也許十二個！」趕車人並沒有回轉頭，欣然答道。

「嗨，不要瞎說到下一個鄉村有幾個佛斯脫呢？」

「跟我剛才說的一樣呀！」趕車人睨視了一眼說。

「那個鄉村叫什麼名字？」

「伊凡退也夫加。」

「從伊凡退也夫加到普加采夫遠嗎？」

「誰說遠的？」

那趕車人裝起一副嚴肅的幹練的神氣，從眼角裏瞟了瞟他的旅客，把一個麻木的指頭深深插進他的鼻孔裏。他默了一刻兒，這才答道：

「不怎麼遠的。十八個佛斯脫到塔左洛希加，再二十二個佛斯脫就到了。你可以趕到那裏吃中飯的。」

* Verst 俄國長度名，等於 0.6629 英里。

「你是什麼地方人？尼哥賴也夫加嗎？」波乞金問。

「當然咯。旁的還有什麼地方呢？」

那個農民的趕車人好像有些討厭這個問題。爲什麼要拿這種不相干的問話去麻煩他呢？他的旅客既然是從尼哥賴也夫加僱了他來的，難道他是那裏的人還不明白透嗎？

「不過，伙計，你也許是從伊凡退也夫加來的，你要知道，」波乞金解釋道。

「從伊凡退也夫加來的，」趕車人重複了一遍。他舌頭上發了挖苦意味的一啞，將馬韁繩無目的地拉緊了起來。

原來那些農民的趕車人是商量好這樣一種辦法的：其中的一個，我們就叫他卡爾普罷，他把一個旅客從伊凡退也夫加帶到尼哥賴也夫加，還有一個呢，叫他愛得倫罷，他是預先約定了把一個旅客從尼哥賴也夫加帶到伊凡退也夫加去的。愛得倫不願出這種無用的氣力，就把旅客移交給走回頭路的卡爾普，其實他那幾匹已經跑力乏的馬，是

動也難得動的了。後來末，愛得倫也用同樣的方法報答卡爾普。這辦法對於那兩個農民，原是兩方面都可以滿意的，可是對於旅客，却叫他們吃殺了虧了，往往極短一段路程，比如說二十個佛斯脫吧，就吃得三四個鐘頭極慢極慢的跑着。

委任狀上印着的「緊急」、「特遣」、「專差」等等字樣，都不能發生效力。那些卡爾普們和愛得倫們是不會受感動的；他們只在他們的凍結的鬚鬚底下欣然的好整以暇的冷笑笑，剃下了鬚鬚上掛着的長長的冰柱，嘗試安慰着他們的不耐煩的旅客。

「忙什麼呢！要去送死總來得及的。光是發急沒有用。……得，得，我的寶貝兒。」

（這最後一句是對那些不耐煩的馬說的。）

脫倫梯從前聽見過這種小辦法，他是明白他的趕車人爲什麼這樣平心靜氣嚙着唾涎的。

「我知道你玩什麼把戲的，我的孩子。你們掉換了客人了。」

「那是當然的咯，」趕車人毫無猶豫的答道，「這樣，事情便當得多，你要知道。」

「不是人人都覺便當的。」

「是的，人人都覺便當的。」趕車人又鑿定了一句。

「對於你是便當的——那不能否認，」波乞金承認道。「可是對於我們就簡直要了命了。你的馬是跑力乏了的。我們得要一整天才能得到……」

「我的馬力乏了，是的嗎？」趕車人突怒起來打斷他道。他忽的向他的旅客調轉背來，活潑地提起了韁繩，發了一聲特別的喊叫，使他的馬用着一種危險萬分的速度往前衝上去。他們一路奔駛向前，雪被捲了起來，在他們的四周飛舞。

「嗨，你們這些鬼！嗨，我的寶貝兒！呵哈！沒有多遠路跑了。飛吧，我的老鷹！」

趕車人是變了一個人了。他在雪上駛着他的三頭馬車，彷彿要第一個趕到賽跑的標竿。

及至他的憤怒已經退落，他就緩下他的興奮的馬的步子，把頭縮回翻着的皮領裏去，口中喃喃的念道：

「就拿這力乏的馬給你看吧。」

「好，兄弟，好，」兩個旅客同聲發出誠意的贊美。

「可不是好嗎？」趕車人也自許了，然後靜靜地接上道：「他們有時候也要疲倦的，可總有一個理由。不過是跑得太多，沒有旁的。你得工作不是？人家叫你那裏去，你就得帶他去的……就是魔鬼也要疲倦呀，何況是一匹馬。」

洛巴爾的好奇心被引起來了。

「帶着通行證的人是常有得來的嗎？」

「怎麼不常有？」那農民很敏捷的答道。「人家一選都在這裏跑，老是沒有馬的……講到那些鬼在這裏做出些什麼好事來，我簡直就不能說。老是在走動，老是沒有馬。要是你不給他們跑得頂快，你就得挨一頓揍。」

「一頓揍，是你說的嗎？」洛巴爾表示不信地重複道。

「可不是？而且你是沒處好去訴冤的。」

「你們農人老是造謠言，」洛巴爾對趕車人莊嚴的說。

「不像你們自己造得好吧，」趕車人帶着一種不高興的腔調反駁着他，一面在他的狹窄的坐位上費着勁兒坐穩了自己。

「胡說！」洛巴爾發起怒來嚷道。「人家造了各種各樣的謠言，自己終於也相信起來——堅執地相信起來。你對於這種人能有什麼辦法？」

「謠言，好吧！」趕車人喃喃道，他覺得話頭有這麼突然的叫人不滿意的一變，心裏覺得不高興。

「有什麼人揍過你嗎？」洛巴爾問。

「我該說有的。有一次有一個傢伙拿刀來揍我，還虧得我的羊皮來得厚，要不然的話，我的肚腸也給切斷了，這婊子養的！」

「那傢伙一定是喝醉了。」

「那自然是喝醉了。」

「那末，你不能盼望一個醉漢替他的行為負責的，」洛巴爾裝起不經意的樣子說。
「那自然，我不盼望他負責的。」

脫倫梯急於要知道那些蘇維埃的情形——是否建立得穩固，工作做得好不好。他就打斷趕車人的不可捉摸的話語，開始拿直接的問題去問他。趕車人的回答是混亂的、曖昧的、閃爍的；他似乎是模模糊糊的恐懼着什麼東西。

「那倒不錯……不過情形也不同……這種時候你還能想怎麼樣呢……」

脫倫梯不能得到明白的陳述，只得到空虛的彎曲的話語。

「我簡直不得要領。說明白些吧，伙計！」洛巴爾插進這談話裏來嚷道。

「動動你的腦子呀，小伙子，」趕車人道。「你略微多想一點兒——也許你就懂得」了。

「你且等一會兒吧，」脫倫梯試想抑下洛巴爾的不耐，並且恐怕洛巴爾要弄壞他的機會，所以這麼說。「你把這裏的蘇維埃跟我講講。工作不錯嗎，還是不呢？那些人知道

他們的任務嗎？」

「爲什麼不知道呢，他們當然知道的咯……只不過高希可夫分配工作不公平。」

「不公平？」洛巴爾猛然撲上了這句話，如同一隻貓撲上一隻小耗子一般。

「我要說他是做得不公平的。老是叫他的丈人老子閒着不工作，把全付担子都放在我們身上。我們老是得去的——無論當值不當值。」

「你應該去告發他的，」脫倫梯道。「到蘇維埃去，證明你的案子，把事情解釋明白。那傢伙馬上就會滾蛋。」

「那自然咯，」趕車人用一種空洞的聲音嗷嗷着，野蠻地拿韁繩抽着馬屁股，「要不然，那就你自己馬上先滾蛋，而且等不到你眼睛四面望一望，你就在一個你所不愛去的地方了。」

「你到底在說什麼呀？」洛巴爾又發起脾氣來嚷道。

「我告訴你的老老實實的實話，」趕車人用一種悲傷的腔子回答。他的頭倒垂

在一邊，像是一隻死馬。

「難道有過這種事件嗎？」脫倫梯堅執的問。他的說話像律師在盤問人。

「自然有過……」

「那末，後來怎麼樣呢？」

「哦，後來沒有怎麼樣，」趕車人從他的冰結的鬍子裏啾啾的說。「有一個人蹺了辮子，這就完了。他不到時候就死了，可憐的傢伙。」

「爲什麼你們默不作聲呢？」洛巴爾吼道。

「我們不作聲，是要大家清靜些，」那狡猾的善於外交的趕車人泰然自若的回答。「你要是把嘴悶得緊緊，事情就自然而然的不了了之。」

「這不是開玩笑的，」洛巴爾突然的說。然後，在一轉念之間，他又和顏悅色的接着說：

「不過講到歸根，你到底有什麼損失呢，老伯伯？在每一個蘇維埃裏，總都有佈告貼

出來，說道：『你們要用馬，得給錢。你們要拿東西，得給錢。』這些佈告你唸過嗎？你看見過嗎？」

「自然咯，我看見過的……佈告寫得都不錯。」

洛巴爾懊惱着吐了一口痰，把面頰夾進了他的汗的領子，就不作聲了。他是常慣在城市裏說話的，跟工人們談話，說得十分簡單而坦白。現在跟這個人，他就沒有一種共同的語言可說。他覺得沒有辦法了。那些狡猾的，閃爍的，含糊的答話，使他懊惱得忍無可忍。一直到了伊凡退也夫加，他都不會說過一句話。但那忍耐的脫倫梯·波乞金却還不放棄他的努力，還是在那趕車人的話的泥濁的河流裏詳察着一個機會，要從中去釣出一些小小的有意義的事實來，釣出一些難得發表的思想或意見來，以爲那個嚙噬的農民也許會得從他舌頭上給溜出來的。

在費多爾和安德里也夫所佔據的雪橇上，事情就完全兩樣了。

「你自己在他的分隊裏服務過嗎？」費多爾問那青年的趕車人格里沙。

「就是那時候我打碎了腿的。」格里沙把指頭往下面指指說。「整個夏天，他們都在草原上追趕我們，從這頭到那一頭。他們追著我們，可是我們總是設法叫他們找不着……那些捷克人是傻子，可是哥薩克人是不那麼容易對付的。他們是生在這裏養在這裏的——所以無論什麼鬼把戲他們全知道。」

格里沙已經解開了他的領子，側坐在前面狹窄的坐位上。費多爾看得清楚他那紅的飽受風霜的臉——一張無詭詐的，坦白的，丈夫氣的臉。當他興奮起來的時候，他的上唇就要顯着一種特徵的毅力落在下唇上，將它完全的蓋沒。他的鼻子是潤潤的，眼睛灰色的，額頭低低而劃着深溝——總而言之，他臉上並沒有一件東西特別惹眼。然而，你總覺得那個人具有一種健全的，根深蒂固的，真正的毅力。他年紀不過二十二歲，但是看起來像有三十五。他做收穫僱工時所熬受的苦楚，以及他的腿在戰場上打斷以後所受到的磨難，都在他臉上留着不可磨滅的印子了。

「他是怎麼一個樣子的，年青嗎？」費多爾續下了一個已經開了頭的談話，熱切地問。

「很年青；一定還在三十以下，我可以說。」

「他是這帶地方的人嗎？他是一個哥薩克人嗎？」

「不。普加采夫的附近有一個鄉村叫維亞左夫加，他就是那裏的人，有些人說。但是也有些人說他是巴拉可伏人，後來才到這裏來的。你說不準的。」

「可是他像什麼的呢？」費多爾熱切的問——你可以從他的興奮的臉上看出來，他已因這談話出了神，生怕失掉那新聞中的什麼節目似的。

「這我怎麼說得上呢？好吧，他是一個英雄，你能說的只是這個吧！」格里沙彷彿跟他自己談話一般說道。「也許你是在路上，坐在運輸車的頭頂，突然間，弟兄們會得遠遠看見他，會得大家嚷了起來：『夏伯陽！那邊是夏伯陽！』有時候，我們一天裏面可以看見他十回，可是我們總巴不得能夠再見他一面。他就是那樣一種人，弟兄們會得從車

上爬下來，站在那裏呆看他，彷彿是看什麼怪物似的。他跑過去的時候，會得按着他的鬚，左呀右的——他對他的鬚鬚非常之驕傲，老是按着的。「你們在這裏坐嗎？」他會說。「這裏不錯，夏伯陽同志。」「好吧，坐着吧。」他會說，於是又走上前去了。再沒有旁的話，但這已經夠你的了。他總是只消一句話，就會叫你覺得非常之得意。這就叫做真正的人物。」

「是的，而且是一個英雄……一個真正的英雄。」費多爾說，要想引得格里沙再談下去。

「誰說不是呢？」格里沙莊嚴地搖着他的頭說。「例如，就拿他趕來援救伊凡希金斯基工廠裏的工人一樁事來說吧。只可惜他救不得了，來得太晚了。」

「太晚了？」安得里也夫戰震着問道。

「是的，太晚了。」格里沙嘆息着重複一遍。「他只來晚了一歇歇兒工夫，可是事情完全兩樣了。你想爲了那一歇歇兒工夫就有多少工人丟了性命了……唉！」

格里沙慢慢地擺擺他的手，低下了他的巨大的頭。

一刻兒的傷心的沉默。然後格里沙用着一種非常之低的聲音繼續下去：

「我會聽到各種不同的說法，但估得最低最低，也總得有兩千人被殺的。他們在廠房之間排成了行列。整個院場都滿的——有女人，有小孩子，也有老祖母們——統統給屠殺了，沒有一個保全的。呵！那豬糞……」

他把牙齒咬得格格響，緊緊拉住那鬆弛的韁繩。

「你是親眼看見的嗎？」

「我想是的……可是說它做什麼呢？我所看見的是被踩進爛污泥裏去的血跟肉……那豬糞——他們只要抓得到手的人誰都要屠殺。」

「那末他，夏伯陽，他怎麼辦呢？」

「他怎麼辦？他暴怒了，他眼睛裏冒火，他渾身都發抖，像一匹賽跑的馬。他揮着他的刀，砍在一塊石頭上，砍得飛起火星來。『非得多多的流血，』他說，『來給這個血報仇不

「可我們到死都會記着這個冤仇，我們一定要報復的！」

「他到底報復了沒有呢？」安得里也夫莊嚴地問。

「厲害着呢！」格里沙迅速地回答。「他掃蕩了那草原，像一個着了魔的人，一個也不饒恕。」

「『一齊送他們的終，』他說，『這一羣神聖的私生子要記得伊凡希金斯基的工廠。』」

他又落入沉默中了。於是克里乞可夫重新開頭問起格里沙的話來，而格里沙也巴而不得。

「告訴我們，格里沙，他手底下帶的是怎樣一種人？他是從什麼地方帶他們來的？」

「自然，他們都是這帶地方的人，還有別的什麼地方來的呢？我們在農場上做苦工的也加入他們，統統都是極窮極窮的人。河邊上拉船的人也來了，他們是最先來的。」

「哦，你們有編成了一隊沒有？」

「是的，駐守普加采夫的時候是算一隊的，但後來老是叫做一個分隊，夏伯陽他自己也不願意稱它爲一隊。這是一個分隊，他慣常說，一個分隊——那是正當的名稱……」

「是的，一個分隊……好吧，那末你們之中有受傷的，被殺的，你們怎樣處置他們呢？」

「怎樣處置他們？」格里沙收集着他的思想，沉思地重複着。「他們碰到的情形不一樣。受傷的我們沒有工夫搶回來，就都給哥薩克人結果了；他們不留一個人呼吸。能夠搶回來的呢，我們把他們留在鄉村裏；所有這帶地方的鄉村都在幫我們這邊的。也有的我們帶到塔伏洛希加來，以及其他所有我們到過的地方……」

「他們得到怎樣的醫治呢？」

「他們是在我們留着他們的地方醫治的，就只沒有藥。年老的女人都來盡力幫助他們……有的運氣好，碰到留在市鎮上，醫治得也稍稍好些。至於在這些鄉村裏，他們就碰到奇奇怪怪的醫法了！你就想他們那些只剩幾條筋和一些碎骨頭的腿，叫那種無知

無識的老太婆怎麼能夠醫治呢？一個鄉下婦人能做一個醫生的工作嗎？」

「有傷得很厲害的嗎？」費多爾聲音之中帶着一種顫抖問。

「那是不能沒有的，是戰爭呢！」

「這是不錯的，」安得里也夫突然的喊出來，他一逕都沉落在沉默之中，把頭插進了他的羊皮領裏，現着憤怒和不滿足的神氣。「你這話一點兒不錯，」他又強力地重複一句，一面在格里沙背上親熱地擰了一把。

「那是當然的，」格里沙欣然的擺着手說。「你得預備着什麼事情都會出來的。」

「告訴我，格里沙，」費多爾打斷他說，「你們是靠鄉下給養的嗎？」

「自然咯，」格里沙帶着一本正經的神氣說；他覺得自己會引起人這麼大的興味，分明是得意之極。「我們並沒有多帶糧餉——自然咯，我們怎麼能把糧餉帶着跑呢？我們簡直就靠鄉下給養的。敵人來了，拿了他們要的東西走；我們走了，也拿了我們要的東西走。這帶地方的鄉村都得供應我們，不管他們願意不願意。」

「是的，這確實是艱難的，」克里乞可夫帶着一個感歎說。

「我們大家都是艱難的呢，伙計。你當我們是在享樂的嗎？」格里沙怕自己的話被誤會，插進來說。

「當然，你們是很苦的，」費多爾馬上表示了同意。

「是的，苦的，」格里沙語氣之間像是安慰了。「我們人是容易生氣的。假使你跑到人家家裏，人家不肯給你麵包，或是不肯拿雀麥給你的馬，或是你自己的馬受傷了，人家不肯拿馬給你替換，那末我們就得……好吧，我們能夠怎麼樣呢？我們沒有工夫跟他們談論。我想大家都是一般辦法的——敵人跟我們自己。現在我們用不着誇口，說我們幹事向來寬大。也有時候會做出很兇的事情來的。比如你餓得像一頭狼了，已經絕食了二十四個鐘頭，而且一逕是在拚着命打的，於是你跑到了一家人家，人家却連一塊麵包也不肯給你。在這種情境之下，你怎麼能做出寬大的行為來呢？起初，你總還想說服的。給我麵包，你說，我得吃。你跟我屁股去親嘴吧，他說。好吧，在這之後，我們還能裝着笑臉向他鞠

躬嗎？不，我就把他逮起來了。而且，他的肚子要是圓圓的，他那醜臉上就吃我的拳頭。沒有工夫跟他講客氣的。」

「你打人嗎？」克里乞可夫低聲的問。

「自然咯！」格里沙簡單而強硬的回答。「那一個都要打人的。這是戰爭哩！」

「好，格里沙！」安得里也夫高興地喊出來。

他喜歡這種粗糙的，無裝飾的，直捷的老實話。

「我自己有時候也挨人家打的，」格里沙朝轉頭來對他的旅客們說。「有一次夏伯陽親自打過我。那是，我想是應該打的。」

「夏伯陽？他爲什麼打你？」費多爾問，原來他一逕都留心着這個有魔術的名字的聲音的。

「那是，你知道，我是在站哨，」格里沙說明道。「在普加采夫那邊的一個地方，離開這裏不遠——在一個小車站上，名字我現在忘記了。我在那裏，站呀站呀，站得我厭煩起

來了。他媽的，我想，這站哨簡直不是人幹的事。我累得渾身都僵了。我朝四面看了看，剛在那車站旁邊，我看見一棵樺樹，一大羣的穴鳥栖在樹枝上，噉噉喳喳的叫，鬧得他媽的要命！我對自己說，我來給你們一鎗，看你們還叫不叫。起先，這不過是偶爾想起的一個開玩笑的想頭，後來它慢慢叫我摔不開了。沒有一個人看見我，而且，鎗是一逕都在開的。於是我就瞄了準，向鳥兒最密集的地方開了去——砰砰，不知不覺之間，鎗膛裏的子彈已經被我放完了。中了彈的鳥兒，從樹枝上落了下來，飛了一陣才死去。可是真他媽的，死不完。有許多像一陣雲似的飛出樹來，翱翔在樹頂，像鬼一樣尖叫着。我怎麼知道他，夏伯陽正在司令的房間裏呢？算我走運了！他衝了出來，怒得像雷一樣。

「『你在開鎗嗎？』」

「『不，』我說，『我沒有開。不是我。』」

「『那末穴鳥是什麼給驚喚起來的，你這蹦蹦跳的驢子！』」

「『一定是他們自己要去飛一會兒吧，』我說，『他們一定因為愛飛才飛起來的。』」

「『拿槍給我看！』他從我手裏一把奪了過去。鎗膛子裏是空的。」

「『這是怎麼的？』他吼道。『你想到什麼地方去拿子彈，你這婊子兒子你打算拿什麼去打哥薩克人，你這牛難道你害怕穴鳥比害怕哥薩克人還厲害嗎？我要你嘗嘗這個！』說着他拿鎗托打在我的肋骨上！我一句話不開口，因為我能說什麼呢？我想起了該做的事情已經太遲了：當他奪我鎗的時候，我應該奪它回來，對他嚷道：

「『站開，要不我開鎗了！一個當值哨兵的鎗是不許人碰一碰的！』」

「那時他一定會得牢牢的抓住，可是我可以拿鎗刺去指他；那他一定會得歡喜，就馬上放我開去了。」

「他會得歡喜這樣嗎？」費多爾啾起他的眼睛說。他滿肚子是好奇心了。

「一定會的。你越是跟他對抗，他越是歡喜你。對於一個有骨氣的人，他老是敬重的。老是的。『好，』他會得說，『你是有氣魄的……』」好吧，要是把他的事情一樁樁講給你聽，我是一輩子講不完的。現在，我們終於到了伊凡退也夫加了！格里沙欣然的接着說。

他像一個真正趕車人的模樣筆挺坐了起來，把韁繩輕輕抽着馬，舌上響亮的嗒嗒着，然後吹了一聲唿哨，催馬前行，一口氣奔到鄉村上。

在這當中，他只一次向旅客回過頭來。

「要我送你們到蘇維埃去嗎？」

「好的，格里沙。」

「或者我送你們去見巴奮尼基吧？他會告訴你們許多關於夏伯陽的事。」

「巴奮尼基是誰？」

「是我們同伴中的一個；我還沒有加入分隊，他就先在那裏了。後來他的手整隻都丟掉，才不得回來的……」

「他是這個鄉村上的人嗎？」

「是的，不過現在他所有的財產都丟了。哥薩克人把他什麼東西都毀了，他們拆掉他的房子，燒掉他的倉房，就剩他一個光身子。他的日子苦呢。」

「我們路過的時候，你把他住的地方指給我們看。」費多爾說。

「我會指給你看的。」

他們將車趕進了伊凡退也夫加。這是一個廣大而散漫的鄉村，有着開闊的街道，被雪蓋得銀樣白。冬天是會把一個小鄉村變成一個熊窟的，它將它蓋了起來，悶了起來，將雪一直撲到它頂上。至於大鄉村，它就將它弄得頂頂好看了。格里沙將他的馬催成了一種小跑，使得進村的時候看起來神氣些。他們從街上跑過，他指指一所矮屋，表明那是巴奮尼基住的地方。然後他又指指另外一所屋，在他座位上趕快車轉了身子，默默的拿小指頭彈了彈他的耳垂，示意的笑了一笑：意思之中，分明在說那所屋子就是秘密製造酒精的所在。後來他們到了蘇維埃了。那也像所有的蘇維埃一樣，是在市場上的，就是從前地方行政機關的舊址。兩個旅客下了雪橇，小心地拿麻木的脚走着，將那洒滿了雪凍得鐵硬的羊皮抖了抖，把他們的提籃和包裹（這就是他們的可憐的所有物了，每個人約有半個普特*的行李）挾在腋下或用手提着，走上了蘇維埃的台階。

蘇維埃的房子在當時是典型的——漠大，難看，不舒服，醜陋，悶氣。時間還是清早，城裏的辦公室裏都還沒有人，但這裏已經是擁擠擠的了！這許多人爲什麼來得這麼早的呢？沒有人能說，有的靠在污膩的褐色牆壁上，在捲紙煙，吸着廉價的土產煙草，狠命污濁着那已經不潔的空氣；其他的聚在窗口，在冰凍的窗玻璃上刮着寫着，互相打着手掌來取暖，交換着一些不耐煩說的話語。我們可以看出來，那些人當中有多數——是大多數，或簡直全體——是並沒有任何確定的目的跑到這裏來的；他們沒有地方去，沒有事情做，所以都聚集到蘇維埃裏來了。

他們看見那兩個新來人的時候，曾經朝過頭注視了他們一會，這才談起了天氣，談起了那兩個客人的倦容，猜測他們的目的地和事務，以及路上的辛苦等等。他們又提起了雀麥和大麥的短缺，斷定幾點鐘之內一定會有一陣大風雪，說他們那一天是無法再往前進行的。

洛巴爾曾爲什麼理由在門口被羈延了一會的，現在進來了。

「日安，同志們，」他說。

「日安，」幾個聲音含糊的回答。

「我要見主席。」

「那末這邊走，」幾隻手指指一間從大房間隔出來的寢室。

一路以來，洛巴爾都充當着四人之中的發言人的任務；一切交涉都是他辦的，馬是他找的，什麼地方可休息，可找食物，都是他問的。

安得里也夫，只有他一個人還沒有脫下羊皮大衣，老實不客氣的在窗檯上一個農民身旁佔了他的地位。脫倫梯早已插進了那個褐色的羣衆裏面，跟那些願意談話的人談起話來。他想問問他們，這鄉村裏有多少人，地方的形勢怎樣，蘇維埃在做什麼，他們喜歡不喜歡蘇維埃，以及諸如此類的話。他想儘快的把事情探聽個關熟。

費多爾還是在格里沙告訴他的話的魔力之下。這個草原上的神話的人物，夏伯陽

首領，佔據了他戲弄着他了。

「他一定是一個很得人心的英雄，」他跟他自己在推論。「一個從土匪營幕裏出來的英雄，像愛默爾陽·普加采夫，斯敦加·拉句，愛爾馬克·鐵木費也維基……之流的。這一班人在他們自己的時代，有他們自己的做品，但是他躍起在另一時代裏面——而他的功業也是跟他們的兩樣的。照格里沙告訴他的話推斷起來，夏伯陽的主要特質就是冒險性和一種魔鬼一般的勇敢。他是英雄多於戰士的，熱情的愛好冒險者多於有意識的革命者的。他身上的主要元素分明是一種不安靜，一種要求興奮經驗的渴望。但是多麼強有力的一個人格呵！在農民暴動的背景上顯出多麼分明的一個浮雕呵！多麼一個鮮明、有色彩、而創造性的人物呵！」

費多爾已經問過到巴奮尼基家裏去的路，及等洛巴爾跟蘇維埃的主席談完了話，向他提議喝茶的時候，他推辭了，按照他們給了他的地址走去。

過了一點半鐘，他們四個又重新在他們的雪橇上，離開伊凡退也夫加去了。費多爾

是陰鬱地沉默。他一心惦記着巴奮尼基，原來他剛剛前一天到普加采夫去了。安得里也夫嘗試了幾回，想引得費多爾來談話，但看看沒有希望，馬上就放棄了。在其他一部雪橇上，脫倫梯和洛巴爾因沒有事做，覺得非常厭倦，就決計唱起歌來。但他們沒有真正唱歌的心緒，所以當洛巴爾發出一種吶嘰的聲音時，脫倫梯是用尖聲的假嗓子嚷着。所得的結果是難聽，奇怪，而刺耳。後來安得里也夫再也忍受不住了，回過頭來嚷着，叫他們不要唱。兩個唱歌的就都無抗議的服從了。未到塔伏洛希加之前，那些旅行人都多少安靜的打着瞌睡，及到塔伏洛希加之後，他們都換了馬，不浪費一分鐘的向普加采夫前進了。

那兩個農民的趕車人已對那在黑暗天上賽跑的腫脹的黑雲焦急地睨視了一些時。風是尖利的，而且常常有變化——它似乎同時是從四面八方吹來的，彷彿向一個看不見的敵人猛撲。它又像一頭練繫的怒犬，向一個闖入者撲來，堅執要抓他咬他，但每一次都被猛力的一腳踢了開去。然後，它重新要來攻擊，又重新充滿着忿怒鑽開去——噪着，吹着，擦擊地喧嚷着。一漩渦一漩渦的雪飛捲着，跳舞着，在地上賽跑着：路已經分辨不

出，已被雪將它抹煞了。預告一陣大風雪要來的黃昏已經落下，黑暗已經很快地逼緊來了。咬人的風加了勁，這裏那裏愈來愈怒的鞭策着。現在天上已經漆黑了，雪片飛捲得迴旋得越來越狂，越來越快；它們已經成了針，成了柱，成了塊，向旅行人的面上襲擊。

旅行人僂促在他們的羊皮大衣裏，像野兔子縮在他們的溝裏一般。趕車人只留一條無遮護的縫兒給他們的眼睛。衝人的風使得呼吸也困苦；它用着冰冷的牙齒齧着人們臉上的皮膚。路是長杳杳的，而他們走得越遠，那風雪的怒勁越是沒有了節制。當他們浸入了一個四面圍着稀疏灌木的窪地中時，風勢似乎減了些；但一經出到開曠的草原上，它就像似一個酒醉的主人在酒醉的客人當中吼叫着：「這裏一切的東西都是我的。我可以隨意把它拿來打碎的！」嘩噪而威脅得像一個巨人，那颶風打草原掃蕩而過……

爲了大風雪，當旅行人到車站時，它是擠滿了人的，他們像是幾個大雪團，從雪橇上滾了下來。這一回，他們不叫洛巴爾單獨去偵察了；一個自薦着去跟車站辦事人說話，其他兩個去到司令部，好脾氣的脫倫梯則重新被差到風雪裏面，去找開到烏拉爾斯克的

列車。這樣的「分工」是必要的。在到沙馬拉的路上，這四個人曾經碰到車站管事人有意無意瞞過真正開車時刻的許多事例；倘使管事人說火車馬上就要開，比如說，在一點鐘之內就要開，那就包管你不到明天早上不會開的，又倘使說，「我們要明天才開呢，」那你就隨時可以看見火車從你面前開過去了。

經過一番長久而熱心的搜尋，他們終於找到了一節留給到烏拉爾斯克去的政治工作人員專用的車輛。他們辦了交涉，說明了他們的任務，這才被允許帶了他們的行李上車。但在他們終於達到烏拉爾斯克之前，他們還得到一些更難堪的經驗。到了愛爾束附近，軌道被雪沒了，旅客們得跑下車來把雪搗開去。他們又會跟指揮官鬧了幾次口角，又得用着種種策略去找木柴來暖車，原來車裏是冷得黑得像棺材一般的。及到了愛爾束，機頭又出了事了。於是他們又得跑下車來焦急地等着。再過了一段路，車軸座又出了毛病，因而又不得不有一下停頓。老是有新的障礙，新的焦急！從普加采夫到烏拉爾斯克那麼短短一段距離，足足費了他們四十八點鐘。

第三章 烏拉爾斯克

在烏拉爾斯克，他們打電話給司令，司令派了兩部雪橇到車站來接他們。這四位同志帶着他們的行李上了車，趕到中央旅館去。在旅館裏是叫人難以相信的冷。房間是潮濕的，稀薄的，空洞的；沒有椅子，沒有牀，沒有地方給人放東西。他們四下看了看，要想在無法之中設法；他們在旅館裏租了一間房，就四個人擠在一塊兒住，因為他們不願意分開。爲了在受凍已久之後要暖暖身子，他們一杯又一杯的喝着滾茶，接連喝空了兩把銅茶壺。這之後，他們就到鎮上去亂走一陣，不知道拿他們這強迫的閒暇時間怎麼辦。

他們在車站上聽見說，弗隆齊已在那天早上到前線去指揮已經開始的攻擊了。前線離開烏拉爾斯克只有二十五個佛斯脫，所以應該儘速把敵人抵擋回去的。但是第一次交鋒於我們並不特別利，後來經過一個更周詳更審慎的總攻方策，這才把哥薩克人

打回去的。我們不但要從烏拉爾斯克的方向，並且要從亞力山得洛夫·蓋的方向，向他們撲去，首先集中我們的力量在斯洛密斯卡耶，然後逼進去阻塞那條烏拉爾斯克—利壁希金斯克—格爾也夫的主脈，就從這條線上，紅軍將要從北方傾洩而下，去追逐敵人。

但這等過一會兒再講吧。我們件件事情都得講在它適當的地方，而我們的故事是屢次要回到這條從烏拉爾斯克到格爾也夫的可怕的路上來的。

這四個朋友各有他的怪癖，他的「專門」。例如脫倫梯·波乞金，他很歡喜寫信，而且老是把信中的大部分來講經濟問題的。他常要查出某種東西什麼地方可以買到，什麼價錢，把所有的要點都記下來，預備互相比較。

克里乞可夫很規律而細密的記着一本日記。在任何的環境裏面，任何的情形底下，他總設法要把他所認為重要的一切記了下來。碰到沒有簿子可記的時候，他就用零碎

的紙頭，有時候一面走路一面寫，有時候拿牆壁板做他的寫字枱，總之從來不會不記。他的伙伴都笑他，覺得他的這種習慣實在莫名其妙。

「你到底爲什麼要糟蹋這麼多紙頭呵，費多爾？」安得里也夫常要說。「你寫下這許多的廢話有什麼好處呢？人家說的話做的事情多着呢，你不能統統都寫下來的。而且你既要寫，就得統統寫下來才好——那是我的意見。因爲你見到的事情只寫下一部分，那是沒有意義的，而且還有害，那就是欺騙人。」

「不，安得里也夫，你錯了，」費多爾會得跟他解釋。「當然，我只觀察到全體中的一部分，但是我所觀察不到的東西，別人會得看見會得記下來的。你把所有的加了起來，那結果就是歷史了。」

然而安得里也夫的生性是懷疑的。

「不過你一定創造了許多的廢話，」他說。「那怎麼能夠成爲歷史呢？」

「我是知道我在做什麼的，」費多爾會得固執的回答。安得里也夫那種堅執的追

問使他覺得很不舒服了。

「你什麼都不知道，你簡直就是無謂的浪費時間。」安得里也夫會得這樣反駁他。克里乞可夫對於這樣的問題覺得不好意思。他知道安得里也夫是很固執的，就只得自己收兵，不回答他的問話，讓那談話中斷了。

他尋常總把報紙上不會發表或只見一點恍惚的影子的事情寫進他的日記。他自己也並不怎樣明白他這麼寫的目的。他不過服從一種本能的衝動而已。

安得里也夫跟他不同；他喜歡搜集所有關於工人的新聞。他之喜歡這樁事，就猶之脫倫梯之喜歡寫信，費多爾·克里乞可夫之喜歡做日記一般。本能的地或者甚至於並不願意的，安得里也夫每當遇到一個新見面的人，或到了一個新地方，他總要提出一些對於工業勞動者有興味的題目來談話。他要問人家，隣近地方有沒有什麼新開的工廠，如果有，是多少時候以前造的，工作好不好，爲什麼，而且從什麼時候起停工的，裏面用的有多少工人，那些工人是否有階級意識，而且什麼時候，用怎樣的方式表示他們的階級

意識的，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在他周圍，凡是有關於工人的事情，無有不和他的本質相融洽，他關心他同伴們的需要，凡是對於他們切要的問題，都會使他興奮。他又關心着一般的局勢，尤其關心某一地方的天然富源、人口、社會組織，以及那種社會組織可以依賴的程度。不過，關於這最後的幾點，是其他三個也同樣急於要知道的。

洛巴爾是一個軍事的專家。他有一種妙訣，立刻可以查出隣近地方駐有什麼部隊，那一隊最好，那一隊最壞，紅軍兵士當中進行着怎麼樣的政治活動，有多少黨人在裏面，以及在前線的一般形勢。

這四位同志的這一些特質，在路上的時候就已經看得出來，及至工作認真開了頭，尤其一天天的更加顯著。安得里也夫的觀察分野，自然要越來越縮小，因為在這些區域，工廠是少了遠了。洛巴爾的視野則一天天加廣起來。但是從這起初的幾天以後，一件事是顯明的：戰爭的事務現在已經佔得了上風，並且無情地逐漸蓋沒了其他一切方式的生活和興味，終於要把它們完全吞沒。

他們將那城市作了一次澈底的考察。環境是新鮮的，驚人的，十分特別的。除了灰色的軍衣、鎗、刺刀、砲、兵車之外，什麼都看不見——像是一個正式的軍營。紅軍的兵士們在街上列隊進行，或是三三兩兩的匆忙的跑着，騎兵們飛一般的在奔跑，大砲慢吞吞的滾到街上來，一隊隊載重的駱駝雄壯地搖擺着向前線進發。而且一逕都聽見不住的射擊聲——徒然的無目的的射擊聲，只到夜裏才會平靜下去的。有的人是在「洗槍」其他的是在「射擊野禽」，又有的是「失手放了出去的」。一個軍事專家把這種隨便的亂放做了一個粗粗的估計，計算着每一分鐘放出去的平均數目，所得的結論是每天要有二三百萬的子彈被這樣愚蠢地浪費了去。這個計算究竟正確到怎樣的程度，固然難說，但無論如何，這種亂放出去的子彈的數量總是一個恥辱。在那時候，有意識的鐵的紀律還不會被輸入這個草原的軍隊裏來，還不會有信心堅固的布爾希維克的有力幹部，把那些隊伍立刻改變過來，給它們一個新的形式，新的氣象，和新的精神。那是要日後才來的。在一九一九年的開初幾個月裏，那些在烏拉爾斯克附近地方作戰的——奇異地，輝

煌地，英雄的地在作戰的——部隊，差不多完全是農民組成的；黨人在裏面只不過是稀疎洒着的幾滴，又有一半是假冒的黨人。而且我們的敵人又在那些部隊裏散布了一種觀念，說黨人是憲兵隊，是壓迫者，是抱着強迫輸入他們的「公會」從城裏到這裏來的。當時在那些軍隊裏有一種謠言，說布爾希維克人是朋友，是同志，但××黨人是惡意的仇敵。克里乞可夫到了兩天之後，他就得拿「布爾希維克人和××黨人的區別」來做一次公開演講。這是一個荒謬的題目。

當時的真正的革命者之一，那個聰明的，高尚的，有機謀的林篤夫，還有其他好幾個布爾希維克人，竟會結果在他們自己的「紅軍兵士」手裏，也可見得當時軍隊情形之複雜了。

這事之後幾天，當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的織工分隊戴着他們那種前面有顆大紅星的佛拉其安式的鋼盔*，到烏拉爾斯克來接防的時候，他們曾被所謂「自由」

* 原註：佛拉其安人是黑暗時代侵入俄國的海賊，他們戴的鋼盔被內戰時的紅軍採用了。

農民隊伍的分子從後面追擊，就因那些織工們要抑制他們的不安靜的自由之故。

但是不久之後，那些農民的戰士就有機會看見這些織工們作戰的價值了——他們是打得多麼英勇多麼堅韌呵！——於是以前對於他們的懷疑消滅了，而代之以一種信任和友誼。

及至他們這麼兜圈子兜疲倦了，就又回到他們那間寒冷的陋室，脫倫梯就又寫起信來，說一盆魚和生菜，連麵包在內，價錢是五個盧布，黑魚子醬是二十三個盧布一磅，正寫到一半，一個人從司令部跑來告訴他們，說弗隆齊已經回來了。他們就一齊跳了起來，一刻不停留的走了。但他們到了司令部的時候，他們起先覺得有些莫名其妙。這裏什麼東西都似乎不同的；他們並不馬上讓進去，要他們先通報名字。他們的同伴弗隆齊，是他們非常熟悉的，他們當初跟他做同伴的時候，本來十分親密，站在絕對平等地位的，現在來見他，爲什麼也得等呢？難道這是一場夢嗎？不，這不是夢，因爲明明有一個哨兵站在那

裏，上着刺刀，擋住他們的路呀！當這幾位來客這麼無禮貌地大胆地要衝進去見司令的時候，他還對着他們毫不親密地瞪了幾眼呢。那四位朋友在廊下等了一二分鐘，心裏覺得很不舒服，彼此都不敢相看。

「進來吧，」有一個人終於在叫了。

弗隆齊給他們的招呼是極其自然，單純，而親密的。他們立刻覺得站在他們面前的是同樣一個樸實的，可接近的，坦白的，了解的工友，和他們以前所認識的並無兩樣。但是他們剛剛從他們第一個惶惑裏恢復過來，就又受到了另外一個不快。原來弗隆齊是給軍事專家們圍繞起來的。這些人都並不是小魚兒，却是真正正鯨魚——是新近的高等將校們。而他們都守着嚴格的禮貌，說話都恭恭敬敬，小小心的在那裏承顏伺色。那幾個新來的人，也懂得這叫做「紀律」，懂得他們自己的行爲是不對的，可是他們總覺得合不了拍。他們熬不住要叫弗隆齊「米沙」，要岔他的話，要反駁他，像從前黨裏開會的時候一樣。那些將校們莫名其妙地聽着他們，現出奇怪的樣子，不自然地微笑着；他們

生怕受了這些莽撞客人的影響，要犯了服從的規則。因此，在座的人就分裂成了兩派，直到開會開完也融合不起來——一派就是那幾位新來客，一派是那些軍事專家們。弗倫齊講了前方的局勢，講了軍隊的前途，以及最近將來應該做的事。那四位朋友耐心耐氣的聽着，嘗試記着懂着他所講的每一件事情，可是徒然的。第一層，因為他們沒有研究過地圖，所以那些鄉村和防守點的名字對於他們都不過是虛空的字眼；第二層，他們對於「戰略」、「戰術」、「調運」等等名詞的意義只有一種模糊的概念；這些字眼對於他們是沒有確定意義的。

過一會兒，那些專家們退下去了，就只剩他們在那裏。空氣馬上就變了一個樣子。所有的計策都詳細細給他們披露了。費多爾一逕向弗隆齊側目，滿肚子疑惑的問着自己，這個人是怎麼會得這樣明瞭軍事，這樣牢牢把握住當前的局面，而不被這許多糾結的問題弄昏了的。什麼事情似乎弗隆齊都很明白；他雖在再大不過的糾紛之中，也覺得毫不在意；一切事情他都猜得到，一切事情他都料得到。不過你要想想，不久之前他還是

個無聲無臭的平民呀！雖在弗隆齊起初担任司令的那些日子，他就已經流露出他性格中最最特徵的特質——敏活，機警，見解的明晰和充分，對於一種局面裏的一切因素有天才能作及時的詳密的分析和估計，對於解決問題有自信力，並且具有一種信念——一種對於成功的巨大的不可動搖的信念，一種建在鞏固基礎上的信念。

他們坐在那裏談着話，談起他們的故鄉伊凡諾伏，談起他們相互的朋友，談起他們新近的工作。及到半夜以後，他們才分別，而第二天早晨，弗隆齊就有要緊事到沙馬拉去了，說他會得從那裏給訓令給他們的，又說未得訓令以前，他們就在烏拉爾斯克住着，在黨委員會裏工作吧。及到八天之後，這四個人也都終於被分派到軍隊裏去。

他們在自己當中討論弗隆齊：

「米格爾變了一點了，不是嗎？」

「我想是的，因為他担任着那麼大的工作呀……」

「他也變瘦了，變黃了……」

「就是變綠了也不足爲奇，看他在這裏這麼的幹法。這裏的這羣人野得很——你以爲這是容易對付的嗎？他們已經好幾次接到命令，叫他們不要這麼亂放槍，結果怎樣呢？你就聽聽看！」

他們把耳朵貼在窗玻璃上，明白可以聽見外面槍聲嘩啣的響。

「該死的安那其！」安得里也夫忿然的說。他默了一歇兒，然後用着他的深沉的聲音帶着平靜的自信道：「不要緊的，我們馬上就可把事情改變過來。」

幾天之後，這四個朋友正在晚上聚集在一起，一封電報交給他們了。

洛巴爾和波乞金奉命第二天就動身去加入旅團。

於是就有這樣的事情了！他們要分別的時候了。

四個人大家都起了一種奇怪的心緒，被將來離別的陰影籠罩着，容易要有不可及料的思想 and 感情發生起來。當然，其中兩個人第二天早晨就得動身這個事實，也並沒有

什麼奇怪；其餘兩個大約隨後也就要跟他們去的。他們本來就等着這樣。然而，一種奇怪的感情把他們四個都佔據了！洛巴爾跟脫倫梯·波乞金突然覺得戰爭是他們一生中唯一的事業。安得里也夫比平時更加憂鬱，費多爾則現出一種思想集中的神情，一聲都不響。他聽着兩個臨走的同伴那樣與高彩烈的談話，只是微笑。

到早晨，一部雪橇來接洛巴爾和脫倫梯了。他們擁抱了安得里也夫和費多爾，說過再見，就趕車前去。不多會兒，又一個電報來：安得里也夫奉命留駐烏拉爾斯克師中，擔任黨委的職務，費多爾·克里乞可夫奉命到亞力山得洛夫·蓋到一個要在夏伯陽領導之下組織的部隊裏開始政治活動。

費多爾看見電文，他簡直不敢相信。他把電報讀了第二遍第三遍。是一無可疑的。那個名字分明在那裏——「夏伯陽」。

血衝上他的太陽穴，他的心撒野地跳。他興奮得非常厲害，以致似乎說話的能力都喪失了。

這樣一個英雄——竟得跟夏伯陽在一起服務事情有了多麼驚人的一個轉變呀！這像是一個奇蹟。在這裏，他正在夢着夏伯陽，當他一個野史裏的英雄一般，而現在，突然的，他竟可以去站在他的身邊，可以和他近在一臂之內，和現在跟安得里也夫這麼貼近一般，還甚至於可以做朋友……

從那一刻兒起，費多爾心裏就只有一個思想，一個熱烈的欲願——就是儘快的跑到夏伯陽那裏去。夏伯陽的思想完全佔據了他，別的什麼他都不能想。一切談話都遲早要使他轉到夏伯陽的題目上去。看那電報，似乎夏伯陽當時並不在亞力山得洛夫·蓋，似乎他不過預備要到那裏去吧了。但這沒有什麼關係。費多爾必須一刻不停留的趕到亞力山得洛夫·蓋去。於是費多爾等不到明天，他預備三點鐘之內就要上路。他跟安得里也夫的分別很簡單，親密，而客氣。然後費多爾動身走了，剩下安得里也夫一個人，在烏拉爾斯克。

第四章 亞力山得洛夫·蓋

費多爾聽見人說，火車帶他到阿爾蓋（離亞力山得洛夫·蓋已經不遠，差不多總在第二天了。但是以後得在愛爾來伏、烏拉巴哈和克拉斯尼·刻脫三處換車。不過換三次車——不算開玩笑吧！當一九一九年的時候，人們會有機會在鐵路上旅行的，總都知道換車是困難而辛苦的生意經。粗粗算起來，拿平均的速度說吧，這條路總得走十天。因此費多爾改變了策略，到德爾加基，他就下火車，僱定了雪橇和馬，決計一路替換着走。要是照一直線走的話，其實到亞力山得洛夫·蓋不過一百五十個佛斯脫。

他重新又被放到草原上來了，那樣廣漠的一片，那藍色的地平線，那無邊無際的雪。雪是開始融化了，我們可以看見這裏那裏有一片片黑暗的光地。在有太陽不刮風的日子，還居然會感到一點暖和；我們在空氣裏覺得春天已帶着它的快樂的鄉間跳舞而來。

了。草原的鄉村是相隔得很遠的，有的相距有二十五至三十個佛斯脫之遠。這些鄉村都是繁榮的，自足的，大家老死不相往來。青年的女子難得會出嫁到自己本村以外去；人人都有充足的地可以種。每一個鄉村都像一個小小的共和國；它感覺到十分獨立，無需乎任何人的外來的幫助，而且堅執地傾向於自治。

你到阿爾蓋路上看見的那些大鄉村，在烏拉爾草原上的內戰裏，曾經演過一個重要的角色。奧新諾夫·蓋，奧爾洛夫·蓋，古里洛夫，都不但供給過志願軍，並且供給過革命以整隊的紅軍部隊。原是，這些鄉村裏也有不少富農加入白軍裏去，但在大多數的場合，這些鄉村都是幫紅軍這面的。當一九一八年，哥薩克兵得本地富農之助，開進了古里洛夫，着手逮捕本地蘇維埃工人的時候，那些勞苦鄉村裏的龐大大衆，就像一個人似的起來，竭力的武裝起了自己，將哥薩克人砍得粉碎，驅逐了餘下來的，便決計產生他們自己的一個軍隊——古里洛夫軍。於是，多馬希基諾，普加采夫，斯敦加·拉旬，諾伏·烏曾斯克，馬洛·烏曾斯克，以及克拉斯尼·刻脫諸軍，也就在同樣的情形之下組織起來。

了。它們起初是組織起來防衛本村的，無論士兵和司令（那時候還沒有黨委）都從同一個村裏選出。故說這些部隊的鞏固力完全而不可動搖，是不會沒有理由的；因為裏面的人都相熟了許多年，又曾在一起工作，有許多還是血親。例如在古里洛伏軍裏，一個父親和他的五個孩子都在一起服務。也有時候，親密的朋友突然分開——一個去加入白軍，一個留在自己的紅軍裏；還有奇怪的，就是同一個家庭也會分成了兩個營幕，一半幫白軍，一半幫紅軍。

這所有的地方部隊，原先是為防衛他們的家而組織的，但隨事勢的發展不久就得離開他們的本村，遠遠開到烏拉爾草原中去——從那裏去進攻高察克——這才又開回草原來——這才又到波蘭的前線去作戰。

有一個回教徒的軍隊，在最勇敢最英雄的紅軍部隊裏地位佔得很高。這裏面包括着十四個不同國籍的人，其中大多數是啓爾基茲草原族——就是對於富有的寄生的哥薩克人懷着一種猛烈的不可克服的憎恨而曾被他們無情地無恥地利用過的一個

種族。沒有炸彈，彈藥或正式的軍械，襤褸的，有時竟赤脚的，他們固守着他們的地位，強毅地勇敢地在作戰，曾經屢次打敗烏拉爾區域反抗蘇維埃軍力的哥薩克人。他們的戰鬥精神是到底值得欽佩的；從政治的觀點看，他們却成熟得很慢，並不能立刻把握當時正在進行中的社會鬥爭的原因和範圍。鬆弛的紀律，對於「自由」的歪曲的觀念，主張選舉司令的紛紛不休的辯難，對於司令部發來命令的含糊錯誤的理解——這一切，都久久留爲這些勇敢的農民軍隊的特色，久久將他們和中俄的部隊分別開來。

亞力山得洛夫·蓋是跟其他那些「蓋」——奧爾洛夫·蓋和奧新諾夫·蓋——很相像的。草原上所有的鄉村，彼此間都帶着一種同族的類似點。阿爾蓋是一個大而散漫的地方。街道是懨懨的，邊界上因爲泥濘，幾乎是無法可走。在那些日子，它是一個富有活力的活動中心點；旅團的司令部，政治部，各種隊伍和部隊，都駐紮在這裏，而且必須和別的地方別的部隊維持着交通。有無窮的車輛之流從那裏通過，新的人物繼續的來來去去，老有騎兵從這裏差出，到不可知的目的地去，長串的傲慢的駱駝隊和馬拉的農民

車，來了又去了，裝着卸着它們的貨物。阿爾蓋是空前絕後的沸騰着生命了。每天晚上，都在空場上和大街上組織慶祝典禮，像是市場上常慣舉行的一樣。那些紅軍兵士，這時候已經受了阿爾蓋婦女界的熱烈的欣羨，是不會錯過他們的這種機會的。

不時，旅團的政治部要替紅軍的兵士組織開會，或是邀請市民參加的混合會。這些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大家曉得時事。當然，要使市民來參加政治生活，是比要紅軍兵士來參加難得多的；因為後者不會表示不願意，會得留心的聽着，會得要求多開會，要求更詳細的報告。這一種要求是值得稱讚的，可是不容易滿足它。並不是因為缺乏受過政治教育的演說者，那是很多的——很夠應付當時當地的需要——却是因為戰爭。哥薩克人一逕暗伺在隣近地方，隨時都可以出來攻擊，無論小會大會就都不能常開了。倘使他們衝上了一個無武裝的集合，那結果是要不堪設想的。

政治部當時是由一個聖彼得堡的工人尼哥來·愛齊可夫所主持；他年紀雖只不過二十二歲，却是一個老練的，敏感的，嚴肅的人物。在我們講的那個時候，他是由旅團派

來的一個委員，在鄉村上頗受人的尊重，不但在紅軍的司令們和兵士們當中，就是在市民們裏面也如此。他之得人歡喜，是因為他那種樸素的，敏感的，誠懇的說話的樣子。他從不空應許人家什麼；他應許過人的無論什麼事件，他總會如約辦到。大家說鄉村上沒有紛擾的情形，都由於他對於紅軍的影響，這話很公道。他在紅軍裏面很得人心，特別是由於他老是跟他們在一起作戰，如同一個普通的士兵。

我們不應該忽略一種事實，就是當我們在說的那個時候——一九一九年的開頭，——政治教育的工作在軍隊裏還只不過在微弱地發達。這種工作的方式和方法都還曖昧，多數的政治工作者，特別是在做下級委員的時候，都不過是在戰士之中最有階級意識的一部分人吧了——就是能夠以身作則，叫人知道一個紅軍的兵士能夠怎樣的耐飢忍寒，可以沒有適當的衣服，能夠經得起熱烈戰陣中的艱難和辛苦，能夠在必要時候怎樣勇敢的作戰，以及怎樣虔誠的拋棄自己性命的那種人吧了。不住的戰爭使得有系統的和集中的政治教育工作連起來幾個禮拜或甚至於幾個月都不可能。這不得不

用偶然的「政治的襲擊」去代替，而真正的政治教育工作則必須停頓到較為方便的時候。在亞力山得洛夫·蓋情形比別處地方並不更順利，也並不更不順利。後備軍的數目是很可觀的，而且並沒有很多時間可以休息，至於主力，則一逕都在戰線上。政治部的工作者，除開那些在做「常坐」工作的之外，都常常要到戰線上去，散發印刷品，給新的指示和教訓，跟黨委的核心發生接觸，並給他們指導。當情形允許時，他們在紅軍兵士裏面進行他們的工作；但當危險威脅着了，他們就委棄了他們一綑綑的小冊子，抓起一支鎗，投身到其餘人的行列中去了。正在這個時候，三月初頭，就有三個旅團政治部的工作者死在戰場上，原來他們是跟着少數哥薩克大力攻擊的紅軍兵士沿一個山谷退下來的。

政治工作者在農民部隊當中的聲譽，就是優秀、勇敢、而忠心的紅軍戰士的聲譽。尼哥來·愛齊可夫，就是大受人們尊敬的，而且一逕被舉出來做別人應該學的榜樣。

在三月初頭，前線是在所謂「旅順口」的附近，那是一個小小的已被毀壞的居留

地，位於阿爾蓋和哥薩克人的村落斯洛密金斯卡耶（離開阿爾蓋幾十個佛斯脫）之間。這一個村落就是烏拉爾斯克——利壁希金斯克——薩吉那耶——格爾也夫這一條主脈的門戶。預定的計劃是以烏拉爾斯克為中心點的那個軍隊要在近的將來下一總攻擊，又用協力的活動，先把哥薩克人從烏拉爾斯克驅逐出去，驅逐得愈遠愈好，然後將哥薩克的軍隊終於消滅。亞力山得洛夫·蓋的軍力，則向斯洛密金斯卡耶鄉村出發，通過乞晉斯基澤地去進擊，以達烏拉爾斯克——格爾也夫的一主脈。由這調運，就可把因受紅軍部隊的壓迫而從烏拉爾斯克方向退下去的哥薩克軍隊從中截斷了。指定總攻的日子已經不遠。阿爾蓋的旅團正在熱烈的匆忙中準備着。

費多爾一到村上，就馬上到政治部，並且被領去見尼哥來·愛齊可夫。他看見他，包着一件龐大的黑色皮大衣，戴着一頂異常破爛的皮帽子，穿着靴，坐在那間空洞的書室裏——一間高頂的房子裏，面不生火的，他的發紅的手指抖擻着，正在桌上的紙堆裏摸

索着

那間書室裏的器具異常稀少——一桌一椅，就此完了。桌上是一枝廉價鉛筆的筆根，一只小玻璃盤，以前是給茶爐點油用的，現在裝着一種可疑的黑色液體，大約是當墨水用的，一枝莫名其妙的筆桿，像似一枝細蠟燭，一只臨時代用的紙壓，兩本關於政治問題的書，一本登記冊和一榻糊塗的一堆各色各樣的紙頭。費多爾介紹了他自己，並拿出弗隆齊的電報，上寫着「茲任命克里乞可夫同志在亞力山得洛夫·蓋集團中組織政治工作」字樣。（原來那個旅部正因新部隊附着上去而要發展爲一集團了。）

愛齊可夫心不在焉的樣子將電報瞥了一眼，默默的交還給費多爾。然後，他出於意料之外地嚷道：

「來吧，我會得替你布置的。先喝一點茶，路上辛苦，休息一會兒。」

費多爾是巴不得馬上幹起事來的，巴不得馬上明白戰爭的局勢，政治工作進行的情形，它的前途，成績和可能性——簡單說，他急於要知道目前緊迫的詳情。但是愛齊可

犬非常熱心，一定要帶他到房裏去，叫他在那裏舒服舒服，一定要拿滾水和麵包給他，以致關於事務的談話不得不停頓。

愛齊可夫的房間是一座空洞屋子的一部分，這座屋子有一個頗大的廳，和兩邊一些小房間。這些小房間之一，他分給了費多爾。廳上放着一架鋼琴，愛齊可夫一等叫費多爾舒服之後，就坐下去一隻又一隻的彈起革命歌來，彈得非常之拙劣。廳裏很冷，調子帶着一種空虛的聲音震動着。

一點兒一點兒的，他們就攀談了起來。費多爾歡喜愛齊可夫的那張蒼白而嚴肅的青年的面孔，想起了這麼優秀的一個人物在這裏進行政治工作，不由得高興起來。照習慣，他們在相識之後的第一個鐘頭裏，總彼此說了些關於他們自己的事情——關於黨的工作，曾經怎樣到前線去過，以及將來盼望做什麼之類的事情。表面上，談話似乎是十分隨便而親密的，但是費多爾起了一種不舒服的感覺，覺得愛齊可夫急於要走開的樣子，或是爲了什麼心神不安的樣子；又或是因了什麼事情觸犯了，不高興了。他的臉孔表

示着他是一個樸實直爽的人物，但是奇怪，他要躲避費多爾的眼光，要眯眼，要朝地下看，要那麼不安靜地擦着手，扭捏着，而且他的笑也是不真心的，不自然的，又對於費多爾所說的無論什麼話過於順受。

「媽的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呀？」費多爾不能理解愛齊可夫的行爲，心裏這麼想。

他們回到政治部的辦公處，回到他們第一次會面的那間寒冷的書室，於是談話變成一種半公事的樣式了。愛齊可夫說得很少，並不報告他什麼，他只聽着費多爾的問話，簡略地枯燥地回答着他——甚至似乎還帶一點輕侮的態度。每次有個同事的碰進來，愛齊可夫都現出被得救的神氣，和他作起無窮的並且分明是無用的談話來了。然而這樣突然的多話，又似乎是很勉強的。費多爾猜得不錯，那人並不是一個閒談家；反之，他的話是本來很少的，特別在工作的時候。他給人的訓話，說明，報告，都只適如其分，不會再多。現在這樣的唠叨和勉強，使得費多爾感到很不舒服；他在問自己，爲什麼愛齊可夫這樣急於要避開他，去把全副注意放在偶然碰進來的人身上呢？

從愛齊可夫的簡略的答語裏，他推斷得黨的核心是到處都已組織好了；黨員裁判所已進行得十分妥善；印刷品是充分的；演講已經開始，會也規律地在開，以及諸如此類的事。簡括一句話，政治活動已經是辦得一無缺漏，再沒有事情可給費多爾去幹，因為一切事情都已充分的幹着了。

費多爾的地位之困難，他自己已有深刻的認識。他對於這種工作是個新手，而且以前從不會到過前方。他對於這裏的生活一點不知道，而他又不能夠「訓令」愛齊可夫。但他之到這裏來，是抱着一個燃燒的欲願要使他自己有用的——不是來發命令，却是來工作的。位次等級的問題，對於他並沒有興趣。這一層，他一來就跟愛齊可夫說明白了，但他從答語裏聽出來的那一種朦朧的怨憤，他簡直不曉得應該怎樣加以解釋。也許愛齊可夫是憎恨這樣的坦白的。看看他的問題仍舊只能得到單薄的、不情願的、回答，費多爾就決計極端的謹慎而用策略了。他斷定了愛齊可夫是不願意退到第二個地位，不願意做費多爾的下屬。他也許是不高興從大家推崇他上去的那個高坐位上退落下來，以

致喪失了他在旅部裏和阿爾蓋城市裏享受着的那種威勢。直到現在爲止，他是唯一有權威的政治人物；所有的繩子都總攬在他手裏，所有的事情都由他負責——他獨個人負責。突然的，克里乞可夫這傢伙出來了，被任命爲整個集團的政治首領了，旅部只佔得其中一部分……這是糟的；這個新來人也許要漸漸奪了他的最高權威，排擠出他現有的地位。費多爾自以爲理解了愛齊可夫的心理作用，他的懷疑、恐懼，和他對他的那種無可掩飾的逐漸加長的敵愾心的原因，原來那是在他們會面以後一點半鐘就開始顯露的了。

費多爾很是機警。他就放棄了他的探問，讓他自己聽憑他的組織本能的指導來決定一切。

第一步他要研究旅部裏所做政治工作的文件和記錄。他要向愛齊可夫的助手去辦交涉，從他們那裏去把正式的記錄和報告取來。

第二步，他要堅執主張召集黨核心的小參議會以及文化、管理、戰事等等的委員會。

那就可以幫助他立刻看明事情了解事情了。

最後，他要作爲一個前方的戰士去參加緊迫在目前的戰爭。這樣，他就可以博得一個好同志和勇敢人的名譽，而依仗着這種名譽，他以後的政治工作就有成功的機會了。在總攻擊以前的幾天裏面，費多爾強毅地進行着他自己排定的任務。他不止一次去跟組織、文化、教育等部談話，但到處都看見人家對於他懷着成見，並且隱隱有着敵視的樣子。愛齊可夫的影響是大家都受着了。費了許多氣力，他才設法得到一份關於地方活動的詳細報告。那報告全無精采，而且充滿着俗套。（原來這是一般的缺憾，費多爾等後來政治工作擴大之後還要碰到幾百次幾千次的。）開頭照常是「趁着高潮。」中間總是含糊地說了一番「混亂的事態，」總說「活動正在發展中，」但還不會「達到正當的高度。」結束，總說正在採取有效的手段，一定可以除去目前的錯誤和缺憾的。

費多爾設法將那許多荒誕誇張的報告歸納起來，所得的實質不過是——書本已經分送給軍隊，小巡迴圖書館已經組織；識字學校因軍事活動一遲在進行，所以多數時

間是關閉的，而當開着的時候，也只有少數人來上學；在各種地方的各種委員會似乎都已存在，但並無它們的勞作的證據；會難得召集，至於愛美的劇場則大流行。

費多爾嘗試召集一個黨委大會，但這裏他又碰上了一堵空白的敵視的壁了；他布置了一個黨核心的代表會——又歸失敗；他指定了開會的日子——但政治部簡直不當一回事，只有五六十個偶然來的人參加吧了。

事情看樣子並不順利。要讓它這樣下去是不可能的。費多爾焦急地盼望夏伯陽到來。這一個難局他一定一下子可以解決，而將明朗放進這種混亂的事態中來。

總攻擊兩天之後就要開始了。爲什麼夏伯陽還不來呢？費多爾向軍隊裏探聽消息，沒有回音。明天，最後的部隊都要開到「旅順口」附近的卡查啓亞·塔洛夫加去了，那是定爲總攻擊開始的起馬點的。

最後，在司令部召集戰事會議討論總攻的最後詳細計劃了。這是要從三點同時並

進的。主要的因素並不在急驟和襲擊，却在於組織和超等的技術，特別在機關砲的運用上。費多爾對於戰爭的藝術還不大知道，他對於這議會所說的話只有一句熱心的聽着，並不敢表示意見，或加入去辯論。他只在逐一研究那些專家們的臉，心裏想道：

「這個人會是通敵的嗎？這許多的誇張會得不過是一種蒙眼物，一種詭騙，一種迷人眼睛的灰塵嗎？到了後天一切事情都準備着的時候，也許他們會得掉轉頭來劈開我們的……」

他用着特別的注意，屏住呼吸，端詳那個指揮旅團的上校的臉。

「也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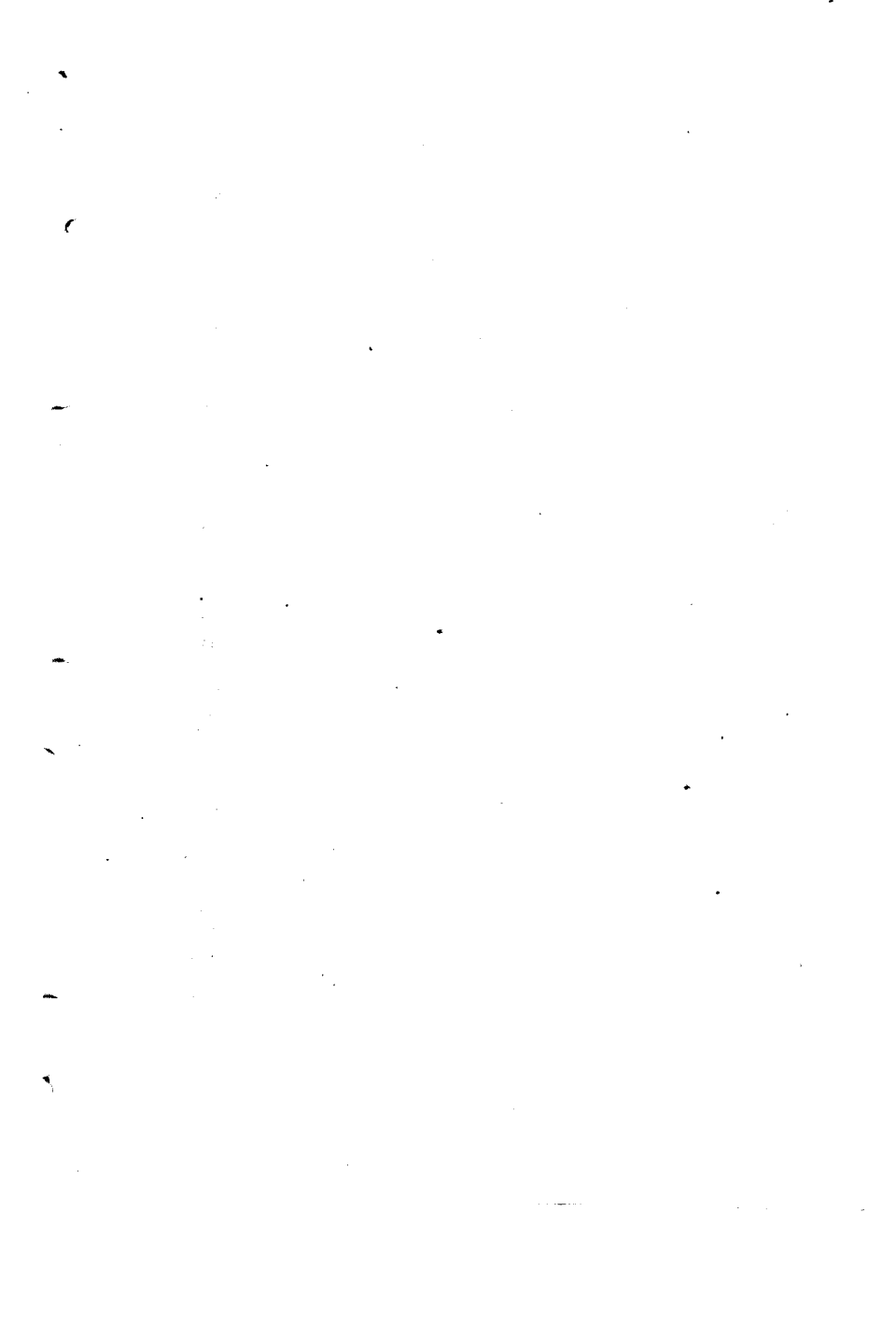
但那旅團司令有着一張臉，能驅逐一切的不信任，而強迫你去信任他。

「我也不管他，總要記得你是一個黨委，時時都得防備着……」

戰事會議開過了。人人都離開了司令部。

那天一整天，以及到深夜，一車又一車，一駱駝隊又一駱駝隊，絡繹不絕的開往卡查

啓亞·塔洛夫加去。亞力山得洛夫·蓋要被吸乾了軍隊了。到明天最後一批人也要出發，要留着它孤另而無保衛了。



第五章 夏伯陽

大清早晨，約在五、六點鐘的時候，有人固執的在敲費多爾的門。他開了開來，看見一個陌生人。

「日安，我是夏伯陽！」

每一絲瞌睡的踪影都從費多爾臉上消失去。他立刻就清醒白醒了。他對夏伯陽很快地瞥了一眼，並且伸出他的手——那姿勢不免有點太慌張，雖然他竭力要保持平靜。

「克里乞可夫是我的名字？你是幾時到的？」

「剛剛從車站上來。我的人還在那裏。我已送馬給他們了。」

費多爾用鋒利的眼睛迅速地觀察着他；他急於要記着他臉上的每一條輪廓，要弄明白並且了解他是怎麼一種人。

「一個平常的瘦弱的人中等身材，體格並不特別強壯，纖弱的幾乎女性的手；他的稀薄的暗黑的頭髮成糾搭在額頭上，他的鼻子是瘦削而敏感的，他的眉毛窄窄，彷彿拿鉛筆描出來的一般；他的嘴唇薄薄兒，牙齒潔淨而發亮，他的下巴刮得很乾淨，鬚鬚蓬蓬，像個無委任狀的軍官的。他的眼睛……它們是閃藍的，幾乎綠色的——迅速的，聰明的，不瞬的。他的面孔蒼白色，却是新鮮，沒有斑點也沒有皺紋。他穿着一件野灰色的短褂，海軍藍的褲子，鹿皮帶毛的長統靴。他帽上有一條紅帶，當時他拿在手裏。他肩上圍着一條子彈帶，一支驕壳鎗掛在他右排的屁股上。他丟下他的銀柄長刀和長裾的綠色大衣在桌子上。」——這是費多爾第一次看見夏伯陽的那天的晚上寫在他日記裏的。

誰在旅行之後都要喝茶的。但是夏伯陽拒絕了喝茶的邀請，並且連坐都不坐下來。他打發一個跑脚的到旅團司令那裏去，叫他立刻到司令部，說他，夏伯陽，馬上就要到那裏去會他。一會兒，跟他同來的那些人也到了，鬧嚷嚷的侵入了費多爾的房間，把他們的行李在四角裏放着；他們拿他們的帽子，手套，子彈帶堆滿了椅子，桌子和窗臺，隨處放下

他們的駭壳鎗；還有的解下身上帶着的白色瓶頸炸彈，隨便擦在那些帽子和手套的堆上。他們的暗皮色的面孔現出嚴肅和勇敢的神氣，他們的頭髮是粗而濃的，他們的舉動和語言都很粗魯，自由，難看，却是動人的，叫人信任的。有幾個說話的樣子非常奇怪，你簡直會當他們一逕都在賭咒；他們用尖利的喧喧的聲音問着你的話，而別人問他們的時，他們狠聲狠氣回答你，彷彿在暴怒一般。他們把東西胡亂的丟，胡亂的擦。整所屋子都反響着他們的大聲說話了；他們很快地侵入了所有的房間，只愛齊可夫的一間在例外，原來那是他在裏面鎖着的。

他們在那裏還不到兩分鐘，其中有一個就已躺倒在費多爾那張不整潔的床上，將一雙腿堵住牆壁，點起一支捲煙，存心把煙灰撥在克里乞可夫放在床邊的一口箱上。還有一個把全身重量壓在一只搖搖欲倒的臉盆架上，壓斷了它的一條腿，以致歪倒在一邊。又一個讓他的駭壳鎗柄砸碎窗玻璃，又一個把他的有臭氣的羊皮褂覆在桌上，覆着的麵包上，以致你去吃時氣味難聞了。跟着這一夥人，就有一陣強力的吵鬧的談話，彷彿

給他們做先鋒似的，衝進房來了。那話聲繼續不住的吵鬧着，聲音的大小也無改變——一陣喧呼聲音的不停的轟響。這是這些草原自由人當中尋常說話的樣子。在他們當中，是分不出誰是首領誰是下屬來的。沒有東西替他們分別彼此；他們大家的舉動都是那麼的剛強，同是那樣的粗魯——同是那樣有聲有色的言語，和那草原自己一般原始一般健康的。他們成功了一個統一的宗族！但在外表上，這家族的一員與一員之間並沒有任何親愛的表示，並沒有相顧念的形跡，彼此間並不干涉，相關切，即使在極其細微的事情，然而你仍舊可以看得出，感得着，他們是不可溶解地連在一起的。這些人中間的連繫是由游牧戰爭的危險膠合起來的；由他們的勇敢，剛毅，不畏辛苦和危險的精神膠合起來的；由真正的根深柢固的鞏固性，彼此間不可動搖的忠義心膠合起來的；由在隊伍裏，戰場上，他們肩並肩的過着的那種熱烈而多色彩的生活膠合起來的。

夏伯陽在他們當中則見得昂然傑出。他已經受到過一點教養，樣子不像他的同伴們那麼粗笨，舉止行動也不同了；他像是草原上一匹自願服從韁轡的傲馬，而被人看待

做出乎餘人之外超乎餘人之上的。你曾經看過一只要爬過窗玻璃去的蒼蠅嗎？它勇敢地爬，闖進其他的蒼蠅裏面去，爬過它們，混入它們，它好像並不介意，自己走出來再往前爬。但它若碰上了一只馬蜂，它就駭然驚起而飛走了。夏伯陽的部下也就是這樣的。當他們在他們自己裏面的時候，他們是覺得完全適意的，腦子裏無論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會得拿他們帽子或瓢羹彼此打着，踢着，把玻璃杯裏的熱水彼此相潑。但到碰見夏伯陽的一刹那，這樣的自由就停止了。並不是由於害怕，並不是由於上司下屬的觀念，乃是由於他不期然而然要使他們肅然起敬。

「他是我們裏面的一個，那是一定的，但是他有一點出乎尋常的東西，你不能把他完全放在我們一個平面上的。」

你總無論什麼時候都可覺到這種隱微的差別，那怕他們在他面前的舉動自由到什麼地步，發出怎樣吵鬧的聲音，怎樣稱心如意的賭着呢。他們跟他接觸的一刹那，他們的態度就馬上變了。這就是他們對於他的愛和敬。

「彼脫加，你到司令的辦公處去！」夏伯陽命令道。

彼脫加立刻就跳了起來，一句話不敢說的跑他的差事去了，他是一個瘦瘦的小小的人，在那裏充當一種「副官」模樣的職務的。

「我兩點鐘以內就動身，當心到時候馬要準備好。先送騎隊裏的馬匹來，然後送一部雪橇給波朴夫跟我。趕快！波朴夫，你跟我來。」

夏伯陽對一個面有菜色的圓肩膀的年紀三十五左右的人命令，他點了點頭，他有一雙和善的笑嘻嘻的灰色眼睛，和一種像老鴉叫似的聲音，他有一具強力而結實的體段，但行動出奇的柔軟而扭捏，像個女孩子。

當時波朴夫分明是在跟他的同伴講着什麼有趣的故事，但一聽到夏伯陽的命令，他臉上的表情立刻就變嚴肅，灰色眼裏的光彩也立刻消失，如同一個火焰被澆熄一般。他直視着夏伯陽的面孔，全副態度似乎是在說：

「等候你的命令！」

夏伯陽繼續

「別的沒有什麼。你等着，黨委也快來了，有三個騎兵同來的，其餘的人跟我們到塔洛夫加。路上緩緩的騎，給馬省點力。晚快邊到那裏！」

「聽着，你……」夏伯陽掉轉頭；一看他要找的那個人不在那裏。「哦，是的，我已差他走了……好吧，可乞奈夫，你到司令部去等着。大家到齊了來告訴我。」

可乞奈夫離開房間去了。費多爾心想他像個運動專家，那麼的迅速、輕捷、柔軟、富於肌肉。他穿一件短短的棉緊身，短袖子，一頂很小的帽子壓在他腦後，長靴，綁腿。他年紀到不了三十歲，但是額頭上已經劃着皺紋了。他的眼睛輕灰色，並有一種狡猾的閃光在裏面；他常把指頭去扭他的潤鼻子，裝着一種惡作劇的神氣。他有一副狠的牙齒，白而很堅固的；笑的時候，他把那副牙齒凶狠地露了出來，彷彿要把人裂碎的樣子。

還有乞可夫。他有非常之濃的紅眉毛，一部可怕的鬍子，一副強有力的下顎和高的高古種人的顴骨。他的厚下唇掛了下來，像一條吸血的水蛭，他的顎骨突出，像一方塊的

生鐵，而在其上，像香蕈一般苞出的，就是他的漿糊色的鼻子，上面蓋着一顆顆的汗珠。從他那毛茸茸的眉毛底下，他的眼睛像燒紅的煤一般燃燒出來。他的肩膀是方而潤的，他的手沉重而強壯，像一頭熊的掌。他必定是四十稍稍過一點。

伊利亞·退得金，一個有着好的服務記錄的紅軍兵士，一個以油漆房子為職業的，正忙着燒水壺，把麵包切成一大塊一大塊，向前向後的嚷着俏皮話，對他自己的笑話噓嘩地笑着。他是很好脾氣的，吵鬧的，跟人很得衆，歡喜唱歌和遊戲，老是在做着各種各樣的好玩的把戲。論年紀，他必定比彼脫加稍爲大一點——二十六或是二十八。

在退得金之次，靜默地忍耐地等着拿他一份麵包的，站着維克霍爾，一個毫無所畏的騎兵，馬上斥候隊的勇猛的統帶。他左手的小指是沒有的，這一事實就供給了無窮笑話的糧食。

「拿你的小指去戳戳他看，維克霍爾，他是長嫩了！」

「讓我們看看你的小指，伙計，我給你一支雪茄。」

「嗨，你這九個蹄趾的傢伙」

維克霍爾是不容易惱的；他的生性就是愛平靜，而他也一逕都平靜，那怕是在戰陣上，他就是大事情可以默默地做成的這一句話的一個活的證據！

頂頂叫人注目也賤賤得叫喚得頂頂響的一個，是希馬林。他穿一件硝皮色的羊皮外褂，長與膝齊的氈靴（他是一個病人，一逕是傷着風的），有一種像波朴夫的鴉叫的聲音，黑的眼睛和黑的頭髮。他年紀約莫五十，是在那裏的頂老的一個人。

青年的趕車人阿弗爾加，也同別的人一同進來了。他倚靠在他的長柄的馬鞭上，急切地看着那些吃東西和喝茶的準備。他的臉是紫色的，他的鼻子一顆洋蔥的模樣，他的眼睛因傷風而水溜溜，他的嘴唇是裂開的。一條他日夜圍着的圍巾，圍在他頸梗上。

還有賴克舍，那傳令兵，夏伯陽的一個舊相識，是個伶俐多謀的人物。無論缺少什麼東西，總是差賴克舍去辦，而他也從不會空手回來的。碰到食物短缺了，碰到馬肚帶或是車轆丟失了，或是急於要用土製的藥物的時候，人人都會本能地去找賴克舍幫忙。他是

一羣之中的幹練人物。

這是怎麼一班人呀！

每一張臉孔都是獨特的，都值得做一首史詩。全羣之中沒有兩個人相像，然而大家會得完完全全的接榫起來，像是一件磚石的建築。他們的結合是同磐石一般的。他們組成了一個共同的家族，而這是多麼光榮的一個家族呵！

可乞奈夫進來了。

「旅團司令現在司令部。」

大家都動起來了。大家的眼睛都釘在夏伯陽臉上。

「我們走吧！」

他對波朴夫點了一點頭，向希馬林和維克霍爾的方向鈎了一鈎手指。馬刺的聲音軋碾起來，沈重的鐵鑲後跟的長靴嗒嗒響在地板上。費多爾帶着一種略微有些迷惑的心境，跟其餘的人一同出去。他想夏伯陽對他太不注意了，竟把他和他的「部下」放

在同一地位，在他靈魂深處的一點地方潛伏着一種不高興的感情他記起了一個故事。說夏伯陽曾拿馬鞭打過一個黨委。這事在一九一八年，在戰事猛烈的當中，當時敵人正包圍着我們的軍隊，那黨委嚇得不知怎麼樣才好。這事的記憶在他心裏腐蝕着。費多爾竭力勸慰着自己，以為那故事是誇張的，或甚至於捏造的，但總不能釋然，恐怕也許是真的。費多爾走在別人的後邊，這事就使他覺得被人看輕了。

夏伯陽跟那旅團司令匆忙而粗率地打着招呼，說話不把眼睛朝他看；至於那位司令，却是滿身子的順服；他嚓的碰一碰馬刺，立了個正，對他作當值的報告。他曾經聽見過許多關於夏伯陽的話，而所聽到的大多數講他壞的方面，他的反覆無常的流氓腔；最好的話，也不過說他是有怪癖的，不曾聽見過他有什麼真正英勇的業績，所以不能相信草原上那些關於他的英雄的謠言。

所有的門口都擁塞着好奇的旁觀者。這會叫人想起從前一個富商人家的喜慶事來，當時所有比較貧窮的親族們都要偷看一眼那些貴客分明的，曾經聽到過那些關於

夏伯陽的可怕謠言的，並不止司令一人——

被司令部佔據的那所房子，是非常之潔淨而整齊的。參謀部的人員都在他們的位上坐着或站着。原來事先曾經做過一番大大的預備；參謀們不願意給人以不好的印象，也許他們都有點兒害怕。夏伯陽這傢伙是脾氣暴躁的，誰知道他會做出什麼事來呢？

旅團的司令展開了一幅畫得很美的關於未來總攻的計劃圖在桌子上。夏伯陽檢了起來，對於那優美的圖畫默默地欣賞了一刻，這才又重新放下去。他拖了一張小凳子，坐了下來。跟他回來的人有幾個也學了他的榜樣。

「給我一支兩腳規！」

一支稀舊的上鏞的兩腳規交了給他。他璧了開來，在手上翻了一個身，分明流露出
不高興的樣子。

「維克霍爾，你去從阿弗爾加的小皮包裹把我的兩腳規拿來！」

兩分鐘之後，維克霍爾拿了一支兩腳規回來了，夏伯陽就在計劃圖上開始測量。起

先，他凝神壹志在計劃圖上，然後他從他口袋裏取出一張地圖，將它仔細研究着，他不住地問着距離，問着路上難走的部分，問着水，運輸車輛，草原上什麼時候黎明，什麼時候有風雪。

在他周圍的人都不做聲。只不時的，那旅團的司令插進一句話，或回答一個問題。夏伯陽的眼睛在那地圖上看出來的，並不止上面畫着的輪廓；他看見了雪蓋的鄉村，被焚燬的鄉村的殘跡，一排排的人在黑暗的轉動的輜重車上進行——他聽見了早晨的寒風呼嘯——他看見了土阜，小山，井凍結的溪流，斷的橋，發育被阻礙的叢樹……

夏伯陽是已經在領導着攻擊了！

他做完了測量之後，就對旅團司令指出了計劃圖中的錯誤。有些要走的距離是太大了，有些駢掣的地點選擇得不對，有些地方部隊離開得太早，有些地方到達得太遲。又叫他趁自己一面測量，一面將這些批評記錄下去。那旅團司令並不十分情願對他表同意；有時候他似乎暗暗的在那裏冥想，但他讓步了，記錄下去，改動了那計劃圖……有一

些場合，夏伯陽掉過頭來，時而向維克霍爾，時而向波朴夫或希馬林，彷彿徵求他們的同情和贊助似的。

「你怎麼說你以為怎樣？我是對的嗎？」

那些人是習慣在他面前發表意見的，而況他的意見也實在無以復加；他總是把一切事情都考量得預計得非常細密。諺語說「兩個頭腦總好似一個」，這話已被他的部下改成「一個頭腦總好似兩個」了。

從前曾有過一些場合，他聽從了別人的勸告，而他老有原因可以懊悔的。他賭咒，抱怨，詛咒自己是一個傻瓜。他的部下永遠記着有一次「會議」，當時他們因為十分興奮，就熬不住說話，非常之熱烈的談起來了。夏伯陽也忍耐的聽着他們，有時甚至插進幾句話去鼓勵他們。

「是的，是的……那對了……很好……」

他的部下當真想是他跟他們完全同意了，他已贊成他們說過的話了。但等他們說

完的時候：

「我們所須做的事，」他宣言道，「就是要忘記掉你們剛才講的這一大套廢話——把它清出你們的頭腦，現在聽我的命令。」

於是他就把全盤事情移轉到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使得他們的那些提議一絲兒都不賸下來。

維克霍爾、波朴夫和希馬林三個人是都參加過那一次可紀念的會議的，現在就愈加不敢發表意見了。他們由過去的經驗，已經知道什麼時候該說話，什麼時候該閉嘴。

「有時候，給一點忠告也許是賢明的，但有時候就是一句話也可以召來大禍。」

現在他們是沈默的。費多爾也說得很少。他現在對於軍事的問題還很生疎，必須有過幾個月戰場的經驗之後，才能對於這些事情有一點兒透視。在這之前，他仍舊還不過是個「平民」，我們能夠盼望他什麼呢？

他站在桌旁，雙手交叉在背後，沈思地觀察着那張地圖和那張計劃圖，偶爾皺一皺

肩。或是朝過頭去輕輕咳了一聲嗽，生怕打擾了這麼重要的一場討論。

在沒有遇見夏伯陽之先，費多爾就早已下了決心要用特別謹慎和外交的手段去對付他了。開初，他要避免關於軍事問題的談話，以期不至顯出他對於這些事情不過是個外行。他要把所有的談話移到政治方面去，因為這麼的時候，是於他這方面完全有利的。他要獲得夏伯陽的信任，要鼓勵他對於一切問題都十分坦白的說，就是關於個人的脾氣以至不相干的瑣事也無所不談。他，費多爾，大部分要說到科學、文化、一般教育的問題——這麼一來，夏伯陽又只有聽話的資格了。往後呢——往後費多爾就要顯出自己是個英勇的戰士。那是他必須要做到的，而且是愈快愈好，因為那是他可以博得夏伯陽和紅軍兵士的尊敬的唯一法門。倘使沒有這個，那末政治、科學和個人的特質，就都是徒然的了。及至由這樣小心的態度接近了夏伯陽，而將比較親密的關係打定了基礎之後，費多爾就可以更加親切的知道他，但在目前，他必須要防備着。目前所怕的，就怕夏伯陽會得以爲費多爾在趨奉他，在對一位「英雄」施展諂媚的伎倆。像夏伯陽那麼的著名，

那麼的聲威顯赫，他必定知道有無數人抱着極大的野心要同他做朋友的。等後來夏伯陽已被他「收服」的時候，已開始聽他說話的時候，並且也許要求他開導的時候，那就以一帆風順了。然而也千萬不可以趾高氣揚！他必須同時建立起單純的和懇切的關係，到必要時並須略帶一點兒粗魯。頂頂要緊的，就是千萬勿使夏伯陽當他是在前方一逕被人懷疑和顯然輕侮的那樣一個孤僻的知識者。

這種心理上的準備是有結果的。它幫助了費多爾，使他可以從最簡單，最便捷，最穩妥的一條路徑去進入他須在那裏工作的那個環境，去跟他的周圍融洽起來，去成爲他們當中一個有機的部分。他完全明白夏伯陽和他的部下——這一羣半遊擊戰的戰士——都是叫人難以捉摸的人，都是得跟他們步步留神的。除開他們當中的好分子之外，還有其他的分子，是需要小心對付的，必得常常留心的。

夏伯陽是怎樣一種人呢？克里乞可夫對於夏伯陽的觀念是怎樣的呢？爲什麼他要費這樣的苦心希望從正當的路上去接近他呢？這樣的事真是值得做的嗎？

當他在革命軍後方工作的時候，克里乞可夫曾經自然地聽到讀到許多在內戰前線這段那段上炫耀地出現的「大衆英雄們」。他曾注意到他們大多數是從農民出身的，只有少數是城市居民和工廠工人。工人的英雄主義是跟農民的英雄主義不同的。克里乞可夫生長在一個大的工業中心，曾經目擊那些織工們的組織很好的戰爭，因而他對於夏伯陽型的大衆英雄的那種半安那其的功業，不免要有點兒側目。這樣的傾向，雖然不曾妨礙他很注意的去分析他們，妨礙他們，以及賞識他們的真正英勇的行動。但在他的靈魂深處，他略微有點不信任他們。這就是他目前所抱的態度。

「夏伯陽是一個英雄，」費多爾心裏想。「農民們心中所積集的一切不可抑制的自然而發的忿怒和抗議的感情，都從他身上體現出來了。但是誰能預見這種自然而發的抗議會引導到什麼路上去呢？在有幾個有記錄的例子裏，像夏伯陽這樣榮耀的領袖竟會突然想起驅逐他們的黨委哩！而且還並不是卑鄙可恥的胆怯的黨委，却是第一流的革命者哩！或者竟會突然的投到白軍裏面去，帶着他們全部「自發」的分隊一同走

的

「工人就不同了。無論在怎樣的情境之下，他們都決不會跑到敵人的營幕裏去——至少那些有意識地加入鬥爭的人是不會的。當然，工人裏面也包括着昨天還是農民的人；有的沒有充分的階級意識，又有的過分『知識化』，不肯担任勞苦的工作，但是對於工人，你總容易知道怎樣去對付。至於夏伯陽那些變幻莫測的遊擊戰士的那種無所顧慮的態度裏面，則潛伏着一種真正危險的元素。」

這種不信任的感情，使得費多爾愈加覺得須用一種適當的態度去混入這個新羣衆裏面去。他不願意將自己沒入在裏面；反之，他的宗旨是在給與他們一種正當的影響。而他的這步工作，是要從其中的頭腦，從其中的首領，就是從夏伯陽自己身上着手的……

彼脫加——就是人人叫做以薩也夫的——從門口伸進他的小小的烏一般的頭來，用他的小指頭對波朴夫打了一個招呼，交給他一張小紙片，上面用拙劣的手筆寫着：

「告訴夏伯陽說馬跟一切東西都預備好了。」

彼脫加知道有些地方和有些情形之下他是不許闖進去的。在這樣的場合，他總是寫條子，他目前的這一個信送得剛剛碰巧，因為所有的命令都已發出，簽出，馬上要送到各軍隊去了。很少工夫或者簡直沒有工夫，可以費在形式上。

「我是來指揮的，」夏伯陽曾經宣言過，「不是在紙堆裏用功夫的。這種事情書記們會得做。」

「佛雪利·伊凡諾維基，」波朴夫向他低聲道，「我看你已經弄完了。一切都已預備好，我們可以動身了。」

「一切預備好了嗎？那末我們走吧！」

夏伯陽一虎站了起來。

每一個人都讓路給他，他第一個走出房去，正如第一個走進房來一樣。

外邊，一羣紅軍兵士聚集在那裏，因為他們已經聽見說夏伯陽在那屋子裏。其中有

許多是他的一九一八年的同袍；有許多本來跟他相熟；沒有一個例外，大家都是知道他的名聲的。昂着他們的頸梗，他們的眼睛燃着熱情和欽慕，一看見了夏伯陽，他們都笑得裂開了臉。

「夏伯陽萬歲！」當他出現在台階上時，其中一個人這樣的嚷。

「哈啦！哈啦！」

紅軍兵士從一切方面擁上來，鎮上人跟着他們羣衆迅速地膨脹了。

「同志們！」夏伯陽說，

「霎時間完全的靜默統治了。」

「現在我沒有時間說話。我正要到前線去。我們明天要在那裏會合，因為我們已經預備了一點東西給哥薩克人，是他們不會覺得有滋味的，明天我們就要把它灌進他們的喉嚨裏去。我們以後談話的機會很多。現在可不能——再見，諸位！」

又是一陣歡呼跟着他的話起來。夏伯陽坐在一部雪橇上，波朴夫在他的旁邊。三個

騎馬的紅軍兵士已經預備着護送他們。費多爾有一匹精神的黑色雄馬給他騎。

「我們走吧！」夏伯陽喊道。

衆馬一齊起了步，羣衆在他們面前開出路來，猛烈地歡呼着。夏伯陽的雪橇從一條一直伸長到鄉村邊上的人的狹弄裏駛過去。

赤裸的草原的一片茫茫白色，是單調而使人喪氣的。當新近融解的期間，所有小山丘上的雪都已被剝去，剝得地面都可看見了，但是現在，風又重新把它們埋進雪裏。整個草原都凍結得發脆。衆馬輕快地欣然地跑着。夏伯陽和波朴夫幾乎是背對背的坐在雪橇上，看樣子彷彿是剛吵過嘴。每一個人都在沉思明天的困難事業，都在準備着自己去幹。雪橇之後一段小距離，跟着那個騎馬的護送隊，而那段距離是一路以來從沒有加長也沒有縮短過的。費多爾離開其餘的人一段路。有時候，他要落在後邊，讓他自己和人家相距整整一個佛斯脫，這才重新奔馬追上去，騎着一匹自願的精神的馬在草原上賽跑，是極有趣的。

「明天」他一面隨隨便便的跑着一面想，「明天要替我開出一個新生活，一個真正戰鬥的生活了……而這戰鬥的生活，會得繼續啊繼續——繼續到多久呢？將來的結果誰能夠說？誰能預先說定我們勝利的日子？一天又一天，會得在上陣，出戰，危險，焦急……之中如飛而逝……像我們這樣一撮毫毛似的人物，能夠活得過這些日子嗎？我們之中誰能夠回到故鄉，誰要把骨頭留在這裏的黑暗的山谷中或是草原的雪堆裏呢？」

關於日常生活和所愛所親的面孔的記憶，升起在他的心眼裏，他看見他自己是一個沒有生命的屍體，伸着雙臂躺在雪地上，血從他太陽穴上一個傷口沁出來。他感覺到一絲兒自憐的意味。幾點鐘之前，這樣的感情是要退化做憂鬱的，但是現在，他將頭一挺，就擺脫了它，平靜而沈着的走着他的路，預備要對他自己的死的那幅圖畫笑一笑。

現在，他們已經走了兩個半鐘頭了。夏伯陽，分明不耐煩於一動不動的坐到這麼久，吩咐趕車人停下來，下了車，叫騎馬人之一來接替他雪橋上的位置，自己就跳上了那人的馬。他騎到了費多爾跟前。

「以後我們兩個可以在一起了，是不是，黨委同志？」

「是的，我們可以在一起了。」費多爾說着，向夏伯陽瞥了一眼，見他在馬上坐得多麼的穩實。人和馬簡直融成一塊了。他生怕自己騎馬的姿勢顯得拙劣。

「只消一個顛簸和震動，我就要完全失坐了。」他心裏懊喪地想着。「你看夏伯陽，他是永遠不會失坐的。」

「見過很多戰事嗎，同志？」

費多爾彷彿在那人的臉上見出了一個微笑，從那人的話裏感到了挖苦。「他明明知道我是新到前線來的，是在開我的玩笑呢。」

「我不過是新出茅廬的……」

「但是你總見過後方的服務咯，我想？」

這問題裏含着一根刺。

我們須要記着，對於像夏伯陽那樣一個天生的戰士，「後方」就是一個低級可鄙

的族類居住的地方哩。關於這，費多爾從前就已微有所聞，及至新近跟紅軍的兵士們和司令們在一起談話，旅行，就已證實了他的猜想。

「後方？」他重複了一句，這才假裝不經意的樣子加上道：「我是在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工作的。」

「那是靠近莫斯科的，是不是？」

「是的，離開莫斯科大約三百個佛斯脫。」

「哦，那邊的事情怎麼樣呢？」

費多爾見他們的談話有這一轉，心裏很高興；他就趁這機會，把伊凡諾伏的織工所過的困苦飢餓的生活對夏伯陽說明一番。爲什麼只有織工的呢？除開他們之外，那個城市裏難道沒有其他居民了嗎？但是不知怎麼的，克里乞可夫一講起了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他就只能想起那個工人軍隊的密集的行列；他頗以接近這個工人階級的軍隊爲自豪，而且他對他們的心理狀態裏面甚至於帶一點兒裝腔。

「好像他們的日子是很困苦的。」夏伯陽用一種嚴肅的調子議論道。「而這都是由飢荒而起的。倘使不因飢荒，那也就沒有什麼——事情就兩樣了……就看他們大嚼着那麼一大堆一大堆的食物，那些婊子養的，再也不會想一想……」

「你說誰吃呀？」費多爾不了解他的意思，問道。

「哥薩克人呀。他們不給他媽的……」

「哥薩克人也不完全都像……」

「是的，是這樣的，都像這樣的。」夏伯陽嘆道。「你不知道吧了，可是我告訴你，他們統統都是這個樣兒的，每一個人是這樣的。」

夏伯陽在馬鞍上滿肚子懊惱的發着氣。

「那是不能夠的。」費多爾抗議道。「至少總有一些幫我們這邊。你就想。」他高興得興奮起來加上道，「我們旅裏的斥候騎兵，不都是哥薩克人嗎？」

「我們旅裏？」

夏伯陽現出沉思的樣子。

「是的，這裏我們旅裏。」

「那些一定是都市哥薩克人，這裏的這些決不會……」

夏伯陽不肯讓別人說服自己。

「我不知道是都市哥薩克人或是草原哥薩克人，但他們跟我們在一起這事實總是一樣。你看，夏伯陽同志，哥薩克人是不能夠完全都反對我們的。這是不可思議，不可能

「你爲什麼這麼說呢？要是你跟我們在一起多耽一些時候……」

「無論我跟你耽到多久，我也決不會改變我的意見。」

費多爾的聲音是堅決而嚴肅的。

「我並不是說其中沒有一個兩個。」夏伯陽稍稍讓步一點說。「當然，總有一些的

——誰說沒有呢？但這是極少極少的——不，簡直沒有的。」

「不，不只少數。你是錯了。我們曾從土耳其斯坦得到消息，說那裏的哥薩克軍隊已經在全境上都建立了蘇維埃勢力了。還有在烏克蘭，在頓河上，決不止你所想的這點數目。」

「你不要相信他們！他們馬上就會叫你明白的，那些婊子兒子……」

「我也並不過分相信他們，」克里乞可夫解釋道。「我知道你說的語裏有很多的真實。哥薩克人是一隻黑老鴉，那是真的——沒有人否認的。沙皇政府所以要那麼委曲求全的滿足他們，也就是爲此……但是看看青年的哥薩克人，他們是跟老種不同的。現在加入我們的，就是青年的哥薩克人。當然，要一個哥薩克的老頭子來接受蘇維埃的權力是比較的困難。至少在目前是困難的，因爲他還不能了解它的意義。關於我們，是什麼故事都有得講的，而人們也會得相信它們。說我們把禮拜堂改做牛棚，公妻，公產，人人都一塊兒吃，一塊兒喝，坐在同一桌子上。你想這種事情哥薩克人會喜歡的嗎？——他們是代代相傳跑慣了禮拜堂的，愛好他們的富麗而舒服的家，自由放蕩的草原生活，慣於叫

別人替他們工作的。」

「利——用——家，」夏伯陽費大勁地喊了出來。

「一點兒不錯，」費多爾壓下一個微笑說。「利用就是事情的主眼。富有的哥薩克人不但利用外族人和啓爾基茲草原族，並且毫無顧忌的利用他們自己的族類。這樣，就引起衝突來了。老年的人當受壓迫的時候，總低着他們的頭，說這是上帝的意志，但是青年的人看法比較的單純而勇敢，因此他們就被吸收到我們這邊來了。老年人的信念是不能動搖的。我們得用子彈去把東西裝進他們腦子裏去！」

「是的，子彈，一點兒不錯，」夏伯陽將頭一抬說。「可是有一樁事情使得我們在前方感到困難……」

費多爾不明白夏伯陽這話是什麼意思；但是他感覺到這話裏含有深意。他維持着靜默，等着夏伯陽說明他的觀念。

「我們的中央他們不好，」夏伯陽曖昧地吐了出來。

費多爾的好奇心被引起了。

「中央有什麼壞處呢？」他問道。

「他們裏面裝飽了一切種類的私生子，」夏伯陽彷彿對他自己說的一般含糊說道，但又可聽得十分清楚，分明是要叫費多爾聽見的。「他老是要我站在風雪裏，一站就是二十四個鐘頭，他媽的婊子兒子，他自己未保養的嬌滴滴。」請坐，軍長，那邊有一張有墊子的靠手椅，你請坐，軍長。坐下來發命令吧。都聽軍長的便，發彈藥給我們吧，或是讓我們拿棍子去打！」

那就是夏伯陽的痛心點——司令部，跟它們的軍長們，命令，以及抗命的取締等等。夏伯陽簡直消受不了這些個，而他却遠不是當時唯一嫌惡和憎恨司令部的紅軍首領。「我們沒有軍長是辦不了事的，」克里乞可夫粗聲地說。「沒有軍長你作不成戰

爭呀！」

「我們要他媽的軍長！」

夏伯陽不耐煩地將馬韁繩一抖。

「不，那是成不成的，夏伯陽同志。單靠一股傻勁，我們成不了什麼大事；我們必須要有知識。然而我們還沒有得到知識。除開那些軍長們之外，誰能夠給我們知識呢？他們是有過研究的，他必須要教導我們。到將來，我們自己裏面也會產出教師來，但是目前我們還沒有。承認我們是沒有的！你不是那末是了，我們必須從別人去學習。」

「學習爲什麼，他們能教我們媽的什麼東西？」夏伯陽熱烈地反駁。「你當是他們能把你的事業教給你嗎？一輩子也休想！我自己也進過中學，在那裏瞎碰過他媽的兩個月，我感覺到好像一條出了水的魚，我就丟開他媽的再也不去。我回頭到這裏來了。那不是像我這種人耽的地方。那裏有一個教授——一個名叫彼乞金的傢伙——頭禿得像個雞蛋——他考起我來了。」

「你知道來因河嗎？」他問我。」

「我是經歷過德國戰爭的，來因河我當然知道。可是爲什麼我該回答他的話呢？」

「『不，我不知道。』我說，『那末你，你知道所里陽加河嗎？』

「他的眼睛幾乎蹦出他的腦袋來。他是想不到會有這麼一句問話的。」

「『不，我不知道，』他說。『這是怎麼的？』

「『那你就不用問我啦。』我說。『我是在所里陽加河上受過傷的，來來去去渡過了五次。你那來因河管我的屁事，我不要它。至於所里陽加河，那是附近的一塊小山，一個叢林，一棵樹木，我都得知道的，因為我們是在那河岸上打哥薩克人的哩！』

費多爾不禁大笑起來，驚奇地對夏伯陽看看。

這位大衆英雄的推理法是多麼的幼稚啊！好吧，人們的趣味是不同的；有的被知識所吸引，有的被知識所排斥。這位先生在中學裏登過兩個月，可是什麼也不懂，看不出一點兒好處來。而他却又並不是一個平常人。聰明，是無問題的，却又粗糙而不漂亮。大概他是不能很快就變過來的。

「你在學校裏登的時間不夠長久，」費多爾說。「兩個月功夫是學不了很多的。學

的東西太難了。」

「我就不去那裏也還是一樣。」夏伯陽表示輕蔑的擺一擺手說。「我是用不着別人教的，什麼我全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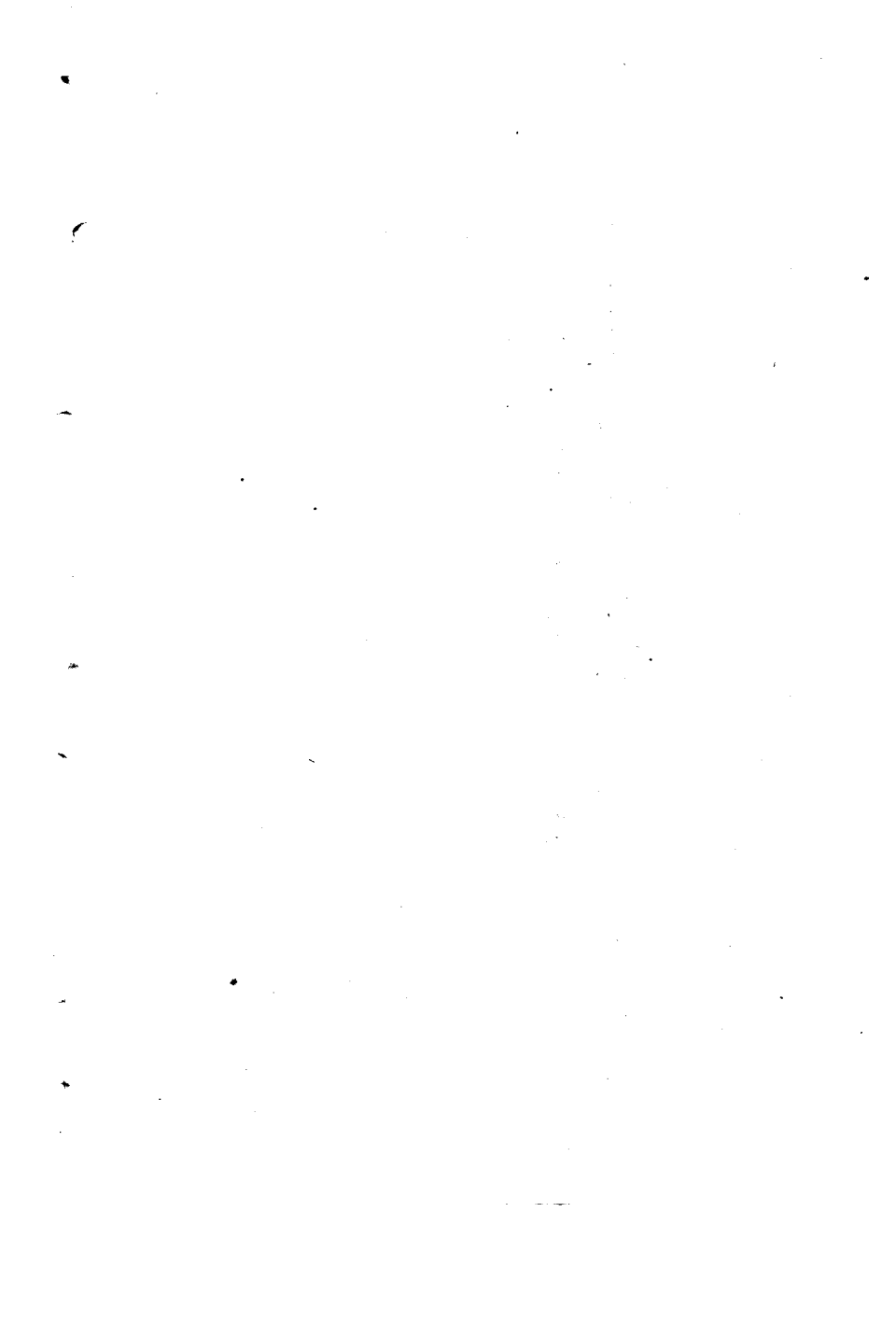
「不，你必得讓人家教你。」費多爾反駁說，「你所學的東西是一逕會有的。」

「有是有的，但並不在學校裏。」夏伯陽激動地嚷道。「我知道是有東西可學的，我並且也正要去學。等我來告訴你吧，同志……不過，你叫什麼名字？」

「克里乞可夫。」

「我來告訴你，克里乞可夫同志，我呢，差不多是一字不識的。我不過四年之前才開頭念書，現在是三十五了！我的半生時光都在朦朧裏過去的，你可以說，但是不要管它，這一個我們改天再談吧……現在你瞧那邊，那一定是塔洛夫加了。」

夏伯陽刺動他的馬。費多爾也學了他的樣，他們追上了波朴夫。十分鐘之後，他們就進入塔洛夫加了。



第六章 斯洛密金斯卡耶之戰

塔洛夫加是一個極小的哥薩克人的居留地，不久之前已被燒為赤地的；現在只留下一堆焦炭的矮房，這裏那裏的挺出可怕的烟囪，和醜陋的磚爐子。夏伯陽和他的從人們進去休息的那一所矮屋，裏面已塞滿了紅軍兵士。有的坐着，有的躺在地板上。他們是在那裏等聽行動的信號的。

夏伯陽進去的時候並沒有驚動他們；他並沒有叫任何人從那過分擁擠的屋子裏出去，也聽憑他們在地板上躺着蹲着。在桌子前面一張條凳上坐着的人，大家擠緊了一點，打中間讓出一個地位來給夏伯陽，並且叫醒了一些在睡覺的，因為他們的鼾聲吵得什麼談話都不可能了。

黃昏已經漸漸落下了，草原上的迷濛的黃昏。矮房裏是黑暗的。有人拿出一段蠟燭

根將它搭在一隻粘滑的小碟子上，一幅地圖在桌子上攤了開來。夏伯陽坐在桌旁，兩手都擱在地圖上，他一隻手裏拿着一支兩腳規，那一隻手拿着一支削得很尖的鉛筆。旅部的大隊的，團部的司令們，以及士兵們，大家都圍擠在桌旁，向桌上挺着脖子注視着，他們的眼睛時而跟隨那鉛筆在地圖上移動，時而跟隨那支小小的白色兩腳規的兩條鷺鷥般的腿在旋轉。費多爾和波朴夫兩個都坐在板凳上。夏伯陽並不叫人加入討論；他只說明那地面的形勢和方位，報告他的計劃，發出訓示和警告。

大家都默默的聽着，有的把自己怕要忘記的要點記下來，在房裏緊張的靜默之中，夏伯陽的清晰而威嚴的聲音震響着，掩蓋過了那些仍在睡覺的人的鼾聲。睡眠人中有一個，蜷伏在一個角落裏的，鼻子裏發出非常奇怪的喘哮聲，以致貼近他的一個人要想止住它，就拿他那龐大長靴的稀髒的後跟，慢慢地有力地在那睡眠人的鼻子上碰了一下。那個小伙子嚇了一跳，迷迷糊糊的四下看了看，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麼地方，發生了什麼事了。

「不要這麼大聲，你這蠢貨。」他的同伴用一種粗啞的威嚇的耳語告訴他。

「爲什麼呢？」

他的瞌睡的臉是蠢樣的，好玩的。他背上給人擰了一把，立刻就清醒了過來；他挺起了身子，擦了擦眼睛，聽見說夏伯陽在屋子裏，就柔順地顛腳尖兒站了起來，注意地聽着，直聽到他把話說完，雖然他到底懂不懂得，是很可疑的。

不久之後，夏伯陽其餘的部下從亞力山得洛夫·蓋騎馬來了。他們一齊滾進了那所屋子，把它擁擠得幾乎要裂開。

夏伯陽繼續他的談話：

「……我們要是不一齊並進，我們大夥兒，那我們就得完結！我們必得出其不意的去襲擊他們，包圍他們，叫他們一步都動不得……你們大夥兒必得在兩小時之內一齊出發。明白了嗎？你們必得不等天亮趕到『旅順口』。要在黑夜裏行動，不能等天亮——懂得嗎？」

他們點點頭表示贊成，並且低聲回答說：

「是的，我們懂得了……要在黑夜裏，我們得在黑夜裏行動。」

「你們還有你們的書面命令，」夏伯陽繼續說。「我已經劃出了所有的時間、地點、休止和發動的鐘點了，弟兄們，主要的事情是——你們得要有信心，要相信我們是會成功的。你們如果不相信勝利，就不如登在後邊。我已經劃出了時間和地點。像我剛才說過的，但這還不夠——你們都得明白各人自己的任務，那是一言難盡的。第一，得要謹慎！決不能叫一個人知道我們是要進攻了，決不能的！倘使叫人家知道了，那就什麼都完事大吉。倘使你們在路上碰到一個哥薩克人，一個啓爾基茲人，或是一個迷路的農民，你們就逮住他，不要放他走——等以後再來查問。」

「這樣的人這裏是有的，」從房間的一角裏來了一個聲音。

「如果有的話，就逮牢他們，」夏伯陽高興地回說。「四面去找哥薩克人去，到左邊右邊後邊去找去。你們知道一個哥薩克人是怎麼樣的——他會不知從什麼地方向你

撲來的呢。他在草原上非常熟悉，那一條小路，那一個山谷，他全知道。現在再告訴你們一遍——千萬不要浪費憐憫心在他身上，在哥薩克人身上！你們倘使憐憫他，他就要活活的剝你們的皮！」

「一點不錯！他們就是那樣的人！哥薩克人是一逕躲在你後邊的。」

會議的正經部分是完畢了。

足智多謀的彼脫加拿出了一些麵包和一壺滾水。他又設法得到了六塊灰色的發黏的糖。一羣人喧嚷起來，矮屋中震響着許多大喉嚨的強力的聲音的嘩噪。仍在那裏睡覺的那些人——只有老經驗陣的人睡得這麼沈酣的——也開始醒了轉來，茫然若失的發着楞。他們被呼喊和腳踢催促着爬起來，要是反應的遲慢一點，臉上就要給槍托，皮靴或是軍大衣的邊緣輕輕的擱了一下。人們拿他們的杯子和水壺叮零噹啷的響着。桌子已被拖到房子的中心，大家圍繞着它，在馬鞍上，木板上，木柴上坐了下來，或只在地板上躡着。那段黃色的蠟燭根微弱地閃爍着，它那流漾的光只照出了一些腫脹的黑影，同

着蒼白的蠟一般的一塊塊，那便是面孔了。

費多爾在這驚人地新的周圍之中，經驗着異乎尋常的感覺。在他看來，好像沒有一個人是注意他的。不過說實話，他們爲什麼要注意他呢？他是一個黨委，但這算得了什麼？對於戰爭，他還不能夠有什麼幫助，而又沒有時間可以提出政治問題來談。當然，沒有一個人會得在他身上費心了！「過些時，我們總會接近起來的，」他想，「目前我就只好落在後邊了。」

他在這許多戰士的友伴當中，甚至於還感到了寂寞。他經驗着一種有些兒像似嫉妬的感覺，因爲他看出其中每一個人——甚至於那個菜色的烏臉的彼脫加——都比他費多爾·克里乞可夫，跟其餘的人來得接近，密貼，而親切。而他們大家對於他們的夏伯陽，又多麼的驕傲啊！夏伯陽跟人說話，那人就像是暫時失魂落魄似的，原來能得夏伯陽跟自己說話，便是一種了不起的光榮哩。誰能得他的一聲稱讚，那怕是極不相干的，也會得一輩子忘記不了。得跟夏伯陽同坐在一桌，得跟他去握一握手——這是每一個人

的莫大的得意；往後就常要對人說起來，津津樂道的說，詳細細的說，添花添采的說了。費多爾偷偷的走出屋子，在外邊站着，但他聽得見屋裏已經唱起歌來了。他又走了回去，擠到了桌邊去聽着。

夏伯陽在唱。他有一種震響的金屬的聲音，初聽起來，差不多像是不調和的。但是過了一刻兒之後，你就聽出他有一種誠摯的熱奮和熱情輸入他所愛唱的歌中，因而會叫你聽得出神。有三四隻歌是他特別喜愛的。所有他的部下都已記得爛熟，大家常常跟他一起唱。夏伯陽能夠逼出高到叫人難信的高調子來；當他那顫震的聲音越飛越高的時候，似乎是隨時都會得斷了的，但是從來不曾斷！他在一隻歌的中間從不曾訥訥過一次。只不過在過於高聲過於拉長的一段歌唱之後，他的嗓子有時不免要變啞，於是在那一兩天之內，他就要顯出頹唐的樣子。不能夠唱歌，就要使他感覺到不愉快；沒有唱歌他是一天都不能活的。當極大的危險威嚇着他的時候，當進兵進得最疲勞的時候，當他經過戰鬥的興奮之後全身都在顫抖的時候，或是因為瞌睡而覺到癱軟的時候，他也仍舊

要找幾分鐘來歌唱。這樣的愛好音樂，在他便是一種慾，是跟飲食的需要一般迫切的。而他那些一徑跟他融洽的部下，經他領了一個頭之後，就都加入來合唱了。

「水手啊，你是個骨瘦稜稜的傢伙——」

那字句是愚蠢，破爛，無意識的，但夏伯陽歡喜這支歌，尤其是其中的疊句。它跟這種遊擊戰爭，這種不安定的流浪生活，是非常配合的。

「在波浪上，在海上，

今天這裏明天又走了——」

這一句疊唱，當被其他的人合唱起來的時候，就像雷一般滾過草原。他又喜歡唱斯敦加·拉旬，唱卻爾金會長，以及那隻

「坐在牢獄柵欄後面渴慕着自由……」

的老鷹。

這裏，在矮屋裏，他們歌唱呀，談笑呀，一直到了半夜；然後隨處隨便的躺了下來，睡着

了。

斯洛密斯卡耶是天一破曉就要攻擊的——這是已經決定的了。軍隊要從三面同時集中在那裏。駐在塔洛夫加的一隊要担任正面攻擊，去打那鄉村的正中心；其他兩隊則作側面攻擊，將敵人所駐地點繞成一個半圓形。

離開現在一點鐘或一點半鐘以後，駐在塔洛夫加的兵士就要乘坐雪橇出發去攻擊；但是這一刻兒，一切都是清靜——沒有東西給與目前的戰役一點兒暗示。

費多爾睡不着覺。他嘗試在地板上找了一塊地方，將頭枕在一個冷冰冰的哥薩克馬鞍上。但這並沒有好處——要睡覺簡直不可能也。許因為他不慣於用馬鞍做枕頭，也許因為他在這初次戰爭的前夜心裏感覺到猛烈的激動。

其他的人都是很好的，他們都已打過頭二十回仗的了。他們都已吃過炸彈的爆炸，打碎過骨頭，裂開過頭骨，身上穿過了子彈，現在他們不管了！這是他們的家常便飯了；在開戰的前夜，他們是會跟平常的夜晚一樣大聲而適意地打着鼾的。不過，當然每一個人

都會有過他的「初次戰爭的前夜」！當然每一個人都像費多爾一樣，曾經被不可回答的問題和模糊影響的恐懼所煩苦，曾經給鬻人的思想和感情做過一個犧牲。

他簡直是睡不着。他的心在他裏面是沈甸甸的。他四下看着，看見那閃爍的燭火的垂滅光中，那些弟兄們的散亂，糾錯，纏結的身體混成了一堆。

「屍體也必定像這樣子躺在戰場上的，必都現着苦痛不堪的狀態，這裏兩個三個成一堆，那裏一個管一個，又一處因被敵人的機關砲火收割下來的，所以甚至排成了行列。」

在那半黑暗裏面，他們的面孔是死樣的慘白，像是陳屍房裏的屍體一般，而他們的鼾聲的一起一落，就像受傷弟兄的呻吟聲……

看看睡覺是絕望的了，費多爾就重新從矮屋裏走了出來。在那爽人的冰凍空氣裏，他覺得舒服一點。漆黑的夜的靜默覆蓋在草原之上。綠色的星在天的穹窿裏面閃着光，一種無歸宿的輕風在吹拂。

軍隊是在鄉村的焦爛殘跡當中露天搭着帳篷的，這裏那裏，在那垂滅的帳火周圍，我們可以隱約瞥見孤獨坐着的人的彎曲的形像；其中有一些是哨兵，有一些則是同他自己一樣的不幸人，也因為睡不着覺，正不知道怎樣消磨這戰前的長杳杳的鐘點。他們懶洋洋地，拿草原上拾來的潮溼的木片和樹枝在那裏添火——因為在這種不長樹木的平原上，真正的柴火是沒處可找的——在那裏撥着未滅的餘燼，生怕火炮了之後，要把他們留在不舒服的洞黑之中。有些地方有三四個人聚在一起圍火的，我們就可聽見茶壺叮噹的響着；他們是在烹煮什麼食物，一陣陣的嘩笑像遠處雷聲一般的滾過來，原來他們是拿笑話消磨等待的鐘點。

夜是洞黑的——嚴肅的，肅靜的。它四面八方將他們關了起來，在他們的周圍放着一堵恐懼的牆壁，喚起了千千萬萬聽不分明的耳語聲和碎繚聲，以致瀰漫在草原上的靜默愈加覺得奇怪而不可思議。

龐大蓬鬆的駱駝的鬼魅一般的影子，在殘跡當中的黑暗裏這裏那裏的逡巡着，用

着一種搖曳的莊嚴的動作在輾滾着，奇怪的曖昧的形像彷彿在黑暗中迅速地跳來跳去。突然間，一個人類的形像會得出現在一個帳火周圍的閃爍的光圈中。但是同樣突然的，仍又消失到外邊的夜的黑色深淵裏去。到處地方，一切東西，都有一種嚴肅的凝神意志的狀態，都在焦急地期待着一件偉大的生死攸關的事情。

是戰爭的期待呀！

後來，費多爾也常常要過着這種開戰前的不眠的夜晚，而這些夜晚是同樣有着一種莊嚴和嚴肅的氣象的。在這樣的夜晚，當你從一排排的人當中走過去，或是小心地跨過那些紅軍兵士的身體的時候，你的腦子裏就會泛起了種種思想，會想起了我們的鬥爭，想起了人類的苦難，想起了那些要把屍體丟在內戰戰場上霉爛得沒人知道的無名犧牲的數目。

一他們現在是躺在這裏呀，這些身被戰跡的戰士。一等到黑暗揭了開去，他們就要到行列中去行動了，時而平伏在地上，時而躍起來衝上前去，預備着重新仆倒在地上，仆

倒在那些匆忙中用小鐵開出來的或拿凍僵的指頭從雪地裏挖出的洞穴裏面去。其中有多數是不會再起來的；他們要沉默的不動的留在那光赤的戰地上。而他們每一個，都要留在那裏讓老鴉去啄食——那麼的貌小而寂寞——原來當初來到前線時，本沒有人注意過他，如今從行伍中落了下去，也不着一絲痕跡——每一個人都已毫無吝惜地專誠一意地，盡其所有的拿出來了，什麼都不給他自己保留了——他將要默默地消失了去，不聽見播一聲鼓，沒有榮譽也沒有褒揚——像一枚極小的螺絲從一尊可怕的噴火機器上落下去一般。」

費多爾正在注視一個強壯的鬚髮的小伙子，看他蹲在一個火的旁邊忙着烤山薯，將它在那垂滅的餘燼上翻來覆去。不時的，他要拿他的刺刀去戳起一個山薯，用手指摸了摸，小心心的往嘴唇邊擎了一擎，這才猛力地唾了一口，重新把它從刺刀尖上擦回灰燼裏去。他好像全副精神都灌注在他這天真爛漫的舉動裏了。當然，他的腦子裏一定蜂擁着無數困人的思想，以及迅速變換的關於過去的記憶。當他那麼固定不移的把眼

光注射在最後燃熾的煤炭上時，他心裏到底在想什麼呢？當然是想他的故鄉，想那已耕的田地，想他到前線來時拋棄在後邊而要帶着說不出的快樂和熱心重新回去的那種生活！在這無窮無盡的一夜中，必定有無數的思想曾經通過他的心。到了早晨，他也許重新要被帶回這個地方來，一條腿是撕掉了，胸膛被子彈穿過了，頭骨搗碎了。他也許要可怕地呻吟起來，拚命的咬着牙齒，要移動他的破碎的肢體，而他的樣子一定狂妄而可怕，全身都要被着凝固的血的紅塊。也許有人要剪掉他那頭曾被一個女人所愛摸的濃厚的鬚髮；要薙光他那大而圓的頭，要拿鋼的小刀和針施用在他那流血的敏感的身體上……可怕啊！

還有這邊這一個，在那小伙子旁邊的，這個長着紅鬍子的農民呢？他並不是一個小伙子；他總有四十了，倘使像他這樣的人也算有日子過的話。他也一定在想吧。可是他們兩個從不曾交換過一句話；各人都裝滿了他自己的思想，各人都感覺到他自己的生命，又的搏動比平常更加緊張而迅速——是一種跟其他人的生命有着連繫的生命，然而又

和他們的分開來的，屬於他獨個人的。說話簡直就沒有它的地位，不能調和的。他坐在那裏，這個長着紅鬍子的農民，已凍成了一種僵硬的無改變的態度，他的臂膀交叉在他肚皮上，他的冷腿塞在他身子底下；他目不轉瞬的凝視着那殘餘的火——而心裏在想。明天，他或許也要一動不動的躺在那雪的平原上，在生命已經跑掉了的其他的殘廢身體當中——在紅的黑的挺在雪的帳篷上的屍體裏面了。或許一條細細的血的溪流要從他太陽穴的一點上淌了出來，逐漸在地上穿進一個洞洞。而那就是唯一的痕跡……

他那瘦削的有斑點的臂膀將不再交叉在他肚皮上，却將像在一陣昏迷之中直挺出來——那小小的農民將要像是被無形的釘子釘牢在他的雪的牀上一般。他的鉛色的凝視也將像現在這樣的一瞬不瞬——一個無生命的身體的死的凍結的眼睛。

在他心眼上，費多爾描畫出了這一幅幅的死的景象，這又使他回想起從前他從戰場上檢了傷兵回來，替他們治傷的那一次戰爭來……

「誰在那裏走？」一個哨兵盤問他。

「一個朋友，同志。」

「口號？」

「封鎖。」

那哨兵把他的沉重的來福鎗從這個肩膀上移到那個肩膀上，凍得簌簌抖，向黑暗裏走開去了。

費多爾回到矮屋中，那些睡眠人的喘哮和打鼾的聲勢並未稍殺。他發見兩個睡者之間有一個狹窄的空間，便低身下來，塞進裏面去，一經躺倒就立刻睡着了。

當他們配好了馬正向「旅順口」（真不知道這個已經燒得精光的小村莊爲什麼會叫「旅順口」的）進發的時候，天還是全黑的，人們都簌簌的發着抖；他們不曾有過全夜的休息，不住地打着呵欠。天未亮之前，草原上是寒冷而肅靜的；冷氣侵透了外衣和裏衣，像是冰的利刺一般。

他們默默的騎着。及至將近「旅順口」，第一個榴霰彈在黑暗的天空炸開來，夏伯

陽才朝過來對費多爾說：

「動手了……」

「是的。」

於是他們重新落入了沉默；直等到達了那個鄉村，他們都沒有再說一句話。到這裏之後，他們刺了刺他們的馬，加大了速率。費多爾的心不時要漏脫一次轉動，似乎因一種奇怪的激動而暫時停頓一般，原來人們當將近戰場的時候，總要起這樣的激動。無論那人是胆小而怯懦的，或是胆大而勇敢的，都沒有分別。大家都要經過同樣的感覺，沒有那一個能夠維持平靜的。倘說有人在戰陣上和火線下能夠完全不動心，那是羅曼諦克的瞎說——人類之中沒有這樣的木塊。我們可以維持鎮靜的態度，可以裝起莊嚴的神色，可以控制住自己，不至於張皇失態，可以不肯屈服於環境的勢力——但過此就辦不到了。沒有人是平靜的，能夠平靜的，當在戰爭之中，或戰爭之前的頃刻。

無論夏伯陽，那個已經硬化的戰士，或費多爾，那個未有經歷的平民，都同樣受着騷

然情緒的支配，那並不是死的畏懼或恐怖，乃是一種精神的極端的緊張，一種要求急速——不可名言的急速——的感情的尖銳化。到底什麼地方需要你的急速，爲什麼理由需要急速，你是不能指明也不能解說的，但是你的一切舉動都急遽了，你的說話簡捷了，你的眼光迅速而慌張了——總之，處處地方都要流露出你的這種盲目的本能的急速。費多爾頗想問夏伯陽幾句話，要探聽探聽他的思想，他的心境，但一看見他臉上那種嚴肅得幾乎忿怒的神情，就只得把話縮回去了。他們騎到了「旅順口」，輜重隊就駐在那裏的。農民的趕車人成羣坐在那些焦爛的建築當中，把熱茶倒進杯裏，分明是在享受他們的早餐。夏伯陽從他的馬上跳下來，爬上一堵幸免毀壞的高的磚牆，向那榴霰彈爆炸的方面打着望遠鏡。清早的黎明現在已經變出大天光來了。幾分鐘之後，他們重新上了馬，再向前奔躍而去。在路上，他們遇見一個農民，趕着一部車，車裏放着一件東西，上面蓋着一件破爛的舊衣服。

「你那裏邊是什麼，同志？」

「一個兵士被打傷的……」

費多爾往車裏一看，辨出那件破爛衣服底下的一個人類身體的輪廓。他帶轉馬頭，騎到那部車的旁邊去。夏伯陽獨自往前騎。

「他傷得厲害嗎？」

「是的，傷得厲害——傷在頭上和腿上。」

「有包紮了沒有？」

「當然，他們給他包紮好了……」

那受傷的人呻吟着，慢慢的從那灰色的被蓋底下伸出他的繃紮着的流血的頭來，睜開他的眼睛，把一種苦痛的泥醉的眼光注射在費多爾身上。他似乎在說：

「是的，兄弟，半點鐘之前，我是跟你一樣健全的。現在呢，你看吧。我已經做完我的一點工作，現在要走了。我是殘廢了，完了。叫旁人去嘗試一下吧。是該輪到他們了。我會勇敢地作戰——曾經勇敢到底的。你自己看吧，我是怎樣躺在這裏的……」

不連貫的思想掠過費多爾的心。他因看見這個人——這第一個在戰場上受傷的人——而起的痛苦，是不可忍受的。馬上就要有別的人了，但又算得什麼呢？他看見他們的時候不至於感到這樣難過——戰爭就是這樣的。但是這第一個人——第一個損失總是特別難受的，它是多麼深刻的刺傷人啊！

這一些思想倏忽的過去之後，就有同樣迅速而倏忽的思想馬上接了上來——不是思想，却是鮮明的影像，昨天晚上他在塔洛夫加的火旁邊得來的。剛才這個人，或許也像他昨天晚上——不，今天早晨——看見的那個小伙子，曾在那裏小心的烤過一隻半爛的山薯，曾拿刺刀截了起來，火熱的拿到嘴唇上去辨別有沒有烤熟的。

費多爾把馬刺得奔躍起來，想要追上夏伯陽去，可是夏伯陽再也看不見了；他必定已經岔到側路裏去了。

車輛向前線絡繹而去，有的裝着軍火，有的空着，去裝傷兵的；也有的從對面趕來，都載着同是那種可怕的貨色——流血的人類的身體。

「我們的弟兄們離開這裏有多遠」費多爾問一個農民的趕車人。

「不很遠，五個佛斯脫模樣。」

靠右邊，在烏生河之外，有幾個啓爾基茲人的村落，剛從那裏把哥薩克人用砲火趕走的。他剛剛能夠辨別出來兩個紅軍兵士的形像，在河的對岸上走來走去。他們正在考察地上的每一個洞穴，在一堆堆石頭和土丘的背後搜尋受傷的同伴。砲火的轟響越來越近了，炸彈的聲音愈加尖利而清晰了。他已經能夠看見黑蜮蟻的行列。那是不能有五個佛斯脫的距離的。至多不過兩個佛斯脫。在砲火底下，那個農民覺得距離長起來吧了！

費多爾走到第二道防線，他就看見夏伯陽了。旅部的司令跟他在一起。他們用着嚴肅的平靜的調子在談話。

「我已經差一個人去了，他還沒有回來，」旅司令回答夏伯陽的一個問題說。

「再差一個去，」夏伯陽堅決地說。

「也差過了的，結果還是一樣……」

「差第三個去！」

旅司令默了一刻兒。夏伯陽臉上現出燃燒一般的忿怒，他的眼皮閃動着，眼裏冒出一股兇光，同食肉獸的一般強力。

「有什麼人從那邊來過嗎？」他厲聲的問。

「有些時沒有人來了。」

「離開末了一個人來已有多少時候？」

「一小時多了。」

夏伯陽忿怒地蹙起眉頭，可是不再說什麼。費多爾猜想他們是在談交通的問題。他們跟其他兩隊之一的接觸沒有間斷過，但跟還有一隊的接觸却斷絕了。據後來查知，是因那一隊的人對於他們的司令，一個新近還在沙皇底下當軍官的，發生懷疑了。他們突然想起來，以爲他是故意把他們領上了火線的，因而不肯前進。他們曾經浪費寶貴的時

間在大聲吵鬧的討論上，當在需要他們最急的時候，却不在他們的防線上。

費多爾和夏伯陽現在步行着，把他們的馬牽着走。波朴夫突然出現了，彷彿是憑空鑽出來的，退得金和乞可夫也離開不遠。費多爾並沒有看見他們走近來，及至他們站在面前才曉得。當他跟夏伯陽一起離開塔洛夫加的時候，他不曾注意到他們三個是昨天晚上唱完了歌就走的呢，或是也就在矮屋裏的。

他們是向前線走去的，現在只離開半個佛斯脫了。突然間，一陣尖利的咬人的風刮了起來，刮得意想不到的猛烈，這原是草原上常有的事，他們就被一個漩渦的潮濕的雪片所襲擊，堆上他們的面孔，妨止他們的進行。總攻非停頓不可了。但是那一陣風雪一倏兒工夫就已過去，半點鐘之後，你又重新可以看見在前線的人開始行動了。克里乞可夫和夏伯陽加入了前線，但是稍稍向那可以看見奧夫金尼可夫田莊的一側面跑開幾步。

「哥薩克人一定是埋伏在那裏的，」夏伯陽指着那條河說，「我看戰爭將要起在

那一片農場的周圍。」

可是夏伯陽這回也錯了。那些敗退的哥薩克人並沒有想到防守那片農場；他們只開了幾鎗，驅驅後邊的追兵，就無抵抗地逃走了。

紅軍兵士現在已經逼近斯洛密斯卡耶的村莊；但要到達村莊上，還得走一個半佛斯脫的路，或許兩個佛斯脫，絕對平坦的平原路。哥薩克人處於絕優的地位，可以射擊前進的人的。然而哥薩克人竟伏起來不見面。這是什麼意思呢？這一種未知凶吉的靜默，比連天的炮火更叫人心裏不安。他們到底在做什麼把戲呢？他們是設下怎樣不露形跡的埋伏了呢？在烏生河的那邊，戰爭還在進行着，這裏却是一片靜悄悄。

費多爾騎在一列人的頭裏，口裏吸着一支捲煙，頗以能夠藐視危險為驕傲。

「你們看看我！我是多麼勇敢呀！我在這裏，對敵人面前堂而皇之騎着馬，不怕哥薩克人的子彈打中我……」

他是洋溢着孩子一般的傲氣了。誰知道，或許這是必要的呢。無論如何，這總可以增

加他的黨委的威風，他覺得他這樣的勇敢是能叫人輸心的；當一個騎馬的人騎在一列步兵的頭裏，這就會得叫人提起興趣來，會得提高了士氣。無論誰曾身臨戰陣的，總必都知道這種情形。但是這樣的傻勁只有在未開火之前才可能的；等到敵人開了火，而人們開始散開的時候，那就一切擺威風的嘗試都得拋棄了。

夏伯陽正用着駭人的速度在平原上飛奔着，在建立各隊之間的接觸，照料着軍火，留心着輜重隊……

費多爾沿着防線走過去，回到了右翼，下了騎，加入行列，將馬牽在手中。炮台正對鄉村上開火，但鄉村上仍舊沒有反響。這使得費多爾竟敢和弟兄們開起玩笑來。他裝起一個老資格的样子，像似見過許多戰陣似的。但是不可忘記，這本來是他的「火洗禮」，你叫一個「平民」懂得什麼呀？你等着瞧吧，再過五分來鐘之後，一切裝老資格的意思就都從他腦袋裏清出去了。

哥薩克人讓紅軍兵士毫無阻撓的走上前去，直走到離開鄉村約莫七百碼的遠近。

於是他們開火了，從鄉村邊境上的一些風車那裏，機關鎗噠噠的響起來了。費多爾立刻就失了魂，雖然他仍舊竭力裝出勇敢的樣子。他覺得肚子裏冰冷而空虛。他繼續在防線上走了一會兒，這才向一邊稍稍移過一段路，往後縮了進去，躲在他的馬背後。

弟兄們伏倒在地上，站起來，趕快向前跑了幾步，重新伏倒在雪上，匆遽地竭力將自己掘埋起來，把頭低下去。躲在馬背後的費多爾，也像弟兄們一樣跑上幾步，然後突然跳上了馬鞍，飛奔而走了。到那裏去呢？他既不知道，也不管賬，他並沒有意思要完全跑開了戰場，只不過要離開這一塊地方，跑到別個所在去。希望可以聽見子彈這麼堅執地呼嘯，不覺得危險這麼可怕地逼近。他沿着防線飛奔，却不在線前而在線後；一直奔到左翼的極端。他的面孔帶着一種嚴肅的正經的表情；倘使你在那一刻兒看見他，你總不會當他已被嚇出了神志。你總以為他是受委托了什麼特別重要的使命，或是有極緊要的事，情非到什麼危險地點去不可似的。

在路上，他遇見了波朴夫，他是騎着馬向右翼方面去的。什麼事呢？也許理由是跟費

多爾之跑往左翼相同的吧。誰能夠說在戰陣上，一個人之爲什麼飛奔，是難以決定的。也許他是爲着一個目的而飛奔，也許他已喪失了神志，是在盲目地本能地尋找安全。波朴夫和費多爾互相碰撞站住了，勒住了韁繩，匆遽地相互問了幾句話。

「彈藥充足嗎？炸彈怎麼樣？夏伯陽在那裏？怎樣可以找到他？」
這一套話，當然，都不過是騙騙人的。

當他們在一點地方繞圈子的當兒，他們被敵人注意到了，敵人以為這兩位騎馬的人物總不是行伍中的，總一定是什麼高級的司令。於是，炸彈就在他們周圍愈圈愈緊的，雨一般的飛了來。

一枚炸彈落在離開他們約莫六十步的地方，又一枚離開四十步，第三枚還要近，懷疑是不可能的了。敵人已逼進他們的彈距以內來了一會兒，炸彈的圈子就要圍攏來，炸碎他們了。

「跑着逃命去呀！」波朴夫啞聲地向他耳語。

又一枚炸彈剛剛在近邊爆炸開來。

費多爾沒有回答，他把馬刺戳進了馬身，離開了前線，飛奔到後方去了……

起先，波朴夫是也在他後面飛跑的，但過一會兒他就掉轉頭，緩下了步子，向右翼的方面消失了。費多爾跑到了一塊小丘，有十來個輜重兵躲在它背後。他就在他們旁邊雪上躺了下來，看見許多炸彈正好落在他剛才和波朴夫勒馬談話的地點。他將馬吊在一部車上，再躺下去，聽着炸彈的轟炸。當轟炸聲逼近來時，他把面孔貼在小丘的凝凍的斜坡上，摒住了氣息。不時，他慢慢地小心地抬起他的頭。焦灼地聽着又一個炸彈的聲響。到底他在那裏伏了多久，他自己始終不知道。總之並沒有久到丟失了生命，因為當一枚亂擲的炸彈飛到他剛才所伏的地點而殘廢了三個農民之前幾分鐘，他已經重新爬了起來，跳上他的馬了。他剛在問着自己該到那裏去，就有一個青年的紅軍兵士飛馬前來，像似並不特別對那一個人說話似的匆遽地含糊說道：

「機關鎗在那裏？機關鎗在那裏！」

「什麼機關鎗？」

「我們得有機關鎗呀。哥薩克人從左翼方面向我們攻來了……」

費多爾斷定這個小伙子也跟他自己一樣不是一個戰士，但當他隨那小伙子所指的方向瞥了一眼的時候，他就看見黑絨絨的一簇人飛一般的逼近來了。他嚇得頭髮一根根的豎起。

「我馬上把機關鎗送給你！」他嚷了一聲，就鞭着馬向輜重隊跑去了。

他跑到了目的地，却不知道怎樣開口。那些輜重兵對他側目而視，現出狡猾的樣子，而且顯然在那裏譏笑他。他們是分明知道他爲什麼事來的。不過或許這只是費多爾的想像，或許那些農民們只是拿笑話來消磨那可怕的等待時間的。你要知道，光是站在那裏等，須在同一個地點一逕等着命令，不許離開，那怕炸彈是在你周圍尋找它的犧牲者，也是叫你受不了的呢！當時那些亂飛的炸彈跑得很遠，要達到輜重隊來是容易不過的。

有人說，只有怯懦的人才派到輜重隊裏服務的，那是笑話。你試做做這項職務看，就會明白那到底是不是怯懦人的地位了！兵士在行列裏，是有鎗的，他跟幾百人一起進行，那幾百人拿着機關鎗掩護他們，而機關鎗手自己也受重砲的掩護。所以在行列裏是並不怎麼壞的。你可以依靠你的同伴，可以依賴他們——救護和幫助是一逕在近邊的。但請看看輜重隊，二百輛車輛，二百個農民，而——十一支來福鎗。十一支來福鎗而差不多沒有一顆子彈。的確，機關鎗是有一尊的，可惜已經壞的了。而且，那二百個農民當中，或者五十個是知道射擊的，而多數是殘缺的，沒氣力的。有的簡直連鎗也搨不動，他們所能做的最多不過坐在一輛車上，拉拉馬韁繩，聽憑那些馬匹自己顛頭頓頓的跑。這就是輜重隊裏的情形了！而哥薩克人偏是喜歡輜重隊；爲的他們容易吃呀！只消有幾匹哥薩克人的馬跑上了輜重隊，那裏還有什麼人能夠防衛嗎？他們只消策動他們的怒馬，向那些車輛當中長驅直入，痛痛快快的砍頭就是了！十一支來福鎗！而這十一支鎗又都決然響不了，哥薩克人會得把它們從拿他們的手裏打落下去的。所以守衛輜重隊的人所要受

到的恐怖，比在前線的人還要厲害呢！

說輜重隊裏只有怯懦人，說怯懦人會得在每一個樹叢裏看見一頭熊，那就是廢話，是不公平的。輜重隊裏也未嘗沒有恐怖，而且比在前線更要厲害，因為那裏有着跟前線一樣的危险，却沒有前線戰鬥的沈酣。

克里乞可夫知道他自己也是在恐怖之中，心裏感着非常的羞赧；他不能夠跟那些農民的嘲笑相調和，不能夠跟他們去談話。他很想把馬騎開去，可不知道到那裏去才好。他在輜重隊裏徘徊了差不多一個半鐘頭，向那些吸着捲煙的人去點捲煙，雜亂無章的跟他們談了些關於糧秣，車輪油，麥子，罐頭食物，以及鄉村上的情形。他問那些農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離開他們的本鄉有多少路……而這其中沒有一句是出於誠懇的。只不過是一些說話的浪費吧了。他覺得那些農民看不起他，帶着一種不以為意的侮辱的神氣丟開他走了。一分鐘一分鐘像毒蛇一般的爬過去，磨難着刺痛着費多爾的心。作爲他的怯懦和頹喪的刑罰。

大砲的轟吼震撼着四下的空氣。它們的隆隆聲似乎不住地搖蕩過平原，彷彿一頭龐大的野獸被繫在一個圈子裏，感着非常痛苦在橫衝直撞。

而通過那轟炸聲的喘哮，呼嘯和叫吼，紅軍兵士依然勇敢地向前衝進，倒被那聲音鼓起輿緻來了。

戴着他的鑲紅帶的黑帽子，披着他的黑斗篷，像似一個妖怪的翼膀在風裏鼓着，夏伯陽從戰場的這一頭到那一頭，那一頭到這一頭，不住地飛奔着。他一倏兒出現了一倏兒又消失了，一倏兒在這裏，一倏兒在那裏——一個瘦瘦的黑影子，釘牢在馬鞍上。一路飛奔過去，他一路嚷着發命令，報告必要的消息，或是問人家的話。那些指揮們都是夏伯陽的老相識，回話回得簡截而迅速——話語和時間都不浪費。

「機關鎗都裝置好了？」他一面飛一面突然問起來。

「都裝齊了，」行列中一個聲音回答。

「軍火車有幾輛？」

「六輛。」

「司令呢？」

「在左翼。」

他就奔到左翼去了。

紅軍兵士的前線開始快步進行了。同時哥薩克人的機關鎗開起火來。弟兄們仆倒在雪地上，一動都不動，等待着後命。

一來一往的在前線背後奔着夏伯陽，他的迅速而有威的聲音是大家都聽到都服從的。

突然帶轉馬，他跑到砲隊的指揮面前。

「對風車瞄準！先叫他們那些機關鎗一齊不響！暫時不要對村上開放，等我後命吧！」

於是從新車轉身，他又鑽回前線去了。大砲吼得更快，更響，更猛烈。鄉村上的敵人慌

慌張張拚命出着力，要阻擋那紅軍兵士的前進線。風車裏的機關鎗巢突然發出一陣鋒利的急射。兩方的火勢都加倍起來。紅軍一分鐘一分鐘的近去，後面的砲火愈來愈準確。死已在周圍了——敵人逼近了——他非給撲滅不可——那鄉村非給轟掉不可——這種思想成爲紅軍兵士心中獨佔的熱情了。

夏伯陽的眼睛閃着光，臉上現出眉飛色舞的神彩。他給砲手們和指揮們發了信，這才又在衆人眼前飛奔起來。一個騎兵跑到他面前，急速地說了一番話。

「在那裏在左翼嗎？」夏伯陽嚷道。

「是……」

「多嗎？」

「是……」

「機關鎗裝好了嗎？」

「是，什麼都預備好了，生力軍也去叫了。」

夏伯陽奔到受危險威脅的左翼哥薩克人正衝上前來。已經可以明白看見他們的馳驟的馬匹。夏伯陽飛到砲隊司令那裏。

「展開躺下開火！」

「是……」

然後他沿伏倒的弟兄們的一線騎過去。

「不要嚇，不要嚇，孩子們！讓他們走近來些，不要動，不要起來……照現在這麼耽着。等命令再開火！」

在這命運攸關的俄頃，他的話對於弟兄們就是一服安神藥。他們現在是放心了。他們聽得見看得見他們的夏伯陽，他們知道他跟他們在一起，他們相信沒有什麼的。

及至哥薩克人跑進了彈距之內，他們就受了一陣來福鎗的兇暴的鞭抽和機關鎗的憤怒的噴唾所招待。

噠啦——噠——噠——噠啦——噠——噠——噠。

突然的來了一聲轟然的喝采：「哈啦，同志們，哈啦！」

似乎一陣痙攣震撼了前進的陣線，弟兄們都抓住來福鎗的中腰，跑着步衝上前去。這是攻擊的最後一幕了。

哥薩克人的機關鎗已經不響；所有的機關鎗手都已從他們立腳的地方砍掉了。鬧騰騰的紅軍兵士之流裝滿鄉村的街道。在遠距離之外，有些騎馬的人正飛奔而去……

紅軍兵士已經進入斯洛密金斯卡耶的村莊了！

費多爾·克里乞可夫當從他那不名譽的藏躲地方騎馬出來時，神色之間頗覺得頹喪而倒威。他是向前線走去的，可是並不知道前線情形到底怎麼樣。他能夠聽見砲火聲音漸漸稀下去，然後全然停止了。

「我們的人一定已經進村了，」他想，「或者是剛剛一個相反也未可知的。他們也許已受了壓迫，被包圍起來，不得不投降了。或許是這一刻兒，哥薩克人正在舉行可怕的成功宴。那末他們馬上就要來攻轎重車的，同着轎重車，也要把黨委拿了去。」

唉！慚愧，難以形容的說不出的慚愧！認識了他的心在第一次戰爭就會得這麼撐不住他，認識了他竟會被嚇得這樣毫無辦法，認識了他連自己的期望也尚不能滿足——這確實是太難堪了。他的勇敢到那裏去了？他在遠遠離開有炸彈和子彈的戰場的時候就已那麼夢想的英雄主義到那裏去了？

完全被他自己的犯罪行爲的意識所壓碎，他向他兩個鐘頭以前那麼不名譽地逃開的那個地點款款的騎去。他經過他同趕車人在後邊躲過的那個土丘，看見貼近的地方有一個被炸彈炸出的大洞。雪上面有血。這是誰的血呢？他還不知道那個炸彈已經殘廢了他剛剛跟他們談話的那三個人哩。

土丘之外逆着一片平坦的平原；紅軍兵士就從這裏前進的。現在他們那裏去了呢？在村上嗎？或許他們已經渡過河去了。給哥薩克人驅逐到河那邊去了吧？但怎見得他們不是被驅逐過那個鄉村去的呢？

他被一切種類的猜想和揣測所煩苦。

一個騎馬的人跑到他跟前。他也分明曾經化了時間去「找機關鎗」過的。他發出一些愚蠢的不連串的話。費多爾看看他的臉，心裏明白他們是難兄難弟，犯了同樣毛病的。

「我們的人到那裏去了？」那人假裝着一種隨隨便便的神氣，將馬靠得很近來問。「我也在找他們呢。」費多爾滿肚子厭惡的回答他，深深覺得他這話裏的羞恥。他們互相看了看，都看穿了各人心中慚愧的深處。

「也許他們已經在村上了吧？」那個客人帶着一種假裝的平靜問。

「也許的。」費多爾說。

「好吧，我們走吧。」

「那裏走？」

「到村上去呀。」

「要是哥薩克人還在村上呢？」

「不見得。我們的人一定進去了……但是……要是……」

「就是說呀。要是我們落到哥薩克人手裏去，他們是不饒我們的哩！」

於是他們兩個並行了好一會兒，彼此提議着，相勸着，警告着，以為必得要有一番審慎的攷查，查明村上到底是什麼人在那裏。

他們這麼的談着，不覺得路已走遠，跟那鄉村不過半個佛斯脫之隔了，一看那些風車已經清清楚楚的放在眼前，就是要躲也已來不及。要逃呢，那是無意識的舉動了，機關鎗是馬上要追來的呀！

他們懷着不可知的恐懼發着抖，但是坐下的馬繼續向村上跑去。及至走近村外的一些矮屋，他們看見一個十歲模樣的小孩子。

「嗨，孩子，紅軍進村了嗎？」

「是的，」那孩子欣然地唱着。「你們是從那裏來的？」

「跑吧，孩子，跑吧，關於軍事的問題你不要問，」費多爾裝起愛護他的神氣說。實際

是他不願意引起不合宜的好奇心來。

他的同伴一經聽見了再沒有什麼危險，他就驟然到使人驚異地消失了。克里乞可夫現在心裏已經平靜，可是仍被慚愧的記憶腐蝕着，往斯洛密金斯卡耶村裏騎進去了。他在安慰着自己，以為所有初出茅廬的人在第一次戰爭所應有的命運，他也應該分得的。他起着誓說第二次戰爭及往後的戰爭，決不再會有這樣的事。

他這個誓約算是沒有打破過。一年之後，他就為了一樁真正英勇的行爲得了紅旗勳章了。他的第一次戰爭曾經給他一個嚴厲的教訓。從此以後，當內戰的其餘部分，像在斯洛密金斯卡耶所發生的事情就再沒有發生過，雖則他後來遇到了比這還厲害得多的困難得多的境地。他照着他自己的計劃，設法訓練自己的勇敢和表面的平靜，能迅速把握當前的局面並且對付它。但這種訓練是需要時間的，像其他每個人一樣，他起先不得不現出顯然的昏亂和胆怯，然後方能逐漸拿適宜的態度去出現在敵人面前。

當克里乞可夫向過路人問起到司令部去的路時，他覺察到每一個人都匆忙的回答，並且彷彿不願意的樣子。整個鄉村都在紛擾和激動之中。哥薩克人已經被驅逐出去，並且仍有特為這個目的派出去的部隊在追逐。村上的激動不是因為恐怕或軍事準備而起的。那末是為什麼原因呢？

他不被人注意，騎馬到司令部，那是設在一所屬於一個名為加爾朴夫的商人的大房子裏的。大家都已聚集在那裏了——夏伯陽，他的部下和愛齊可夫。費多爾特別注意到愛齊可夫臉上的表情。愛齊可夫分明已經猜到是怎麼一回事了，用着一個勉強壓住的微笑招呼這個遲到者。

「你在照顧後方吧，是不是，同志——克里乞可夫？」

他眼睛裏含着一種惡作劇的閃光；這流氓是在開他的玩笑呢。

「是的，我給稽留在那裏了，」費多爾狠狠地含糊回答，然後朝轉夏伯陽。

「你已經報告軍裏了嗎？」

「剛要去報告烏拉爾斯克那邊也有好消息——他們正在前進，清出到利壁希金斯克去的路了。」

「那很好……那末我們現在這裏怎麼辦，關於薩卡爾那耶？」

重新，他又覺得不勝其狼狽。在這裏，他的話是同他的人一樣不需要的。

「我是什麼人，配來教訓他們做事嗎？他們大家都打過的，拿性命去拚過的，我呢，遲到了兩個鐘頭……」

他的良心打擊着他，他就漲得緋紅了。

女人們蜂擁到屋子裏來。她們激動地演着手勢，跟哨兵們和巡邏們解釋着，做着徒然的却是堅執的嘗試，要鑽進屋子裏去。在裏邊的人從窗口裏看得見女人們不被容納——紅軍兵士們的不可動搖的侮慢的神氣，顯示着他們的成功機會是沒有的了。費多爾走了出來，問她們要什麼。照她們的話來看，她們是來控告她們的新客，紅軍兵士們的。說他們搶劫她們的財物。費多爾立刻就跟女人們去查究這樁事；他攷察過那些被搶劫

的人家，筆記下來，答應發還被搶的財物。

擄掠的事情是有過的，那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分明，當一個軍隊佔據了一個市鎮或鄉村的時候，搶劫的事就必定要有，照費多爾以後在紅軍兵士和敵軍兩方面的行為觀察起來，是莫不如是的。搶劫是一種原始的根深柢固的本能，只要戰爭一天存在，就難以制服，不可能完全消滅的。戰爭的空氣原就是有破壞性，原要緊張，紊亂人們的神經，銷毀人們的道德。我們想要防止搶掠，就得先廢止戰爭。但這並不是說，在目前的情形之下，要想克服這種本能的一切努力都屬沒有用。努力是必須要有的，而且這樣的努力也往往可以成功。

費多爾發見過好幾個全無意識的搶劫案，它們甚至於是連獲得的動機也沒有的。有一個紅軍兵士搶走一大捆的廢物，被他當場捉住了。

「讓我看你那裏邊是什麼東西。」

那人平靜地將那一個大包裏擲在雪中，打開來，拿出一些孩子的衣服，女人的襯衫，

玩具，破布，以及各色各樣的零碎東西。

「這對於你到底有什麼用處呀，朋友？」

那人沒有回答，他分明是曉得這些東西於他沒有用處的。

「你爲什麼要拿它呀？」

「怎麼，我們大家都抓點東西走的……我拿到這個，就帶了跑了。」

「拿去做什麼用的，我問你？」

「我也不知道……」

「有一個女人剛剛跑來見我；她眼裏掛着眼淚，說她到處都找遍的了。我看這些小東西都是她的吧？」

「也許是的，讓她拿去好了。」

那人對於要跟他的非法的獲得的分別，並沒有表示懊喪的形跡。

「這並不是叫她『拿去』的事兒；你必得把它拿去送還她。」克里乞可夫用一種

嚴肅而帶友善的調子說，聲音裏面並沒有一點惡意。

「我會送回去的。」那人說。「當然，我會送回去的。那個女人爲什麼要傷心呢？我會送回去的。」

那人告訴費多爾，這細東西是他從什麼地方搶來的，並且陪他去到物主的家裏。當他們被招待進去的時候，那個紅軍兵士默默的把那細東西放回一張破爛的鐵牀架上，雙腳替換着踩了一回，傻頭傻腦的楞了一陣，這才一聲不響的走出門口去了。

費多爾又曾碰到一個同樣性質的事件。這回是一個紅軍兵士將頭套進了一部柳條的嬰孩車，就戴着這個奇怪的首飾招搖過市了。也許他是要它去做柴火的，又也許不過拿它去開個玩笑。後來他也毫無吝惜地拿去還了物主了。一部嬰孩車於他並沒有用處，但是他喜歡它的樣子好玩。曾經有許多次數，爲着這樣的事情引起嘩然的笑話來過。有時候，他們要抓住一個大塊頭的紅軍兵士，一個靴子上搭着寸把來厚的爛泥的蓬頭髮大屁股的傢伙——將他抓住了，網將起來，像個小天使一般，塞進一部嬰孩車裏

去。那人要發狂一般的掙扎，發出可怕的喊叫，使得過路人聽了吃驚。聲音越大越好玩；紅軍的弟兄們會得從四面八方跑攏來，大家相幫抓住他，綑起他，將他塞進嬰孩車，及至塞得緊緊了，他們就要把嬰孩車推上頂頂峻峭的小山上，然後讓它翻筋斗翻下山坡來。

那是真正好玩的，要是你高興的話！

在斯洛密金斯卡耶，搶掠來的物件大半都歸還它們的物主。村上人安靜下去了，訴苦的聲音不再聽見了。

夏伯陽召集指揮們來，命令他們把軍隊搜查一下。凡曾偷盜過東西的兵士都要被禁閉。所有的贓物都得聚集在一起，指定一個委員會來負責分配。凡是被害的村民都可以領回原物——就是說，如果他們是貧窮的村民的話。至於「布爾喬」人家，就不能拿到什麼；他們的財產要撥到軍隊裏來充「特別基金」。那是最最重要的，而且這筆「基金」非就地籌起來不可。紅軍兵士自願歸還所搶財物的，都可以免受拘捕。而且，所有的軍隊都得立刻集合在空場上，告訴他們說夏伯陽要「親自」來對他們說話。夏伯陽把

「親自」兩個字說得特別有力。

兩小時之後，彼脫加·以薩也夫來報告夏伯陽說紅軍兵士已在空場上等他去了。其他兩隊的司令有一個也已到那裏，他們就一同出發到空場上去。

費多爾從來沒有聽見過夏伯陽的演說。他對於煽動式的演說是再也聽不慣的了，並且立刻明白夏伯陽的那種說法是一個由工人組成的聽衆所不會贊成的。他的理路並不屬於他們所常用的那一種，他的樣子也要被人家笑的。但是在這裏，事情却完全兩樣，他的演說竟是極可驚人的成功了。他單刀直入的一下打到他的題目，並沒有浪費時間去做什麼開場白和解釋。他是叫他們來對他們講他關於搶劫的意見的，他就直截了當的講了。但是他的話東拉西扯，腦子裏偶然想到什麼，就都要歸入他的演說裏去，只要那是能夠提高一般效果的。他的演說絕對地缺乏整合和統一。簡直是一陣胡亂的瞎扯，但是一等到講完之後，無論裏面有着多少的缺點和粗糙，却會得造成一個非常有力的印象。而且還不僅是一個印象，不僅是一種輕飄飄的瞬息便過的東西，它還流露出一

種無可懷疑的力量，足以深刻地感動聽者，影響聽者的。他的演說澈底地浸透着誠摯，活力，純潔，和一種差不多孩子氣的身純。當你聽着他的時候，你就覺得這種不相貫氣的充滿着枝枝節節的演說並不包含一點做作或誇口的成分在裏面。這是一個心地光明的人的熱情的赤裸裸的傾吐，一個被損壞了職業尊嚴的抗議的戰士的申訴——活躍而使人信服的中訴，而同時也就是命令！

「我命令你們千萬不要搶劫。只有匪徒才搶劫。你們懂得嗎？」

這個命令被幾千的聽者拿要震聾耳朵的喝采和感激的叫喊——出於至誠的歡呼和感謝——接受了。這裏面含有難以形容的熱情。紅軍兵士們誠心地懇摯地保證他們自己，從今以後再不搶劫，有誰破壞這個保證的就當場將他槍斃。

可惜的是，他們並不知道這樣的保證是不可能維持的，戰爭時間的搶劫是不可能消滅的；然而他們相信他們說的話，而且無疑地，後來他們在前線是儘可能的不再搶劫了。

這裏是夏伯陽的演說的一些斷片：

「同志們！他用一種嘹亮的聲音說。『我是容忍不了現在這種事情的。從今後，不問誰在搶劫，被我逮住了，我就鎗斃他，我要親手鎗斃他！』」

於是他在空中搖着他的右手。

「要是我在搶劫給你們逮住了，你們就鎗斃我！不要顧惜你們的夏伯陽！我是你們的司令，但是只在當值的時候才是你們的司令。下了值，我就是你們的同志。什麼時候都可以來見我，半夜也可以，如果是必要的話，半夜以後也可以。你們要我的時候，儘管把我叫醒來。我是一逕跟你們在一起的——隨時都要跟你們談天，隨時都要吩咐你們做事。我要是在吃飯，你就坐下來分我的吃去。我要是在喝茶，你就來跟我喝茶。我就是這樣的一種司令！」

費多爾聽見這種孩子氣的亂話，心裏覺得有點尷尬。夏伯陽轉了一口氣，又繼續：

「我是過慣這種生活的，同志們。我沒有在任何學校裏念過書，可是我組織過十四

個隊伍，每一隊裏都當過司令。我又每一隊裏都維持着很好的秩序；弟兄們從不搶劫，從不到禮拜堂裏偷祭師的法衣……你是祭師嗎？你要穿上他的法衣嗎？你這婊子養的？你偷它來做什麼？」

夏伯陽向左右兩邊睨視了一週；他甚至向背後投了迅速的一瞥，彷彿要從這幾千灰色衣服的形象當中去查出他剛才所說的那個犯人來。

「自然，做祭師的是會說謊的，」他沉重地繼續說。「他原是靠說謊過活的呀——要是說實話，怎麼能是一個祭師呢？大齋*時不要吃肉，他說，但是他自己却吃燒鵝，還嚼骨頭哩。不要拿不屬於你的東西，他說，但是他自己能夠碰手的東西什麼都要偷。我們所以要遠遠避開祭師們，就是爲此。這個原是十分真確的，但也還是一樣，人家的信條用不着你們去管，那不是你們的事情。我這話對嗎，同志們？」

這是一個好的停頓。夏伯陽知道的，此所以他要把這問題放得這麼的乖巧。那些紅

軍兵士大部分是農民，現在給夏伯陽的演說點起了火，就騷然的喊嚷起來，作爲他們久久沈默的一個反動。

這正是夏伯陽在等待着的。現在，他覺得他已經博得聽衆的一致同情，以後就可以隨心所欲的繼續說下去，成功是拿穩的了。

「你們從別人家裏去偷出東西來，殊不知那些東西已經是你們的了。等到戰爭過去之後，一切東西不是你們的還是誰的呢？一切東西都屬於你們的了。假如我們從一個布爾喬人家去拿一百頭牛來，那就是一百個農民各人有一頭牛呀！或者拿一綑衣服來，也是要大家均分的呀。我這話對嗎？」

「對的……你這話對的。」一陣雷鳴一般的回答。

而頗泛起紅光了，眼睛閃出熱情的火了。紅軍兵士們喝着采，互相點着頭，肘膀子在隣人身上相堵着；他們眼裏的閃光對周圍所有的人表現出他們的同情，贊許和滿意。夏伯陽已經把握住這龐然而大的一堆人，能夠把他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灌進他們裏面去。

支配着他們現在已經結合成一個有力的心——羣衆的心——的那些心了。

「不要偷，」他用他的左手做了一個急驟的姿勢，嚷道，然後他因找不到確當的話來發表心裏的意思，停歇了一分鐘。「不要偷，却要把東西集成一堆，交給你們的司令去；你們從布爾喬人家拿來的東西，什麼都要交給他去。司令會得賣了它，把錢儲在軍隊的庫裏。以後你要是受傷了，你得一百個盧布；你要是被殺了，你的家屬得一百個盧布。這辦法你們以為怎麼樣？我這話對嗎？」

這以後的就簡直難以形容了。那是一大堆熱情的叫喊，簡直是瘋狂的謔語了。由於情緒的過旺，那些叫喊已經成了狂癩的號陶。

「現在，每一件東西都得還給他們去，」夏伯陽等聽衆平靜下去之後繼續道，「每一件東西，那怕是一片破布。我們要來檢一檢看，那些東西是必須要還的，那些東西可以放起來給我們自己用。這明白了嗎？我夏伯陽說話是有一句算一句的。你們服從我，我就是你們的同志；但如果你們破壞紀律，那你們等着看吧！」

他在一陣拍掌的雷聲和無窮盡的哈啦當中結束了他的演說。

夏伯陽剛剛從那代替講台用的箱子上下了來，一個紅軍兵士就立刻跳了上去。急忙解開他的大衣，他撩起他的短褂，從腰上抽下一條沈錫錫的富麗地鑲着銀子的哥薩克人的皮帶來。

「你們看，同志們，」他把那皮帶在頭頂上揮舞着嚷道。「我紮它有好幾個月了。我是從戰場上得來的——殺了他的主人，從他的屍體上拿下來的——現在我要交出它來了。我不要它！我拿它沒有用處。讓它歸入共同的基金去幫助別人吧。我們的英勇的司令夏伯陽同志萬歲！」

羣衆把熱烈的稱讚聲震動了空氣。

費多爾看見夏伯陽的演說已經造成多麼深刻的一個印象，心裏很高興，但覺得他對於那「一百頭牛」和均分一綑衣服的處置是弄錯了。他對於那軍隊的委員會也還不能十分放心；他們也許還需要指導。

「夏伯陽同志，」他朝過他說，「我想要跟這些紅軍的弟兄們認識認識，並且要把我們國裏的一般事態跟他們略略講一講。請你告訴他們一聲，說黨委克里乞可夫同志要跟他們說話。」

夏伯陽站在箱子上給大家宣布之後，費多爾就開始說明其他前線上的戰爭——對高察克，對鄧尼金，以及其他白軍領袖的。他略略觸及了國際的現勢，把經濟的狀況說得特詳。不時，他把夏伯陽說過的話引來作參攷，雖然並不公然駁斥他，但經他一番「解釋」之後，就使得夏伯陽話裏那些高調的成分廓清得差不多全無餘剩了。

費多爾之這樣取消了夏伯陽的提議，話是說得很鄭重的，他把夏伯陽對於我們的公產的意見着實稱贊了一番，但是給與一個補充，以為若是這樣說時，難免我們的敵人要當我們可以任意攫奪和均分別人的財產。那是夏伯陽同志和他自己一樣不贊成的吧，而且他相信當時在場的同志們也必十分了解這樁事。費多爾把夏伯陽曾經實際提議「均分」的那種觀念，給澈底地剷除了，取消了他說的一百頭牛分給一百個農民那

句話，是不能夠沒有一點解釋就讓它通過的。

夏伯陽過去跟無政府主義者的暫時結合，他的農民的出身，他的暴躁的勇氣，他的不耐煩於管理和紀律，都使他傾向於無政府和遊擊戰的方法。

開會完後，費多爾馬上去找愛齊可夫，想要和他商量，革命委員會是否應該立刻組織起來，或不如攔到明天去。但是愛齊可夫只給了他一些不相連貫的回答。避免了這問題的直接答覆，於是費多爾就決計照他自己的意思幹了。他立刻傳話給村民，叫他們聚齊在村議會的辦公廳，請了三個政治工作者來跟他會面，開出了一張問題，把產生革命委員會的全部責任承擔在自己身上，這樁事情是他在戰爭地帶裏面從來沒有機會可做的。村民來參加的非常之多，使得辦公廳不能全數容納。愛齊可夫聽見說一個革命委員會要不用他的幫忙產生出來了，他就急忙趕到辦公廳。起先，費多爾對於愛齊可夫的這種奇怪舉動簡直莫名其妙，後來方才發見他正打算要搜集關於費多爾的不活動，無效能，無骨氣等等的證據，以期黨裏把他撤回去，自己可以接他的任。他的本意是要瞞住

費多爾，自己來把革命委員會組織，然而他偏偏錯過機會了。

村民們現出有點不信任的樣子。那是無怪的。不過是昨天，哥薩克人剛把他們召集到同一地方來選舉他們的官長；今天又是紅軍成立革命委員會了，那末到明天，照他們猜想起來，哥薩克人也許仍要回來的。這叫他們怎麼辦呢？村民之中倘有人擔任重要的位置，也許要拿性命去抵償這種榮譽的呢？

沒有人自願在委員會工作。恐懼麻木了那些農民了。至於那些不怕的，或是懂得目前事情的複雜情形的，他們是早已離開鄉村到城市裏去了，或是到紅軍裏去入伍了。

那些治政工作者都被舉為行政部。他們討論過工作的程序，決定了什麼應該先辦，什麼可從緩辦。他們通過議決案：第一，籌款充開辦費用，先由現在在場的人隨力捐助，然後再向全村去募捐；第二，跟烏拉爾斯克確立接觸，希望可以從那邊得到必要的訓令，以及，如果可能的話，物質的援助。

費多爾說明了革命委員會的職務，並順便說明了蘇維埃權力的一般任務。他的聽

衆傾聽着他，同意他的話，贊成他所說的一切。蘇維埃權力是在村上建立了一面小小的紅旗，舉起在以前哥薩克人的議會的門口上。

晚上，斥候隊空着手回來。他們已到一切方面都去搜索、查勘、探問過，但是河裏正值春汛，想要用雪橇去達到烏拉爾斯克大道是不可能的。的確，在侵早的時候，地上仍舊還凍得很硬，草原上仍舊還有軟泥一般的雪蓋着；不過路是不堪走的，有些地方，本來雪橇可以平滑的溜過，却已被溫暖的三月氣候完全剝去了雪的被蓋了。因此，紅軍的進攻不得不耽擱起來以待後命。所有的指揮們都聚集在加爾朴夫家裏。夏伯陽發命令，到處都得放哨，把輜重隊調在一起，在現在的蘇維埃鄉村上維持起秩序來。俘虜們要由他親自審問。草原上逮到一個啓爾基茲人，由他鞫訊了很多時間，却終於沒有結果。消息傳來，說有些哥薩克的搶匪出現在一個離開斯洛密金斯卡耶數十佛斯脫的村莊希爾那耶。包爾卡附近，又說已差不多把那鄉村佔了去了。軍隊必須立刻派到那裏去——而這事，又得有一番討論。總之，斯洛密金斯卡耶的這些新主人們，是忙到不得開交了。

霧氣沉沉的黃昏已像一張黑暗的幕那麻落了下來。司令們因遠道的進兵，和一天戰爭的緊張，弄得精疲力竭，都已睡覺了。費多爾也已經入睡。但不久他就被夏伯陽叫醒，要他在一張佈告上簽字。他爬起來，依他的話簽了字，重新睡了回去，却又第二次被夏伯陽叫醒來，這一個驚人的人，是通夜的在工作，瞌睡也不打一個的。每次費多爾睜開眼睛，總看見他獨個人坐在一盞小小油燈的微弱的光裏。他總拱着兩隻肩膀，彎身在一幅地圖上。在他手裏，是同他在亞力山得洛夫·蓋用過的那支兩腳規。他是在測量，在筆記，一刻不停地測着記着。他這樣的一直要坐到鷄鳴，凝神壹志在他的地圖上，一面聽着那些司令們的強力的鼾聲。在門外，站着一個瞌睡的哨兵，雙手攔在他的來福鎗上；不時，他那一點一點的額頭要撞上他的刺刀的黑刀背。

他們留在斯洛密斯卡耶四天。於是，從弗隆齊那裏來了一個電報，命令那一旅人開到奧倫堡前線去。但因爲情形改變，這一道命令馬上就被收回了。那一旅人被遣到蒲

沮魯克區域。並且，弗隆齊還電召夏伯陽和克里乞可夫到沙馬拉去開會。

他們只化了四分鐘功夫作旅行的準備。兩個人都知道他們是決不會再回到斯洛密斯卡耶來的。他們把他們的打癆了的箱子拋進在那裏等候他們的三馬車中，就預備動身了。給他們挑選來的是最優秀最最烈性的馬匹。

阿弗爾加坐在前面的板凳上；他把馬韁繩攥得高高，裝着一種古怪的態度，要使你想起一個老太婆的嘴來——乾枯的，緊綁綁的。在門廊裏，站着波朴夫，乞可夫，伊利亞·退得金，以及夏伯陽的其他知友，都來給他送行的。

「趕快把我調開這裏吧，夏伯陽同志。」

「我一到那裏，就馬上來叫你們！」

三馬車伴着送別的喊聲走了。留在後邊的都帶着渴望的神情目送着它，不知那一個頭皮的傢伙發了一聲極喊——鞭子響的一摠——拋得高入雲霄的帽子——他們就消失到一渦飛舞的雪中去了……

草原，草原，紅的落日，白的毛茸茸的雪搖籃！

一陣歎息的微風飄過草原——一股寒冷的芳香的空氣飄在雪上，飄過白皚皚的茫茫的雪地，終於向年青的三月的天空的皎碧之中消失而去。

從斯洛密斯卡耶，他們走上到亞力山得洛夫·蓋的路，就是他們剛剛帶着隊伍從那裏來的。夏伯陽和費多爾都默不作聲。草原對於旅行人像是一個搖籃；它會得催他睡覺去。

他們一會兒就到塔洛夫加了。不過幾天之前，他們曾在這裏預備作戰，曾在這裏研完地圖，曾拿兩腳規的腿刺過它，曾在這裏開會劃策，要給哥薩克人一下打擊的！還有那天晚上，唱着歌，談着笑話，然後就在死一般的寂靜之中，聽見那些睡眠人的高聲健旺的打鼾了！

費多爾想起那帳火，想起那紅鬍子的農民，那高個兒鬚頭髮的孩子曾在這裏煨山薯，拿刺刀尖戳起它。他們現在在那裏呢？他們有沒有保全他們的生命呢？

他這樣一路冥想到亞力山洛夫·蓋，回憶着過去的事情，秤量着分析着他自己的行動。

他們在阿爾蓋耽擱的時間很短。他們吃了一點東西，休息了一個鐘頭，就又重新上路了。

這樣，一路上常常替換着馬匹，就一直到了沙馬拉了。

第七章 在路上

夏伯陽跟人家做起朋友來，是又快又容易的，但是他跟人家吵起架來，也同樣的容易。他有一種暴躁脾氣，只消有一點兒惹上他，他就要大光其火，要說出頂頂刻毒頂頂侮辱的話來，要呪要罵，什麼他都不賣賬。但是馬上他就會回復過來，會覺得懊悔。那時他會把吵架時的情節一一回憶，一一細想起來，會得把每一個節目在心裏秤量過，嘗試尋出真正的原因來，並且把真正的原因和當時偶然的瑣屑的衝動細細分別。於是，他的關於公平的意識會得逼迫他去跟他辱罵過的那個人講和，但只有當他有着這種傾向的時候，他才會得尊重那個人，會得重視他的意見。凡在這樣的場合，對於他的正當態度就是要大胆力勸他對於一切事情不要有成見。他對於這種勸告是容易接受的，有時會得把他的心絕對赤裸的拿出來。

論他的生性，他是吵鬧的，喧嘩的，而且很容易顯得非常嚴厲，以至於人們怕敢走到他面前去。人們心裏都隱隱懷着一種恐懼，怕他要叱責他們，而且，誰知道，就是打他們也未可知的。

對於陌生人和胆怯的人，這一個可能性也並不在例外。你越是現出驚嚇的樣子，夏伯陽越是要光火；他是忍耐不了胆怯的人的。偶然看見他的人，總當他是可怕的，但你若肯費點心，把他研究得仔細些，你馬上會發見他是一個單純的誠心的朋友。他的心對於外面吹來的極輕微的氣息也會得開張，也會得給以欣然的反應。觀察得再仔細些，你會得看見他的一陣脾氣發過之後，他的暴怒和嚴厲過去之後，就連一絲兒的毒心也不會留着——他的怒氣已經洩完了，就什麼都不賸了。當你和他談完一回話的時候，無論你對他表示同意與否，你總覺得他已經把問題搜索無餘了。夏伯陽無論是做事，是論事，都決不會半途而廢——他總是澈底的。他已經談過的話——那就是話的終點了！

他的頭老是昂昂然，傲傲然，他的聲名之所以震動草原，不是無因的。他自己也被他

自己的聲名所炫耀，並且以為他自己是個無敵的英雄；他是為成功所沉醉和眩惑了。

他的親信的部下都大聲的稱讚他，甚至當他面前誇耀他。他們都無節制地運用他們的想像，拿誇張的色彩塗上了真實，為他歌唱熱情的讚美歌，彷彿在他面前燒着香，不住的灌進他的耳朵，說他是無敵的。他極愛聽狡猾而含深意的讚美，甚至於愛聽諂媚，總是夷然自若的聽着，及至服過這樣一服強烈的藥劑之後，還要舔舔嘴巴，像是在舔一盆奶酪，甚至於還要拿自己的誇讚去補充那個諂媚者的話。但是他看不起那種沒頭沒腦的人，那種連諂媚也不懂得的卑鄙的趨奉者；他會得毫無猶豫地把他們一脚踢開，再不肯見他們的面。

他的性格裏面還有一種奇怪的特質；他會孩子氣地相信任何流布的謠言，那怕它顯然是毫無意識的。

例如，他會得相信煙草的分配量在沙馬拉是十磅，在前線則不到八分之一磅。他相信司令部裏日夜在不斷的喝酒，相信參謀部的人員都是白衛軍和奸細。

他相信軍火、靴鞋、麵包、來福槍、軍用品之類，都是爲了奸人的詭計故意留難不發的，並不是因爲什麼東西都短缺，因爲運輸不良，因爲橋樑斷折等等。

他相信鳥類是傳導傷寒病的——鳥類愈多，傷寒病症也愈盛。他相信（但有點兒曖昧）糖塔是田裏種出來的。他相信節用你的鞭就是損壞你的馬。

他因他的靈魂的簡單和純潔而相信的事情是沒有窮盡的呢！

有時候，他要待人以非禮。就拿旅長波朴夫來做例吧，他是正合你的願心的一個優秀的戰士；他不辭艱險的始終跟從夏伯陽，曾在許多次的攻擊裏英勇地作戰過，曾經受傷過，中彈過好幾次。總而言之，要是有人值得站在旅長地位的，那就是波朴夫了。

那末就有這樣的事會得發生：也許是波朴夫沒有及時聽調遣，沒有來得及趕去援救其他一旅人，並爲後來前進十個佛斯脫起見，曾經退却了五個佛斯脫。

那末就有人去向那輕易聽信人的師長進讒了：

「波朴夫是個懦夫。他臨陣脫逃，完全失掉頭腦了。他又拚命的喝酒，喝了整整一個

「那是一定的，我聽說。」

「好吧，這是會得過去的，我想……」

波朴夫抽緊他的皮帶，整整他的褲子，看看駁壳槍有沒有掛對地方，彷彿要去遊行一般將身子拂拭了清楚，這才走進去。

「日安，夏伯陽同志。」

夏伯陽不朝他看，不回答他的敬禮。他的眼睛燃着怒火，低垂着，藏在濃厚的睫毛底下。他撚着他的鬍子，悶聲不響了足足一分鐘。然後——像一個木塞從瓶口裏翻了出來——來了一個憤怒的質問：

「又喝酒了嗎？」

「不，我從不……」

「住嘴！你們放肆起來了，你們這班婊子養的……」

「夏伯陽同志，我……」

「不許開口！你得槍斃，你這流氓！你們這班傢伙都是一票貨色。居然跟他們一樣灌起酒來了。我問你，這到底是什麼意思？你們胆敢蒙蔽我夏伯陽嗎？」

波朴夫一聲不響。他知道夏伯陽等這麼喊嚷過一陣之後，他的怒氣就會消除，牢騷就會平靜的。等他安靜下去的時候，他就恢復原狀了。那時他就又會聽他的話，讓他辯駁那種譏諷他的無根謠言了。

波朴夫伺候着他的時間。及等他覺得夏伯陽已能聽他講理的時候，他就用着強硬爽直的話語替自己辯護起來。而夏伯陽對於謠言的信念一經動搖，也就會變得蠟一般的柔軟而容易搓揉。他看在波朴夫的眼裏，自覺慚愧地說道：

「你看，我……？」

「那一定，我是明白的。」

「你看，有人告訴我，說你臨陣脫逃……說你在喝酒……」

「我知道。」

「那末，我就相信了——這是誰都會相信的咯。倘使你自己居我的地位，也是要相信的……」

夏伯陽禁不住大笑起來，請波朴夫同他喝茶，拍拍他的肩膀，向他好言道歉，要他原諒他的魯莽。但是過了一兩天之後，跟這一模一樣的場面又要重演一次。夏伯陽又要讓他的心被不利於波朴夫的謠言所毒，要喊嚷，恫嚇，這才又陷進了懊悔之中，請求他的犧牲者的饒恕。

他的耳皮之軟，簡直同小孩子一般。他常常爲了這種毛病而吃苦，但始終是教訓不過來。

只有一樁事情是他堅執不肯相信的，就是他的敵人的力量。無論誰對他說敵軍的軍力沒有取勝和消滅的可能，他怎樣也不肯聽信。

「沒有那個敵人是吃得住我的，」他要驕傲而強硬地宣言。「我夏伯陽不知道怎樣叫做退却！我夏伯陽從來不會退却過。明天我們就要對敵人下總攻擊了！大家都得知

道這是我的命令！如果有人胆敢違抗我，抓他到我司令部裏來。我要教訓他怎樣對敵人去獻屁股！

夏伯陽對於他的技術本來就是一個老手。他對於他的一師人是纖毫都熟悉的！無論指揮和士兵。至於師裏的政治工作者，他就比較的不很認識，他實在是對於他們不大有興趣的。軍事活動應該擇取的地域，他都澈底地熟悉，事實上，一部分是他從兒童時代就已熟悉了，一部分是他向居民中間詢問來的，還有一部分是跟富有學識的人共同研究地圖而得。他有一具異常持久的記憶，一切事實都會牢牢釘住在那裏，備需要時隨時取用。

他對於當地的居民非常熟悉，特別是農民。城市對於他並沒有怎樣的興趣，但是鄉村他就從皮到骨都知道。他詳細知道那裏的居民是那一種農民，對於他們能有怎樣的期望，在怎樣的情形之下是他難以利用他們的。關於麥子、鞋子、衣服、糖、軍火、炸彈，以及廉價的烟草，倘使他所不知，那就是不值得知道的了。你決不能夠拿關於這些東西的問

題去窘他，或是乘其不備的難倒他。

政治的題目，特別是關於他那師範圍以外的問題，他都覺得冷淡。他本來就不懂得，也不願得到什麼啓發。而且，有很多他簡直就不相信。

例如，他以爲工人運動的國際性質是無稽之談；他不能相信它，不能理會它真會以這麼組織完密的形式而存在。倘使你試拿事實和報紙上的報告，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去替他證明，他只給你一個有意味的微笑。

「怎麼，報紙是我們自己寫的呀，這都是造出來的，不過給戰士們添些勇氣吧了。」
「瞎說，你就看看——這些人和城市的名字，這些事件的日期和精密的數目字。這都是無可置辯的事實。」

「好吧，不過數目字算得什麼呢！我自己也會造些數目字出來的，如果需要的話！」
他對於政治的蔑視起先似乎是不可動搖的，什麼辯論他都不肯聽，只回答你一個冷笑。但到後來，經過跟克里乞可夫屢次長時間的談話之後，他對於這個問題也跟對於

其他許多問題一樣的改變態度了。

不過，他仍舊還以為是為抵制無政府主義者起見的一種時間和精力的愚蠢的浪費。

「就對無政府主義者放鬆點吧，他們是不能為害的。」他常慣說。

他對於××主義的學理並沒有什麼觀念，雖則他已做了一年以上的黨員。他從來沒有讀過××主義者的綱領，也從不想去研究它，對於所有嚴重的政治問題他都渺渺茫茫的一點不能把握。

他對於所謂「司令部」——這是他對於凡是給他命令、指導，以及供給他以部隊、軍火、軍需的一切地方隨便亂用的一個名稱——的態度是不信任的，而這態度他一直維持到底，只不過略微有點變動而已。他心裏絕對的相信，「司令部」裏只有沙皇的軍官們在那裏蟠踞着，他們「左右都要出賣我們」的，又說在像他自己這種人的領導之下，「民衆」決然不肯受愚，決然要違反「司令部」的命令幹去，這才有許多場合可以

把局面挽救過來。這種對於中央命令的不信任是在他性情裏面根深柢固了的，而他對於軍官們的憎惡，也屬無法可辦；只有極難得的幾個機會，才有些極低級的軍官能得到他那師裏去服務。然而也有幾個軍官——雖然數目很少——是曾在戰場得他稱讚過的。他記着他們，看重他們，却始終不十分信任他們。

他不大措意知識分子。他不贊成他們的做品：嘴裏喋喋不休的談着什麼什麼的重，却從來做不出一樁具體的值得注意的事來；他自己呢，他是向來喜歡馬上行動的，而且又是個能手。在他心目中，知識分子真能辦事的是難得的例外。爲了他對於舊軍官和知識分子的這種態度，夏伯陽一向都要提拔他自己那一種類的人；第一，因爲他們不是專會說話而是能夠行動的，因而他可以信賴他們；第二，因爲他跟這種人在一起心裏覺得舒服些。最後，因爲他常常說：

「我們得把工人和農民們立刻訓練起來了，而他們是只有在行動裏才能訓練的。比如說吧，我命令其中的一個來做參謀長。那蠢貨不肯做，不明白我叫他做是爲他自己

的好呀。我硬要他做，要照我自己的辦法。一個禮拜的模樣，他簡直是沒頭沒腦的，後來他就開始工作了，而且工作得很好，比那些舊日的軍官還要好。」

這就是他的主見——要提拔他自己那一種類的人。而也因為這個，他那一具機器才能夠指揮如意。在他師裏佔據一切位置的人，都不但虔誠於他們的師長，並且對他具有一種真正的尊敬。

克里乞可夫很快就觀察到夏伯陽所有的特點，並且懂得他的心理了。因此他拿定了一個主見，以為自己最最要緊的就是要先在夏伯陽眼中造起一種威信來，然後再嘗試去控制他，支配他，再嘗試把他引上有意識的鬥爭的路——以代替那種盲目的本能的英雄主義，無論它是怎樣的有聲有色，怎樣的燦爛奪目。

可是怎樣才能贏得威信呢？克里乞可夫決定非對夏伯陽從事於「精神的降服」不可。他必須在他身上喚起對於知識、教育、科學較闊的眼界——在戰爭範圍以外的東西——的渴望來。

費多爾知道在這知識的分野，他是可以必操勝算的。只要他能夠喚起夏伯陽的興趣來，他就會得逐漸地將他從他那種無政府主義和不連貫的思想裏引過來，引到其他的事物和思想上去。費多爾堅執相信他自己的力量 and 能耐。

夏伯陽是個出奇的人物，是昂然傑出於衆人之上的人物——那是真確的；要他去支配他，其困難有如要收服草原上的一匹野馬——困難的，却並不是不可能。不過這到底是否值得，費多爾突然問起他自己來了。要是丟開這個美麗的，原始的，活生生的人物，隨他去聽命運的支配，不去碰他，是不是更賢明的辦法呢？夏伯陽像一顆寶石一般閃發虹色的光燄，讓他去誇口，稱功，做他的好漢吧！

一時之間，克里乞可夫覺得自己被這觀念所誘惑，但是馬上他就認識這是徒然的細微的了。現在正在進行中的偉大的鬥爭，是不能容納這種瑣屑觀念的。

夏伯陽現在像是一隻戴冠的鷹；他的心跳了，他的血燃點着了，他的一切衝動都是熱烈而奇異的，他的意志是不可克服的，但是——他是在摸索，他不知道他往那裏走，他

看不出來。

於是費多爾決意要啓發他，至少一點兒，要幫助他走上正當的路。即使他的嘗試失敗了，那也不要緊。無論如何，他總不會把事情反而弄壞的。

如果他成功了呢，那是多麼光榮的一種業績！革命是迫切需要着夏伯陽這種人的。

他們一經離開了亞力山得洛夫蓋，所有關於斯洛密金斯卡耶的記憶，新近的戰爭和過去幾天內的事，就都退入背景裏去了。一種新的事情正在展出，一種模糊的巨大事件現在正催促他們到沙馬拉去。他們對於高察克前線威脅着我們的極端危險還沒有精確的觀念，還不知道我們在烏發附近的戰敗是多麼嚴重的。但是他們心裏明白，他們這麼緊迫的被召到那裏去，必定是爲着什麼極頂重要的事情；分明，一場冒險正在預備着，他們要在裏面演着一個負責的角色。

「你想了出了什麼事了？」克里乞可夫問。

「在沙馬拉嗎？」

「是的。」

「要調我們到別處去吧。一定是別處什麼地方要我們。」夏伯陽有把握的說。

但是他們兩個人都說不定是什麼事，而且也都不願意空猜。談話斷掉了。每一個人都耽溺在他自己的思想裏面。

他們達到路上的第一個村落，在蘇維埃前面歇下來。農民們一聽到夏伯陽來了的消息，就都蜂擁進屋子，挨挨擠擠的急於要見這位著名的英雄一面。整個村莊都感動起來了，街道上滿是匆匆忙忙跑着的人。圍在門口的是一羣女人和孩子，甚至於還有白頭髮的老頭兒。大家都把夏伯陽當做一個老朋友一般跟他招呼，有許多人竟喊起他的第一個名字來。原來在這裏，也跟在沙馬拉的周圍，有幾個人是他的同袍，是曾在一九一八年跟他並排打過仗的。他們的面孔皺起了微笑，他們的眼睛閃出了快樂。有的站在那裏熱心注視夏伯陽，彷彿要把這位英勇的司令的影像永遠印入他們的記憶。有些女人的

面上表現着可笑的惶惑；分明她們並不曉得是怎麼回事，不明白人家爲什麼這麼好奇地注視着他；當初她們看見大家都往蘇維埃跑，也就跟着來了。小孩子們制住他們習慣的喊嚷，靜靜的站在那裏等着什麼事出來。全羣人都在緊張的期待狀態中；他們希望聽夏伯陽說話。有些偶然聽到他一句話的，就將它傳給別人。從隣人到隣人，他的話飛傳過去，被歪曲了，不可解了，但是仍舊從口到口的被傳遞着。

「你該對他們說幾句話呀，司合同志，」蘇維埃的主席對夏伯陽說：「這裏的人是喜歡聽好演說的。」

「叫我說什麼呢？」夏伯陽微笑着問。

「嗯，就說說人們現在過的生活吧……你想想看吧……」

夏伯陽對於這個請求用不着催促。他已經看出那些農民們的熱心和好奇心，很願意對他們演說了。

在搭配馬匹的當兒，他就對農民演說起來。所說的題目是指不出來的，他重重疊疊

的說了一些關於革命的通套話，說到當時威脅着的危險，說到飢荒。但是，他的話很感動人。是夏伯陽親自對他們演說哩——那是最重要的。大家都豎起耳朵聽着他，直聽到他那一篇彎彎曲曲拖泥帶水的演說的終了，等他停了嘴，大家就都搖起頭來表示欣賞，彼此切切議論起來：

「唉，對的對的。」

「自然對的咯。」

「真是人才哩！」

「你說得好，我們感謝你，兄弟，誠心的感謝你！」

在他經過的所有村莊村落裏，大家無不知道夏伯陽；人們快樂地尊敬地歡迎他，有些地方甚至還拿酒宴款待他。村上所有的居民都要蜂擁出來對他敬禮，站着呆看他。男人們跑上前去跟他談話，女人們歎息着，切切私語着，孩子們跟在他雪橇後邊跑，嚷着，喝着。不時，他要對人家演說演說，總是十包九穩成功的。演說的本身並沒有什麼了不起，

他所以取勝，就全靠他的字和威信他的名字是附着一種魔力的；這是他那無甚意義或甚至於空虛的演說必有偉大英勇的行爲爲其後盾的一個保證。

人類對於知名人物，即使是偶然的或有時愚蠢的談吐，總比一個無名的不顯著的「庸常」人的雖是真有見地的議論也認爲比較重要的，這正是人類的特徵。

在他們旅途中的一個階段，夏伯陽和克里乞可夫開始談起他們個人的事情來；他們談到他們的故鄉，談到他們所生長的環境，談到他們以前所過的生活——簡單一句話，談到無窮無盡的題目。費多爾講起他自己生身的那個灰褐色的勞動階級的城市，講起他的第一個生活印象，講起他怎樣初次認識人生是一場艱苦的鬥爭。然後，他又談到一直到革命爲止的他所過的流浪生活。及到他述完他的一篇略傳，夏伯陽也就自願把他一生的歷史告訴費多爾。在前去的第一個村莊，他們休息下來的時候，費多爾恐怕要忘記，就將他所說的話統統筆記下來。

夏伯陽的生平事蹟

這是夏伯陽親口告訴我的（克里乞可夫寫道）究竟真確到如何程度，我不知道。我不能不說，關於其中有幾點地方，我是懷疑的。例如，拿他自述的出身來說，他大概是因為愛裝體面，所以不免言過其實吧。他必定已經把幻想織進他的故事裏去了，但是這裏我要照他親口所說的記下來。我為什麼不該這樣呢？倘使有誰要想查考真確的事實，他就只消到我這裏提起的那些地方去走走，就會找到夏伯陽的朋友和親戚，他們一定可以告訴他許多關於這位著名的草原司令的身世和鬥爭的。

「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嗎？」夏伯陽今天當我們同坐在雪橇上的時候問我。他說話時，眼裏有一種神祕的閃動。「我的母親是卡善州長的女兒，我的父親是一個吉普西的戲子。」

我想他一定是在跟我開玩笑，但是我並沒有發出他分明在期待着的驚呼，於是他繼續下去：

「這是難以相信的，我知道。然而這是真實的，是的，的確的真實。他，我那吉普西的父親，引誘上我的母親，等她懷了孕，又拋棄她了。他不顧她的死活丟開了她。叫她怎麼辦呢？她到處找地方安身，末了到她的守寡母親那裏去。我的『祖父』那州長，是已經不在人世的。母親生下我，也就死了。誰都不要我，我像一頭野種的小狗一般受人輕忽和蔑視。末了，他們就決計把我送掉。他們跟看門人商量好，他有一個結過婚的兄弟住在鄉下，我就被贈送給這個兄弟去，彷彿我是一個玩具，或是像那樣的一件東西。在鄉下，我同別的鄉下孩子在一塊兒長大。我的寄父有他自己的一个家庭，而且又是一個大家庭。我們大家一起打罵起來的時候，我們就吵鬧得天翻地覆。關於我的兒童時代，我已經不大記得，也許是因為沒有多大可記的東西。我九歲模樣，就被送出去替陌生人工作，自謀生計，從此以後，我一逕都流浪在陌生人當中。我的第一樁工作是牧豬；他們不敢馬上就把大牲口交托給我。等到我已得到牧豬的妙訣，我才升上去牧牛，後來我加入了一個木匠的組合，跟着他們學手藝。

「我跟他們工作了一些時，他們無論什麼時候出去做零工，我都跟着他們跑。後來我又去給一個商人工作，替他看櫃台。他們教我做買賣，偷東西，可是一點兒沒有結果——欺騙的事是不合我脾胃的。一個商人就專靠欺騙爲生，倘使他停止欺騙，他就完結了。我一經懂得這個道理，我也就馬上撒手。這樣的事情我再也不忍受不住，所以我就丟開了。現在，我仍舊是商人們的仇敵，這就因爲我是澈底而又澈底的知道那班鬼東西的緣故。在這一方面，我是一個比列甯自己還要好的社會主義者，我是裏裏外外橫橫直直知道商人們的手段的，所以主張他們所有的一切都得剝奪過來。得把他們的毛利到皮爲止，那是對待他們的唯一方法！」

「因此我就永遠丟開生意了，以後我不知道怎樣處置我自己，因爲我是一個孤兒，舉目無親的。那時我年紀已過十六歲，我想了又想，最後才決計到伏爾加河上去，從城裏跑到鄉下，從鄉下跑到城裏，去看人們怎樣生活，看他們在那裏做什麼——去親自領略生活。」

「我買了一具手風琴，我有一個女孩子叫奈絲底亞。」來吧，奈絲底亞。」我說，「我們到伏爾加河上去吧。我來唱，來拉手風琴，你來跳舞。我們這樣子就可以見到伏爾加河，可以遊歷到河岸上的每一個城市！」我們就照這麼辦了。我們有時在一個城市裏耽了好久，如果是天氣冷的話；有時碰到肚裏餓，我們也隨時去給人家工作——不是真正勞苦的工作，不過在冬天的時候這裏那裏幫這麼一手吧了。但至四月到來，什麼都回了陽，變了綠色，伏爾加河裏的冰也解了，那時我們就再不怕飢餓，又到河岸上蹣跚去了。我拉着我的手風琴，百靈鳥在天空歌唱，奈絲底亞跟我在一起。我這一輩子都忘記不了伏爾加在春天是多麼美麗的！」

夏伯陽變了他的頭，他的聲音變成悲哀了。

「四月裏的太陽是有力的，地面在它的光線底下發出蒸氣來。我不應該不保護我的愛人兒不讓太陽去晒，但是我們都有一股愚勇。後來她竟像一片綠葉一般凋萎了。於是拋下我獨個人跟我的手風琴，我就把我的小小舞人葬在河岸上。這以後，我把我的風

琴賣給一個吉普西人，獨自個在外流浪。但生活是不肯讓人們逍遙自在的。那時我已到了當兵的年齡，就在沙皇的軍隊裏當了一名兵士，而正在我當兵的時候，戰爭爆發了。從那個時候起，我就一逕沒有離開過武器。這就叫做生活！

「你曾經結過婚嗎？」我問夏伯陽。「我記得你有一次提起過你的孩子。」

「哦，是的，那是在戰爭以前了。的確我是結婚過的，不過結婚的期間並不久。當德國的戰爭起來時，我是在第一批裏被派出去的。有一次我請假回來，我聽見了一些關於我的妻的醜謠言。我對她講：『你坦白告訴我，』我說：『事情到底是怎麼樣的？』」

「『謠言是不能信的，佛雪亞，』她說：『這不過是撥謗人吧了。』」

「但是我終究不能相信她。很快的，我就查明她實實在在丟過我的臉。『好吧，』我就對她說：『你這下流的綠蛇，我是愛過你的，現在你既然做了娼婦，就給我滾開這裏，不要讓我再見你的面！孩子們！我是要的！』我的心在我裏面燒着我！足足兩年沒有看見她。而在這期間，我對於別的女人是連碰都沒有碰過一下。我是等着可以回到她那裏去，特

地爲她守身的。那知道等我回到她那裏去，她又正在玩弄別的男人呢！

「我又回到前方。悲傷和惱怒把我送到砲火最密的地方去。讓我就此完了吧，我想，我已經是沒有什麼值得活的了。所有四種聖佐治十字獎章我都得到過，升到中士的階級，後來又升到上士。所有的子彈都算饒過我的命。並不是我從來沒有中過彈——我是中過不止一次的，但是從來不嚴重。我知道怎樣戰爭，那是事實，但我不識字，那是我的一重障礙，我深以自己的愚昧爲恥。很妬忌旁人；旁人在我四周圍讀書，寫信，我可是一樣都不會。有一次一個下級軍官叫我『朦朧鬼』，我就回他的嘴，給他一陣可怕的喊嚷，因爲我受到這般看待，是發了狂了。爲了這事，我重新降到士兵階級，所有的袖章都被剝了去。可是從此以後，我就竭力的學起讀書寫字來。」

「戰爭一天天的拖下去，後來革命突然起來了。那時我被差到沙拉托夫去加入一支警衛軍。」

「這是見什麼鬼的一回事呵？」我心裏想。「這麼紛紛揚揚的談着這多聰明話，人家好像都懂得他們在說什麼，懂得他們在做一種什麼運動。只有我一個人什麼都不懂的。我也許不如去加入什麼黨吧。」我請教了一個懂事人——他把我送進了 *Society*。但我馬上就覺得厭倦他們了。然後我轉到社會主義革命黨，他們好像有點合我的脾胃。我跟了他們一些時，也參加他們的開會。後來我又聽進無政府主義者的話了。他們簡直是照我的心意組織的，我想。他們沒有一點兒的固執，每一個人都可以隨他自己的意思做事。

「克倫斯基那時正在組織一個塞爾維亞人志願軍的分隊。我被任爲分隊長，我就立刻帶領部下向克倫斯基倒戈了。於是我又降了級，被派到普加采夫做團長。但是你總知道那些日子的事情是變得多快的。我一到了普加采夫，就發見他們已有了他們自己

的 Sovmarkom，裏面的主席是個頭腦向着正當路上的人物。我立刻傾心於他，他也立刻覺得我合意。我聽他說話的時候，心裏就會起了要學習的意思。而我之能夠懂得一點事情，也全靠他教導我，他解釋給我聽的。自從那個時候起，我的思想就漸漸不同起來了。

「我拋棄了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變成了一個布爾希維克，並且開始讀起別種書來，因為我是極愛讀書的。當戰爭期中，在我已經學會讀書之後，我就躺在戰壕裏，整天的讀。弟兄們常慣要笑我。他們說我讀這麼多的書，是要進教育委員會去的。但在我看來，這並沒有什麼可笑。我在書裏讀到卻爾金會長，讀到斯敦加·拉句，讀到愛默爾陽·普加采夫，讀到愛爾馬克·鐵木費也維基。我得到一本關於漢尼巴的書，我讀到過意大利的加里波的，並且讀到過拿破崙。你看，我就喜歡那種善戰的人物，以及到必要時不惜自己性命的那種人物。這樣的人我統統都知道……但是別的書我也讀。我曾聽說屠格涅夫

是個大作家，可是我找不到他的著作。我又讀過果戈理，統統我都記得，他的乞乞金和其餘的人。倘使我受過較好的教育，我的腦子會得運用得更好。可是現在，我仍舊不過是個愚昧無知的人。我一向是愚昧的，始終是愚昧的……

「不，我不曾有時間學習呀。我在普加采夫的時候，我一逕都得戒備着哥薩克人。他們是隨時都會憑空鑽出來打你的。或又得籌辦軍糧和軍備。或又有什麼地方發生兵變，那就當然又要差我去平定。『夏伯陽在那裏？』『在這裏，』我就回答。『你去。』就只這一句話。我用不着什麼訓令。我知道我該怎麼辦的。」

這就是夏伯陽直到十月革命為止的生平事蹟。我不敢保證句句是真實。他偶爾喜歡誇幾句口，那是不能否認的，又或者因為他喜歡描寫得有聲有色，所以添上了一些事情，換上了一些事情，但也只有少數幾個細小的節目。*

* 是指乞乞可夫，死魂靈中的人物。——原註。

* 關於他是一個州長的後代一層，大概總是捏造的。很少人相信他這話的真實。——原註。

通體看起來，這是十分平凡的一篇傳記，並沒有什麼真正奇特的事蹟。但是你倘使仔細觀察一下，你就會看出這裏面所有的事蹟，所有夏伯陽私生活裏的苦楚和磨練，都是足以逼出他的不滿和抗議來的。

關於夏伯陽在十月革命以後的生活，各方面的報告互相衝突；因為這一時期間的事蹟非常迅速而活躍，以至於無法可以記錄。他像一陣旋風似的掃過草原。哥薩克人一聽見他的名字就發抖，他們避免了和他接觸。他的未嘗或失的成功，勝利，和冒險的襲擊，已把驚惶打進敵人心裏了。

到沙馬拉的旅程費了四天。他們經過了許多村落，大的小的，而夏伯陽的名字都像有電觸一般的效果。到處地方，他都帶着同是那種無可比擬的自信的神氣。有一次他們進了一個村莊，已經夜深了，沒有人在那裏指引到蘇維埃去的路。他們本可以到一家人家去敲門問訊的，可是他們懶得爬下雪橇去冒冷，因而將車趕到市場上的禮拜堂，以爲

蘇維埃應當就在附近。

來了，他們看見了一個過路人。

「同志，蘇維埃在那裏？」

「那裏，在山谷的那一邊，」那人向他們所走的路的反對方向指了指。

他們得向回頭路上走去。走到了一所大建築，像似一個頹敗無主的倉房。這裏已是山谷的那一邊，是個離開鄉村很遠的荒涼地點，呈着一種無人過問的景況。他們在門上，砰砰的敲了又敲，許久才有一個聾耳朵的龍鍾老頭兒出現在門檻上。

「你們要什麼，小伙子？」他問。

「今晚這裏是誰當值的？」夏伯陽怒氣沖沖的問。

「這裏沒有人，都回家去了。他們是白天才來的。」

「馬上去叫主席來！」

費多爾碰到這種場合，從來不對夏伯陽的固執和嚴厲的態度表示抗議。在那些日

子客氣是沒有用處的。如果你顯出了虛弱，你馬上就會得到輕侮的待遇，被人丟開去遺忘了。那是宜於厲害的時代，你倘使要得到你所欲得的東西，而不至於浪費說話，你就不得不使你的態度去適應時代。

主席已去叫了他；一聽見送信人說是「夏伯陽自己」叫他去，就差不多把魂靈嚇出了竅。他把帽子拿在手裏，走近夏伯陽，低低的鞠了躬。

「這是什麼一種蘇維埃呀？」夏伯陽厲聲對他說：「這不像是蘇維埃，倒像是一個豬欄哩！你到底見什麼鬼選擇到這村外來的村中心爲什麼不能挑個地方呢，我問你！」

「別的地方民衆都不肯讓我們用，」主席怯生生的說。

「什麼民衆富農吧，也許是他們並不是民衆。你們自己不中用，對付不了他們，我看是！」

「我要……」

「沒有什麼要的！」夏伯陽截斷他的話，喊道：「你得幹，不能光是『要』。你們是授

過權力的，這個不能忘記呀。你得把蘇維埃搬到村中心來，不能遲過明天。要挑最好的房子，就說這是夏伯陽的意志。你懂得嗎？」

「是。」那人迷亂地回答。

「我打沙馬拉回來要到這裏來看的，要是看見蘇維埃仍舊在這個洞裏……」

那個既不能說話也不能幹事的主席，分明是個傀儡，當時他手忙腳亂了一陣，說要替他們去找馬來替換。費多爾和夏伯陽不肯在「這種鄉村」裏過夜，就連夜向前進發了。

他們到了沙馬拉，給弗隆齊報了到。晚上，弗隆齊邀請費多爾和夏伯陽到他房間裏，說要把當時正要開始的工作跟他們澈底商量一下。他們到時，弗隆齊對他們說明前方的情形，竭力主張堅決行動的必要，並說到軍隊裏需要怎樣一個司令。夏伯陽有事離開幾分鐘，當他走出房去的時候，弗隆齊對費多爾說：

「局面很嚴重呢，克里乞可夫同志。我想要任命夏伯陽做司長。你的意見怎麼樣？我自己不大曉得他，而關於他又有各種各樣的謠言，你總知道的。他的作戰工夫究竟怎麼樣？你是跟他共過短時間的事的。」

費多爾說了心裏要想說的話——說他對於他的觀感很好，但可惜他在政治上還未成熟。

「我也是這個意見，」弗隆齊說。「他的確不是一個平常人。他也許是可以大用的，但是他仍舊遊擊戰士的成分居多。你盡心竭力的對付他吧。千萬不要管他的暴躁脾氣；暴躁的人是可以馴服的。」

費多爾略略對弗隆齊說明他自己在這方面已經着手做的事。他有把握可以獲得夏伯陽的信心和善意，並以爲在將來可以和他結成較親密的關係。

在這當口，夏伯陽又進房來了。在一段短的談話之後，弗隆齊就把任命他做司長的話告訴他。他命令他立即出發到烏拉爾斯克，在那裏等候後命，因爲關於最近要進行的

工作的一般計劃還沒有完全決定。

兩小時之後，夏伯陽和費多爾就動身離開沙馬拉。夏伯陽向弗隆齊請假到他的故鄉維亞左夫加去一趟，弗隆齊准了他。

「你家裏人住在維亞左夫加嗎？」費多爾問。

「都住在那裏。有我的寄父母——兩個都在的。我的兩個男孩子和一個小女孩子寄養在一個寡婦家裏；她自己也有兩個孩子，大家都住在一起。」

「你跟這個寡婦很熟嗎？」

「是的，熟得很。」夏伯陽帶着一個狡猾的微笑說。「我有一個朋友不多時以前死了；他移交這個女人給我……」

他們在維亞左夫加受了盛大的歡迎。蘇維埃的主席立刻召集了一個歡迎會。夏伯陽來了幾次「演說」。晚上，在取名為夏伯陽的民衆院裏演了一場戲。演員都是農民充當的，演得實在不堪，可是顯示了巨大的魄力和善意。他們分明都熱望着博得夏伯陽一

聲讚美。

他們在那裏過了一晚，第二天早晨就動身到烏拉爾斯克去了。

費多爾覺得夏伯陽對於孩子們並不顯出多大的感情，就向他提出來問。

「我是不大管他們的，」他答道。「自從我的家庭破裂之後，我就什麼東西都從不關切，孩子們對於我差不多是客人一般了。」

「你打算怎樣教育他們呢？」

「我不知道我能夠怎樣教育他們。我沒有工夫。我不知道他們在這裏是怎樣照管着的，甚至連過問也不耐煩去過問。我從我的餉銀裏撥一部分錢給他們，就不管他們的眼了。」

「錢不是一切呀。」

「我知道不是一切。而且我連十一月十二月的餉都沒有領到，現在已經是三月半了。我們的餉就是這麼的！」

「那太糟了。」

「我們是誰都有喪失的，克里乞可夫同志，每一個人都有喪失的，」夏伯陽急切地說。「那是沒有法子；革命就是這麼一回事。有的喪失財產，有的喪失家庭，又有的喪失他所有的教育的成果。我們呢，誰知道，也許還要喪失我們的性命。」

「是的，」費多爾沈思地回答，「也許我們要喪失我們的性命……說也奇怪，這個戰爭會得拖到這麼久，好像是沒有窮盡的哩。」

「這種事情我沒有這許多氣力去想它，」夏伯陽擺擺他的手說。「戰爭的結局去猜它做什麼呢！有的時候，我是落到似乎再難逃遁的境地了，然而還是活着跑出來。將來的事情是想不到的。一九一八年的有一天，我記得一直跑進一個已經落在捷克人手裏的鄉村裏去過。我還以為那個鄉村是幫我們這邊的哩。我們將車趕進村的時候，我們突然看見四面都是捷克人呀！「巴巴也夫」（那是趕車人的名字）我說，「你儘快的帶轉車。」那時我是帶着一支機關槍的。「你一邊轉車，我一邊開槍，」我說。「要是你轉得

快，我們就可以逃命；要不，我們就完結。」他開始轉起車來，我也放起槍來。他在轉的時候，我一逕不住的放，及等轉過頭來，我們就用極速度的一個箭頭跑了。有十五個左右的騎兵追在我們背後。我把臉朝着他們，可是給灰塵擋住，什麼也看不出。我聽見他們從馬鞍上開槍，我繼續向灰塵最密的地方瞄準。我不停的放，一直到彈藥放完爲止……現在你想想看，當時要是有一個胎輪炸壞了，就怎麼樣？那些捷克人是本來懸賞要我的頭的。「拿夏伯陽的頭給我們，」他們說，「我們給你金子。」我的部下看見這樣的布告，大笑了那些捷克人一陣。有一次他們寫在一張紙上：

「『到我們的斯敦加·拉軍隊裏來吧，我們就什麼報酬都不要，把它給了你們。』」於是他們捲起那張紙來，捧進一只信封裏，封好了，叫村上的一個小孩子去送給捷克人去。像這樣的冒險和遇到的怪事，我是數不清楚的。」

「然而你現在這裏，還是一樣安全健好呀，」費多爾說。「我不知道你是靠着什麼能保安全的。全是偶然的嗎，還是靠你自己的機謀？我想有許多次數，你的性命是危險到

間不容髮的吧。」

「可不是嗎！」夏伯陽馬上回答道，「許許多多的次數呢。我自己也不懂，我為什麼到現在還能活着。我的性命一定是有了魔術的。有時候，一個人是第一次去打仗吃了第一個子彈就死的。」

「那末，費多爾說，「你以為是什麼道理呢？是偶然的呢？還是有別的緣故呢？」

「這個麼，當然不是完全偶然的。你肩膀上長着個腦袋總好些。有時候只差一分鐘就會要你的死命，——不單是你，旁的許許多多人也是一樣的。有一次，我記得我們在一個鄉村上大家已睡覺的時候受包圍了我呢，是跟旁人離開一段路的。我跳了起來——我除開一條褲子之外一無所有——就喊起了：哈啦！哈啦！我們沒有軍器，什麼都沒有，可是弟兄們有清頭，大家向敵人猛撲，拿過他們的來福鎗來。那一次，我們不但奪回了我們的俘虜，並且還獲得敵人的俘虜……是的，你總得要有機謀，有急智；戰爭的時候你沒有它是不能成的呢，克里乞可夫同志。」

「而且沒有人是願意死的呀！」克里乞可夫用一種玩笑的調子說。

「這也要看起來說，」夏伯陽嚴肅地回答。「你當是所有的人都寶貴他們的生命嗎？那不一定，我老實告訴你。就拿我做例吧。當我從前做小兵的時候，想起了我也許要被殺，是從來不覺得怎麼懊惱的。是活是死，對於我完全是一樣。我對於任何都有什麼用處呢——像我這樣一顆虱子許許多多像我這樣的人會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的。我並不重視我自己的生命。我會得從壕溝裏跳出來，開始喊着嚷着，或是一塊山頭上去蹦蹦跳跳，讓敵人明明白白的看見我。就是關於死的思想，我也是從來不會有的。後來慢慢慢慢的，我覺得人家看得起我了，我也漸漸有起人類的感情來。你總已經見到克里乞可夫同志，一個人爬得越高，他就越要愛惜他自己的生命。我可以坦白的告訴你，現在我不是不把自己看做一種下等的可鄙的東西了，把他看做是一個真正的人類，並且願意照着合於人類的生活真正的生活着了。並不是我已經變成一個懦夫，但是我已比從前會得多想一點。我已不像從前那麼到戰壕前面去跳舞冒險，也不存心要把自己的生命去

丟掉了。

「作戰呢？」

「作戰麼？」夏伯陽熱烈地回答，「我可以對你起誓；我決不是一個懦夫。我一經作戰來，就一切別的思想都離開我的頭腦了。可是你心裏以為怎麼樣？」

「我不過是問問……」

「你不過是問問……大概司令部裏有人說我什麼吧？」

費多爾不明白夏伯陽的用意。

「所有那些將校們，」夏伯陽聲音裏帶着掩蓋不了的惱怒說。「我都知道他們的。」

「老實告訴你，我跟那一個『將校』都沒有說過你的什麼話。」克里乞可夫用安慰的語氣說。「你想我為什麼要說呢！」

「他們一向都在嚼舌頭的……」

「他們不大喜歡你嗎？」克里乞可夫問。

「他們恨我呢，」夏伯陽慢慢地有力地說。「我給過許多信跟電報給他們，致使他們要把我拿問。要不是戰爭起來，他們是早已把我拿問了。他們都喜歡坐在靠手椅裏，把你叱責一頓，我可不接受他們的叱責……真不知道我們那裏去找來這一大羣古里古怪的司令的！我要是短了彈藥，他們什麼也不給，只是那麼一大疊一大疊的寫着訓令，命令寫得愈多愈好。我常常誠心誠意去替他們建議，但是他們聳聳肩頭說：『他不過是個流氓，是個遊擊戰士。他能有什麼建議呢？』」

「可是，夏伯陽同志，」克里乞可夫驚異地說，「照你想起來，紅軍是由這班將校們指揮的嗎？」

「那末是誰指揮的呢，我倒要請問。」

「哦，還有革命戰爭大會，黨委們，紅軍司令們呢……」

「革命戰爭大會對於進行的事情常常什麼也不曉得，人家報告他們什麼，他們就

相信什麼。」

「不，你是完全弄錯了。」費多爾反駁道。「你對於革命戰爭大會的觀念是錯誤的。它是由我們當中最信任最有經驗的人組織起來的。你決不可以爲……」

「等總攻開頭的時候你自己看吧。」夏伯陽低聲的回答。聲音裏面已經失去了確信和堅持了。

費多爾於是跟他說明革命戰爭大會成立的經過，它的目的，任務和組織。他看出夏伯陽對於這些事情知道得很少，覺得自己這番說明對於他是一個真實的啓示。他非常注意的聽着，對於每一個節目都注意着，統統都忠實地記在心裏，差不多一個字一個字的記着。他有極強的記憶力，他能夠把極細小的節目都記得清清楚楚，等以後談話時候不爽分毫的提出來，往往使得費多爾感覺驚異。

費多爾頗以他們之間的無窮談話爲快樂。他覺得種子是下在好地上了。他開始覺得夏伯陽不時要發表出費多爾的意見來，竟像他自己的意見一樣，偶然會得夾進他跟

別人談的談話裏去。費多爾覺得夏伯陽現在已經當他是個「博識」的人，所以急於要利用他們在一起的這個機會。從關於軍隊、技術和科學等等的談論，他們渡到了一個比較關於個人方面的而且引起夏伯陽的大大懊惱的題目上去——他的缺乏教育。他決意到時間和情形允許的時候在費多爾的指導之下學習。他跟費多爾都十分的天真爛漫，竟至夢想在戰爭的煙塵裏面學起代數來。當然，他們之間從來不曾教授過一次功課，但是他們把這個計劃提起過不止一次。當他們並騎到前線去的時候，費多爾會得說：

「記得我們要在一起學習嗎？」

「是的，假使志願就是馬，那是所有的叫化子都要騎的。」夏伯陽懊喪到瀕於慘苦的地步這麼回答。

費多爾看出了夏伯陽是多麼飢餓似地要攫取每一個新的觀念，而且有多少觀念在他都是新的哩！他做黨員已經有一年以上，照理，對於例如宗教那樣的東西應該是具有明白觀念的，然而有一次費多爾竟是不勝驚異的看見夏伯陽在那裏畫十字。

「你碰到了什麼了，佛雪利·伊凡諾維基？」克里乞可夫問道。「你是一個××黨員，你不能做這種事的！」

夏伯陽現出惶惑的樣子，可是頑強地回答道：

「我以為就是一個××黨員也總可以隨自己的高興做事的。你是一個無信仰者，你也有自由儘管可以做下你的無信仰者去；但我是信教的，這不干你什麼事。這是於你無害的。」

「當然於我無害的，我也並不為我自己着想，」費多爾堅持道，「可是我替你驚異。你，一個××主義者，怎麼能夠相信上帝呢？」

「這個麼，也許我不相信的。」

「倘使你不相信，你為什麼要畫十字呢？」

「因為我願意畫。如果我心裏想要給我自己祝福，我就這麼幹了。」

「但那是不可能的。這並不是隨便玩玩的事，」費多爾用着一種嚴肅的調子勸告

道。

於是夏伯陽就告訴他，他自己兒童時代的一個插劇，說是這個插劇曾經影響他對於宗教的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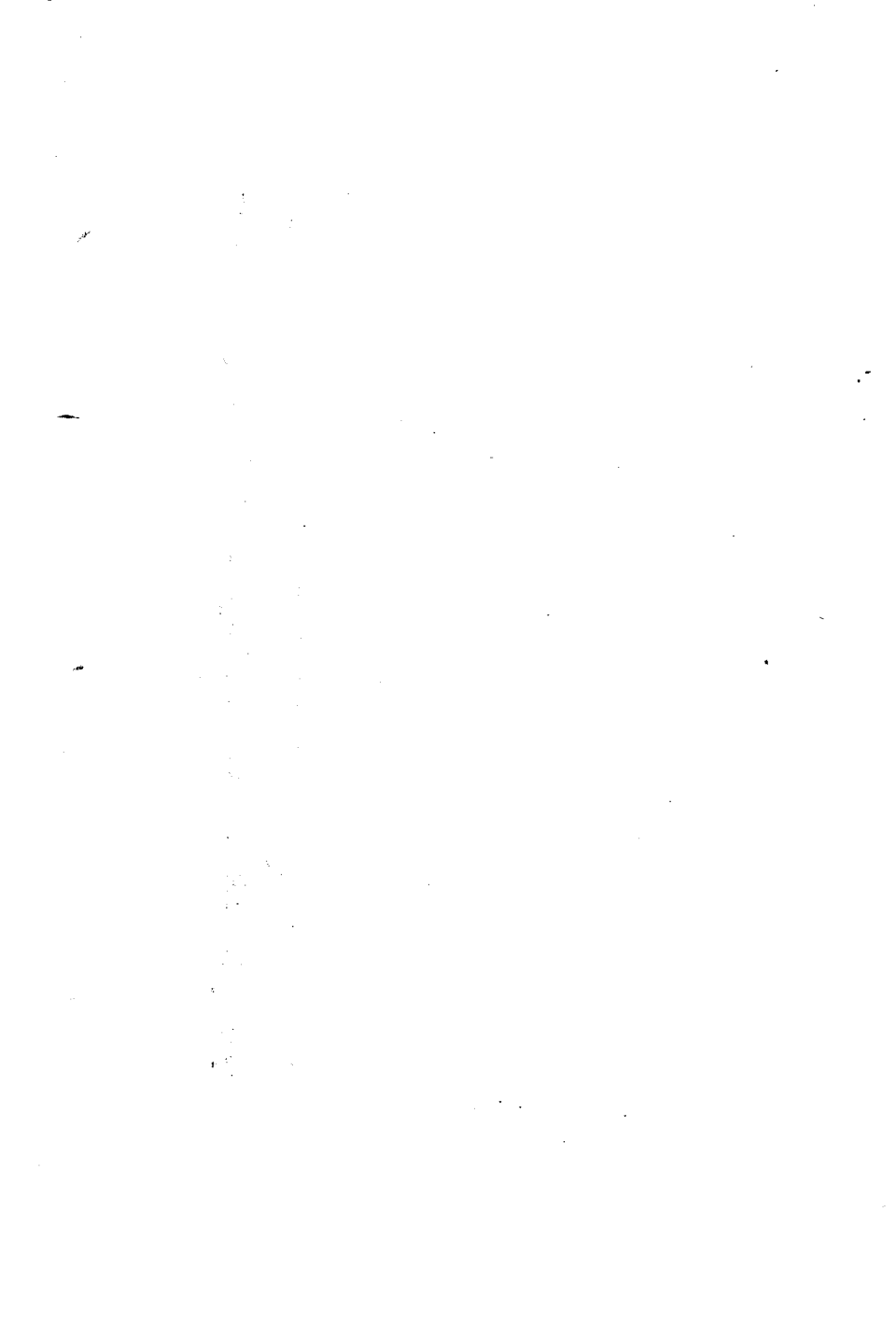
「我還是一個很小的孩子，」他說，「有一次我從神像前面放着的一只盆子裏偷了兩個戈貝克。我們村上是有一個很靈驗的神像的。我偷到錢，買了瓜吃了。我剛剛吃下去，就馬上害起病來。這一病病了六個禮拜。我發熱，發抖，厲害得差不多快要死過去。等到我的母親查出我偷過那兩個戈貝克，她就嚇昏了，她大概曾經化了三個盧布，買了十戈貝克的錢幣，去送還神像，一面不住禱告神母饒恕我。她的禱告果然有靈驗：第七禮拜上我就好了。自從那一回起，我一逕都相信有一種力量是你得防備着的……自從那一回起，我從來沒有偷過東西，就是隣人菜園裏的一只蘋果也沒有偷過。我就是不敢偷。我不怕子彈，可是我怕偷東西。」

費多爾當時並沒有對他說什麼，但後來碰到機會，他不止一次把談話移轉到宗教

的題目上去；他講到宗教的起源，講到人們所謂上帝的是什麼。夏伯陽從此就不再畫十字了。不但不畫十字，並還對費多爾供認，說他「在沒有能把握這一切的意義之先，一巡都是個傻子，但現在他已經把握着了，誰都不會再看見他畫十字了。」經過少數幾次這樣的談話之後，夏伯陽對於信條，上帝，宗教，祭師，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就都用一種全新的眼光去看待。他對於祭師們是向來恨的，但仍對於他們保留着一絲兒的畏懼，並且曾經受到他們的暗示，以爲「他們總比較我們接近上帝些，那怕他們是十足足的流氓。」

費多爾慢慢地堅固了他自己的信念，以爲夏伯陽那嚴厲而倔強的遊擊戰士，是可像蠟一般在他手裏搓揉的，他能夠把他搓成一個全新的形狀，但這須得審慎地有策略地幹。有些東西他立刻會得接受，有些他遲疑不肯前進。最能能夠吸引他的分野是科學；他對它非常熱心，對於科學上的問題常有活躍的理解。至於其他事項，他是不受吸引的，頑強的。直到現在爲止，人生對於他都是一個黑暗的謎，但是現在他開始覺到有他自己的。

己所不知的方法，一切東西都有新的解釋，而他對於這些東西都深深地沈思着。慢慢地，遲疑地，他走近了關閉着的知識的門；慢慢地，那門在他面前開開來，透露出通到一種新生活的路。



第八章 向高察克進攻

夏伯陽和費多爾在烏拉爾斯克耽擱了十天，等候着命令。他們沒有事做，厭倦得要死。他們流蕩在烏拉爾斯克一師的司令部裏，跟他們自己師中的那一旅人常常接觸，因為他們那時還沒有被調到蒲沮魯克區域去。時間重沉沉地掛在他們手上。費多爾只見過安得里也夫一次，也只不過一刻兒功夫。安得里也夫一逕都在前線，只不過偶爾飛到烏拉爾斯克來一趟。他已經消瘦了，臉上現出菜色，他那美秀的藍眼睛已經陷了進去，看起來差不多已經黑色——我們可以看出他曾經處於大的緊張之下睡眠太少並且很作興食物也不足。克里乞可夫在師司令部的走廊上碰到他。他是半小時之前才到的，又預備動身到前線去了。兩個朋友帶着詢問的神情相視了好久。各人眼裏都含着同一個說不出口的問題：

「好吧，這種新生活到底帶了什麼給你？你是得呢還是失？」

而且各人大概都在其他一人的臉上發見了生活打在上面的錯認不了的印子。原來他們對於生活的已變更的態度，是從一瞬一動上都可以尋出來的。

他們交換了幾句匆忙的話，就說聲再見，要等下次再會了。

夏伯陽已經煩躁得再也不能忍耐；他要是手頭沒有工作，是一向都像這樣的。有時，他只消閒着一兩天，就會得完全換了一個人。他會變得容易跟人家爭吵，只要有一絲兒惹上他，就會得暴怒起來。他的被關閉的能力是一逕要找發洩的，當不能用它去作戰的時候，他就在無用的處所將它浪費。

烏拉爾斯克的一師那時正在利壁希金斯克鄰近的什麼地方作戰。以前的軍事行動也不能說是成功，也不能說是不成功；沒有真正的勝敗可說。但是突然間，災難落到那師人身上；他們在新近一次戰爭裏吃了一個嚴重的敗仗，利壁希金斯克前面的陣線動搖了。諾伏·烏曾斯克和回教徒的兩隊也都不利，因而古里洛伏的隊伍不得不趕上

前去救援。局面是危急到極點了。這是青天上的一個霹靂，誰都不曾預料的。事前並不會有威脅的朕兆。烏拉爾斯克的領袖是個富有閱歷頭腦清楚的司令，但就是他也已張皇失措，不能應付這個局面，不知怎麼辦才好了。現在他向夏伯陽去請教，跟他商量應取的途徑。

但是時間已經太晚，前方的陣線無法恢復了。烏拉爾斯克馬上被敵軍包圍起來，一連包圍了幾個月。

這大難的消息一經傳到指揮中樞，弗隆齊就指派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來研究失敗的原因。夏伯陽是委員中的一個，費多爾被任爲主席。夏伯陽覺得有點不服氣，爲什麼主席派到黨委而不派到他，但這要等後來他才會明白。在當時，他腦子裏再也不會想到失敗並不單單由於從軍事的觀點看起來認爲重要的情形，却或者以更多的程度由於政治的因素。分明，指揮中樞是採取這種看法的，這就是爲什麼要指派費多爾主持研究委員會的緣故。

委員會開始搜集各色各樣的材料——文件、訓令和命令的副本、電報，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夏伯陽從費多爾手裏接過一宗文件去，裏面包含着旅部所發的命令；從那些命令裏，就可以看出向麥吉納爾斯基村前進時所以遭到慘敗的線索來，而費多爾自然是特別重視這宗文件的。夏伯陽將它考察了一番，就構成他自己對於它的「批評的意見」了。當費多爾走進房去的時候，他正口授一個打字人打字。

「這些命令你研究過嗎，佛雪利·伊凡諾維基？」

「研究過了，怎麼樣？」

「我也曾把它們細細考慮過。讓我們來商量一下，來比較比較我們的摘記。」費多爾說。

「你可以念一念我口授的意見。現在已經打好了。」

在夏伯陽的聲音和態度裏，費多爾感覺到一種掩蓋不了的輕蔑和惱怒，它的原因他覺得是神祕的。

「你念出來吧，」他對夏伯陽說，「以後我們可以討論一下，或許可以加上一點修正……」

「修正是不着的，」夏伯陽搶着說，「我的報告就要照我寫了的送去。」

「爲什麼呢？」費多爾吃驚地說。他被夏伯陽的不友善的態度深深刺傷了。

「因爲我要這樣囉。你是主席，必須報告你自己的意見。我是一個專家，不過是一個專家……」

他在這重複兩次的「專家」上面放進了很多的惡毒。

「不要說廢話吧，」費多爾憤然的回答。「爲什麼我們兩個也要分裂起來呢？我們把這事情一起考慮一下，再起草報告吧。」

「不，」夏伯陽固執地說。

「好吧，那末，你念下去，」費多爾一面說，一面坐下去聽他。

夏伯陽讀出了他對於旅部所發命令的批評。這一個批評是審慎而嚴肅的，說明也

明白清楚。費多爾拒絕討論，決計把他的報告各別送進去。

「你對於這有什麼意見？」夏伯陽問。

「我想很好了，」費多爾從咬緊的牙關裏說出來。

「我也這麼說呀，」夏伯陽突然提高他的聲音說。「我說得不對請指摘吧。我要幹就不含糊。我不會像那班該死的小器鬼……他媽的騙子……」

費多爾不懂夏伯陽的這大套街頭是贈給誰的。

「該死的廢物？」夏伯陽帶着恨毒繼續說。「他們要把你封閉起來，不讓你移動一步……好吧，我們馬上就有公平判斷了，我們要把它宣布出來……」

夏伯陽的憤怒是向「該死的司令部的一羣」而發的，他以為他們是一羣的懶蟲，懦夫，邀功的——人類的渣滓。

「你沈着氣吧，夏伯陽，你為什麼要這麼傻呢？」費多爾一半玩笑似的對他說。事情是一時一時不同的。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早就是這樣了，儘夠叫你發得起狂來了，」夏伯陽的聲音裏能夠探出一種深責備的調子。「是的，簡直要發狂！都是一樣的……我告訴你吧，你是不能教我什麼的。夏伯陽幹的事他自己知道怎麼幹……」

「你這話是指什麼說的？」

「還不仍舊是指那樁事，就是我不曾在什麼學校裏受過訓練呵。可是沒有學校我也幹得了。我只有一个農民的思想，什麼事情我一下就猜得中。我從沒有帶過將軍的肩章，可是講起戰略來我也不會壞到那裏去的……」

「不要誇口吧，佛雪利·伊凡諾維基，這於你沒有益處的。只可讓別人稱讚你。你自己不可自讚。」

費多爾竟是指摘起來了；原來他心裏的惱怒漸漸增長，逼得他不能不對夏伯陽施行報復，不能不刻苦痛心的刺他一下了。但是怎樣對付才是最好的辦法呢？人家對於夏伯陽的英勇行爲，能力和作戰才具之認識或不認識，他知道夏伯陽是極端敏感的，特別

是有關於司令部對他的態度的時候現在夏伯陽已經是神經過敏沒有再從這方面去鼓勵他的必要了。

「講到戰略，你不如不開口吧。」費多爾接着說。

「爲什麼呢？你自己才不配開口。」夏伯陽忿然地回答。

費多爾嘗試恢復他的鎮靜，外表上總算成功了，就低聲說道：

「事情是這樣的，夏伯陽。你在前線是一個好人，是一個頭等的遊擊戰士，但也不過如此吧了。你得要有勇氣承認你是不大懂得戰術的，你能做什麼一種戰略家呢？你怎麼能夠做戰略家呢？」

夏伯陽總算制伏着他的惱怒，但是他的灰綠色的狼眼睛裏却是燃着憤恨了。

「那末我是一個壞戰略家了，是不是？」夏伯陽幾乎是嚷着的回答他。「我是一個壞戰略家好，你不要來管我的賬好了？」

「你用不着這麼嚷的。」費多爾惡毒地說。他知道自己已觸着他的痛處，心裏覺得

高興。「你不要光火。你得到底要明白，一個人要做一個好的軍事工作者，就必須深窺戰略的科學，而要深窺戰略的科學，他就必須學習。你是從來沒有功夫學習的。那末這不明白是……」

夏伯陽截斷了他。

「你說的話裏沒有那一點是明白的，簡直沒有，我能夠指揮軍隊，能夠好好的幹。」

「那末關於整個前線呢？」

「就是整個前線我也弄得好的。你當是我不能嗎？」

「你大概會得接受總指揮的職務吧？」

「爲什麼不呢？你當我這一行幹不了嗎？我會得先看看大勢，決定了態度，這才幹起來。只要我要做的事，我都能做。你懂嗎？」

「大概是懂的。」

在談話的進程中，費多爾對於夏伯陽的惡毒的感情消失了。當初引出他那些問題

來的那種挖苦的意思已經蒸發。他只驚異於夏伯陽對他自己的無限能力的信念。

「你相信自己的能力，那是十分對的，」他對夏伯陽說。「沒有這種信心，你什麼事情都幹不了。不過你所咬下的東西要多過你所能咀嚼的嗎，佛雪利·伊凡諾維某？你簡直是在自誇嗎？你一開頭誇起口來，就不知道什麼時候該停止，那是你的毛病。」

夏伯陽的憤激正在增長；他眼中閃着怒火，渾身滾沸着忿怒，但他還能等費多爾說完他的話。

「那末我是個誇口的了，是不是？」他嚷道。「那末請問是誰在草原上沒有彈藥赤手空拳打哥薩克人的？」

他一步一步的移近了費多爾。

「他們管你嗎，那班凶惡的流氓？他們到底是要怎樣一種戰略家呀？」

「我也不當你是個戰略家的。那末我也是個凶惡的流氓了，我看是。」費多爾敏妙地插了進去。

夏伯陽不回答，血衝上他的臉來。他現出混亂若失的神情，彷彿在做一種無聊的孩
子氣的行為被人抓住一般。

費多爾是有心叫他們的談話來了這麼一個轉折，以期可以打消夏伯陽這種胡亂
罵人的壞習慣的。他以為這種習慣不但是壞，並且作興，要給夏伯陽自己引出極端危險
的結果來。居心不良的人們也許要竊聽到他，這才將他告發，並且找出見證和憑據來證
明他們自己的真實；那就會得引起嚴重的不愉快。夏伯陽對於司令部，革命戰爭大會，
「吃卡」，特務部和特務委員——總之一句話，凡是能夠伸張權力於他的，他都毫不顧
忌的加以責備。他會得一點沒有理由的呼喝、喊嚷、咒罵、恫嚇一陣。等到把事情跟他說明，
他却又會懂得，會得承認一部分理由的正當，甚至會得收回他已發表過的意見，雖然
很很願意。他只恨輸給人家，就是話語他也不認輸，說過的話寫過的東西他總要固執
到底。例如他已發出去的任何命令，他決不肯變更，而這種堅決的態度是能使人信服的。

使人信任他的。

現在費多爾已經把夏伯陽逼到一隅，他就決計要把這功課教個澈底。「讓他在疑慮裏面徘徊一刻兒吧；他就會得記着，將來會得當心了。」他心裏想。因此，當夏伯陽正要解釋他「不曾夢想把費多爾包括在他所埋怨的人當中去」以及諸如此類的話時，費多爾就向他告了別，離開他了。

當費多爾半夜走進他房間去的時候，他看見夏伯陽在那裏，現出惶惑的神氣。他手裏拿着一張紙條，他正在那裏摺了又開，開了又摺。

「念念這個吧，」他說着，遞給費多爾小小一張打字機打的字條。他的態度是冷漠而拘執的。

「克里乞可夫同志，」費多爾念道，「我請你重視我的這封信。你把我的話解做對你的攻擊，我覺得極端的難受。你對於我不曾有過任何的害處，而我是一個心直口快而且脾氣很熱烈的人，我不過當你面前表示我對於某一部分人的意見吧了。你却以爲我

冒犯了你。爲免除我們兩人之間的誤會起見，我想與其保留我現在的位置而使我和最接近的同事有着意見，倒不如辭職的好。作爲你的朋友，我叫你知道我的決心。夏伯陽」

這是夏伯陽信中的原文。這是會得發生很嚴重的結果的。他的辭職書已經寫好，他也拿給費多爾看。倘使費多爾一聲不響，讓他送出去，這就會交到那些「上級」的手裏去，而結果怎麼樣，是誰都料不到的。奇怪得很，夏伯陽對於他那一師人——那由普加采夫，斯敦加·拉旬及其他英勇軍隊組成的一師人——的前途，似乎一點兒也不顧念。這裏就流露出他性格中的一種基本特質：他是可以爲着一點偶然的小事而就毫無猶豫，毫不思慮，痛痛快快地犧牲他最親愛的東西的。

在這種當口，要是去火上添油，那是很作興引起他更加瘋狂的舉動來的。費多爾讀過信，面上帶着一個光彩的微笑，把它交還夏伯陽。

「親愛的朋友，我從來不曾想到你的說話冒犯我；我心裏爲着某種事情而煩躁是有的，可是跟我們的談話全不相干。」

到底這所謂「某種事情」是什麼，他當時並沒有馬上告訴夏伯陽；他故意把它攔到第二天再對他講。

「你看看這個電報，」他對夏伯陽說。

「這是從那裏來的？」

「從司令部來的。他們命令我們一師開到蒲沮魯克。我們不到奧倫堡去了。所以我們得把這裏結束了，馬上就動身。」

經過一番商量，他們決計那天夜裏就動身，因而正在進行的調查事務不得不攔起來，而且材料還未搜齊，也尤其不能不攔。費多爾和夏伯陽立刻到師司令部，又跟參謀部商量了一下。一點半鐘之後，他們就離開烏拉爾斯克到蒲沮魯克去了。

沙馬拉一條鐵路上的情形是難以形容的。在基納爾站上，列車從一切的方向盡量開來，有的開得極速，有的像蝸牛一般爬行着；長距離短距離的列車上面載着部隊，軍火和軍需，鐵甲車和普通車，是從烏發和奧倫堡來的；從反對的方向，則開來傷兵車，空車輻，這才又是絡繹不絕的兵車。輜重隊和部隊從烏拉爾斯克湧出去。

軍力的改編以極速度進行着。大羣的隊伍調開了；新鮮的隊伍開到前線去；疲憊的紀律壞的，暫時不適用的隊伍則抽回到後方。高察克已經佔領了烏發，向伏爾加流域迫近來了。情勢十分的緊迫。沙馬拉同伏爾加沿岸其他重要的中心點一樣，有被敵軍侵入的危險。紅軍也許不得不退到伏爾加流域。這就是蘇維埃俄羅斯的一個嚴重的打擊。紅軍的司令們正在盡力的抵擋，正在以狂熱的速度組織防守線。他們已決計要保存他們的地位，要把優勢從敵人手裏奪過來，將侵略者從蘇維埃區域儘速的驅逐出去。多數的軍隊集中在蒲沮魯克區域，預備作第一次的攻擊。夏伯陽的第二十五師被派到一項艱巨的任務，它得担任對高察克作正面攻擊，然後和其他各師合力，將他從伏爾加流域驅

遂回去。目前的目的就是在奪取烏發。

除開從斯洛密金斯卡耶開來的部隊，外夏伯陽的第二十五師包含着兩旅——一旅是古替也可夫帶的，他是一個有才幹的青年司令，當時正向蒲沮魯克兼程的趕來；還有一旅則爲一個舊日的軍官所帶，兩個禮拜之後這個軍官就逃去投降白軍了。當時這個軍官的一旅駐在沙馬拉附近，包括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的隊伍在內。

高察克當時正展開一條長長的戰線，向柏爾姆、卡善和沙馬拉前進，全軍的人數約有十五萬。白軍和紅軍的軍力是差不多相等的，紅軍的數目也許略微少一點。高察克的計劃是要通過柏爾姆和維也脫加去跟英國的軍力聯絡，通過沙馬拉去跟鄧尼金聯絡。他是急於要把蘇維埃的俄羅斯在這愈來愈緊的老虎鉗一般的圈子裏夾碎的。

他在到沙馬拉的路上受到了第一次挫折。這裏，優勢已被從他手裏奪走了；這裏，他的軍團和師團部分地吃了敗仗，紀律就敗壞起來了。在第一次敗仗之後，就沒有東西能夠阻止他的軍隊向烏發方面像河水氾濫一般的退却，然後又從烏發再退到西伯利亞；

無論軍官的大隊，兵士的高級訓練，以及技術的設備，都防止不得最後的慘敗了。卡柏爾軍團中的各隊，所謂白軍的花，曾經在皮里貝附近參戰過；他們也被紅軍打敗了，和其他所有的白軍一樣。紅的潮水已是不可抗拒的前進，而且到處地方都受殘破不堪，厭倦戰爭的居民，熱烈歡迎。

火車站，大的小的，看起來都像螞蟻窠。它們都充滿着人，匆匆忙忙的來來去去。這裏那裏的亂衝，挨擠着，推擁着，互相碰撞着，時而鬆下來，時而又匆匆忙忙的往前擠。時而會有一列火車開進站來，從裏面跳出了整隊的紅軍兵士；他們會向各方向跑了開去，有的排隊在小磚棚子前面，琳瑯着他們的水壺，憤怒地咒罵着，頓着腳，等着要熱水；有的從車站跑到村上，去買煙捲，火柴，乾魚，以及他們買得起的任何東西；他們從擠奶女人的罐裏喝牛奶，買大塊的麵包，甜的，淡的，儘量的買。他們要把站長包圍起來，猖狂地抗議着，咒罵着，站上的時刻表和章程，或因沒有這些東西而咒罵，要對那不幸的站長大聲吠喝，要宣布着沒有人肯相信的新聞。他們盼望當即有人給他們辦差，要求新的機師，或是新的

機頭，更好的牲口車或是客車。如果站長室裏的人告訴他們，說他們所要的東西辦不到，無法可以滿足他們，他們就要發出一陣忿怒的抗議，罵了之外還要加上恐嚇，賭咒着說，他們一定要出這口氣，或是叫他們的特別可怕的頭腦來替他們出氣。

於是突然的鈴響了。

「是第幾次鈴呢？」

「第二次鈴。」

於是那個抗議的暴怒的羣衆就會把他們所扳的錯頭統統忘記，急急忙忙向路軌上衝上去，偶然有人擋住他們的路，他們就會把他撞倒，還跟着一陣的痛罵和恫嚇。

第三次鈴了。機頭來了一聲刺耳的汽笛。車開動了，但當速度慢慢加大的時候，總還有一陣陣奔跑的紅軍兵士在後面追着，或有零零碎碎的散步人掛在緩衝機上，爬到車輛的頂上去。有些追不上去的，就要被丟落在軌道近旁，累得要死，在那裏等下一班車。他們得在那裏整整等一天，有時等兩天，一列車他們沒有注意，第二列又已錯過，第三列並

不停下來搭他們，一下飛奔過去了。

牲口車裏是跟洞一般黑的。沒有蠟燭，石油燈，沒有燈籠。在光光的地板上，黏滿着糞鞋和重靴踩上的泥土，滑膩着痰唾，菜湯和茶的餘瀝，散滿着土製捲煙的煙蒂的，躺着那些紅軍兵士們。長杳杳的夜，躺在寒冷和黑暗裏，破大衣做被，油布的背囊做枕頭，那是厭人的。在車站上，列車要不住一前一後的衝撞，跟其他車輛接筭時，緩衝機上要發出駭人的聲響，並且要有那麼像要震出人腦子去的一闕。神祕的人們提着極小的燈籠在黑暗中互相咒罵。於是車就開到側軌裏去等着了。側軌裏擠着其他的列車，也都有紅軍兵士在裏面塞滿得快炸裂，有的在那高高的，窄窄的，像裂縫一般的窗口裏張望着，有的跳下了車輛，攀爬到車頂上去。當一個列車留在側軌上幾個鐘頭或是幾天的時候，它就成了一個種種活動的中心了。有的慌慌忙忙跑開去服從「自然的喚召」，有的一來一去跑着暖和自己的身體，又有的到周圍去找枕木，土囊，以及凡可以當柴火用的東西，也有不少漫遊到車站的隣近去找冒險。

經過了許多日子的旅行，以及難以形容的不舒服，倦人的停頓，吵嘴及不時要有的打架和開槍之後，目的地終於達到了。牲口車的推門推了開來，車裏急急匆匆的卸空。行李堆做了一堆，派兩個紅軍兵士在那裏看守。其他的人相幫做着各種的工作。有的將馬匹從跳板上牽下去，紮了腿，趕做了一羣，也派人看着。又有些卸下槍砲，運輸車，汽車，所有紅軍的軍備。

被卸的車輛呈出一種荒涼的景象，空的牲口車看起來比以前更冷了。隨後有一段時間的喧嚷和咒罵，混亂和紛擾，以及沒有人認真接受的無意義的命令。於是，突然間，一聲命令響出來了：

「歸隊！」

於是，每一個人都立刻匆忙起來，都在尋找各人所屬的小隊，中隊和大隊。末了，大家都歸了隊了。開步！那些結實的行列就斬齊的舉起步來，後面跟着的是隆隆的轆轤的車，鳴着的噠着的馬匹，和琳琳瑯瑯的砲車。不時，有一聲亂放的槍聲會得響出來。當在第一

一個佛斯脫時，行列是筆直的，簇齊的，脚步認真而穩健；人們的聲音強壯而顫抖的飛揚在歌唱裏。但當軍行繼續下去的時候，有的就開始散落了。疲倦，力乏而害熱病的人們，都攀援在車輛上；行列變成毛燥了，歌聲也不再聽不見了；大家都渴望着休息……末了，休息的時候到了，於是不到一分鐘，大多數就已像疲倦的巨人一般打起鼾來；其他的因強硬的活力不容他們休息，又重新唱起歌來，拉着手風琴或是跳舞着，將兩條腿替換着一伸一屈，呼着嚷着，充滿着不可撲滅的快樂和火焰。

這樣，他們一次又一次的休息着前進，終於到了戰壕裏。

蒲沮魯克的一旅已經交給了波朴夫，梭羅金斯卡耶的一旅交給了古替也可夫，希馬林則馬上給與那個投到白軍裏去的不名譽旅長原來所帶的一旅的指揮權。二十五師和其他各師都集中他們的軍力。軍隊裏的氛圍是緊張的，期待的，都預備着行動了。

這是一個危急的關頭。我們已成了負隅之勢。倘使我們不會把優勢從敵人手裏奪

過來，却讓我們自己被驅逐出伏爾加流域以外去，而容高察克從南北兩面關起他的押籠來——這事是真正危險的——那末蘇維埃的俄羅斯是統統完結的了。

當時只有少數人認識危險是多麼的迫近而且嚴重。維也脫加，卡善，沙馬拉，沙拉托夫，都已經被奔湧前來的白衛軍的巨浪的浪沫濺着的了。高察克知道打通到沙馬拉的去路是非常重要的；經過沙馬拉，他就可以達到俄國的真正核心了。在他的列車的車輪上漆着：

「烏發——莫斯科。」

敵軍的騎巡隊已經在蒲沮魯克的附近出現，布革魯斯蘭剛剛落進了白軍手中。危險是一步步逼近前來，局勢也愈加急遽了。

紅軍並沒有完全預備好；軍隊還沒有完全集中，炸彈不敷用，春汛又是一個障礙。但是時間再不可失。一天一天的，雷雲愈來愈密；黑色的可怕的暴風雨已經是預備迸出來了。

而紅軍現在，也正灌進了新的精力，躍躍欲試的預備作戰。團部、旅部、師部，都豎起着刺刀，在那裏等着信號。等到信號一響，整個陣線就都要向高察克席捲而去，要和他的部隊獨對獨的比個高低。

四月二十八日是個忘記不了的日子。這是劃出了一場決勝負的行動的開始的。那一天，紅軍向高察克下總攻擊。



第九章 戰前

蒲沮魯克的居民做夢也沒有想到要逃避。大家都在預備戰爭。黨委員會，行政委員會，以及職聯中的分子，都集合在軍隊的周圍，把全付力量給紅軍報效。「一切都給前線。」這一句嚴厲的標語，在這裏是厲行着的，大概還有許多受攻的城市也都如此。

蒲沮魯克是在危險中。敵軍的偵察隊已經在離市二三十佛斯脫的地方看見了。從各處地方，而尤其是布革魯斯蘭，分散了的蘇維埃和黨的工作人員，曾經從偵察隊手裏或各村通敵分子手裏逃出來的，都集合到這個地點來。多數都立刻到紅軍裏來入籍；其中有許多，後來跟着勝利的紅軍隊伍回到他們自己的鄉村，恢復他們從前的活動；其他的加入隊伍之後就不再離開，作為紅軍兵士的士兵，跟着隊伍歷盡了艱險。

在這過分濃厚的以高度的激動而緊張的氛圍裏，我們可以感覺到一個劃時代的

事件之要到來，將要導入一個新的偉大的時代。最後的臨陣教程已經做過了，大家都提起精神，集中力量，向一個共同的目標緊張着。這個睡眠樣的小城市，現在已因摩托腳踏車及汽車的吵鬧而活躍起來；又有騎馬的人向一切方面奔來跑去，成列的步兵以穩實響亮的步伐進行過街道。

師司令部位於兩條大街的拐角；它日夜都沸騰着活動。這最後幾天期待中的一切強烈的紛擾和喧囂都集中在這裏。

夏伯陽和費多爾現在是親密的朋友和不能分開的作伴了。他們是難得看見在他們私人房間裏的，整天整夜都在司令部。命令和訓令絡繹的從指揮中樞發下來，報告和請訓的公文從各部隊傾洩而至；電話上繼續的有人談話。最長最熱烈的談話自然都集中在那些還覺短缺的東西上面。但是差不多每一樣東西都有短缺，因而跟各部隊的交涉及甚至跟指揮中樞的交涉都常在激烈的話語中進行，並且加之以熱烈的宣誓，迫切的要求和恫嚇，說「就要採取強硬的手段」之類。

照夏伯陽想像起來，總以為你「只消向正當的方面施行壓迫，」你就可以得到很多你所需要的東西。要是他偶然看見或是聽見有三十來部車輛或是四五桶柏油可以得到，或具有一百四十來碼的布疋，幾打的軟帽，氈靴，和羊皮大衣貯藏在那裏，他就會鬧得你天翻地覆，要叫那些東西交到軍隊裏去。他把「一切都給前線」的標語解釋得過分拘執，以為有了這樣零零碎碎的一些供給，我們這百萬軍隊的衣食用具都會解決似的。他常常講起經濟的崩潰以及種種東西的不可避免的短缺，而却不明白他那話裏包含的意義，也不會從這些話裏推出什麼合理的結論來。不過，他要是作起這種徒然的嘗試來的時候，克里乞可夫是往往不用費多大氣力就可以叫他停止的。只消提出一兩句明白的論證，夏伯陽就會得默默的代表同意。

但是他的屈伏一向就只有沈默。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勸他把話收回去，不能要他公然承認他的判斷是錯誤的。而且他又只能接受範疇的和斷然的論證。對於胆怯的遲疑不決的人，他是不能忍耐的，他不把這種人看在眼裏，從來不肯聽他們的話。

他只愛聽強力的，毅然和決然的話，而尤其是愛好堅決聰明的行爲。

古替也可夫的一旅駐在離開蒲沮魯克四十佛斯脫的地方。兩天之後，他就得向敵人進兵了。夏伯陽和費多爾得在那一旅人出發以前到那裏去巡視一次。

這一個伊凡·古替也可夫旅長，年紀不過二十二歲，但是看起來像個老頭兒。他是因繼續的戰爭衰耗了的，曾經兩次受過傷，已經喪失了平靜地說話或思想的能力。

早在一九一七年，他已離開他的小小農場加入赤衛軍了。命運立刻將夏伯陽和他放在一起，而夏伯陽馬上就賞識了他的聰明，敏捷，以及無限的且幾乎是過度的胆氣。他任命他做一個偵察隊的隊長。古替也可夫曾有過好幾次只帶了兩三個同伴趁哥薩克人睡覺時去偷襲的事例，對捷克人偷襲的回數更多。當時他就向他們開火，拚命的鼓噪起來，繳了他們的械。有時候，他用這種策略獲得的俘虜竟至十五個之多，他是以這種狂妄最勇的業績著名的，他的人格大得夏伯陽的賞識。在伊爾吉茲河上，跟捷克人的一次

戰爭中，古替也可夫被打穿了腿；此後他躺了一些時，但是傷還不會全好，他就又回到軍隊裏去了。幾個禮拜之後，他又受傷在臂膀上，很厲害，他不顧念痛，不顧念他必須經過的手術，或痛苦的治療過程，他所顧念的是他跟他的作戰同伴分開了。於是他又不等傷完全治好，就回去作戰了。

烏拉爾斯克前線的不停的劇烈的戰爭，曾經掘空了他的體力，擦傷了他的神經。他的飽受風霜的肌筋暴露的臉，癢癢着，他的廣闊的鼻子像野獸的鼻子一般顫抖着，他的細繩一般的褐色頭髮一逕蓬亂着，他的紅色的額頭已經深深的劃着溝紋了。他的灰色眼睛燃着火，露出一種剛硬的金屬的光芒。他的闊闊的手是成繭的，粗硬的。他一逕把襯衫的領子解開不扣，彷彿受了熱的壓迫或是缺乏空氣一般。他的聲音是粗燥的，顫震的高到已經破裂，帶着一種刺耳的尖聲顫抖着。當他說話的時候，他的整個空虛的露筋的軀幹同着他的頭一個字一個字的搖撼着，同時頓着他的腳，碰着他的拳頭。他把自己估量得很高，無論在什麼情境之下，都決不容任何人——甚至於他上頭的司令——輕視

他。

他對於夏伯陽在草原地帶所獲得的差不多傳奇一般的名譽，受到了很深的印象。他的頭嫉妬的發起旋來；他似乎被熱烈的希望和欲願窒息了。

「我爲什麼就不該做一個夏伯陽呢？」

他一逕充滿着這種感情，這就有些兇損害及他跟夏伯陽會面時的懇摯和溫情，妨礙了他們之間直到最近都存在的完全的友誼。夏伯陽也覺得這種變化，但他決不肯跟他疎遠；他充分明白他自己的名譽就是全靠古替也可夫這樣的人替他造成，維持和傳播的。古替也可夫呢，他因要沾得夏伯陽的反射的光榮，所以也不願將他撇開。他被夏伯陽的那種不可撲滅的傳染性的熱情所誘導，被他在自己面前開出來的廣闊的境界所迷惑了。

現在夏伯陽和古替也可夫作爲朋友會面了。他們立刻就同坐下來研究地圖和命令，不停地用着電話和軍用電報。信息發到了各軍的司令，各軍需處，各軍醫，和各黨委。每

一件事都經過考慮，所以只要事事照着計劃做，那是一定能夠順利的。要曉得各事是否都照計劃做，必得一個能手在那裏監視，而古替也可夫，顯得是這樣一個能手，所以在這次談話之後不過三天，他就已經打了敵軍的整整一師了。夏伯陽跟他每一個節目都討論過，考慮過，秤量過；有時候他們意見不一致，但終於向着一條似乎合理的路大家同意了。

「現在我們必須跟各軍隊開一個會議，」夏伯陽說。「也許有些事情跟弟兄們也得解釋一下。」

「你這話對了，」古替也可夫說。

他就站了起來，命令各隊司令叫弟兄們在最大的一個電影院裏集合。

「你們千萬要告訴他們，說夏伯陽同志要跟他們演說，」他在他們後邊嚷道。「叫弟兄們都預備來聽吧。」

古替也可夫爲什麼要說這話，是不容易索解的。也許他不過是開開玩笑，也許他故

意譏笑夏伯陽不長於演說。古替也可夫是說笑話和發命令同樣聲調的。

半小時之後，那個巨大的，潮濕的，不舒服的電影院就充塞滿了灰色衣服的人了。外邊也還有許多擠不進去的。講台上放着一張桌子，桌上一個玻璃瓶的水，一只杯，一個亮晶晶木把手的鈴。夏伯陽一經出現，熱切的耳語就流瀉過全羣。弟兄們把要咳的嗽急忙咳了，預備要靜默，拉緊了帽子，儘量嘗試裝出整飭的樣子。等到夏伯陽發出了一聲有魔力的可愛的「同志們」，全羣的弟兄就都摒住了呼吸，緊張地等着那應允過的演說。「同志們，我們是要去打高察克了，」夏伯陽說。「我們所有在這裏的人，都在草原上屢次打敗過哥薩克人的勝利對於我們並不是新鮮的經驗。這個高察克總司令他也決不能逃過我們的手……」

這裏，那個被不可制服的熱情所衝動的羣衆發狂似的迸出一聲震得人耳聾的喝采來。應有的雲團立刻就造成了。聽衆的反應力隨着夏伯陽以後說下去的每一個字增長起來，並無真實價值的話語也當作啓示受着歡迎，而較有價值的詞句則人人的心都

爲之震激。夏伯陽儲蓄着一大套用之不盡的口頭禪，演說裏要是用得着它們，他決不會錯過機會的。這種口頭禪都並沒有什麼出奇的地方，大多數都是無害的毫不覺得生色的庸言，然而對於那種原始的，富於同情的，激動的聽衆，它們却總會產生一種不可名言的效果。

「同志們，我並不是你們從前的將官之一，」夏伯陽用着雷一般的聲音繼續道。「我不像舊日那種將官，自己坐在離開前線幾萬佛斯脫之後，在那裏發號施令說：『不管一切犧牲去奪過那一塊小山來！』人家告訴他，說這沒有砲是不可能的，因小山四面圍着三十層厚的帶鈎鐵絲網。但那老兒會得回答你：『你們是學過體操的不是？你們會得跳的。那末好吧，跳過鐵絲網去呀！』」

這麼一說，聽衆們一定就會樂得大笑起來，就會得轟然的要對他表示贊成。這一枝箭是穩穩射中的了。

「我不是將官，」夏伯陽舔嘴唇按按鬍子繼續說。「我現在是，並且將來永遠都

是，跟你們一起在前線的。倘使有危險，我自己第一個要當先去衝。第一顆子彈是對準我的。可是我們大家都要活，沒有人是想死的。爲了這個理由，所以我挑選一個地位，使得你們的生命都可以保全，而我自己的生命也不至於作無謂的犧牲。我們的仗就是這樣打法的，同志們。」

他用同樣的聲調一直講到他的短短的演說的終了。（他向來不喜歡冗長的演說，而能賞識簡短的价值，這一點是他的好處，不能不給他表揚的。）

他說完後，古替也可夫和克里乞可夫相繼演說，都只平平的成功。演說之後繼之以音樂會，這是許多種驚人的臨時娛樂之一，只有那些日子才看得見，並且只有前方才有的。

開頭是一把手風琴的響亮而沙啞的調子，當最後一個演說者停嘴的一刻，它就響出來了。誰都沒有看見那位音樂家是什麼時候跑上台去的，但他分明是服從着一種神祕的命令。他奏了一曲卡馬林斯卡耶，聲音是那麽興彩，自然而動人，使得所有的農民都

覺得兩腿癢癢的要想跳起舞來。夏伯陽一個箭頭鑽到講台的中心，就合着那音樂，開始舉起步來，先是慢慢地，莊嚴地，折屈着，迴旋着，然後迅速而乾淨地頓着他的腳後跟，及至那龐大的羣衆熱烈地喝起采來時，他就拔出他的燦爛的銀刀，開始一聳一伏的揮舞，同時將他的馬刺拍着節奏，把帽子遊蕩地斜過一邊，那就是全舞之中最最精采的部分。那個拉手風琴的，一個從維也脫加來的大漢子，闊臉上長着一個亮油油的鈎鼻子和一雙細縫縫的象眼睛的，是樂不可支了。你看這裏，是夏伯陽自己合着他那壓扁了的哮喘聲的樂器在跳舞哩！

夏伯陽作了最後一個刺擊就跳過一旁，拉出一塊稀髒的灰暗色的手帕，揩抹了他那一縷縷淌着汗的微笑着的快樂的面孔。

講台上繼續被佔據了一個鐘頭。跳舞人跳到上面，演過了獨舞和共舞。那些自願的藝術家們一個個都要勝過他同伴的伎倆，無窮盡的源源而來。有些跳得太久的，就被老實不客氣地拖下台來：「你已經輪到過了，得讓別人跳跳呀。」

跳舞之後是誦詩；他們唸出了那麼一套廢話，是會叫你頭髮都豎起來的。當時在前方沒有書本，沒有革命歌。紅軍兵士們除了他們那些拙劣的歌曲和集體的戰歌之外，是差不多什麼都不懂的。

誦詩之後是唱歌；他們排選節目的時候也都不十分細心，腦子裏想到什麼就唱什麼。這是一種胡鬧，但却是一種有興彩，有滋味，有顏色的誠摯的胡鬧。這是在行軍，辛苦，及在戰壕裏的厭倦和半餓之後的一種歡迎的舒散哩！到第二天，大家就都談論起那一次快樂的聚會和音樂會來了；他們聚在矮屋裏的時候要談，在稀爛街上散步的時候要談，吃飯時和在馬房裏都要談，乃至閒着在烤向日葵子的時候也要談。當然，這許多談話裏的中心人物總是夏伯陽。那才是你的司令呢！他能夠帶領他的弟兄們，在寒冷有霧的黎明去轟毀敵人的陣地，而在晚上，他又能夠跳卡馬林斯卡耶舞，大部分合着手風琴的調子，分明，他是他們當時所需要的一個司令，一個從農民大眾裏出身而體現着他們所有特質的司令。當大眾的智慧和文化增長起來之後，對於夏伯陽這樣的人的需要自然會得

消失。而且就是在當時，他對於像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隊那樣的軍隊，也已經是不能發生魔力了。他那種原始的演說，對於已將清醒的理性放在狂妄的豪勇之上的工人們，是不能夠將他們燃點起來的；他們不願要卡馬林斯卡耶，却願要討論和會議，而對夏伯陽說話，也要當他一個平等人看待，不至於帶着崇拜的心情，笑開着臉對他瞪視的。爲了這個緣故，夏伯陽對於伊凡諾伏的織工們就沒有多大好感，覺得他們是太缺乏熱情和情緒了。

當費多爾初次出現在那一師的政治部時，他就已覺察到那班參謀們對於他自己的冷漠，敵視，且甚至於有成見的態度了。「他們碰到了什麼了？」他心裏疑惑；他再也猜想不到他們是對夏伯陽心存反感，以爲他不過是個不負責任的「遊擊戰士」，而將這種反感伸張到他——「夏伯陽的黨委」——身上的。

在政治部裏，大家都知道克里乞可夫和夏伯陽的友誼，而對於這事又只有一種單

純的解釋。不是「我們的黨委」已經受了夏伯陽的影響，在巴結這位英雄，而不過在他手裏做着一個傀儡，那就是他自己也是和夏伯陽屬於同一類型的一個土匪出身。

因此他們決計等黨委一到就要拿點顏色給他看。費多爾一到政治部，他們就交給他一張傳票，不懷好意地對他瞪視了一回，看着他對於這一枝箭頭有什麼反應。費多爾一看，原來是有人控告他，他要給傳去受審了。起先，他簡直是莫名其妙，後來他突然猜到是怎麼回事，不由得呵呵大笑起來。里齊可夫，政治部的部長，對費多爾惶惑地看了一回；他分明現出料不到有這事的神氣。

「那張傳票是做什麼的？」他咬緊牙齒問費多爾。

「簡直是胡鬧。我也不耐煩去受審的。是這麼一回事：夏伯陽同我有一次在沙馬拉附近的路上走。剛剛下過大雪，那條路是狹窄的，兩邊又都給積雪擋住。突然間，一部雪撬出現在反對的方向。雪撬裏坐着一個人，也許是交通委員，我記不清楚了。他是一個嬌養的女性的傢伙，分明是使了狡獪混進黨裏去的。當時他正拚命趕着馬，以極大的速度在

那裏拐彎。我們怕被他的馬匹踩着，迫得不能不避到一旁的雪裏去……是的，我當時覺得他這種行為太惡，曾經打了他一下耳光。他停了馬，走下來，把我和夏伯陽的名字記了下去。就只這麼一回事。現在他告起我來了。」

當費多爾冷冷地解釋這樁細微事件時，里齊可夫面上漸漸失去它的惡意的和勝利的表情。分明，要宣布「我們的黨委已經弄僵了事情要去受審」的話，現在是還太早的。

費多爾的一般風度，他的無矯飾與和藹可親，他的儀態和談話，不久就使得政治部裏人人都相信他並不是「遊擊的戰士或無識的流氓」了。經過他們第一次見面之後，里齊可夫的不信任就已動搖，過些時就完全消失。以後他跟費多爾的關係就成為十分親切。

費多爾寫信給裁判所，說明那件事毫無重要，又說他在開戰的前夜不能離開他的職守，又說他認為他在軍隊裏比在裁判所裏更為重要。他將那件事做了一個詳細的敘

述末了說他願意接受法庭任何的偵查，並願服它的裁決。

費多爾並不費多大氣力，就證明了關於夏伯陽的無稽的謠言是大大地誇張了的，又證明真正的夏伯陽完全不是政治部所想像的那樣。

費多爾不久就跟政治部頗為融洽，甚至於做起親密的朋友來了；自始至終，他跟他們從不曾有過一次爭吵，或甚至意見上的差異。他很明白他的事情並不是對政治部發命令，却只是幫忙他們，使得他們的訓令都能夠執行。

政治部好像一塊龐大的海棉，繼續吸收着從各種部隊和周圍的居民傾洩而來的不計其數的報告，內中都包含着事實和豐富的經驗；然後，既把這經驗在各種大會和議會等中等消化了之後，就又通過它的組織部和宣傳部，以無數傳單、宣言、訓令指令的形式重新再放射出去。

這樣，不僅在各部隊裏，並且在戰區的居民當中，政治的教育是，多少有點成功地注意到的。村莊村落之中，常有騎馬的和步行的政治工作人員來拜訪，有××主義宣傳家

的「紅車」從那裏通過，他們對村上人講明紅軍的宗旨和目標，它爲什麼要組織，蘇維埃區域在做什麼事，這區域以外又有什麼事，等等。往往，這班人是連他們自己也不大了解的——因爲叫他們從那裏去學呢？——往往，他們解釋得不大連貫；可是無論如何，他們總把最重要的東西宣傳開去了；他們是照火炬者，是傳話人，是教師……此外他們還要演戲，映幻燈片，展覽圖畫，這一切東西，你可以想像得到，在那種貧窮荒僻的鄉村，在那種從來不曾離家到三四十佛斯脫以外的半韃靼種居民當中，是要當做大大的奇觀的。

在紅軍兵士當中，工作就比較容易。一逕都在武裝之下，預備聽你的，又有過好的組織，他們在政治的發展上，就成了鄉村居民當中的翹楚。即使沒有政治部在監督的時候，那些紅軍也有他們自己的下級黨部，會得常川在他們當中進行工作。這些下級黨部所需於政治部的，只不過是物質的幫助和時時更換的新訓令；往往，就是沒有幫助，他們也能把工作做得很好。

講到軍隊裏的工作，這就要隨那軍隊所在的地方和所做的工作而不同了。軍隊在後方休息的時候是一件事。這裏，工作可以有系統地進行；這裏，不識字的可以教他們讀書寫字，可以組織上課和演講，雖則當然不能是大規模的。總之，有很多能夠做，也很多已經做了。但當軍隊在進行中或是在戰線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這樣的時候，報紙也許要一連幾個禮拜達不到軍隊裏。沒有時間演講或開會——弟兄們是在作戰，在火線下呢！而到停下來時候，你的第一個思想就是要打一個瞌睡，要休息一下，補補你的靴子，或是縫縫你的破衣裳，要養養神，預備第二天的進行或作戰。

每到軍隊去巡察的時候，大概費多爾總是有沒有時間去跟所有的司令都談話，夏伯陽則沒有時間去認識黨部和政治工作人員。但憑一種默契的協定，這一個所不會做到的，那一個總會得做到。而當他們重新走到路上談起話來的時候，他們就彷彿對於整個軍隊的生活都已瞭如指掌了。這樣他們生活着，工作着——一逕都在融洽裏。

對高察克的總攻擊開始時，雪正在融化。河上的冰也在融解了。先是山頭上，繼之在山谷，光光的地面開始露出。小溪小澗已使得道路不可通行，砲隊在混着雪的深爛泥中無法可以行動，也不能通過仍舊一部分蓋在河上的薄冰層。騎隊也覺得移步艱難，有些地方甚至於連步隊也須裹足。春天的融解已經造成了一重障礙了。

爲了道路之壞，紅軍的前進起先是極端的遲慢。經過第一次接觸之後，高察克的軍隊停頓了，彷彿是不知所措的樣子。接着四面八方都向他們雨一般的轟擊。塔拉斯·舍夫欽科一隊棄了白軍，投到紅軍裏，這使得高察克的軍隊驚惶失色，而紅軍則精神百倍了。紅軍利用這機會，以加倍的力量向敵軍進逼。敵軍的前線起了動搖，當即就把他們的優勢奪了過來。至此，就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機——這是大家都明白的。希望提高了。紅軍之中灌進了新的氣力，和勝利的預期了。



第十章 布革魯斯蘭

在永遠要被記着的一天，前線的總攻擊開始了。至於零碎的戰鬥，那是一逕都在進行的。

在四月的末了幾天，就是復活節的一個禮拜裏，來了跟敵軍的第一次接觸，他們當時正是一路勝利地從布革魯斯蘭向蒲沮魯克前進。古替也可夫的一旅（它的部隊是沿波洛夫加河的左岸駐紮的）將他們擋住了。那些部隊是用了說不盡的力量才佔得現有地位的；因為路上滿是泥水，溪澗因春解而漲起，又正氾濫在全地面。重砲是簡直無法可以移動，就是機關砲也得把機件拆卸下來，裝在口袋裏運輸的。而且一經達到了波洛夫加河上，他們就又得加入作戰，一直繼續戰到了烏發。

在布革魯斯蘭附近的一戰，古替也可夫險些兒落到了白軍手中，總算僥幸被他脫

免了他，維克霍爾跟大約七十個騎兵，已經深入敵軍的後方去了，在那裏看見一支砲隊沿着一個淺谷在移動。他們就奔馬上前，但到他們將近的時候，那砲隊的軍官們認識他們是紅軍，就命令對他們開火。他們看見那些管砲的弟兄不肯開，那些軍官拿刀背和駁壳槍的槍托打砲手，逼着他們開，但終於徒然。古替也可夫將他分隊中的一大部分引了開去，及經這樣亂了敵人的視線，他自己跟維克霍爾以及餘下來少數騎兵，突然沿一小小的拐角奔馬回去，等不到他們來得及開火，就已衝上敵人的砲隊了。那些軍官這麼不及防備的受人攻擊，急忙要抽出駁壳槍，但是已經來不及。維克霍爾拿刀劈開了一個的頭，又一個被踩在馬蹄之下；其餘的受他們自己的砲手們猛烈攻擊，全被擒住了，雙手反綁的被擲在地上。

這許多的動作是來得閃電一般迅速的。我們可以想得到，那些白軍的砲手都正在那裏期待紅軍。那些綁倒軍官的，對騎馬的紅軍拋射求饒的眼光；其他的一動不動的舉着雙手站在那裏。軍官們統都被殺了，兵士們却沒有一個吃苦。維克霍爾驅策那投降的

砲隊去反攻正在等他們援助的那支白軍，那支白軍看看無希望，也就投降了。古里也可夫跟他的那一撮從人就奔馬到輜重隊。

他跑近輜重隊時，看見許多車輛都裝滿着靴子和軍服，心想這許多的供給都要落到紅軍手裏，樂得渾身都發起燒來。輜重隊的兵士什麼抵抗也沒有，有的是因為紅軍出現的突然，有的還錯認是他們自己的騎隊，以為他們是被調到別的輜重隊去了。這樣，那含有幾百個車輛的輜重隊，就整個落入了正是急乎需要軍備的紅軍手裏。

白軍的師司令部離開輜重隊的地點不遠；它馬上就起了不可形容的混亂。在像這樣的場合，襲擊的消息總要大大地被誇張，因而要引起恐慌，給襲擊者以大便利，使他們容易得手，容易得到大量的掠獲品。當時那個師司令部對於這條通例也不在例外；沒有人想到採取有組織的行動，沒有人嘗試去從事偵察或研究，各人都只求保全自己的皮。第一個先逃的是所羅托；沮卜夫上校；他帶同了師裏的牧師，跳上了一部兩輪單馬車，就溜之乎了。參謀部的其他人員沒奈何地喊嚷着，賭咒着，大混亂統治在白軍中了。

差不多十來個紅軍騎兵衝進了這一團糟裏面，喊着，咆哮着，命令大家都投降，於是就把恐慌提到了頂點。古替也可夫離開他的弟兄，抽出他的刀，去追趕那個逃亡的上校，但不等追到之先，那個牧師就掉頭來向古替也可夫的馬開了一槍，子彈擦傷了它的一條前腿。那馬就鬆下步，跛了。所羅托沮卜夫於是跳下馬車，也開始使用他的駁壳槍。第一顆子彈打不中，第二顆打中馬頭。那馬往橫裏一倒，摔下了古替也可夫。古替也可夫洒脫了馬鞍，拚命跑到近旁一個矮林裏，剛剛看見一個農民趕着一部車打那裏過去，是兩匹強壯的馬拉的。古替也可夫揮舞着駁壳槍，喝那農民站住了，再也沒有時間跟他談判，馬上拿刀割斷近身一匹馬的韁繩，跳上了馬背，飛奔回到司令部。一看，恐慌的喧嚷已經停止；原來那些參謀們知道自己的人數比襲擊者多，已經把他們驅逐走，或是殺掉了。古替也可夫當跑過司令部所在的那座矮屋時，看見一個失了馬的紅軍兵士面頰上流着血。他吩咐那人跳上他的馬屁股，那人急忙的服從，因使勁過度，幾乎把他撞落馬鞍來。

兩個人同騎一匹馬，飛奔過車輛和矮屋，向一座矮山而去，因為古替也可夫有理由

可以預料他自己的大隊人作與已經到那裏的。但爲防備萬一起見，他的同伴和他自己都把紅軍的肩章扯下來，丟掉它。不久，他們就看見面前有一糾騎兵擋住去路。一看也是紅軍，從他們的分隊分脫開來正不知怎樣去復合的。古替也可夫騎的那匹馬也是很有能耐的，却無論如何不配供騎兵使用。耶希加·加拉克見這情形，對古替也可夫說：

「古替也可夫同志，你騎我的馬，讓我步行吧。要是我被逮住了，我會得說我是被逼加入紅軍的，也許他們會得放掉我，不傷害我。他們有時是……」

時間是寶貴的。古替也可夫從那笨重的拉車馬上跳下來，讓他的同伴獨個人騎着自己騎上耶希加的那匹捷足的鬮馬。他躍馬而前，後面弟兄們成一單行的跟着，只除外耶希加，他又步行回到轎重隊去了。（及至三個禮拜之後他才回隊來，說他一逕都躲在白軍的轎重隊裏，那些農民的兵士並不要出賣他。但不幸他不能夠早些逃出來，因為他是跟着那一部分免受紅軍攻擊的轎重隊退却的。）

古替也可夫跟他的弟兄們跑過了平野。子彈像蜜蜂一般在他們四周圍呼着嘯着。

他們喪失了兩個人，但其餘的都帶着性命逃出了。古替也可夫立刻調動一些騎兵去阻止敵軍輜重隊的退却。其中一部分是溜脫了，但大部分都落入紅軍手裏，大大補充了古替也可夫那一旅服裝鞋襪都不周全的人的軍備。

有得要說明的，就是所有的部隊，旅部和司令部，都不願意把他們的掠獲品交給上級司令去「公派」；他們總都要把自己的掠獲品據爲己有，那怕屯積到多過他們的需要——不過這樣的事當然是難得有的。只有絕對無用的或是笨重的物件，才肯交到「上級」去。至於衣服，靴鞋，食料，來福槍，彈藥，機關槍，甚至於重砲，就都要成爲掠獲它們的那些部隊的財產。這樣，所以有時這一隊裏只有光光一打機關槍，另一隊裏却有一百挺左右，而守着祕密，——甚至到檢查的時候也要設法藏過去。在眼目和報告上，所有的數目都是捏造的。祕密守得極嚴，「甚至對於夏伯陽」也沒有那個旅長肯說實話，而夏伯陽也從不堅持他們說實話；當他發命令的時候，雖則從未公然宣布過，心裏却總明白，他可以多

算上二十來挺機關槍，或甚至一尊重砲，因為這雖然不在簿冊的數目之內，他却偶然看見過，或是有那個頭腦比較簡單的兵士跟他洩漏過。在報告上和公文上，軍械的數目是難得有變動的。這意思並不就是槍枝和其他軍械從來不會失落；他們是一定要失落的，不過把失數報上去，在軍隊並沒有好處，也沒有榮譽，所以不如不報，而把「後備」的數目來補充的好。失落的數目既然不報，獲得的數目也同樣不明，或是外交手段地只報上真正數目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因獲得敵軍軍械而得的暫時榮譽，是會毫不遲疑地為增加「後備」的數目而犧牲的。

但是所有這些積貯的軍器成了什麼呢？怎樣可以辯護它們存在的理由呢？習慣地，它們都用「廢物」和「殘物」的名義來掩飾的。那些真正沒有用的，都交給師司令去了；還可以用的，都由各隊自己保存着。費多爾一經發見了這種制度之後，他每次聽見弟兄喊着這樣那樣短缺的時候，就不會過於焦急了。他知道他們的這種叫喊都是未成熟的，儘可以用這樣一句話去打斷它的：

「呵呀！我們要有用到祕密後備的危險了！」

劫了白軍的輜重隊之後，古替也可夫的一旅把所有的掠獲品都據爲己有，分給師裏的很少很少，分給軍裏的簡直沒有。經過古替也可夫的這次勝利之後，費多爾就把情形看明白了，而且就下了一種結論。

「第一，我必須牢牢記着那藏匿了的掠獲品，」他下決斷說。「第二，我必須從此禁止那些司令們不再說謊。」

順便得要補充的，就是差不多在半年裏面，他對於這一方面確實也做了一些極端重要的成績出來。

還有一個思想煩擾着他。這位古替也可夫旅長跟他的一撮弟兄們是曾在敵軍的後方做了一次成功的攻擊；他們曾經閃過了擄奪了一個砲隊，催緊了一隊敵軍的失敗，擾亂了敵軍的輜重車，並且幾乎擒過了敵軍的師長。這些，當然都是不錯的……一個疑惑會從他心上起來，而他當即就達到一個合理的，無可非議的，明白的結論，就是一個

司令決不應該輕舉妄動，去從事一種特殊的活動，却應該對全部的工作兼籌並顧，只把他的軍隊看做全體中的一部分。他應該把這種零碎的任務特別委托給一個人去做，不應該自己親身出馬。古替也可夫的這種個人的豪勇，也許會替他自己及甚至於全旅的人造成極大的不幸，因若當時所羅托沮卜夫的那一槍沒有錯失，並且接替古替也可夫指揮軍隊的人又是不能勝任的，那末結果就不堪設想了。

這一個觀念深深沈入費多爾的心裏，然而始終不過是個有些兒抽象的觀念。在事實上，他往往拋棄了這種理論，對於成功的英勇行爲是從來不責備的。隨他們去愚勇，瘋狂吧——成功就是他們的辯護了。原來他也屈服於豪勇的魔力了。

後來知道了古替也可夫的前線情形漸見活躍起來，夏伯陽和費多爾加上可乞奈夫，彼脫加·以薩也夫，以及大約十五個騎兵，一同騎馬去看他的動靜。爲安全起見，他們彼此相靠得很緊。因爲敵軍的偵察隊是會得憑空向零散的騎兵襲擊來的；而鄉村上的

富農們也不會對於紅軍兵士有特別的好感，尤其對於司令們。

這是一個光明的晴天，村上的復活節祝典正舉行得熱鬧；女孩子們穿着顏色鮮明的束腰半臂，男孩子們穿着花花綠綠的寬衫，正在鄉村的街道上唱歌遊戲。看見了這樣的繁華，不由得要叫人嚇了一跳。彎腰的佝僂的老太婆們成排的坐在村前。爲了慶祝春節，他們都穿上厚重的皮衣，像蟾蜍一般爬到太陽裏來了；這裏那裏你會得看見那種老太婆當中的一個獨自站在那裏——靜靜的，一絲不動的，像一個黑色的雕像。小小的人羣開蕩在蘇維埃的周圍，不知道怎樣消磨他們的閒暇時間。夏伯陽曾經找事情給他們做。鄉村之間的道路是被一道道滿水的深溝劃得無可通行了。爲了這，有許多旅部的車輛曾經喪失了寶貴的時間，車輪折斷，以及諸如此類的事。在他經過的每一個鄉村裏，夏伯陽都把蘇維埃的主席叫來，教他把居民中身體健旺的分子動員起來，馬上修好道路。這一種要求，原不免要引起抗議和拒絕，但回來時從那些道路的情形看起來，知道都已經服從了的。從一村到一村，紅軍部隊所進行的全線，路是都已修好了……

他們在司令部找到古替也可夫。他立刻取出一張用了很久的地圖，攤在桌上，開始指着敵軍據最近報告駐在的地點。不久，他們一羣人被新來的人參加了——是一打左右的騎兵，渾身是泥漿，濕透到皮膚，而且分明是倦得要死的。據問，這由旅黨委布爾洛夫所率領的一幫人，是剛剛做了偵探工作回來的。他們曾經到過在河的近岸的四個鄉村，甚至曾經泗河過去，從對岸得了寶貴的消息來。布爾洛夫從領子底下取出一本小冊子，他所以把它藏在那裏，是防恐被水浸濕之故。這才說明了對岸的情形，原來敵軍也已預料紅軍要進攻，正在作種種的準備；他們正在集中軍力，調動砲隊和部隊，長長的裝得重沈沈的輜重車從一切方面掣進來。那本小小的冊子包含着極其重要的東西。所有探得的消息都由師司令部送達到軍司令。

費多爾帶着驕傲的神色，看了看這個黨委——一個魁梧的黑頭髮的朋友，本來是聖彼得堡的一個機匠，一九一八年到前線來投効的。

費多爾將他拉開一邊來談話。

「政治工作怎麼樣？」費多爾問。

「不好，」那個搖搖他的手回答。「我坦白告訴你吧，克里乞可夫同志，我是什麼事都不能做的。你要高興責備我，那也可以，可是我實在沒有功夫幹政治。我要不是同他們一起研究黨的工作大綱，就得騎馬去渡河。這兩樁事我都不能做。而渡河在目前似乎是比較重要。」

「那一定，」費多爾說，「我們得看情形爲轉，什麼事都幹。我十分同意的。不過你總有時候能找點時間來做政治工作的，我想？」

「從來沒有，」布爾洛夫給他一個老實不客氣的否認，一面說着一面捲着一支烟。
「那是不能的，」費多爾懷疑地說，「必定有時候你能夠做的。重要的是在利用時間呀。」

「你來跟我們這班朋友試一下子看吧，」布爾洛夫帶着一個微笑說。

「那是另一個問題……」

「你來試試看，」布爾洛夫堅持道，「你就會知道是怎麼一種情形。」

他舉起一個指頭，彷彿是等着一個謎的解答一般。

「困難嗎？」費多爾同情地問。

布爾洛夫彎着頭默了一會，這才突然破口道：

「不但是困難，簡直是不可能的。十分不可能的。我們是來打仗的，他們會得告訴你，書我們慢慢念吧，等仗打完了，我們再來念書，現在可不……」

「這就是你的機會了，」克里乞可夫打斷他說。「一個黨委的任務就是要說服弟兄們，叫他們相信沒有政治是打不了仗的。一個軍隊倘使不曉得自己爲着什麼戰爭，那有什麼用處呢？而且要找時間來做這樁事，也是很可能的。你說不可能，我決不肯承認。你且試試看，下次你自己就會知道是能做的了。你要使全體人都振作起來——紅軍黨委們，下級黨部，所有一切。而且也要振作你自己。大部分是靠你呀。」

「我是盡力幹的了，你看見的，」布爾洛夫指着他的濕透泥污的短褂說。

「所求於你的不僅乎此，」費多爾嚴肅地說。「這也不夠的。這就是你跟一個軍事司令的差別的開始。不然的話，你就只能造成一個好戰士的印象，別的沒有了。」

「在這裏這就是主要的事情，」布爾洛夫說。「如果你不跟他們在一起作戰，他們就不用不着你。說了一大堆，什麼都不幹。這是他們說的話……」

「你聽我說吧，」費多爾再一回打斷他說。「你所說的話固然十分真確，但也不盡然。除開我們黨委，誰能夠啓發軍隊呢？你得要明白，除了是一個好黨委之外，你還得有着一階級的意識。」於是他就開始指示布爾洛夫，雖在極其困難的情境之下，也是可能而且迫切需要進行政治的工作。布爾洛夫放棄了辯論，可是露出不受費多爾的意見所感化的形跡。他具有第一流司令的質地，却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黨委。而事實上，這事之後不久，布爾洛夫就被任爲一個軍隊的司令；另外一個人來接替他的黨委了。

他們的談話完了，他們又回到桌上，古替也可夫正在說明前一日發生的一樁事。

「……他們是十五個——都是武裝的，不過什麼肩章都沒有。看起來像尋常的兵

士。那司令有一顆紅星可是他把它放在袋子裏他們騎到了一個鄉村就到蘇維埃裏去。『主席在那裏？』大約有五十個農民走上來，站在一起耳語，向四周圍拋出不信任的睨視。他們覺得驚嚇。

「你們是高察克的部下嗎？」他們問。

「自然咯，我們那些同伴回答，那是故意探試探試情形的。」

「你們是到這裏來打仗的嗎？」

「是的，而且我們正在找紅軍。誰能告訴我們他們在那裏？」

「他們開始問那農民，這帶地方駐的是什麼紅軍部隊，他們要開到那裏去，他們怎樣對待農民。」

「那些農民只看在他的靴子上，口裏含含糊糊的回答。」

「你們不如跟伊凡·巴喬尼基去說去。」他們的一個說，「他什麼都會告訴你們；他是蘇維埃的主席。」

「伊凡·巴奮尼基在門口出現了。一個至少有十一個普特重的人。」這裏古替也可夫把手叉一叉腰，以示伊凡·巴奮尼基的粗大。

所有的聽者都高興地笑起來。

「是的，」古替也可夫接着說，「你常常會看見蘇維埃裏有這種的人。農民們還沒有多大見識，還有一層，他們是容易聽人慫恿的。他們有時候會得把一切種類的蠢物都選舉出來。」

「好吧，伊凡·巴奮尼基從門廊的踏步上走下來了。他並不害怕，他跟『高察克』的部下」好像長久不見的朋友一般招呼着，低低的鞠着躬，滿臉是笑的對他們行禮。「我希望你們都很健康，」他說。

「你是主席嗎？」

「是的，我就是，」他說，他還笑呢，那姨子養的。「傻子們選舉了我，我就幹起來了。」

·一個普特合英磅三十六磅

我們上禮拜就盼望你們來的，我的朋友們。現在，謝謝上帝，你們到底來了。他們煩擾得我們要死呢。」

「我們那些同伴裝做不相信他說的話，突地向他嚷了起來：

「『你在那裏說什麼鬼話？』明白的說，告訴我們你們的軍隊在那裏？」

「『什麼軍隊？』那個主席問着，眼珠子簡直要從他腦袋裏蹦出來了。

「『你們的軍隊。你們的紅軍，他們在那裏？』告訴我們，你這紅鬼！」

「那主席嚇得雙膝落地。他嘗試替他自己辯護，還叫了三個見證人（都是腰大十圍的）給他幫忙，那三個人也就真個替他說起話來。

「『相信我們吧，伊凡·巴奮尼基是靠得住的。他從來不跟他們廝混；是農民們強迫他做蘇維埃主席的。』

「我們的同伴們下了馬，走進蘇維埃，記下他所供給的一切證據，並且叫他簽字。『我們要把它拿給軍官們看的，』他們說。

「他什麼東西都簽了字了，那個流氓，於是他們將他跟他的三個見證人一同放上一部車，趕了走了。及等他明白了是怎麼回事，他才大噪大叫起來，『我對上帝起誓，』他說，『我是一個布爾希維克呀。』農民們是都嚇得口也不能開了。是的，這裏的人都已失掉他們的頭腦，」古替也可夫結束他的故事說。

「那主席現在那裏呢？」克里乞可夫問。

「他跟他那幾個朋友統統都送到裁判所去了。靠近前線的居民都已經嚇昏了頭腦——那是事實。只不過一個禮拜的功夫，白軍和紅軍輪流來拜訪他們，就各有四次之多。他們給弄昏了，已經攪不清到底是誰先來，誰後到，誰待他們壞，誰待他們好。還有被趕走的馬匹，被折壞的車輛，被燒毀的倉房，被搶走的傢具，數目也大可觀呢！講到牲口，農民們是有法子保全的。他們把牛趕到樹林裏，藏起來，夜裏拿草料去餵他們。兵士問他們：『牛跟馬那裏去了？』他們就回答：『他們都給趕走了。』「誰趕走他們的？』如果問的是白軍，農民們就說是紅軍劫去的；問的是紅軍，就說白軍劫去的。起初，這計策使得很好，

但後來查究起來了，樹林被搜了，他們找到牛馬都在那裏，就把他們趕了走。村民們哭喊掉了他們的眼珠子。可是當血都算不得什麼的時候，眼淚更加不算什麼了！

在到軍隊去的路上，他們將車趕進一個鄉村。

「這裏有蘇維埃嗎？」

「蘇維埃？」農民們怯生生地說：「是的，從前是有一個蘇維埃的。」

「在那裏？」

「這裏，這所房子裏，」他們指指一所大房子，窗跟門都釘着板的。

「現在到那裏去了呢？」

「現在誰知道總還在村上吧。那邊那一極頭的什麼地方……」

「你們當真不曉得它在那裏嗎，你們人民？」

「我們爲什麼要曉得呢？我們什麼都不曉得。你自己去找去吧。也許村的那一頭有

人會得指給你的。」

「你們自己是住在這裏的嗎？」

「那自然，我們統都住在這裏的。」

「那末你們會不曉得村上有蘇維埃沒有嗎？」

「這個麼，總應該有吧。」

「你們有村長沒有？」

「有的。」

「好吧，你們有牛奶嗎？」

「有的。」

「那末拿一壺牛奶給我們，要冷的。」

「好……喂！禹希加！」

一個小小的孩子被差開去取牛奶；他走了之後，那些農民們就不知怎麼辦怎麼說才好了。其中有兩個是認識夏伯陽的。但是大多數都不肯相信這些新來的人不是「白

軍的軍官。」末了，等到他們將彼此參照起來看了一回之後，才決定了他們到底是紅軍，而開始自由地隨便地談起話來了。通過他們的談話，我們可以感覺到他們的同情，却也可感覺到他們的虛弱，他們的完全的虛弱。而且還有恐懼——根深柢固的，慢性的，深痼的恐懼。

農民們要的是「太平日子」；他們覺得「人人都討厭」。四周圍喧嚷的戰爭是農民們吃勿消的……

那些旅行人休息下來，跟他們談了一點鐘的話，等他們臨走的時候，農民們都聚攏來給他們送別，用親暱的話語送他們。

米克海洛夫跟他的一隊人駐紮在貼近波洛夫加河岸的一個鄉村裏。到這鄉村去唯一的出路是沿河岸的，而從敵軍所佔據的對岸一塊小山邊，彈火常向這鄉村發來。白軍一經看見有一個紅軍兵士，他們就開火。

夏伯陽和他的一行人現在已經走近這個鄉村了；他們已經能夠明白看見村外的

倉房，而他們自己也分明已經給敵軍看見，因為彈火突然加密了。夏伯陽的一個部下被打中了腿。迅速地，那一團體變成了單行，以各騎之間相隔二十步的距離飛奔前進。斯洛密斯卡耶一戰的回憶掠過費多爾的心。他記得他那一次是怎樣逃避危險的，認識了自己身上已起了一種變化；他現在已不感覺當初那樣的恐慌了。的確，他在斯洛密斯卡耶見的是炸彈，這裏見的是槍彈；不過槍彈是可以比炸彈更加可怕的。這兩件東西各有各的可怕處。「槍彈打穿身體，而炸彈震碎靈魂。」當費多爾奔馬上前時，他從不承認有中彈的可能。在他前面的一個，在他後面的一個，都可以被打中，他却不會。至於他為什麼會起這種信念，他終於不能解釋。

兩匹馬受了傷，一個人的帽子被一顆子彈穿過。他們在一個草墩背後躲了片刻，下了馬，以短の間歇從一個草墩到一個草墩跑步前去，然後又從一間倉房到一間倉房的跑，這樣一直跑到村上。夏伯陽末了一個到。費多爾繼續躲在一塊地方看他。他看見夏伯陽從一個草墩背後鑽出來，這才突然又重新回去躲起來了。幾分鐘之後，夏伯陽離開

他藏躲的地方，可是不打算從一直線達到村上，却去繞了一個灣，等其餘人都到了他才出現在司令部。

「你是怎麼啦，佛雪利·伊凡諾維基？」費多爾問。「我看你嚇得要死呢，那樣子躲在那倉房背後。」

「我就是恨流彈，」夏伯陽用一種嚴肅的聲調回答。「我不願意這麼冤枉的死法！戰場上給殺了是沒有什麼的，可不願這麼的叫人家殺掉……」

他憤然的唾了一口。

達到司令部真是不容易的。子彈不住地從對岸的小山對村上瞄準。房屋之間一經有人形出現，就馬上要招來一陣的子彈。紅軍兵士也在熱心地回擊。他們爬上了屋頂和倉頂。藏在籬笆的背後，打木棚的壁上穿出洞洞來，向對岸的行動作着嚴密的監視。一看見有一個黑人影子在移動，或是有一個頭從山脊上窺探出來，他們就馬上開火。這不是一種正式的戰爭，只是常川在交換槍子，兩方面都在實行「狙擊」。而比任何東西都更

叫人驚異的，則又莫如村民們的無憂無慮的態度。女孩子們穿着顏色鮮明的節日服裝，都在街上閒遊散步，可以聽見歌聲和笑聲。村上的孩童們也同樣過着好日子。他們跟着女孩子們一路跑，模倣着她們的歌，有一個則拉着一把手風琴在伴奏。

這裏的河面是不很寬的，從對岸的低山崗上，敵人可以辨明村上在行動的是何等樣人——紅軍兵士，農民，或是鄉下女孩子。槍子是朝着紅軍兵士放的，農民們毫不在意的在那裏走動，一點兒都不驚慌，匆忙。倘使沒有來福槍子偶然噼拍響起來，就誰也不會想起死正在村上大踏步走。居民們正在慶祝傳統的復活節，彷彿他們是離開前線許多哩路一般。

米克海洛夫已經差發一隊人到對岸去偵察，這是夏伯陽正要教他進行的。那一隊人不久就回來，其中有兩個已經丟了性命，是到了最後一分鐘，已經似乎平安達到渡頭的時候才被殺的。這就是在前線做這種冒險所不可避免的捐稅！那一隊人的報告已經聽過，當即開了一個戰事會議，決定當天晚上就進行一次襲擊。偵察隊從那裏回來的那

個渡頭，料想一定會有防守，因此在天未黑之前，還得有看好另外一個渡頭的必要，米克海洛夫自願親身去領導這個襲擊。

成功的機會是很多的，因為在過去的一些時候，很活躍的煽動正在白軍兵士當中進行過。進行這種煽動的方法是既新穎而又簡單的。差不多一打模樣的黨員，都伏倒在地上，從鄉村的中心向河的方面爬去，爬過紅軍兵士正在受槍擊的那些小巷。然後再往前爬，爬，一逕都不把頭抬起，一逕都不動搖或轉側，慢慢地却穩穩地往前爬。末了，他們就爬到一片籬笆，籬笆上頭天晚上已經預先掘好洞，因而從洞裏爬了過去，就爬到了水邊。在未過籬笆之先，有時甚至在未出村之先，他們都得用非常出奇的樣子化過裝，就是拿柴枝，破布，乾草和稻草，草蓆排，乃至任何可以掩飾人類形象的東西，來掩護他們的身體。這樣化了裝之後，他們就爬到河岸上，打樹叢當中爬過去，躲在土丘的背後，及至大家都到齊了，這才突然一致地喊嚷起來：

「兵士們！白軍的兵士們！同志們！殺掉你們的軍官吧！到我們這邊來吧！你們是被騙

了！他們是叫農民打農民的，你們的軍官是你們的仇敵，我們是你們的兄弟！到我們這邊來吧！殺掉你們的軍官吧！來吧！」

這裏的河面是不寬的，對岸的人每一個字都聽得清清楚楚。當草上有露水的時候，聲音可以送到特別的遠，而那些煽動家的出動，總是在晚上或早上的微光中，因為那種時候最不容易引起注意。對岸的軍官們對於這些布爾希維克的煽動家，直恨得咬牙切齒的咒罵，把他們肚裏頂頂難聽的字眼都搬出來罵他們，恨不得立刻把他們拿槍開死，只無奈看不見個人影，他們是無從開起的。

然而他們口裏雖然咒罵，心裏却是害怕自己的軍隊聽得那些煽動家的喊嚷過於長久；他們一逕在調動兵士駐在的地點，一逕担心兵士當中要突然鼓譟起來。白軍的兵士把對岸傳來的這種簡單而動聽的呼聲聽在耳裏，印在心裏，據說曾經有好幾打人就因傾聽他們那些布爾希維克的弟兄們之故而，被他們的軍官槍斃的。原來在白衛軍裏，他們自己的兵士當中也放着間諜。農民們聽了這些煽動之後，都明白了他們是被強迫

跟他們自己戰爭的，因而認識了他們自己的地位的悲劇面。這一切，都給與紅軍部隊的作戰以很大的便利。而動搖白軍軍心的最有力的分子，就是這些煽動家了。

白軍軍官們對於這班煽動家們先還開了一陣槍，後來看看沒有用，也就只得罷手。那些煽動家們盡完了他們的使命之後，就仍舊靜靜的爬回到村上。

在預定要去襲擊的那一夜的晚快邊，宣傳的工作特別成功；有些地方，白軍兵士竟拚着性命來回答他們，並且向他們問話，說明他們要投到紅軍裏去的困難，因為他們受監視得十分嚴密，被處罰得十分殘酷的。

米克海洛夫那天深夜帶了一個精銳的支隊去實行襲擊，第二天早晨旅司令部就接到下面的一道電報：

「夜間以精兵二百渡過波洛夫加河，有的燒水，有的臨時搭木橋，乘敵睡時進擊。獲俘虜一百五十以上，機關槍四挺，來福槍，彈藥，行軍廚，輜重，無算。」

「獲得一百五十個俘虜，」夏伯陽說，「那末其餘的怎麼樣了呢？」他車轉身，對着

那正在寫報捷書的參謀員，接着說：「獲俘虜一百五十人，當場殺死白軍二百人。」

「你這是什麼意思呀？」費多爾驚異地問。「你這二百人的數目是從那裏來的？」

「不會再少的了。」夏伯陽毫不覺得羞恥的回答。

「不過你是捏造的呀！」

「我從來不會捏造，」夏伯陽憤然地駁回說。「如果米克海洛夫便到了不曾提起他們，難道叫我也該忘記不提嗎？」

「你必須等查確實了再報上去。詳細的情形我們以後可以補報的。你這個數目是從你自己腦子裏找出來的呢，佛雪利·伊凡諾維基。」

「爲什麼不報呢？」夏伯陽帶着一個毫無顧慮的笑回答道。「他們是得高興高興的。」

但是費多爾不肯讓步。

「誰要高興高興的？而且拿捏造的數目去叫人高興，又有什麼意思呢？這樣的虛報」

很容易被人發覺，往後他們就再不相信你……」

「他們決不會發覺的，」夏伯陽興高彩烈地說。

但是費多爾終於將那二百個神祕的犧牲者從報告上擦掉，夏伯陽雖則心裏覺得難堪，却也不得不默許。

當他們做了一次視察的旅行回到他們自己的師司令部的時候，他們發見新的訓令正在等着他們。

「立刻動身到——」那訓令上寫着，以下詳細說明他們應該帶去的部隊，目的地以及這次調動的目的。他們的一師要去加入另外一個軍團了。類似這樣的軍力改編，以前已經有過好幾次。有時某一旅人從一師裏分擘出來，過幾天又重新併回去。像這樣的軍力調動，原都是受變換的情境和新的發展指使的，可是照常要惹起夏伯陽的大大的懊惱，他總以為這是任意的舉動，或是有些「對他過不去的人」故意跟他搗亂的。在這樣的場合，他的推理總是極端天真的，要不是他當時裝起一副十分嚴肅的神氣，人家總

要當他是在開玩笑。不過現在調到無論什麼新地方，都已不會覺得怎麼新鮮，而且調動一下也並不會費事了。因為現在的戰線已經是綿延不斷，所以各隊之間的距離是遠不到那裏去的。每一個軍隊的勝利或失敗，總是全體都會感覺到。消息迅速地傳布着，時而把希望粉碎在地中，時而把希望高高地舉起。夏伯陽對於古替也可夫一旅的成功，活動特別感到興味。

「這伶俐鬼，他真會利用機會呢！」他在司令部裏得意地喊出；於是他立刻發一個電報給他，其中他設法在一些命令和訓令之間，夾進了他對他表示的滿意。因為純乎表示恭維的電報，在軍隊裏是不許發的。

總攻正在順利地進行着。好幾個最要次要的地點已經到手了。費多爾和夏伯陽得同時分身到一切地方，因而從一點到一點的穿梭似的跑着。像個着了魔的人，給人教訓，幫助，和警告，有時候他自己得加入他們裏面去作戰。費多爾將由某一次戰爭所得的印象記在他的記事本裏，他名之為「比里烏其諾之戰。」我們現在把全文抄在這裏。

比里烏其諾之戰

一 前進

我們清早由阿克漢吉爾斯可伊前進，當時太陽還不曾暖着地面，牧場上仍舊還放出夜間的潮濕氣味。空氣裏是先乎日出時的緊張的寂靜。我們的隊伍逐一走出空曠的田野，排成了前進的行列，沒有喊嚷，歌曲或聲音，默默的向掩蔽近村的一塊小山的方向進發。先行的分隊向一切方向散開，騎馬的斥候隊衝上前去，一忽兒就失其所在。夏伯陽，一個旅長，和我三個人，是騎在隊伍前頭的，我們繼續差發傳達人把消息和新鮮的報告去送給他們。在左邊，從另外一塊小山背後出來的，有砲火的隆隆聲；那是在我們有一旅人正向那裏進發的基納爾之外了。那一旅人奉到命令，要繞到敵軍的後方去，預備等我們將他們驅逐出比里烏其諾的時候可以截斷他們的後路。遠遠的槍聲也可以聽見——是在我們前頭二十至二十五佛斯脫的遠近，可是無法能夠辨別究竟是那一方面發

的因爲是在清晨並有露水的緣故，所以槍聲可以明白的聽見。如果是在日中，那是差不多聽不到的。

計劃是要到敵軍後方去給以一下突然的攻擊，以造成一種恐慌，並且利用紛擾和混亂的機會，去奪過他們的砲隊來，那是我們的斥候隊已給我們報告了的。從河那邊的槍聲聽起來，分明敵軍已經注意到並且明白了我們的戰略。這就減少我們成功的機會了。我們爬上了一塊小山。山下是一個極小的村落，叫斯可皮累伏，我們就是要從那裏去進攻比里烏其諾的。我們正向四周凝視時，斥候隊奔馬前來報告，說敵軍已在差不多三十六小時之前退出了斯可皮累伏。我們當即騎馬進村去。農民們都聚在他們的矮屋近旁，對進去的隊伍怯生生的側着眼。「今日是白軍，明天是紅軍。」他們在那裏喃喃的說，「那末又是白軍，又是紅軍——沒有窮盡的。他們吃盡了我們的麵包，趕盡了我們的牲口，什麼也沒有賸下給我們了。」

然後他們抓了抓腦勺，表示着迷觀的樣子，接着說：「當然，這是打仗呀，沒有辦法的。」

我們怨不得誰。不過我們太苦了，吃不消了。而且到底打到幾時才完呢，這該死的仗我們老百姓難道不該有時間休息的嗎？」

「等我們打贏了，就停了，」我們回答：「不打贏是不會停的。」

「那末你們幾時才打贏呢？」他們拿疲倦的滴溜溜的眼睛看着我們說。

「這個我們說不定。你們幫助我們，我們就贏得快些。要是咱們大家都連合起來打他，高察克是支持不了的。」

「自然他是支持不了的，」農民們表示同意。

「那末，好吧，你們得幫我們的忙呀。」

「你們叫我們幫忙，」他們繼續說，「可叫我們怎麼能幫呢？我們幫了一邊，過一會兒那邊就把我們的鄉村拿去了。我們幫了你們，可是一會兒高察克又要拿回我們的鄉村去。我們斯可皮累伏已經吃過了很多的苦。我們的最好辦法就是躲到我們的地窖裏去——那就也不幫人的忙，也不碍人的事了。」

我們急忙要通過那個鄉村，去追趕退却的敵軍，但是我們仍舊嘗試跟那些農民說明他們的錯誤。我們指出了高察克介紹進來的軍官和官僚的統治以及蘇維埃權力之間的差別。他們似乎也能了解，而且表示同意，但照情形看起來，分明關於這種題目的談話在鄉村上是很少的，難得聽到的；他們簡直是什麼都不知道，他們講到九九歸原，總不外是他們對於平和和安靜的渴望。

這一種心情並不到處流行，只有在如斯可皮累伏那樣遠僻荒涼的地方才是典型的。在大鄉村裏，居民大都劃然的分成兩個不可融洽的敵對黨派；白軍來了，這一黨的人就高高抬起了頭，將那一黨人譏笑，迫害和傾陷；紅軍來了，馬上掉過一個頭——那一黨人表示勝利而對他們的敵人施行報復了。

我們的隊伍絡繹經過斯可皮累伏村，通過一頂小橋達到平野，就散開做擴大的陣線。在比里烏其諾的敵軍砲隊就是對這個地點開火的，但是第一個分隊已經散開，其餘到達的分隊也正在作展開的陣勢，不致供給敵軍的炮火做目標了。因此敵軍的轟擊能

狗命中的極少。

夏伯陽和我走進一所小屋裏去找牛奶。那家的家主婆，一個病態的蒼白臉孔的女人，已經給砲火嚇得快要死，慌忙拿給我們滿滿一罐牛奶，並且拿一塊黑麵包放在桌上。那女人很溫柔，很和氣，紅軍兵士到她家去找食物時，只要她有，她總高高興興的拿給他們，並且無論對誰都告訴，村上開火的時候她是非常害怕的。我們要拿錢給她，她不肯收。

「我會得想辦法，」她說，「而且誰都知道你們的仗要打多久呢？」

我們把錢塞進孩子們的手裏，那些孩子們正圍在她身邊，像小動物一般牽住她的衣角，拿滴溜溜的眼睛看着那些帶來福槍，手槍，長刀和炸彈的奇怪的人。

「你們給錢吧，」那家主婆說。「我本來是不肯收的，不過依照你們自己的辦法。你們拿乾草或是雀麥，都要給錢的。可是他們那邊呢，他們只要拿得到手的東西什麼都要拿，從來不會想到給錢的。他們甚至於連我的兒子凡禹希加也給拿走了，還有我們的馬。誰知道我的兒子還能回來不能呢？」

她的聲音和態度之間都沒有流露一絲兒的卑鄙；我們可以看出她只在說實話。當然，我們的人也並不是隨時隨處都給錢的，可是她不知道這種事實。至於高察克的部下，那末到村上去搶掠是照例的事；他們什麼都要搶，什麼錢都不給，總是把鄉村弄得精光的。

我們在窗口旁邊坐下來，看着炸彈在離開我們六七百步的田裏炸開。不時，小小的一蓬濃密的黑煙要從地面上出現，接着是地和空氣的一陣大震，震得那窗玻璃像鈴一般的瑯瑯響起來。白軍正在對紅軍的陣線開火，但是砲彈總都落在陣線的幾十碼以外。我們是在記時間，是在等着我們的砲可以發生最大效果的時候。我離開那小屋，爬上了一塊小山，伏倒在地上。突然間，一個女人跑到我跟前。她賊頭賊腦的四面看了一遭，這才從她的圍裙底下取出一件小東西，塞進我手裏來：

「這裏吃吧，趕快！」

那是一個雞蛋。我將它看了看，簡直莫名其妙，眼睛睜得大大的瞪視着她：

「這要多少錢？」

「瞎說！她很不高興的說道：『來吧，吃吧，你一定是餓了，不要說錢不錢，你吃就是了。』」

她現出很匆忙的樣子，我們可以從她的說話，舉動，和四面窺探的情形上看出來；她是怕村上有人看見她，怕白軍回來的時候他們要去報告，因而起了麻煩。

「你爲什麼要這樣呢？」我問她。

「我有一個兄弟，他是在你們這邊的，加入紅軍的……人家說白軍已經打敗了你們，把沙馬拉佔了去了。這是真的嗎？」

「不，親愛的，沒有這回事。」我回答，「完全沒有這回事。你自己看得見的，吃敗仗的到底是誰。」

「哦……好吧，你要當心不要讓人家殺了好嗎？」

說完她就下山去了，跑得很快而且賊頭賊腦地，竭力掩藏着自己，直到消失在一堆

矮屋中爲止。我感覺到出奇地高興，坐在那裏對手中的雞蛋微笑着，想着這個和氣的心地純朴的女人。我們是到處都有朋友的，我心裏想，雖在斯可皮累伏這種荒僻的地方也有擁護我們的人。有許多東西他們都還不會明白了解，但是他們會得本能地感覺誰是他們的朋友。例如這個女人。她一逕在那裏等着等着，現在她的心願已經滿足了。她是快樂的，她却不知道怎樣表示她的快樂——因而她給我一個雞蛋……

一一 在前線

砲隊到了，並已接受了他們的訓令。沿着山谷，緊張着，向前衝着，馬還拖去了我們的重砲。我們看見砲隊停止在步隊後邊，看見第一點小火燄從砲口射出，隨後又看見第二個火燄跟着砲火的轟炸發出來。在陣線中的兵士聽見自己的砲響，就更加活躍的向前進動。我們騎上我們的馬，後面跟着傳令兵，奔躍着向前去。我們爬上了一座高山，從那裏可以明白看見比里烏其諾；倘使照一直線走，相隔不能在三個佛斯脫以上的。這裏，夏伯陽和我分了手；他拍馬馳往右翼，我馳往左翼。

「同志」傳令兵對我說，「看樣子好像我們這邊的人在退却呢；他們在跑，而且像是向這邊來的。」

我看他所指的地方，的確那裏像起了大恐慌的樣子。紅軍兵士正在從一處到一處的跑；陣線似乎彎曲了，但一會兒仍又拉直。我們急忙跑到那地方，一看並沒有什麼可驚慌的；陣線不過是經過一次改移，向一個新的方向轉動罷了。當時我們是在一丘種向日葵的田裏，在那些強韌多刺的幹子裏，頗不容易闢出一條路來。直至終於達到前線之後，我們就下了馬。我加入一些伏在地上的人的線裏，在兩個青年之間伏下了；他們的面孔是紅銅色的，身材短短，可是肩膀很闊，很結實。他們的名字是西曹夫和克里莫夫。每當一排人前進的時候，總是十分靜悄的。沒有人類語言的聲音；你所能聽見的只有尖利的命令聲，或是偶爾有人咳嗽或吐痰的聲音。極難得聽見一個人跟他的隣人交換少數幾句話。若是碰到這樣的時候，那就是不祥之兆。你躺在那裏，在敵人的砲火之下，子彈在你周圍唱着呼嘯着，隨時都可盼望你的頭壳，腿子或胸膛被穿過去。你是沒有意思要和別人

談話的；你必定在一種混亂的狀態之中，迅速掠過的思想攻擊着你的腦子。靜靜地，但是憤憤地，你嘗試要集中你的思想。你感覺你的思念已經失掉了控制，你願意要儘量地，突然一下地，毫無遺漏的記起以往的事來，然而你總感覺到最重要的一樁事偏是把握不着。你必定要記起它來。時間是短促的，你得要趕快，趕快……

陣線節節的前進，中間的間歇愈來愈短。敵人愈來愈近了。他現在已經是十分的相近。再過一會兒，你就用不着跑，也用不着躺下了。你得作最後一次的挺進，這以後就要衝鋒了。就因為這一樁可怕的事情，就因為這個衝鋒，所以你必须把每一件事情都那麼迅速的記起來。這以後，就有那無名的黑色的深淵要來了……

當我在那兩個小伙子中間伏下去時，他們往兩邊挪了一挪，讓出地方來給我。他們茫茫然的看了看我，沒有說什麼——還是照樣一聲不響的伏着。我也好久不說話，但到後來這種死的寂靜使我的精神受着壓迫時，我就掏出煙荷包，捲起一支煙來開始吸着。

「要吸煙嗎，同志？」我問我隣人中的一個。

他抬起他的頭，似乎不懂得我說什麼。他覺得我的問話可驚異，尤覺驚異的是在這種環境裏會得聽見一個人類的聲音。他想了一刻兒，這才突然的我看見他的眼睛裏照出了快樂。

「這個主意很好，」他說着，就伸手過來接煙荷包。「嗨！西曹夫，」他對他的伙伴招呼道。「不要咬地皮了，跟我們來吸一口煙吧。」

西曹夫也像克里莫夫一樣，慢慢地抬起他的頭，向我們兩個投了一個嚴肅的怒視。這才，他也捲起一支煙，吸了起來。他也高起興來了。我們並不真正的談話，只不過偶爾落出幾句片段的話語：「這裏濕呢……媽的有刺……烟捲熄了……有一個來了！」

「起來！」號令的聲音。

一眨眼之間我們都已站起來了。全線的人都像一個皮球反蹦似的跳了起來。沒有一個是站得筆直的，大家都彎着腰蹲在那裏。

「跑！」命令震響出來。

大家都把來福槍遠遠伸在前面跑起來。我也跑，身子幾乎折成了兩疊，脚步不勻的顛顛躑躑的跑，敵人的機關槍噠噠地響起來，間之以來福槍的急放。

「臥倒！」是一個新鮮的命令。

一齊都伏倒，繼續幾分鐘沒有動靜。然後，他們慢慢地一時兩時的前進，輕輕地抬起他們的頭，向四下看看。有些稍稍爬上前幾步的，重新又爬回來跟大家取齊，有些落在後面的，低着頭靜靜地爬着趕上。沒有一個人願意孤獨，或太向前，或太落後。

克里莫夫是善於跑步的，已經比我們向前幾步，要不是我閃避得快，我面上幾乎吃了他那重笨的靴跟一脚。

我們默默的伏着，等着後命。我們不再嘗試吸煙了，就是偶然的話也不再發一句。克里莫夫現在已伏到西曹夫隔壁來了。分明，克里莫夫突然記起了幾分鐘之前的談話的快樂。我可以聽見他嘗試要拉西曹夫同他談話。

「西曹夫」

「做什麼？」

「你看，這裏有個小甲壳蟲，」他拿指頭撥着草說。

西曹夫不回答；他正憂鬱地皺着眉頭。

「西曹夫！」克里莫夫又開口了。

「怎麼啦，做什麼呀？」西曹夫憤憤的反問。

克里莫夫找不到話說；他只歎了口氣，然後，顯然已經收集起了他的思想，才用一種低的聲調說出來：

「呂班加嫁到普洛尼諾村去了。」

他是想起他自己村上的一個女孩子來了，大概是他曾經求愛過的一個女孩子。但是對於這，西曹夫也沒有回應。克里莫夫明白了他的努力的無望，也就落入沈默了。他顯然是沒有要同我說話的意思。他把身子在地上伏得更緊些，開始拿指頭在那剛抽出來

的嫩草上劃了起來。一會兒他看見一個甲蟲，將它揪碎，看着它在他的粗而髒的手指上

癱攣。然後，他又撮起一點兒土，將它捏成粉，讓它從指縫裏篩下去。

「跑！」

我們都一虎的跳了起來，帶着扭曲的臉，瘋狂的眼睛，和熱的脹大的鼻孔向前跑去。然後我們又等着。然後又跑，又等着那一句渴望着的命令：

「臥倒！」

我們都筆直的伏下去，像是僵硬的麻木的軀體倒斃了一般；然後拉緊了我們的肌肉，將身子縮緊了，像烏龜一般；然後，慢慢的一點兒一點兒的，我們移動我們的身體，拿抖簌簌的戒備的眼光向四面看看。

跟我們在一起的是馬露西亞·里阿比尼，那一個十九歲的女孩子；她也拿着一支來福槍，驕傲地跟我們一起前進，竭盡了她的力量，總算是能不落後了。但是可憐的馬露西亞，她對於幾天之後在查格里愛提諾附近跟前進的紅軍兵士一同過河的時候要發生的事情，她是預先沒有受過警告的。當時她是在第一批向敵人衝去的人當中，一顆子

彈剛好打中她的前額，她的溫暖的身體就在基納爾河的寒冷的血染的水上被漂到下流去了……現在呢，她還是在笑着，對我喊嚷着一些親密的話語，可是我不懂得是什麼。

我的伊凡諾伏的同鄉人，我是兩個多月沒有見他們了，並且也不曉得洛巴爾和脫倫梯·波乞金是在這裏。原來他們已經離開了烏拉爾斯克的部隊。重新加入了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隊。那一天我沒有看見脫倫梯，可是我瞥見洛巴爾站在一片澤地的那邊，跟我揮帽子打招呼；他的紅頭髮在日光裏一翹一翹的。

在四周圍，我看見了很熟悉而親愛的面孔。可是我不能嘗試去走近他們，因為現在，我們離開比里烏其諾的邊界只有一百碼了。我們是隨時都可以受到一陣子彈歡迎的。這是在前線的一個妙訣——自己穩穩的伏着，始終不動彈，靜等着敵人一步步走近前來，這才突然的，等他逼近的時候，把來福槍和機關槍一陣猛放，殘酷地繼續地刈下了整排整堆的人體；於是敵人的陣線動搖了，就會得掉過頭去逃跑，後面的彈火却緊緊的追着他們，同時埋伏的騎兵也突然出來追趕，衝進他們當中去，將那些已經嚇昏的不能思

想的可憐蟲結果了。

我們是預備着這一着的。突然，從左邊來了兩排槍的響聲，隨即跟着機關槍的噠噠。一個探子奔馬前去，看是怎麼一回事，兩分鐘之後他回來了，說是我們自己的右翼向敵人挑戰。這一下挑戰始終得不到反應。我們可以假定那個鄉村已經無人防守的，但是慘痛的經驗曾經教得我們審慎了，於是我們的陣線靜靜地審慎地直向村邊上的倉廩探索而進。幾個機關槍手，同着其他一些幫助他們的人，抓了一挺機關槍，跑到最近一個倉房那裏架了起來，預備一有警報就開放。從右翼來了一陣不大明晰的「哈啦」聲，這就是我們的隊伍正在進攻的意思。他們已經差不多沒有抵抗的擒獲了敵軍留在村上防守的一部分軍力。從左邊的山背後來了三個砲聲，一個接着一個來的。喊殺的聲音漸漸微弱了，漸漸的隱入遠處去了；我們所能聽見的，只不時遠遠有一聲的轟炸，像是一種微弱的回音一般。我們猜想白軍已不再向比里烏其諾開火，却對另外一個方面開火了。他們是在嘗試抵抗從極右翼前去包圍他們的那些部隊。他們既已對這些部隊集中。

們的砲火，所以一面迅速地退却，只留下少數「骷髏」的分隊來抵擋我們這種情形，是我們直到後來才認明白的，當時却有很多的事使我們迷惑不解；我們並不能確定那一次戰爭的結果怎麼樣。當機關槍手已在那倉房近邊架搭停當之後，砲隊司令和我就走到他們跟前去，問他們有沒有看見那些房子背後躲着什麼人。他們並沒有看見什麼，一切都安靜，什麼人也看不見，沒有白軍，也沒有農民。那個鄉村似乎是空的，死的。我們將四圍的一切東西都搜索過，到草園，倉房，木棚背後去搜索，慢慢地探路前進。沒有一點的聲音，沒有一絲的綽繚，一句話或一聲槍響。絕對的寂靜，但是比轟炸還要可怕得多。在前線，這樣的寂靜是不可思議的，刺激神經的。

在我們背後的小小一段距離，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的弟兄們正在前進，他們帽上的紅星在那些草園和倉房之間這裏那裏的閃爍着。這一種匆促的，不齊的，猶豫的動作，是在死一般的寂靜中進行的，期待着隨時都會有一陣砲火突然暴發出來。

我遠遠看見一個女人的身影。一個農家的女人。也許她能夠告訴我什麼的。

我儘我的腿的力量急忙跑到她跟前去。

三 比里烏其諾的佔領

那個女人站在一個地窖的門口，眼裏帶着驚惶和迷亂，瞪視着我。這一下，瞪視反映着她剛才經歷到的恐怖；它又表示着迷惑、懷疑，和對於什麼不可避免的新災難的期待；她似乎是期待着一下打擊，似乎要想避免它，又似乎明白她不能夠避免。「到底要什麼時候才完呢？」她那疲倦的眼睛裏，似乎在說。她像這樣，瞪視着人，心裏懷着焦急，問着：「到底什麼時候才完？」大概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我瞥見另外一個女人的臉，跟她一樣苦惱，灰色而憔悴的，也從那個半開的地窖門裏伸出來。這個女人的眼睛底下，有着腫脹的紫色的圈子，她的嘴唇是焦的，一綹綹紛亂的頭髮從她蓋在頭上的一團破布底下戳出來。她也現出一種悲哀的神情，彷彿在哀求，在詢問。

「白軍在這裏嗎，還是已經走了？」我問那女人。

「他們已經走了，朋友，他們已經逃走了。」那個從地窖門口窺探出來的女人說。

「現在我們可以出來了嗎？再開槍不開了？」

「不，不再開槍了，你們上來吧。」

女人們開始從地窖裏爬出來，一個一個的。小孩子也出現了；他們是拿被單、蓆排和布袋裹着的。他們的母親們以為拿破布裹起來就可以當得住炸彈。一個灰濕眼睛白鬍子的老頭兒被抓在他那長長的打皺的臂膀上拉了上來。他的皮帶上蕩着一條長繩子，分明當初是憑這個吊下地窖去的。

等到地窖裏的人統統都爬出來了，他們就都偷偷摸摸的散回到各人家裏去，緊緊的挨着牆壁走，怯生生的眼睛不住四下的看着。他們像影子一般一聲不響的走，仍舊充滿着恐懼，緊張着焦急，並且在陰冷地窖裏過了許多時候，都僵硬而麻木了。

在一條小巷的拐角，我看見了小小一羣農民，他們也同女人們一樣，分辨不出打仗打完了沒有，不知道可以跑出來了呢，還是仍得到茅屋裏，棚棚裏，和倉房裏去躲着。

「日安，同志們！」我向他們嚷道。

「日安，同志，」他們齊聲的回答。「你們到底是來了，謝謝上帝！」

我不能說這套親善的話語誠懇到什麼程度。也許他們因為害怕，因為畏葸，對於白軍也用是這樣招呼的。但當我把他們的面孔看得再仔細些時，我讀出他們臉上的真正的快樂——不能假裝的快樂，特別是在這麼簡單的鄉下人。於是我也開始覺得高興和快樂了。

我們走到了鄉村的中心。那裏我們看到另外一羣人，樣子不像是農民。

「你們是誰，弟兄們，囚犯嗎？」

「是的，我們是囚犯。」

「你們入過籍嗎？」

「是的。」

「那裏入籍的？」

「阿克莫林斯基區域。」

「你們共有多少人？」

「大約三十個。其餘的躲在倉房裏看，他們從菜園裏出來了。」

「那末你們是存心留在這裏的？」

「對了。」

「你們的槍呢？」

「我們把他們堆在那邊，靠在籬笆上。」

我騎到籬笆那裏，當真，有一堆的來福槍在那裏。我放了哨在看守那些俘虜和來福槍，等將來交到師司令部去。

那些俘虜現出可憐的樣子；他們的裝束是很苦惱的，有的穿爛羊皮褂子，有的農民的短褂，有的破爛的市民裝。他們的鞋襪也極端的可憐——爛氈鞋或樺樹皮鞋。他們一點兒也不像是兵士，倒像是頂頂下等的癩子。我惶惑地問我自己，高察克的軍隊都用着外國的軍械，爲什麼他們的軍備會得這樣差的。

「噫，弟兄們，」我說，「高察克叫你們穿得不很漂亮。他所有的人都像這樣的嗎？」

「不，只有我們。」

「爲什麼的呢？」

「我們不願意加入他們。我們有許多逃走了；有的回到家裏，有的去投紅軍。」

「那末你們是不願意跟高察克的了？」

「不，我們用不着他。他叫他自己的人穿着鑲金邊的衣服，我們呢，你就看吧。」他們指指自己身上的爛衣服。「而且他總叫我們去當先鋒，把我們放到砲火最密的地方去。」

「沒有你們這班廢物也還是一樣的，」他常常說。」

「你們爲什麼不早逃走呢？」

「他叫他自己的人在我們背後看牢我們。他們自己不打仗，只管我們逃走不逃

走。」

「哦，那末剛才你們是怎樣躲了的！」



「我們跑到菜園裏，躺在菜場中間，一逕躺在那裏等着。等到白軍走了我們才出來。」

「現在你們打算怎麼樣？你們願意加入紅軍嗎？」

「是的，我們願意的，我們所以留在後邊也就是爲此——就爲要加入紅軍。這正是我們所願意的。」

我跟着其他騎馬的人慢慢的穿過鄉村，向在敵軍退却的方向一座小山而去。我們的步隊正在沿山麓爬過去，通過一頂小橋，向一峻峭的砂土的山坡前進。

「這裏的敵軍多嗎？」我在路上問。

「有千把人，」農民們答道。

但這所謂「千把」的數目是作不得準的；有時實在有五六千，有時只有光光的二百。後來將農民們的報告和囚犯們的報告比較之後，方才得到一個略爲準確的數目。這裏，由輜重的分量推斷起來，當初敵軍的軍力是很可觀的。他們沒有把比里烏其諾佔據

得很久，也沒有像平常那麼頑強地防守它，大概因為他們已經知道我們要去攻擊他們的後方，因而感覺到危險了。

「白軍是什麼時候撤退的？」

「沒有多少時候。」農民們回答。「就在你們來之前。他們一定不會很遠的；他們退到那邊那塊山背後去了。」

然而，我們的力乏的軍隊不能追他們。倘使有騎兵隊的話，我們是要嘗試一下的，但是我們的騎兵太少。騎兵不是我們的主力。

已經通過鄉村正在爬山的那些隊伍，還沒有喪失截留敵軍輜重隊的希望。但是輜重隊的主要部分已經走了，只有留在鄉村上的一些車輛落到我們手裏。

比里烏其諾位於一座峻峭巖巖的小山的山脚。過了那頂小橋之後，你得要有一番苦苦的攀登。當我們的隊伍終於爬到山頂上時，一件悲劇的意外事發生了。原來從山頂上看下去，有一排排移動的人出乎意料地出現在一段路外，我們就向他們開火。他們急

劇地回擊。及至兩個打死了五個受傷了，方才發現是打的我們自己人。這一場慘劇本來還要鬧得嚴重的，還虧得那一隊人的司令不顧性命的衝上前來揮動手帕和帽子。及等他走近我們，才把情形解釋給我們聽。我們在路上碰見我們自己的大約六十個騎兵，剛剛從流汗吐沫的馬上跳下來。我們命令他們立刻重新上了馬，分做了兩個分隊，一隊我們差到左翼去尋找我們自己的部隊，叫他們進行側面攻擊，還有一隊去追截敵軍的輜重車。但是那些担任側面工作的部隊，我們並沒有跟他們取得聯絡。據後來查明，原來其中發生了通敵的事件，以致我們不得不拘捕了幾個人，交給裁判所裏去。但在當時，我們一點也不曉得，還以為他們正在擾亂敵軍的後方。誰知道他們並不會出現一點踪影，以致敵軍竟得帶同他們的輜重隊安然退却。至於被派到右翼去的斥候隊則跑不到六百步，就受到退却的敵軍的後衛的攻擊，因而被迫降落一個山谷中，深入叢樹裏面去躲着。

當第一個機關槍手到達山頂時，我帶他到一個地方，從那裏可以看見退却的敵軍的散亂行列。他們正在急忙忙的退過一片靠近森林的平坦的草地，分明是防恐我們的

騎兵要去追趕，因為他們並不知道我們差不多沒有騎兵可說。我們專靠自己，當然是無能為力的，但是我們抱着一種渺茫的希望，希望敵軍的背後突然的起了槍聲，這才我們就用我們這挺僅有的機關槍去加助恐慌，終於可以搖亂敵軍的軍心，奪過他們的輜重。但是我們的這個期待終於無着落。我們在敵人的後影裏追了一兩個佛斯脫，那機關槍手和我們已經追上了的那幾個騎馬的斥候隊，一逕對那退却的白軍開火。他們一面回擊我們，一面向那樹林退却，不久就消失在裏面。

這時候，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的隊伍已經追上了，正埋伏在那小山上。我們走近時，我們看見有幾個人拿起他們的來福槍預備開放，我用極頂的聲音喊着我們是紅軍，並且搖搖我的手帕。這就算是避免了又一次厲害的錯誤。有幾個人爬起來，跑上山坡來迎接我們；及至他們認識了我，就都可憐地搖了搖頭，詛咒他們自己是蠢貨。我們於是下了山，進村去。

這裏我看見了夏伯陽。他正在檢閱隊伍。他也曾親身去參加追擊，剛剛從那一邊進

村來的。我掉轉馬頭，同夏伯陽騎回山上去。

村上現在從新活躍起來了。所有的小屋裏都擠滿了紅軍兵士。農家的女人們圍在井旁邊，要汲水去裝茶爐，供應她們這些新來伙伴的享用。她們已經沒有那種驚惶和畏葸的神情了，一班年輕小伙子還甚至於興奮高興起來。村上的女孩子們不久就已跟紅軍兵士們十分熟稔。

當時的局面呈出一個奇異的對照。

我們的人裏面，有的還在山上埋伏。離開不遠的樹林裏，敵軍的隊伍正在退却。空氣裏面仍舊還瀰漫着不久之前的戰雲。但是從那些小屋的開着的窗口裏，迷人的手風琴調子已經流漾出來，而紅軍兵士們和村上的姑娘們同樣迅速的服從他們的喚召，每一個人都馬上要跳起舞來——那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

紅軍的隊伍在這裏所以特別受歡迎，是因為他們不但不會有過搶劫和暴動，並且不會引起過一點的衝撞和爭罵。他們彷彿是同伴遇到了同伴，對於村民們表示着尊重。

和顧念，因為他們覺得那些村民是自己的同類。

只有少數的弟兄能夠寄住在民房裏。其餘的得在市場上轎重車的周圍搭篷帳。最大的一所房子是給旅長保留的。電報線安置好了，電話也裝好了，並且忙着了一個熱氣騰騰的茶爐放上了司令們和政治工作人員們所坐的桌子。他們正在興奮地交談着各人在戰爭時所做，所見，及所經驗的事情。大家都是雜亂無章的，鬧嚷嚷的，都想要獨霸其餘的人的注意；每一個人都要說話，但是沒有一個人耐煩聽。一切疲倦的形踪都從他們臉上消失了。

突然間來了一聲雷一般的轟響，然後又是一聲，又是一聲。我們彼此看了看，從桌旁跳了起來，趕到了門口。也許是什麼人偶爾擲落一個炸彈吧？但是一連三聲呢？是砲火嗎？那末是從那裏來的？

於是來了一聲槍響，接着又是許多響。散亂的隨便的射擊。成羣坐在轎重車四面的紅軍兵士們急忙跳了起來，向四而八方跑開去。市場上又空了。我們朝天一看，看見一架

敵人的飛機，平滑地安靜地飄浮着，像一隻銀色的天鵝一般向青碧的遠處去了。炸彈是在近旁一所大園子裏爆炸的，並沒有紅軍兵士在那裏。

馬上，秩序重新建立了。一切回復原有的狀態。黃昏落下了，接着是安靜的明星的春夜。村上靜悄悄的。沒有一點東西留着使我們記起新近的戰爭，沒有一點證跡表示着。忽兒功夫之後貪饑的死剛從這地方大踏步走過，攫取它的犧牲者。

「今天要怎麼樣呢？」同是這個問題每天早晨都要煩困我。「誰要存活誰要死呢？明天黎明我們要同什麼人一道前進，什麼人要從我們眼裏永遠消失呢？而放在我們面前的，是無窮期的戰爭，每日兇殘的戰鬥啊！現在是春天。這還不過是戰爭的開始。高察克的龐大軍隊只有第一排人被動搖，而我們是必須將它整個搗碎的。我們將必須付出很重的代價！到了秋天，不知要有多少的犧牲，多少現在在我旁邊的同志們永遠不能起來啊！」

在經費多爾記得這麼詳細的這一個戰役之後，到布革魯斯蘭的路就通了。也同大多數的城市一樣——不但在這次戰爭的時期，並且在整個內戰的時期——布革魯斯蘭是由側面攻擊，不是由正面攻擊而取得的。在城市的街道中難得打仗。最後的決戰總在一個城市的近隣進行，如果防守者打敗了，他們就退却，不用再流血的將地方讓給勝利者。布革魯斯蘭的佔領就是這樣的。

第十一章 在皮里貝前面

夏伯陽的一師人迅速地向前進動，事實上迅速到其他部隊都以這種那種的理由落了後，以致合力總攻的計劃也被推翻。比其他的部隊遠遠搶到前頭去，夏伯陽的一師人像是一部撞車，與其說是把敵軍的隊伍毀壞了，毋寧說是把他們撞了回去，因而只獲得少數的俘虜。夏伯陽的部下是老於戰陣的，所以顯出了驚人的耐久力；他們的需要絕少，而且在任何時間，一切情境之下，都預備可以作戰的。有的時候，他們正在長時間的進行之後，連站也站不住了，突然的又奉命要去作戰。於是他們的疲倦彷彿中了魔術一般頓時消失；他們會得抵擋敵人的攻擊，會得由自己方面取攻勢，會得把敵人逐出戰場並加以追擊。但也有時候因無間斷的作戰和長時間的進行弄得他們精疲力竭。於是一到了可以休息的時間，他們就要躺倒在地上，睡得像死人一般——司令，士兵和哨兵都在

一起——往往甚至連相當的戒備和守衛也可以沒有

過小山，過大山，在小路上，涉水過河——因為敵人退却時已將橋梁都炸了——在雨裏，爛泥裏，一連絕食兩天，身上的衣服，腳上的鞋襪都不周全，以至於腳上起了泡，害着病，往往甚至於受傷的時候，他們總仍舊身不離伍，仍舊意氣軒昂的從一村到一村的前進；防守時是不可侵犯的，不可壓服的，傲慢而鞏固；進攻時則大胆，勇敢，而可怕；追逐時則殘酷無情。他們像英雄一般的戰爭，像紅騎士一般的死；做了俘虜時他們在毒刑之下做了殉道者。有着這樣的部下，要是不打勝是不可能的。所須知道的一樁事；就是應該怎樣去控制他們。關於這一層，夏伯陽是具有極高的才能的；他天生就是當時這種部伍的領袖，是正好適合於當時的時代以及他所處的環境的一個領袖。因為這樣的部伍是英勇的，却是粗魯的；時代是個極端苦痛的時代，而在戰爭的烟火之中，有許多地方是應該大意，應該寬容，應該為非常的情境所原諒的。這些部伍的興致之高，非筆墨所能描寫；他們所應該寬容，應該為非常的情境所原諒的。這些部伍的興致之高，非筆墨所能描寫；他們所

以被鼓舞起來的那種精神，是從來不能再見的，因為那是一長串事件所生的結果——

其中包括着內戰以前和內戰當時的一切大小事體在內。我們既然不能把時鐘倒開，所以我們也不能把這其中的複雜原因以及由這些原因所造成的時代的氣性一一的列舉。將來的歷史會有其他的時代——燦爛的重要的時代——但跟當時的時代一定很不相同。

像夏伯陽這樣的人物，是只有在那樣的時代才能產生的。在其他的時代，就沒有，也不能有一個夏伯陽了。夏伯陽就是從當時那樣的羣衆裏面產生的，不會從別的地方產生的。這就說明了夏伯陽何以能夠這麼漂亮地指揮「他的」一師人。他稱那光榮的二十五師是他的，夏伯陽的師，那是他生平說過的話語裏面沒有再比它真確的。

他好像是一面鏡子，反映出當時那些半遊擊性戰士的最顯著的特色來——他們的無限的勇敢，堅決，耐勞，不可避免的凶殘和嚴肅的脾氣。他的部下都把他看做英雄主義的化身，雖則你看見的，他直到現在都還是不會有過什麼非常的英雄行爲。像他那樣的行爲，是其他無數的人都有過的，只不過別人做的始終沒有人注意它，夏伯陽的一舉

一動却是大家都曉得，並且還要添上一些神話一般的想像的誇張。一九一八年時，夏伯陽還不過是個頭等的戰士；到一九一九年，他就不但以一個戰士著名，並且也是一個組織家了。不過他是一個特殊種類的組織家。他忍耐不了一切的「司令部」，而他心目中的「司令部」是包括一切不去實際參加戰爭的機關而言的，不管它是政治部，是傳達部，或是諸如此類的任何組織。在他看起來，要打勝仗的唯一方法就是手裏拿槍桿。他所以憎恨參謀部的又一理由，就是他不大知道他們，並且從來不知道怎樣去組織。當他出現在司令部時候，他總不但不去幫助那些參謀員，不但不給他們教訓和指導，並且反而要去破壞他們。

他之所以得稱爲一個組織家，就只因他的名望和聲威曾經把「他的」一師人練成一個獨石的整體，把他自己的勇敢和暴烈氣性灌輸到裏面去，拿一種好勝的精神去激勵它，並且將如永不退却一類的英雄傳說去印入他的戰士部隊之中。如斯敦·拉甸隊，普加采夫隊，以及多馬希基諾隊，都是把這種傳說看成神聖的。他們能夠忍受難以

置信的苦楚，遇到最猛烈的戰爭也從不縮退，任何的衆寡不敵之勢他們都能接受，能夠轉敗爲勝；在任何情境之下都從來不會退却。在他們看來，一次的退却就要永遠辱沒他們那些部隊的榮名。

這一切，都是多麼壯麗啊！然而又是多麼的錯誤，有害而危險啊！

夏伯陽只有在戰爭的霧圍之中才會覺得活躍。一經靜息下來，他就要感到厭倦，要煩躁起來，要給掃興的思念所蟠踞。在這種時候，他總要從戰線的一端到一端亂跑一陣；只有這樣方才似乎使他適意些。有時候，雖則並沒有要他去的迫切必要，但他會得想出一些藉口來，用駭人的速度跑到五十，七十，或甚至一百個佛斯脫以外去。當他到某一旅去視察時，消息傳到隣近的一旅，電話就會不住地響着——「有要緊事請馬上來。」於是夏伯陽立刻會得動身去。在大多數的場合，實在並沒有什麼「要緊」事，不過有些要好的司令們急於要跟他們的領袖談天吧了。夏伯陽的這些朋友和崇拜家，大都就是替他傳播他的英勇行爲因而造成他的名譽的人。要是沒有他們的擁護，他就決不能

這樣的著名。單有英雄的和光榮的行爲；並不能夠就替一個人造成名譽；他必須還有一班鼓吹手，就是那種盲目地信服他的人，就是他的力量和能耐的信仰者，就是那種被他的人格所眩耀鼓舞而樂於替他歌頌的人。

人們容易誇張他們的英雄的事業，而對於「平常」人的有時真正卓異的功績，則大都吝於承認。

夏伯陽的部下都樂意得他做自己的領袖，因而沐着他的光榮所反射的光線。在斯敦加·拉甸隊裏，有兩個人在戰場上失掉他們的腿；其中有一個拿殘餘下來的一部分腿走動着，還有十個做了一副短拐杖，支撐着走路——但是沒有一個肯離開他的隊伍，而經夏伯陽有一次來匆忙視察時跟他們講了幾句話之後，他們就覺得興高彩烈了。這些殘廢的戰士在軍隊裏並不是一種無用的累贅；在作戰時，他們兩個都是開機關槍的。

我們的英雄時代是要過去的，人們將要把這種事情稱爲不過是羅曼司，將要不肯相信兩個絕對沒有腿的紅軍兵士會得充當機關槍手。我們還有一個同志，是生來就全

盲的。他有一次口授給他的朋友一封信，要求在師部的報紙上發表。我們把它保存起來，現在以節略的形式發表在這裏：

盲目的紅軍兵士的信

編輯同志，

我要求你在你的報紙上發表我的這段冒險的故事——我從烏拉爾的哥薩克人那裏逃出來去加入我的布爾希維克同志們的事。

我必須簡略說明一下：我們是住在哥薩克人的區域以及烏拉爾斯克鐵路的一個車站上的紅軍之間的。在哥薩克人和紅軍打仗的期間，我的兩個哥哥都在火車上做工。當四月二十日（新歷五月三日）厄爾木希金科同志第一次進攻烏拉爾斯克的時候，哥薩克的政府下了諭徵兵。烏拉爾斯克區域的無論農民和城市居民都得參加。我的兩個哥哥不肯去打紅軍，但他們是屬於哥薩克人動員令管轄之下的，所以當他們堅決宣言不肯去打布爾希維克的兄弟們時，他們就在六月二十三的半夜被哥薩克人槍斃了。

我單獨一個人留下來，並且是赤貧的，我的父母五年前死了，我又什麼地方都沒有親戚，而且我是全盲的。

我的哥哥被處決之後，我向哥薩克政府去請求收容；他們告訴我，說我的哥哥既然不肯打紅軍，我也不如去找我的布爾希維克的同志，請求他們收容去。我回答他們說：「也許你們還沒有吃飽無罪人的血吧，你們這班吸血的野獸！」爲此，我就被放進牢獄裏，我等着他們槍斃我。

我在牢獄裏登了十五天，就被釋放了。以後我在城市的邊境上登了幾天，也沒有吃的，也沒有喝的，我就決計去找我的布爾希維克的兄弟們保護了。雖然我是瞎眼的，我却決心要去找到我的同志們，不然就是迷路死在草原上也情願——無論如何都比留在哥薩克人手裏好些。一個同志祕密將我領出了烏拉爾斯克，放在路上，說道：「記得一逕叫太陽晒在你的頸背後，你就會到俄羅斯了。」我跟我的同志分別了，動身走我的路。走了幾個佛斯脫之後我就迷失了正當的方向，不知走到那裏去了。當那時候，我記起了我的哥哥，以及我自己的不幸，悲哀，災難，和苦楚……

我在草原上走了六天，又冷又餓，到第六天，我就什麼氣力都沒有了。我的嘴唇流出血來，因爲我沒有麵包沒有水，沒有東西止我可怕的飢和渴。我一路走一路洒慘苦的眼淚，因爲我已喪失保

全性命的一切希望了。然後我大聲哭了出來：「我的死了的哥哥呵，你們是平安在土裏了，却丟下我在這裏吃苦。你們來帶我走吧，不要叫我再受苦了。我在草原上餓得要死，我在慘苦地哭着，可是沒有人幫助我，什麼地方都沒有我哩。」突然間，離開我前面不遠，我聽見一隻狗叫，以及孩子們的聲音。我向聲音發來的地方走去，問那些孩子們這裏是誰的農場，一個哥薩克人的或是一個農民的。他們告訴我，說農場是屬於農民的。那地方叫做刻倫斯尼·太利，離開哥薩克人邊界七個佛斯脫。一個農民帶我到他家裏，給我吃的喝的，第二天送我到馬拉可夫村，從那裏我費盡艱難苦楚去找彼得洛夫斯基區域。

此後他繼續講他受到蘇俄怎樣熱誠的接待，人們怎樣跟他做朋友，怎樣供給他所

有的需要。

蘇維埃的主席伊凡·伊凡諾維基·德味晶非常高興的接待我，生活在我自己的布爾希維克的同伴們當中，我就忘記了我的苦楚，覺得自己安全了。我被放進一所大屋子，一個寬大的房間裏面，給了我一張軟牀，我的破爛髒髒的衣服已經換下了，物品供給部給了我一套乾淨的新衣服和一雙鞋子。我是像一個真正的「布爾喬」一樣生活了，我於是表示我的大而深的感謝給

跟着是他心懷感激的那些人的一張名單，以後就這樣結束了他的信。

全俄蘇維埃共和國和列寧同志萬歲，無敵的夏伯陽萬歲，區蘇維埃和物品供給部萬歲。

這簡直是一首詩。這個盲目的紅軍兵士曾爲蘇維埃的權力殉過難，而是夏伯陽的一個最最熱心而瘋狂的崇拜者。他是關於夏伯陽的英雄史詩的歌者之一，所唱的事蹟也有真實的，也有是他創造的，而對於故事中的比較荒唐的部分倒更加堅信，因爲那是他自己的發明，由他自己創造起來裝飾起來的。到底誰有這麼堅強的意志以至於能不相信他自己的創造呢，真是？

夏伯陽的聲名已經遠遠傳播到紅軍的範圍之外。還有一封信我們也保存起來，是一個蘇維埃的職員從諾伏·烏曾斯克寫來的。你讀了之後，你就可以看出這信裏顯示着一種對於夏伯陽的萬能的無限信仰。凡在夏伯陽跟他的一師人曾經經過的區域，他都被看做不但是個軍事的領袖，並且是有權利可做統治者的。這一封信用打字機打在

蠟紙上，謹而慎之的封在一個包裹裏，並且是派專差送給夏伯陽的。這封信的作者，一個蘇維埃的職員名叫帖木齊·邦梯雷莫諾維基·斯比乞金的，向夏伯陽哀訴他在諾伏·烏會斯克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請求夏伯陽保護他，並且期望給他這件案子以一個迅速的公正的判決。

萬急探送

佛雪利·伊凡諾維基師長夏伯陽同志

諾伏·烏會斯克民衆裁判會主席帖木齊·邦梯雷莫諾維基·斯比乞金發。

一張鳴冤狀子

我請求你，夏伯陽同志，給我這張狀子以你的特別英雄的注意。在烏拉爾斯克前線，人家都曉得我是一個忠實的蘇維埃職員，已經有一年以上了，但是惡人、強盜和犯人嘗試誣陷我，要證明我是個瘋子，使得我對於盜賊提出的訴狀可以無效。我的一件案子是這樣的：有十六個賊犯了竊案。

了。（這裏他開出十六個人的名單以及失竊的物件，）等我斯比乞金到沙馬拉去告發他們時，十六人中竟有十四人未被逮捕；他們宣言斯比乞金是瘋的，並說已請醫生去檢查他了。醫生查出我並無毛病。於是那十四個諾伏·烏曾斯克的強盜和搶匪說：「我們不相信這班醫生，」於是將我送到沙馬拉的執行委員會，預備叫我去受精神病醫生的檢查。但是想起了現在在前方，正義和公平是只有在像你，夏伯陽同志，這樣的英雄們和紅軍兵士當中才能找到的，所以我，斯比乞金，迫切的請求你發一道命令，將諾伏·烏曾斯克地方上述的十四個賊逮捕起來，送到沙馬拉去受革命法庭的審判。民衆將會深切的感激你，因為在一般輿論之中，你的名字是光榮的，而民衆都當你是共和國和他們的自由的一個重鎮以及無偏私的保衛者。

我完全信賴你，夏伯陽同志。請你對那十六個諾伏·烏曾斯克的強盜和搶匪保護我。

帖木齊·斯比乞金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在「附及」裏，斯比乞金告知夏伯陽關於搜集本案一切必要「證據」的方法，結末幾句道：

我請求你立即把其餘的賊逮捕起來，而且我可以担保，你做了這件爲民除害的舉動之後，你

的光榮的名字一定會得更加光榮起來。

同時，斯比乞金還有一封信請求加入紅軍——大概是爲防備那十四個賊而起的——也跟這封訴冤的信一樣的可注意。

夏伯陽同志，你是一個被公認的得衆的英雄，你的榮名是到處都受讚美的，雖在兒童們當中都如此。我，斯比乞金，也是一個被公認的英雄——不是在戰爭的藝術上，却是在公民的德性上。我也是被傾向光榮和勇敢的高尙衝動所鼓舞的。你相信吧。我請求你在實際上，你是不能叫你自己置信的！我，斯比乞金，就是熱烈的能力和勞苦之化身。我認爲得會見你便是幸福，而你得會見我，斯比乞金，也該算是幸福。我天生是個水晶一般誠實的人，並且是愛護民衆，以至於犧牲過我的性命的（關於這，等將來見面時再談吧），所以我願意立刻成爲你的左右手，將我這一肚子烈火般的能力助成你的大功，去驅逐那個可憎的匪類——高察克。我請求你立刻允許我到斯敦加·拉旬隊的紅軍裏去當一名志願兵。

諾伏·烏曾斯克民衆裁判會主席帖木齊·斯比乞金

斯比乞金的「鳴冤狀」和自薦信裏面，都充滿着矛盾和錯誤，念起來確實像是一

個瘋子的囁語，但其實呢，也不過是以一種誇張的形式反映着一般人對於夏伯陽的態度罷了。而夏伯陽的特別脾氣，是從來不會不肯干涉像上述的那種事件的；相反地，他倒是歡喜去親身查究這類事情，總要根究個水落石出，要把那班爲奸作惡的人澈底暴露出來才痛快。斯比乞金這封信送到他手裏時，正是向高察克進攻極猛烈的當口。因而他未能受理那件案子，但這使他心焦了好些時候；他常常提起它來，深以未能立即根究爲遺憾。後來他無法出氣，就只寫了一封嚴厲的信，給那些「犯人」大大的一頓申斥。

所應認爲遺憾的，就是夏伯陽並未把案子細細查究，却就認定那十四個「害蟲」是匪類了。他對於任何事情向來都容易輕信，也容易變更意見，只除非是軍事。在軍事範圍，他的態度就剛是一個相反；他從來不相信別人，什麼事情都要取決於「他自己的見解」。

倘使我們拿夏伯陽來分析一下，而問着我們自己，究竟他是不是具有「超人的特質」，才使他獲得他的不朽的聲名，而爲英雄的呢，我們就可以看出來，剛好相反，他是極

端地人性的，甚至還缺乏許多可寶貴的人性，然而他所具有的那些人性，却是顯著地新鮮的，活躍的，輪廓分明的。而他又知道怎樣利用自己的才能，天生是個半遊擊性的農民的戰士，他對於農民的羣衆發揮了無限制的魅惑力，把他們自己所缺乏所要求的意識灌輸給他們，而存心使他們的注意集中在他自己身上。

夏伯陽的名譽，由他的英雄行爲造成的，不由他周圍人造成的多。但這並不致絲毫減損他在內戰中所建立的巨大功績。我們只消記得，每一個英雄的名字總是跟比較荒唐的冒險的事蹟相連結的較多，跟嚴格地歷史的事實相連結的較少。但是爲什麼那些荒唐傳說會積集到他身上來的呢？爲什麼他的名字會得超過其他一切人而傳播得那麼廣的呢？

理由在於他同別的任何人不同，是他所領導的那些人——那些粗躁的英雄的遊擊戰士之羣——的一個總綱領。他的行爲對於他們是有魔力的。他身上所具備的那些特質，剛好是他們所特別愛好和崇敬的——就是勇敢，豪俠，冒險，果決。往往，他之表現這

些特質，程度倒還夠不上別人，但是他曉得怎樣把它施展，以獲得相當的效果，而且他的朋友們又幫助着他，使得他的行為總帶着一點偉大和神奇的氣味。在內戰期中，比他更勇敢，更有資格做軍事領袖，政治上更加成熟的人，本也不在少數，但是他們的名字被遺忘了，至於夏伯陽的名字則仍存活，且將長久存活在鄉村居民的記憶之中，就因為他是從他們裏面出身的，而且他的武裝同伴當中這裏那裏可以遇到的那些特質，他的人格裏面俱已齊備了。

現在我們無須把各次的戰爭按照發生的先後逐一加以描寫，也用不着把所發的命令完全記下來，逐一評論它的得失，也無須把我們所有的成功和失敗統統列舉。我們要把這一些工作留給戰史的專家去做。在我們的這種筆記裏，我們並打算把所有的詳情完全描寫出來，所記的事情也不照時間的順序，事件的日期、地點、人名，都是不能詳備的。我們不過是要供給一個特定時期的一幅寫生畫，並且把當時的一般氛圍和主要特徵使人知道罷了。

例如現在我們要敘述向皮里貝進行的事，我們並不要說明從嚴格講的軍事活動的進展，只不過給與戰爭生活中的一兩個活躍的插話。

布革魯斯蘭攻落之後，古替也可夫的一旅就從特米脫洛夫斯可伊村向他斯基·康第茲出發，在路上，會跟敵人有過一些猛烈的衝突。已經放棄了布革魯斯蘭之後，敵軍仍還不肯承認優勢已輸給了紅軍，仍不承認他們的勝利的前進已經是過去的事，而現在他們已經是一蹶不可復振，最多只能保護他們的退却罷了。白軍用盡了力量，給與紅軍的挺進一個猛烈的抵抗，但是已經太遲了——不可動搖的勝利的信念已經逃開了白軍而跑進紅軍裏去了，使得紅軍愈加興高彩烈起來，因而把新的力量和忍耐灌了進去。

在戰爭中，凡是遇到一邊的優勢已經失掉而跑到那一邊去的當口，總要呈出一種非常惹眼的景象，只有瞎眼的人才會注意不到的。當在這種時候，一邊突然像似萎却了，

成爲漠然和疲軟了，那邊呢，似乎服過一種起死回生的藥水——會得豎起了精力，閃出了新的力量，現出一種煥然一新的威嚴，看起來可怕而又美麗。於是，在失敗的方面就有一個瞬間似乎隊伍裏面有什麼崩潰下去似的；它的氣力已經用盡了，因而顯出了虛弱萎靡，專在那裏等死的樣子。本來內部已經逐漸在腐化的緩慢過程，現在突然現到表面來，而它的完成就是死。白軍元帥所帶的那個一向威風無敵的軍隊，現在是判了死刑了；在布革魯斯蘭陷落以後的幾天裏，它就已經成了一個活屍。

紅軍呢，這時候已是筋力剛健，從各工場、各工廠、職聯、黨部，新加入一個生力的巨流，使人聯想到一個醒覺巨人的影像，能夠擒拿、征服、消滅一切擋住去路的惡勢力。

這種無畏的豪氣正流蕩在夏伯陽的一師中，而古替也可夫的一旅人所以能搗碎敵人，也就靠這師人的助力。

弗隆齊到旅司令部裏來觀察，很快的查明了一切戰爭的情形，問明了古替也可夫新近得勝的詳細節目，於是毫不遲疑的寫了一封公函去褒獎古替也可夫，這就更加提

高了士氣，而古替也可夫受了一番褒獎之後也就更加努力去謀得新的成功和新的勝利了。

「你如果有意思的話，」夏伯陽說。「來跟你打個賭。你看見那一帶山嗎？」說着，他打窗口裏不確定地指指一段距離外，並沒有提起鄉村、河道，或地界的名字。「你去奪了來，我保證拿我這柄銀刀酬謝你。」

「同意！」古替也可夫欣然的嚷道。

這兩邊的莊嚴約諾還不曾過得三天功夫，夏伯陽和古替也可夫就差不多互相槍殺起來了。費多爾·克里乞可夫那時正因重感冒躺在牀上，曾經打發他的助手黨委克蘭禹可夫，去陪伴夏伯陽，無論什麼地方都跟他去。這件「意外事」就是當他們第三次一起旅行時發生的。並不會有人把這事明確地告訴克里乞可夫，可是他已經聽見了種種模糊影響的謠言了。夏伯陽始終緘默，如果有人向他問起，他總陰鬱地否認有什麼意外事的存在。但到克里乞可夫病好了，到旅司令部去看古替也可夫的時候，古替也可夫

就十分熱心而詳盡地把始末情由都告訴了他。

「這完全是一場誤會，克里乞可夫同志，除了誤會什麼都沒有的。我們兩個人都略微有點兒失了自主了。就事情的全盤而論，實在是沒有什麼值得提起的，不過，好吧，我既然開了頭……而且，我也歡喜談談這種愚蠢的小事。你總知道他是怎麼一種人——是一團的烈火哩！你對於他說的話就簡直不能表示憤怒！他光火的時候，是不聽你講理的。也怪我自己太不小心，你當時又不在這裏，而替你做代表的那一頭綿羊，他就只會笑，再也不想不去勸阻他一下。不過他即使勸，夏伯陽也決不肯聽這麼陌陌生生一個人的。那末，我們就似乎不得不鬧起來了，不過，像我剛才說的，實在有一點兒沒有什麼。我一切都記得清清楚楚，彷彿是昨天發生的事一般。那一天我是疲倦得要死，簡直是癱下去了。我於是對我自己說，我來打他一個驢銃吧，大概就會得好了。佛斯加，我的一個傳令兵，本是一個正牌的流氓，他找到了一所韃韜的茅屋，讓我進去休息——是一所極小的稀髒的茅屋，裏邊什麼也沒有，就只有一張靠牆的板凳。在這板凳上，我倒身下去不到一秒鐘，就酣

然大睡起來。但我沒有入睡之先，曾經對佛斯加說：『記得，明天早上要給我預備一只烤小雞，你這流氓明白嗎？』『知道了，』他說。於是我睡熟了，就做起夢來。我夢見我手裏拿着一把叉，却不叉小雞，是叉高察克。我給他一戳，他就彎下身子，像一頭狗一般蹲着，然後抬起頭，大笑起來。這使得我怒不可遏，我就拿我的叉子對他頭上敲了下去，用力過猛，竟致我的刀折爲兩截——原來這當口，我的叉已經變爲刀了。我繼續拿我的刀柄敲他的頭，他的頭突然變成一根電報桿，有許多文字開始像鴿子一般從電機裏跳出來。然後，我在睡眠之中記起夏伯陽曾經給我一道命令，是我不能同意的。他要我去打敵人，却不許我追趕他們；追趕的任務有另外一旅人會來擔任的。見你的鬼去吧，我心裏想。難道我的弟兄們淌了血不能由我自己報仇嗎？我丟在山上的一百個人叫誰還給我呢？古爾金，我嚷道，『寫命令！』古爾金一逕都有一張紙拿在手裏，一支筆插在耳後。剎那之間他就在我面前了。他已經預先寫好命令的頭子。『你寫在命令上，』我說，『一經我們見到了優勢，就立刻從這裏去追趕敵人十五個佛斯脫。明白嗎？』『當然明白了，』他回答。

在他跟佛斯加，是無論什麼事一逕都明白的。我要說的事情他們什麼都懂得，而他們兩個却都是流氓。我明知道這一定要碰夏伯陽的釘子，可是他發下這樣蠢的命令，叫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嘗試要跟夏伯陽通電話，我要對他說明一切。要跟他談一談，可是普累希可夫那個蠢才——他是師部裏的參謀長——他竟連叫一聲夏伯陽都懶得去叫。『命令已經發出』他說，『事情已經不能改移了』。好吧，我對我自己說，你以為事情已經不能改移，我可也不是這樣的傻子。因此我就叫古爾金寫了我自己的命令，簽了字——於是把戲就開了頭了。我知道這是要使得夏伯陽發狂的——他就只不歡喜收回成命。我重新睡了回去，又夢見了許許多多不相干的情事，然後突然從我的板凳上跳了起來。太陽還不會升高，還正是黎明時候。夏伯陽站在我的面前，他是連夜奔馬趕來的。

「『你幹得好事呀，你這私生子！』他嚷道。

「『我並不是私生子，夏伯陽同志，』我說，『所以請你說話要當心些。』」

「他的手急忙去摸他的手槍。」

「『我要開死你！』他暗暗然道

「他的手放在手槍皮袋上，但是我已預先拔出了我的手槍，說道：

「『我是十分情願的，咱們大家開吧！』

「『你已經不是旅長了，』他咆哮道。『我要你離開你的職務。馬上寫辭職書吧。』米克海洛夫會來接替你的，你給我滾吧！你已經不是旅長了！我叫你不要動的，你可叫一旅人追上十五個佛斯脫！你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喊嚷着，咆哮着，這婊子養的，一直喊到轉不過氣來爲止。可是他始終不拔出手槍來，我也把我的收回皮袋裏去了。

「現在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古爾金，』我道，『給我寫辭職書吧。』他就照我口授的寫了。

「『馬上叫四個傳達來。』

「四個傳達一會兒來齊了。」

「這是給米克海洛夫的命令。把它送去，趕快！」

「於是他們極速的奔馬去了。」

「只膽夏伯陽跟我在那裏。我們都不開口，暴風雨已經過去，我們所要說的話都已說過了。我坐在那張板凳上。夏伯陽沒有地方坐，只得靠壁站着。他的眼睛是一片深藍——惡毒的，閃爍着。你放心吧。親愛的，我心裏想，你是會得轉身的。剛剛在這當口，佛斯加從門口插進他的頭，尖聲的說道：

「小鷄烤好了。」

「當然，我們是相罵過的，可是我還是請他吃。」

「夏伯陽同志，」我說，「來吧，請到園子裏去吃點鷄吧。」

「原來茅屋背後有個小小的園子。」

「好的，」他說。

「我聽得出他的聲音是不親善的，可是怒氣已從裏面消去了。我相信他很想笑。」

笑，可是他覺得不好意思。我們走到園子裏，坐下來。一時，我們都不說話，然後：

「『古替也可夫，』他說，『把傳達叫回來不要去了吧。』」

「『那是辦不到的了，夏伯陽同志，』我說。『他們已經跑了那麼些路，現在我怎麼叫得回來呢？』」

「『那末叫更快的人追他們去，』他嚷道，他的臉又重新紅了起來。

「『這裏沒有更快的傳達，剛才這幾個是頂好的。』」

「『叫比頂好的再要好的去！你不懂得我說的話嗎？』」

「『我怎麼會不懂得？我是很懂得的，』我說。可是我不願意讓步給他。他叫過我私生子，我是要挽回面子的。

「『你爲什麼叫我私生子呢？』我說。『我也該是有感情的。要是我事情做錯了，你就把我送到裁判所裏去，讓他們拿我去槍斃好了，你可不應該叫我私生子。』」

「『你知道我是脾氣暴躁的，』他說，『可是你的脾氣也暴躁，你要知道——』」

「好吧，又是六匹馬上鞍了。就有另外六個傳達發狂一般的飛奔前去，不到一小時的功夫，十個人一齊回來了。第二批人是朝天開了手槍止住了第一批的。」

「辭職書被他扯得粉碎去掉了。」

「『你發出去的追敵命令不要取消，』他說。『讓他們去追去好了。取消命令是不好的。我的命令有必須更動的地方，我自己會辦的。』」

「事情就此結束了。以後再沒有什麼，等到我們吃了小雞之後，我們兩方面都再沒有一句氣話了；你看，克里乞可夫，古替也可夫結束道：「我們算是鬧了一場，又坐下來喝茶談天了。」

「事情當真不過這樣嗎？」克里乞可夫微笑着問。

「差不多就只這樣，」古替也可夫笑開了臉回答道。「只不過當我後來做了一樁乾淨的生活，把那一帶山都佔領過來，回來把許多俘虜送到師裏去的時候，夏伯陽曾經騎馬到我跟前。」

「好極好極，古替也可夫！」他滿面春風眼光灼灼的說道。

「日安，夏伯陽，」我回答他，「你好嗎？」

「他不說什麼。他就只騎馬到我跟前，擁抱着我，跟我吻了三次。」

「這裏，你拿着，」他說，「你已經從我這裏贏了這個去了。」

「他取下他的嵌銀刀，將掛練套到我的肩膀上。這才他對我看，一言不發。我覺得他有點可憐似的，竟沒有刀掛了。我取了我自己的樸素的刀，說道：

「『你拿我的吧，也可以留個紀念！』」

「夏伯陽就是這樣一種人。他答應過的東西，總是說到就做到。這是你自己也知道的。」

在這當口，古替也可夫給電話叫去了。以後費多爾就不再提起他們的談話；分明，古替也可夫已經什麼話都告訴他了。的確不曾有什麼嚴重的事情發生過。可是這也真是萬分僥倖才算無事的。這兩位烈火性的先生一逕都得監視着。你一個不提防，他們也許

已經彼此扭斷了頸梗，還要牽累許多旁人在內哩。

第二百二十聯隊經過一些戰鬥之後，就進入了得里福諾夫加了，並且就在村上駐紮下來休息一會兒。當紅軍兵士進入村邊上的一所矮屋時，他們看見地板上有大塊的血跡。他們的好奇心被激起來，就向矮屋的主人盤問，但是他不肯回答。於是紅軍兵士答應他，無論什麼事，都可以恕他無罪；又說，倘有必要，他們會替他向他們的司令和黨委去說好話的，但是他必須跟他們說出實情。於是那個農民把他們領到一個木棚，指指一堆的肥料，肥料裏有一件東西——血淋淋，不成形狀，污紫色的。「哦！」弟兄們現出惶恐的神色，向四周圍看了一眼，這才向那不成形的肥堆走近幾步；一看裏面藏着人類的身體。他們立刻拿刺刀，小刀和手指頭爬開肥料，拖出兩個紅軍兵士的身體來，還有熱氣的。突然間，一個身體的臂膀動起來了，抬它的那幾個兄弟不由得身上發抖，本能地往後縮退，讓它重新落到肥堆上。然後，他們看見一條腿也抽動起來，一彎，又是一挺；一隻眼皮抖動了，露出兩片黑色腫脹的眼臉之間的一絲瞳人來。它那板滯的死色的光，顯示了

理性早已消失。這個可怕發見的消息像野火一般傳遍了全隊。弟兄們都擠上前來看，但是沒有一個人能有任何的解釋可以貢獻，大家都迷失在猜測之中。於是仍向那農民盤問。這一回，他已不再拒絕說話，却將始末情形都說出來了。

原來有兩個紅軍兵士，國際聯隊的火仗，在數小時之前誤入了仍被白軍佔據的這個鄉村。他們是把它錯認做另外一個已在紅軍手裏的鄉村了。他們騎馬到一所矮屋，找人領路到供給部去。哥薩克人從矮屋裏跳出來，向那兩個嚇昏了的火仗猛撲，將他們拖下馬來，拖進矮屋裏去。起先，哥薩克人問他們是什麼人，從什麼地方來的，鄰近地方有什麼部隊，各部隊的軍力怎樣。他們答應那兩個火仗，如果他們肯說實話，就不傷害他們。到底他們有沒有說實話，是不得而知的，可是他們曾經回答過哥薩克人的話。哥薩克人聽着他們，統統記下去，這才又問他們別的話。這繼續了十分鐘。

「你們所知道的就只這點嗎？」坐在那裏的哥薩克人之一問。

「是的，」兩個火仗回答。

「你們帽子上帶的是什麼東西？一顆星，嗨！你們是在紅軍裏的，你們這些婊子養的？」

那兩個紅軍兵士站在那裏不響，已經嗅出顯然的惡意了。那些哥薩克人的態度已經突然的轉變。當他們審問兩個火伏的時候，他們是並沒有譏諷語氣的，現在他們開始把辱罵和恫嚇拋給他們，並在一個的肋骨上推了一掌。

「你煮過粥沒有？」

「煮過的，」那個火伏用低的聲音回答。

「是給布爾希維克們煮的嗎，你這下流貨！」

「給什麼人都煮的，」那人的聲音愈加低了。

「什麼人都煮的？」那哥薩克人跳起來冷笑道。「我們知道你們幹得好事，你們這班匪徒。整個鄉村都給你們毀壞完了，糟蹋光了……」

他發了一陣最最下流不堪的臭罵，撐開手掌打了那紅軍兵士一個耳光。血從那人

的鼻子裏湧出來。這就是一個等待已久的信號，似乎只有打人跟見血才可以發洩哥薩克人的野蠻鬱積的獸慾。他們就一齊從座位上跳了起來，動手痛打那兩個紅軍兵士，手裏抓到什麼就拿什麼打；這才又把他們摺倒在地上，踐踏他們，對他們吐唾沫。

末了，其中有一個想出了一種毒刑。兩個可憐的犧牲者被從地板上拖了起來，以坐着的姿勢綁在椅子上，然後那些施刑人開始把一條條的肉從他們的頸梗上挖下來。挖下了一條肉之後，他們拿鹽擦在傷口上，這才再挖第二條。那兩個紅軍兵士發出尖叫，痛得昏暈過去，但適足以激起施刑人的更大憤怒。這種野蠻的場面繼續到幾分鐘。然後一個哥薩克人將他的刺刀插進一個紅軍兵士的胸腔，而他的榜樣馬上被另外一個學着了。但是他們的這種舉動被其他的哥薩克人阻止了，因為他們不願意馬上把兩個紅軍兵士殺死，使得他們可以脫離苦惱！然而其中的一個究竟因吃不消苦而絕命了，其他一個還保存一絲氣息，直到現在當着全隊弟兄們的面方才斷氣。

當數小時之前白軍離開得里福諾夫加時，這死的和活的兩個犧牲者都被拖出了

房間推到那個肥堆裏面去……

全隊的弟兄們在陰鬱之中聽着那農民的可怖的故事。那兩個被難人的身體給他們整個爬了出來，正在預備用相當的儀禮將他們埋葬，夏伯陽和費多爾騎馬到了。

他們聽見了這一回事，就對紅軍簡括說明這種兇殘舉動太無意識，並且警告他們，千萬不要用同樣殘酷的手段去在俘虜身上報復。

但是紅軍兵士們的憤怒已被激起了，而且是一發不可復退的。當時兩個屍體放落到墳墓裏，鳴了三砲給他們誌哀，這才大家散開去。但到下一次戰爭，就沒有一個活的俘虜送到聯隊司令部裏來了。……在這樣的時候，演說和辯論都是不生效果的；在戰爭裏，血的代價總歸還是血！

就是費多爾本人，也不免爲這件事受到幾分影響。第二天，他就第一次給一個白軍的軍官簽了處死狀。這一件事，大概是值得詳細敘述一下的。

事情的始末如此。

費多爾騎馬到蜡斯基·康第茲去看古替也可夫。在早晨攻擊時，古替也可夫獲得了八十個俘虜，都差不多一點沒有監守將他們丟在那裏的。

「你可以放心，他們不會逃的，」他說。「他們不論怎麼樣也不肯回到高察克那裏去。他們得能落到我們手裏來，正是得其所哉呢。」

「他們一點都沒有打嗎？」費多爾對俘虜所在的方向點點頭說。

「對了，」古替也可夫說。「我要拿刺刀去刺他們，他們就大聲喊叫起來，宣言他們願意做俘虜。」饒了我們吧，看基督的份上！」他們哀求道。這麼，我們就帶了他們來了。」

「軍官呢？」

「是的，也有幾個軍官……他們不肯投降。」

古替也可夫給費多爾投了一個示意的眼色，費多爾懂得意思，就不問下去了。

「或許你帶來的這些人裏面也有軍官在內的。」

「也許，不過如果有的話，他們也不肯說出來的。」

「兵士不會說出來嗎？」

「你要知道，」古替也可夫解釋道，「這些兵士是混雜不齊的，從各種部隊雜湊起來的。他們彼此都不相識。他們是新開到的生力軍。」

「我們總統來檢查一下吧。」費多爾說。「可是我必須跟這些俘虜先說一說。我有話要跟他們說。」

當費多爾開始跟俘虜們說話時，他們的固定眼光表現了惶惑和驚異。顯然，他們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辯論和推理，而費多爾所說的每一件東西，在他們都是新鮮的。他說的時候愈多，他們聽得愈加注意，興味愈加濃厚起來。

「現在，我已跟你們都說明白了，」費多爾結束道。「我是沒有一句誇張的，我並不算要欺騙你們，並不要瞞你們的眼睛。你們必須決定一下，什麼是跟你們最親的，最近的——是你們在高察克軍隊裏見到的好呢，或是我剛才跟你們講的我們這裏的東西

好。可是你們必須記得，我們只肯收留那種勇敢的、有意識的、誠心的蘇維埃權力的擁護者，只肯收留那種在任何情形之下我們都能夠信賴的人。如果你們決計要替我們這邊打，你們就說出來。像你們這樣被騙投到高察克軍隊裏去的人，我們是決不拒絕的。」

他說完的時候，就四面八方都向他提出問題來。那些俘虜們急於要知道一點政治的事情，戰爭的局勢，以及如何加入紅軍的手續。結果，是一半以上加入了紅軍，而古替也可夫從來沒有機會可以懊悔將他們編入自己的隊伍裏去。

當他已經回答了他們的問題之後，克里乞可夫吩咐那些俘虜排成了兩行，面對面的站着。他把他們仔細檢查了一番，問了他們一些話，把他們的衣服鞋襪都檢查過。他的注意給其中有些人的相貌擒住了；他們分明既不是工人，又不是純朴的鄉下小伙子。他將那些人隔別開來，預備帶到司令部裏再作一番補充的更詳細的查問。有一個人的形跡特別可疑。他臉上帶着一種傲慢的挑戰的表情；他站在那裏受檢查和審問的時候，一逕都露着一個冷笑，彷彿他心裏在想：

「你們這班無知識的鬼，你們配來盤問我們嗎？」

那人的穿着多少像是個小兵，可是他的衣服上現出一些破綻來了；他的褲子和長統靴都是好質地的，他的襯衫却陳舊而破爛，而且他自己的尺寸要小了好幾個號碼。他的強壯的養的胖胖的身體似乎要把它炸破了，而他的領子在他的粗而紅的頸梗上也兩頭交接不起來。他頭上戴着一個普通兵的軟帽，分明不是他自己的，戴起來一點也不相配，並且他還不知道怎麼個戴法。我們從他的神氣上，就可以看出他並不是一個普通兵。

起先，費多爾走過他時，並沒有說一句話，但回來的時候他站住在他面前，直截了當的問他道：

「你是一個軍官不是？」

「布——不……我是一個小兵，」那個慌忙口吃着答道。「你爲什麼當我不是小兵呢？」

「我有我的理由的。我認識你。」費多爾探試着他說。

「是嗎？我們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碰頭的？」那個狠狠的瞪視着說。

「我總認識你就是了。」費多爾安靜地說。「現在可不是容人細細回憶的時候。我再問你一遍，你到底是一個軍官不是？」

「我也再回答一遍，我不是。」那個把頭抬得高高，挺了挺身子說。

「很好，那末你就只能怪自己了。」

費多爾叫他跟其他少數幾個形跡可疑的人站出行列來，對高察克的兵士作了一個簡短的演說。他熱烈地說明白軍的軍官在勞苦者對他們敵人的鬥爭裏面是演着怎麼一種角色的，結束說白軍軍官當公然向蘇維埃權力進攻的時候，就應該一律取決於是他帶同那幾個形跡可疑的人，從行列前面走過去，問着俘虜當中可有人認出裏面有軍官沒有。那個吃得胖胖的模樣的傢伙當把帽子從他頭上掀去了之後，就給好幾個俘虜認出來了。

「是的，我們認識他的，他確是一個軍官。」

他們還叫得出他所指揮的那個部隊的名字來。

「我們只看見過他兩天，可是我們認識他。他剛才把領子翻上去，帽子拉下來，所以我們一時認他不着。現在我們怎麼樣也認識了……正是他，這是沒有疑義的。」

兵士們認出他時，面上顯然露出快意的神色。他們又認出其他少數人，不是軍官，却是官吏，和行政人員，俘虜當中就只有他一個是軍官。

「好吧，你還有什麼說的？」費多爾面對着他說。

那人低垂了他的眼睛，一句話不說。

「兵士們說的是實話嗎？」費多爾又問他。

「是的，是實話。那又怎麼樣？」他分明已經看出了局面的嚴重，就決計維持着當初受問時和說謊時的那種傲慢態度了。

「我問問你呀，並且我警告你——」

「我不耐煩回答，」那軍官打斷他道。

費多爾的初念是要把他跟其他就獲的俘虜立刻送到司令部去，但他記起來，不會在他身上搜查過。他轉身朝古替也可夫；原來當這手續進行時，他一逕都在那裏做着一個沉默的見證。

「把這人搜查一下，」他說。

「用不着勞動別人。我自己來吧，」古替也可夫說。

他在那軍官的口袋裏搜索了一陣，可是找不到一點有興味東西。

「你還有什麼沒有？」

「沒有。」

「可是你也許有的，」古替也可夫堅持說。

「我說我沒有，那就是沒有了，」那軍官無禮地回答。

克里乞可夫被他這種傲慢、輕侮和挑戰的態度惱怒得再也忍耐不了。古替也可夫

重新搜了他一回，找到了一封信；他把它攤開，交給費多爾。從這封信裏，費多爾發見那軍官從前是一個神學學校的學生，並且是個牧師的兒子；他跟蘇維埃的軍隊作戰已有一年以上了。那封信是他的未婚妻給他的。她從附近一個城市裏寫了來，那裏的白軍新近剛被驅逐出去。「白軍並沒有退却多少路，」她寫道，「所以你不要氣餒！這裏的紅軍使得民不聊生了。但願上帝保護你。你必須活着對布爾希維克人報仇的。」

血衝上費多爾的腦子。

「這就夠了！帶他走吧！」他嚷道。

「槍斃他嗎？」古替也可夫老實不客氣的這麼直捷痛快說道。

「是的，是的，做了他吧！」

那個軍官被帶走了。兩分鐘之後，就聽見一陣排槍響。那軍官已被槍斃了。

在別的情境之下，費多爾的舉動也許是不這樣的，但是現在，他擺脫不了那兩個遭難的紅軍兵士同着他們的扯爛了鹽擦了的頸梗的記憶。

克里乞可夫被激動了，整天都心緒不甯。他不笑也不說話，開口得很少，而且老是不願意，大部分時間都嘗試避開別人，獨個人去耽着。但是這樣的心境並不能持久到那一天以後去；等他第二天早晨醒來，這就一絲痕跡都不留了。這是自然的。如果這種心境長久佔據着在前線的人，那就成了病態了，因為在前線，這種慘心悚目的景象是日日時時接連要有的，而且像這樣的犧牲者也決不止一個兩個，是要以十，以百，以千計的呢。

戰爭的可怕痕跡——殘廢的身體，不全的屍身，焦爛的村落，饑餓無家的難民——這一切的景象，在一個前進的軍隊是接連一次一次要看見的，而多數之中能有一幅會得長大煩困我們的記憶嗎？新的恐怖會得把舊的排擠開去。費多爾當時的情形也就如此。所以到了第二天，他記起了昨天曾經簽過第一次的處死狀，就毫不注意了——

「你把它當做一樁非常的事情哩！」夏伯陽笑着對他說。「你想想我們在一九一八年的經歷吧！當時我們要不槍斃幾個人，事情怎麼辦得了呢？你就想想看，我們要是獲得一些軍官的俘虜，却沒有人監守他們，那該怎麼樣？我們所有的人都得調去打仗去，分

不出人來看俘虜。那末，當然，我們只得整批拿來槍斃了。這就叫做一報還一報。你當是他們對於我們會得生的門塔爾的嗎？不見得！

「你還記得不記得你第一次發下去的死刑判決，夏伯陽？」

「這個麼，真正的第一次也許不記得了，可是我知道有時候的確是難過的。起初的時候你總要覺得難過，可是你會習慣的——」

「習慣殺人嗎？」

「是的，」夏伯陽簡單地回答，「殺人。拿一個剛剛從軍事學校出來的騎兵來做例吧；他是教過怎樣拿長刀擊刺的好吧，當他只對空氣擊刺的時候，那可憐東西的手法也許來得十分靈敏，並且也覺得津津有味，但一經要他去殺人，他就把平時所學的東西都忘記了，頭裏馬上會發起昏來。不過到後來，經過時間和實習，他又覺得容易不過了。什麼事情在你剛開頭的時候總覺得難的！」

費多爾又把這個題目跟其他已經木然無情的老資格們去說起來。他們衆口一詞

的說，要拿刀殺人，發槍斃人的命令，或是親手槍斃人，是無論什麼人起初都覺爲難的；不管他的神經怎麼強，心腸怎麼硬；這總要叫他覺得混亂，羞愧和懊喪。但等他弄習慣了之後，特別是在戰爭的時候，流血的事情是觸目皆是的，他在這方面的感覺性就會變鈍起來，而毀滅一個敵人的事，無論用的是什麼方法，就差不多成爲機械的了。

「我的傳令兵斯得普金，古替也可夫對費多爾說，「也被判處過死刑。他的處死狀是我自己簽的。」

「這是怎麼的呢？」費多爾驚異地問。

古替也可夫於是告訴他，有一次在烏拉爾斯克前線，斯得普金怎樣的險些兒丟了性命。

「當時他正在開機關槍——是個被信任的伙伴，跟其餘所有的人一樣的。誰知有一天我到一個鄉村上，村民跑上前來告訴我，說他強姦一個青年女子。」那末等一會兒，我說，「那是我們一定要查究的。把那女人去帶來。你末，斯得普金，跟我在這裏等着。」

你得跟她在一起受審的。」斯得普金默默的坐了下來。當我問他一個問題的時候，他只搖搖頭，說了些叫人不懂的支吾話。只有一次，在那女人還沒有帶到之先，他說：「是的，我有過這回事。」正在這當口，那女人踏過門檻來了，我該說斯得普金的眼光倒真不錯；她是一個迷人的青年哥薩克女子，年紀在二十五左右。黨委來了，其餘的人也到齊了。其實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審問。斯得普金是必須槍斃以懲效尤的。因為當時紅軍通過鄉村，正要把人人解放，而他却強姦起女人來了。不管他自己願意不願意，他總非給槍斃不可。是的，在有些場合，我們是不能不割捨自己人的。那末斯得普金爲什麼該做例外呢？假如我們保全他，我們推想過，那會發生怎樣的結果呢？這就是鼓勵別的人都可以毫無忌憚的去強姦了。我想到這層時，事情是如同白晝一般明亮的，但我一看到斯得普金臉上，我又覺得非常難過。他打起仗來，是值得他那麼大一個金鑄的人的。黨委已經吩咐執刑小隊預備一切了，他們來了，問道：

「『是那一個？』」

有強姦她？」

「『等一會兒』我說，『我們還沒有審問完呢。告訴我們吧，斯得普金，你到底有沒

有強姦她？』

「『怎麼』他說，『我否認嗎？』

「『那末你爲什麼要強姦她呢？』我對他嚷着，真正發怒了。

「『那我怎麼知道？』他回答道，『我記不得了。』

「『那末你曉不曉得，斯得普金，做這種事情要得到什麼的？』

「『不，我不知道，司令同志。』

「『你要槍斃的，你這蠢才，要槍斃的！』

「他十分坦然的回答道：

「『那請你的便，司令同志。你既然這麼說，那總一定是對的。』

「『我們不能不槍斃你，』我解釋道。『如果我們不這麼辦，所有的鄉村都要叫我

們土匪了。而他們也不是沒有理由。因爲我們如果對女人也攻擊起來，那還成什麼紅軍

呢？」

「他默默的站在那裏，頭愈垂愈低。」

「倘使我們放了你，那就是說，別人做了同樣的事我們也都得放了。是不是的呢？」

「看起來是的，」他說。

「現在你懂了嗎？」

「是的，懂了。」

「『晦斯得普金，你這兒！』我忿然對他喊道。『你到底在那女人身上見到什麼了！』」

你如果安分守己的登在砲前車上，你本來是可以平安無事的。現在你看怎麼吧！」

「他抓抓他的腦勺，一言不發。我問那女人：『他怎麼強姦你的？』」

「她是一個活潑的女子，喜歡說話的。」

「『嗯，你想是怎樣的呢？他抓住我的，還有怎樣呢？我尖叫起來，對他的醜臉吐唾沫，

他呢——嗯，你看他是一種什麼鬼吧——我怎麼脫得了身呢？」

「那末他……」

「是的，就是這樣的，」她說。

「我們想要責罰他，」我說。

「他是該得受罰的，這強盜，」她滔滔不絕的說道。「你看他吧，擺着那樣一張醜臉站在那裏！好好的抽他一頓，教訓教訓他吧。」

「不，不止抽一頓。我們要槍斃他。」

「她聽見這話嚇了一跳。她瞳目結舌的站着。

「是的，是的，我們要槍斃他！」

「這怎麼能夠呢？」她扭着她的手喊道。「上帝救我們，你們怎麼可以殺人呢？」

她給嚇昏了，繞着棒子跑着，眼珠子蹦了出來。

「是你自己控告的。現在事情是不能改變了，」我說。

「我控告的？我從來沒有控告過。我不過說他追我；他要抓牢我，但是他抓不着……」

「這就是說……」

「這就是說他沒有抓住我過。至於他打算要怎麼樣，這強盜，那我不知道。我不會到他腦袋裏去查過，是不是？」

「我從她臉上可以看出來，她是說謊的，可是我並不阻止她。由她說謊去吧。這也許可以救得斯得普金的性命。要緊的只在於她不至把話傳開去，使得紅軍蒙了羞辱。至於實情怎麼樣，我管不了這許多。也許當時的事是她自己喜歡的也未可知……末了我斷定她現在是在替他辯護，要使得村上人知道這些事情都是她捏造出來的，不過要跟斯得普金開個玩笑罷了。爲要試驗她到底是否如此，我就說：

「好了，年青的女人。現在什麼事情都明白了。我們要把他送到……」

「『不，你們不能夠，』她尖叫道。『我不讓你們把他送到任何地方去。』」

「她一跳跳到他跟前，擁抱着他，偎貼着他，哭泣和賭咒同時並作。她始終不肯放開他，雖則她抖得像風中的一片樹葉。」

「『你是有力量可以救他的，只是你不做罷了，』我說。『你已經二年沒有丈夫。要是你同他結了婚，事情就可以挽救，要不……』」

「『我爲什麼要同他結婚呢？我同誰都不願結婚。』」

「『你如果不願，那我們就照我們已經決定的辦了。』說着我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裝着要走開的樣子。」

「『可是他決不肯到禮拜堂去的，』那哥薩克女子帶淚叫道，『他大概是不知道什麼叫上帝的。』說着她就把斯得普金摟得更緊。」

「他站在那裏，蠢得像一頭牛；他不說什麼，甚至對於經過的事情也像不感覺興趣似的。」

「『那是你自己的事，』我說。『你是可以照你自己的意思辦的，但是你要直截了」

「當的回答我們你到底願不願意和他訂婚？」

「她放開了斯得普金，突然一個明朗的微笑展開在她的全面部。」

「我們爲什麼不該訂婚呢？」她說。

「於是斯得普金也笑起來；他直到現在方才明白我們對他的用意。」

「我們知道事情辦到這步，已可告一段落，就把他們兩個推出房門。」你們滾吧，到外邊去肉麻去吧。」我們說。「這裏用不着你們了。」我們大家都大笑起來，在他們背後嚷着嘲笑了一陣。那天晚上，斯得普金又去追上她了……

「第二天早晨我把他叫了來。」

「『你聽我說，斯得普金，』我說。『我們昨天跟你開玩笑，叫你結了婚，可是明天我們要到前線去，你是不能把那女人帶去的，不管你們的感情怎麼樣。爲償補你的行爲起見，第一場戰爭裏邊你就得做點出色的事來，要不，我從此再不信任你了。』」

「『好的，』他說，『我一定辦到。』」

「哦，那末他果真辦到沒有呢？」費多爾問。

「我說就是辦到的。我們給他一只銀的捲烟盒，他直到現在還拿它裝煙捲。那一次有二百個俘虜落到我們手裏，就是他跟他那一挺機關槍的功勞。也就在那一次，他被打穿了腿，不能担任活躍的工作了。他現在跟我在這裏。」

「那個哥薩克女子怎麼樣了呢？」

古替也可夫微笑一笑。

「哦，他那天跟她過了一晚，她做饅頭給他帶到前線去吃，又叫他喝茶……」

「那末結婚呢？」克里乞可夫問。

「他們忘記這樁事了。」古替也可夫搖一搖手說。「那也一點兒沒有關係。她自己以為是他的救護天使，一遍又一遍的重覆說是她救他的性命的。他呢，坐在那裏吃呀喝呀，吃喝了足夠四個平常人享用的分量，一句話也不說，或只說了一些廢話。第二天早晨，他到時候就去上差了……」

於是說話轉到了性慾的題目上，說起了戰爭時期強姦之不可避免。他們舉出許多例子來，並且交換了各人的回憶。夏伯陽對於這個題目特別有興趣，提出了一個人能否在前線三四年沒有碰過一個女人的問題。他自己的結論是，「他是能夠的，也應該的，且若不然的話，就不是個軍人了。」

夏伯陽和費多爾拜訪過古替也可夫之後，就前去檢閱希馬林的一旅。如果，照我們上文所說，古替也可夫當真是嫉妬夏伯陽的聲名，當真要跟他爭勝，那也有無可否認的理由可容這種野心存在的，因為他自己也真正是一個英雄。至於希馬林，他雖然也被同樣的希望所鼓舞，但他是有沒有應存這種希望的正當理由的。然而他一逕的煩惱着，焦躁着，從來沒有個甯靜，老是心裏激動着，老是給焦急做着犧牲。甚至當他睡覺的時候，他臉上也表現着迫切。他極其喜歡講述關於他自己的英勇行爲的非常故事，從來不會錯過機會的。他講述時，每次都要有點細微的變化，關於受傷，進攻等等，總這裏那裏的要添上一些，略了一些，但通盤算起來，他所愛述的共有五六件著名的功績。他一講起來，自己

也會聽得出神，會得對他自己那個故事的發展迷戀起來，又凡碰到臨時能夠添上一些精采，就覺得津津有味。他說話的時候有一個習慣，要把一隻手梳着他那濃厚粗惡的頭髮，並且把頭彎到桌子上，彎到鼻子和桌面快要相碰；還有一隻手的兩個指頭，中指和食指，則在桌邊上打着號鼓，看那樣子，似乎他不願意對聽衆講話，却在跟桌面講話，在對桌面演講，申斥和教訓一般。

起初，人們是會得聽他的，並且對於他說的每一句話都肯相信，但是不久之後，大家都都曉得他的故事裏面想像多於真實，因而興味漸漸減少了。不過你決不可以爲他純然是在弄幻想；相反的，他也往往說出真正的事實來。要是他偶然聽到一樁漂亮的軍事行動，裏面有着勇敢和才能的份兒的，他就立刻要去把它抓到手裏來，歸之於自己所有。但到後來，真相往往要被人發覺，譬如說，事情是在左翼發生的，他當時却明明是在右翼，事情是砲隊司令幹的，他當時明明是聯隊司令，於是就要拆穿西洋鏡。他對於冒認別人的功勳，是絲毫不會遲疑的。

這種脾氣，却也並不是希馬林獨個人所特有的。費多爾曾有許多次數有機會看到這種冒竊英雄行爲的事例。一般人以爲把別人值得激賞的東西歸之於自己，是十分無害而且自然的。但在希馬林，這却已經成爲一種深固的習慣了。你要是偶然碰到晚上去見他，他就會從你那裏的一刻兒對你吹牛起，直要吹到第二天早晨爲止。他會說他曾「受包圍」，曾被敵兵「衝決」，雖則人人都知道前線上他那一段新近並不會跟敵人「有過交綏」。他的一翼總一逕「在可怕的威脅之下」，附近的旅部總「始終不幫他的忙」，甚至於還要「妨礙」他，而他自己總是「首當其衝」的。又說其他的旅部一向要冒竊他的勝利，因而得受讚美，受鼓勵，甚至受獎賞，至於他，希馬林，真正的英雄，却被人人遺忘了，始終都不被注意；人家分明都把他看作了無足重輕，再也夢想不到他，希馬林是英勇行爲的作者，却都給人家無恥地奪了去了。

當夏伯陽和費多爾從古替也可夫的旅部到他那裏去，並且告訴他古替也可夫曾經獲得許多俘虜的消息時，希馬林熱切地聽着，然後突然拿他的巨手放在他那不洗的

黃色面孔上，用着一種彷彿在沈思中的斷續的聲音說道：

「當然，是的，我明白了……我想是這樣的。他們沒有地方可去呀。」

「你說誰沒有地方可去？」夏伯陽問道。

「古替也可夫達到的那些俘虜呀。你曉不曉得那些俘虜是什麼人，夏伯陽同志？一次戰爭我已經把他們打得粉碎了的。你不記得嗎？經我那一次打之後，他們是本來無能爲力的了。他們原是不得不投降的。」

希馬林的性格之中有一種卑鄙的特質。他喜歡將別人的行爲故意縮得小，即使在對於他自己並無直接利益的場合。

看看希馬林的老脾氣又已發作，開頭數起他的「近來的功績」來了，夏伯陽就急忙給了他一個直接而重要的問題，使他無法可以無視或逃避。

「你的一旅人在前線的情形怎樣？」

他們一同走進了司令部，是一個極小的氣味惡劣的房間，給煙薰得漆黑的，彷彿它

的唯一目的就是收集烟氣和臭氣。希馬林的參謀部係由能幹可靠的分子所組成，工作做得不錯。希馬林他本人，雖則是個風囊，危險的地喜歡吹牛的，而對於解決師部裏發生的問題，却也並不壞。就一般而言，他是善於執行命令的，但是他缺乏創造力，創制力，他自己什麼都不能計劃，一逕都需要別人的指導。人們在任何情境之下可以立刻認出什麼是主要的及最重要的因素來，那種透視力，他是缺乏的。

參謀部的所有人員都好好的受過訓練，並且澈底熟悉夏伯陽的脾氣的；他們供給他非常詳細而明白的報告，以至於希馬林自己竟沒有什麼可以補充了。夏伯陽把局面充分弄明白之後，他就決計去視察當時正對敵人取攻勢的全旅部隊的行動。希馬林派了一個人代表自己指揮，就陪伴夏伯陽跟克里乞可夫去了。

我們自己的和敵人的軍力的數目已經報告給了夏伯陽，河流和道路都已在地圖上標出，綠色片指示樹林，褐色片代表山嶺——所有這一切都已非常明顯的印上了夏伯陽的記憶。他極有把握的騎馬巡行着；每一座山後會有什麼，最近的樹林裏面會埋伏

着敵人怎樣的軍力，河道的那裏幾段可以涉水而過，他都瞭如指掌的——告訴希馬林。他的一切都知道，有一幅明晰的全景圖放在他心上。他們走到了十字路口，或是要在好幾條歧路之中選擇一條時，他是同在一個小市鎮的熟悉街道上騎馬一樣毫不遲疑的。他難得會有錯誤，而若偶然迷失他的道路時，也很快就重新找出正確的方向；他只消環視一遭，騎着馬躊躇幾步，心裏估量了一下，把他看過的拐角和路牌記了記，就又走回正確的路上去了。在夜裏，他有時稍稍要感覺得一點迷惑，但在白天——從來不會。對於地形，他有着一種無可否認的本能，沒有人敢於去跟他比賽。他的話就是法律。

他們達到了第一聯隊。弟兄們登在淺淺的新近掘起的戰壕裏。事實上，那簡直算不得戰壕，倒是拿小孩子的鋤頭掏出來的。泥土挖起了幾小堆，上面拿幾根松枝蓋着。這些個土堆，比鼯鼠丘大不了多少，便是弟兄們的腦壳的唯一掩護物了。也許是敵人把這些樹枝錯認做灌木，又也許他們簡直就不情願惹起紅軍去跟他們打仗，無論怎樣，他們總是默無動靜，一槍也不開，雖則他們是在極近的彈距之外，一塊山的背後。

弟兄們送食物到這帶壕溝裏去的，都得一路爬行着。一個弟兄得伏倒在地上，雙手伸到前面，捧着一罐粥，或是一碗湯，像一條蟲一般爬着，一路扭動着肘膀和膝蓋，從戰地行廚直到他的目的地。於是弟兄們就吃將來，稍稍休息了一下。有許多身邊放着一本書，或是一些報紙——看起來就知道是很舊很舊的。他們會得俯伏着，將頭藏在松枝的背後，把書本或報紙靠近他們的莊嚴熱切的臉拿着，靜靜地讀，整個佈景都非常之簡單而平凡，我們竟要當他們是和平的農家小伙子，在一個休息日的七月的下午，到靠近他們本村的一個什麼地方休息着，躲避着太陽的光線。

夏伯陽，費多爾和希馬林，在戰線的後面騎着馬，雖則他們是給敵人看見的，却並沒有槍向他們開放。這就使得夏伯陽動起腦筋來了。

「敵人的隊伍當真是在山背後嗎？」他問希馬林。「誰說他們是在那裏的，他們也許到那裏去過，可是已經離開了。你應該去查一查。」

斥候隊被向一切方向差了出去。有兩個爬上了山脊，略微把身子抬起一點，然後再

抬起一點，再抬起一點，終於站了起來了。然後他們跑回來，報告說山那邊連鬼也沒有，一個，大概是敵人已經沿山腳下一帶樹林的邊上爬了走了。

夏伯陽和他的從人們騎馬上前，爬上了山的最高點，用望遠鏡四周探測一遭。

「你看這帶樹林是向什麼方向伸張的，」他說。「他們一定要從那裏來襲擊我們。」

「不會的，」希馬林說。「我已經追了他們三天，他們是不能回來的了。」

「怎見得他們不到第四天才回來呢？」夏伯陽用嚴肅的聲調說；他繼續拿望遠鏡看着，對他面前的視景打各方面橫掃過去。

「他們不會回來的，」希馬林不住輕輕的重覆說道。

「但是設使他們回來呢？」夏伯陽惱怒地打斷他。「設使他們的司令並不是一個傻瓜，而懂得從你的後方來威脅你是於他們有利的呢？當你正在準備的時候，他就來襲擊你了。蠢才！你也得稍稍想一想，動動腦筋呀。你以為敵人會得像一顆荳子一般在你鼻

「子底下滾的嗎？」

希馬林對於這無話可答。夏伯陽告訴他應該怎樣防止敵人的襲擊；他吩咐他站在那裏不要動，等形勢弄明白了再說，他自己又跟克里乞可夫騎馬去觀察其他兩個聯隊了。

他一路上看到的無論什麼，觸到的無論什麼，他都發見有須更改和修正的地方，並且知道什麼時候他應該給予幫助和指導。當他們已經達到在右翼極端的第三聯隊時，一個由希馬林差來的傳達人跑到他們跟前，說敵人確實是在準備襲擊，但知道他們的行動已被我們注視，所以已由他們原取的方向退却了。希馬林條子中的結末一句，又大吹其法螺道：

「那惡意的企圖，我已經不喪一卒的加以緊急制止了。」

事實上是並不需要什麼制止，因為敵人是自動放棄他們的襲擊的。

他們跟第三聯隊一起過了一夜。它的司令部是在一個鄉村裏，前哨在四周統統放

着。在村外面對着敵人方面的，伸張着一道半圓形的壕溝，有紅軍兵士守着。夏伯陽和費多爾跟參謀部人員同居的那間茅屋，只有一盞小小的烟薰薰的煤油燈點着，他們差不多彼此辨不清面目。他們都疲倦了，誰都不願意說話，有的縮在角落裏，有的挺在板凳上，打算要舒舒服服的過他一夜。在那半黑暗之中，他們的樣子像是黑色的幽靈。

他們剛剛安定下來預備要睡覺，就有一個十四歲左右的孩子帶進來受審了。他是因爲有做間諜的嫌疑被拘捕的。參謀人員問他是誰，從那裏來的，到那裏去，做什麼去。那孩子說他父母都沒有了，是在「前一次戰爭」丟失了的。他是一個波蘭的難民，現在跟着「紅軍志願軍第三大隊。」誰都沒有聽到過這樣一個大隊，他這一招供只足以增加一般人的疑惑。

「你叫什麼名字。」

「善尼亞。」

「但是你剛剛告訴我們說叫阿里沙呀？」一個審問人故意要混亂他的頭腦說。

「請不要捏造事實吧，」那孩子堅決地並且帶着一種自然的尊嚴回答。「我從沒有說過我叫阿里沙。這是你自己捏造出來的。」

「你是喜歡說話的，是不是？」

「我爲什麼不該說話呢？」

「那好了；我們來談正經吧。你是白軍差來的，是不是？不要假裝不是。你如果承認了，我們不會傷害你的。」

「沒有什麼可承認的，」那孩子被這固執的問題所激怒，用着一種顫震的聲音回答。

「不要再對我們說謊了吧。這裏沒有你剛才所說的那個大隊。這是你自己假造起來的。你到底要到那裏去，爲什麼去，不如對我們講明的。」

他們像這樣子繼續問了他許多時候，希望他能供出實情來。

他們試用恐嚇的話去嚇他，暗示說要把他槍斃。

「那末很好，就槍斃我吧。」善尼亞帶着眼淚說，「就怕的是你們弄錯。我確實是一個朋友。」

費多爾決計要出來干涉了。到現在為止，他一逕都靜靜的躺着，等着審問的結果。現在，他覺得不管那孩子是誰——無論是朋友或是仇敵——他都要救他，把他放在觀察之下，或如必要，並且再教育他。他吩咐參謀人員停止審問，並且叫善尼亞在他身旁地板上躺下來，這使得善尼亞大為舒適。（後來在費多爾的影響之下，善尼亞發展做一個可信賴的好青年，在旅部裏担任傳達的工作。）

靜默重新統治了茅屋。那盞小燈烟薰薰的點着，睡眠人哮喘着，打着鼾，從外邊來了馬咀嚼的聲音，原來都已上了鞍，一聽到風聲就備騎坐的。希馬林在人人都預備就寢之前幾分鐘奔馬到來，現在要去巡視，就出茅屋去了。沒有人知道他出去多久，但直到已經黎明的時候，才見他氣喘吁吁的奔進來，從門口一路激動地喊着：

「起來，你們大家！敵人打過來了！」

大家都一躍而起，並且剎那之間都跳上了馬背了。

「他們是在山坡上，離開這裏有六百步光景，」希馬林氣咻咻的喊出來。他的腳套不進馬腳蹬，他的怒馬發狂似的在蹦跳。希馬林在它頭上狠狠的打了一下……

他們騎出了大門。四面八方都有人影子在不確定的黎明光中鑽來鑽去。到底他們是到那裏去的，那無法可以確定；他們並不往任何一個方向走，只是這裏那裏的亂躡一陣。在大門外，騎馬人不發一言的大家分散了；因為他們沒有時間可以談話。有的向大路跑去，急乎要逃老命。夏伯陽迅速把握住當時的局勢，急忙跑到駐在司令部一段小小距離外的後備大隊那裏去。希馬林在前，克里乞可夫在後，迎着敵人前進的方向跑去，因為他們恐怕紅軍已開始退却了。克里乞可夫的目的是在防止他們的退却，要以身作則去重新鼓起他們的勇氣。當初他在烏拉爾斯克曾經跟安得里也夫辯論關於防線，防守及當恐慌期間去參加戰爭等等的問題，現在這番辯論突然掠過他心上，他覺得非常得意，樂不可支。

「虛驚錯誤……山坡上是我們自己的人。」

「停止！」希馬林突然的吼道。

簡直不知道這一聲命令是爲着誰而喊的，因爲四週圍除開幾個零零碎碎的弟兄在那裏躡來躡去之外，已經是沒有一個人了。送信人已被差出去叫夏伯陽和其他向路上奔馬而去的人叫回來。他們是已用呼喊和向空放手槍的方法被阻止住，十分鐘之後就統統都回來了。

這一陣的喧嘩，呼喊，和隨便開槍，全隊人都已聽到，因而引起了非常的惶惑；有的竟當是敵軍已經侵入自己的後方，正在採取緊急手段了。弟兄們都豎起他們的耳朵，都在切切私議着，做着一切種類的準備，並且正要向各方面放出斥候隊去的時候，就有消息傳到，說完全是一場虛驚。司令們聚集在茅屋裏，雖則時間還仍舊很早，却都不再睡覺，大家圍坐在桌子上談論起來。他們是在詛咒什麼人，不過那被詛咒的人是誰，却始終是一個謎。希馬林嗎？一定不是的；因爲他一經見到有可疑的東西，就有警告和喚醒大家的義

務而且當時又沒有一點餘暇可容查明那危險是真是假的。那末他們自己嗎？也無論如何不是。因為當敵人攻打過來的時候，誰會得傻到靜靜坐在屋裏不動的呢？那樣的激動是不可避免的——這人人都會承認。然而大家都不由得現出差愧和惶惑來。他們七亂八糟的在那裏談着，彼此規避着別人的注視，或則看過對話人的頭頂，或則看到他的背後去，却沒有人直視對方的臉。

「差不多引起大恐慌來了呢，」希馬林說着，將身子彎到桌子上，向那盞小小的燈去點他的煙捲。「而這錯誤是誰弄出來的，恐怕我們始終查不出的了……」

「喔，那末是誰報告你敵軍前進的？」夏伯陽問。

「參謀部的人……他騎馬起來報告我的。」

「到底是誰呢？」

「我說不出來，我不認識他的。我當時奔馬前去，一看果然有隊伍前進，因而我想……」

「你決不能想想就算數，你必須要知道的，」夏伯陽強調地說。「讓我告訴你我們從前的一回事吧。不是現在，却是在喀爾巴阡山派中跟德國人戰爭的時候。那裏是真正的大山，不像現在這裏這些鼯鼠丘的。當你爬上那些山的時候，你得留心着你的脚步的好吧，我們當時爬呀爬呀。那些奧國人是每一條縫縫裏都埋伏着人的，躲在岩石後，樹叢裏，或是砂堆裏——一句話，他們到處都非常之熟習，絕對用不着別人告訴他們什麼地方可以埋伏。我們當時前進，總會覺得跟在市場上一般安穩和快樂，誰知突然間，他們抄到了我們後邊，等不及我們去攔阻，早已趕了我們的全部輜重車走了。如果是帶砲的話，也早已被他們劫了去。」

「在我剛才說的那一回，我們是把所有的軍備放在中段的，兩翼都放着衛兵，也就按着這樣的次序前進。我們缺馬，因而我們將牛掛在車輛上和砲前車上。如果夜裏有一頭牛叫起來，就讓敵人知道你的去處了。可是你千萬不要拿來福槍托去打他。那要使他反而叫得更響。我們如果有麵包，就扔一片在他嘴裏，那可以叫他安靜一歇兒。可是等到

麵包完了，那就更糟了。我們是夜裏過山的，到早晨必須要趕到那邊。時候已經告訴我們過：走吧，沒有埋伏。於是我們動身了，把轎重車和牛夾在中間。

「夜裏，那些山裏之黑，是你不能相信的。有誰到過那裏，才會知道是個什麼樣子。黑得像個坑。好吧，我們往前走了，一路上力求其靜，只有碎石子隨着每一個脚步從山邊滾到底裏去。在夜間的進行裏，你的想像會得給你玩出一切種類的把戲來。你會彷彿看見有人蹲在樹叢底下在那裏等，樹裏也有的。你拿一塊石頭當作一個人。你儘可以膽大得像黃銅一般，可是你還是禁不住要發抖。夜是產生恐慌的。你指不出什麼地方會有東西出來，你看不見什麼地方可以開槍，你不知道往那裏去逃，你是在一種迷陣之中。而當到處都看不見東西的時候，你的命令又從何發起呢？你只有牢牢的坐着，等着一顆子彈穿進你的腦勺。這跟在空曠地方誤闖到別人隊伍裏去，是不同的。在空曠中，你喊你跑，但在

山裏……

「好吧，我們就是在山裏，爬着爬着，於是突然間。我們前衛裏有一個人彷彿看見敵

人了。他放了一槍。沒有回應。他再放了一槍，突然就起了大混亂了。那地方是個夾谷，我們是單行進行的。側面和後面同時都有槍開來。突然間，人人都開始逃命，因為只看見人紛紛倒地，却看不見誰在開槍。我們跑了回去，混入了我們的輜重車，牛都潰散了。我們大家都滾下山去。既不能阻止，也不能回頭，因為當時你已給第二批從山坡上滾落的人和牲口踩在腳底了。大家亂做一團糟，你想要向一邊移動，是一步也動不得的。且也並沒有其他的出路。沒有地方可以去。我們開始爬過這些岩石。比較在底下的人以為是奧國人滾到我們身上來了，因而拚命的開槍。他們放了一陣，掉過頭去跑一陣。然後又朝上看看，又放了一排槍。那天夜裏我們喪失的人數啊！原因是什麼呢？恐慌，不過是恐慌罷。不問是誰要報告你一件事，或是你自己看見一件什麼事，你總看個明白，不要昏頭昏腦的就喊起來：「快救呵！敵人來了！」

「確是用不着喊的，一點兒用不着的。」希馬林裝做不懂得那個故事是爲他而說的一般表示贊成道。「呼喊是一切麻煩的原因呢，是不是？」

「一點不錯，白白的呼喊，」給希馬林的戰略打敗了的夏伯陽隨口說道。

「我想，」費多爾說，「也有一些境地是恐慌沒有方法可以防止的。你無論用什麼法子總歸是無效的。就如你剛才說的這種事情……」

「是的，那也可以說是劫數，」夏伯陽承認道。

「劫數是劫數，却是由你自己造成的，」費多爾繼續他自己的思緒說。「你必須不帶着恐慌去作戰，而對恐慌去作戰——換句話說，就是要防止恐慌。而這是能夠防止的嗎？當然，這就他媽的成了問題了；每一個場合都要求一個新的解決。在喀爾巴阡山裏的那一次，我以為應該派遣精兵去跑在頭裏，而用着特別的斥候隊擔任偵察的工作——就是要在夜裏最不容易受驚的斥候隊去擔任。同時也許還用得着信號。兵士必須吩咐過，叫他們服從信號，不可讓他們各自為政……」

「這倒不是一個信號的問題，」夏陽伯截斷他說。「當牛馬潰散的時候，信號是無能為力的事實是他們不應該把牛馬編在中隊。這是一個錯誤，特別是在夜間。而且全部

進兵的計劃也是錯誤的。」

「爲什麼呢？只要是策略採取得不錯，那是沒有什麼的呀……」

「策略不錯，」夏伯陽尖聲笑道，「對了——策略不錯……」

他這奇怪的笑和牛頭不對馬嘴的話語結束了這次談話。沒有人想要睡覺，也沒有
人想要進行什麼討論，於是就無事可做。天大亮了。空氣還是含着夜來的寒冷，靜默統治
着。鄉村上經過剛剛一次醜惡的紛擾之後，都靜靜的入睡去了。夏伯陽站在門口，等他的
馬配好鞍，帶上來。費多爾自己搭配好了馬，幾分鐘之後，那師長和黨委就打前一天來的
那條路上騎着馬回去了。



第十一章 前進

夏伯陽的一師正從北方威脅着皮里貝。佔據這個城市的工作本來並不派到它的。但是所有的司令們都有一個弱點，就是都要給重要的中心點吸引了去，所以每逢奪取這種險要地點的時候，總大家都要「看個分曉。」

在內戰裏，敵軍的軍力不一定就是主要的對象；較多的回數，主要的目標是在於佔據領土，特別是重要的城市。這又不單單由於戰略上的動機，並且由於政策上的動機；因為每一個大城市同時也就是周圍區域的政治中心，無論是大的是小的，而其落在白軍手裏或落在紅軍手裏，是對於全區域的政治環境有影響的。又因為政治是內戰的主要泉源，所以兩方面都有意思要儘快獲得這些中心地。

皮里貝不是一個很大的中心，但從它周圍的區域而論，它是有幾分重要的。當最後

一次決戰時，夏伯陽一師的右翼已經達到了那個城市，投入去作戰，並且同另外一師人進入那個地方了。這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到底是誰實際佔得皮里貝，誰最先衝進它，顯示最多的機謀，英勇，才能等等。這些辯論似乎是沒有終結的，因為有兩個部隊同時佔據了同一地方。夏伯陽不會親身去參加這些辯論，只把它交給旅長波樸夫去辦，他就盡力施展他的外交才能了。

我們的隊伍佔據着烏生河的北岸，白軍則佔據南岸。戰事會有一時間的間歇。兩方面都好幾天沒有動靜。

各隊都在補充元氣，養精蓄銳，預備從事新的決戰。在這期間，夏伯陽是憤怒得直冒氣，詛咒着，咒罵着。左呀右的賭着咒。他認為這在烏生河上的停頓是罪不容恕的延宕。

「我們爲什麼要休息呢？」他咆哮道。「誰是笨到在前線上休息的？誰要他媽的休息也？也許參謀部打算放幾天假吧！」他滿口暗示着事情容或有內奸，容或有人存心要延宕紅軍的迅速和勝利的猛進。

在這期間，紅軍的前進確實並不特別的迅速，爲了休息和等待，準備和軍力的補充，平均的前進速度只不過每日八個到十個佛斯脫左右。有些不內行的數學家忙着做各種的計算，把結果送給夏伯陽，把個夏伯陽氣得發狂。

「我不疲倦呀，我不疲倦呀，」他要大發其雷霆，拿拳頭打着桌子。「我要休息的時候，我會得請求的，但是現在我們必須要推進。敵人在逃了，我們就得竭力的逼進——不能夠坐在河岸上。……」

「可是佛雪利·伊凡諾維基，」克里乞可夫會得回答他，「你只給你自己的——一師人着想呢。你這怪物！叫別人怎麼樣呢？他們總得要整理整理，轉轉氣，補充補充軍備——前線該做的事情多着呢。你決不能集中注意在你自己的一師人，將別人一概不顧，以爲什麼事情都是自己會得做的。」

「你以爲自己不能做的嗎？」夏伯陽會得閃射着眼睛回答他。「那末我會經得過什麼人的什麼幫助沒有呢？有誰會替我動過一動指頭嗎？我要單獨用我一師人去取烏

「發，只要不來阻止我，不來干涉我，不來弄亂事情。」

「你說誰不來阻止你呢？」

「誰都不要來阻止我。完全由我自己來幹吧。」他會得用一種有點兒抑平下去的聲調說，彷彿他已突然覺得自己怪人怪得太過分了。

像這樣的牢騷是常常有的。一直到烏發取得爲止，夏伯陽一逕都不滿於進行的步驟，雖則他的一師人是一仗又一仗的接連得勝。他一逕都在想像自己不能放手的幹，以爲他已被剝奪了創制權，以爲人家不肯聽他的話，蔑視他的意見。

「他們所能做的就只讀地圖。」他要對他的部下咕嚕。「我們可不是在地圖上作戰的，我們是在實地上作戰的。在實地上的，這班該死的東西他們都不曉得哩！」然後，他又帶着更大的憤怒宣言道：「我們自己知道我們要什麼，什麼事情我們自己都明白；我們所要的不是命令，却是生力軍。」

「你又來了，佛雪別·伊凡諾維基！克里乞可夫想要領他到理路上去，會得批評

他道：「我們的一切行動都是要一致的，聯合的。」

「好吧，讓他們聯合去吧；他們能夠這樣是十分歡迎的囉。」夏伯陽會得迸發出來。」「只要他們不來妨害我的事。現在是我們得用極速前進的時候，然而我們在這裏，在烏

生河上過休息日呢！」

「哦，廢話！」費多爾會得回答說。「你也太性急了。」

「那末我們應該坐在這裏捏大指頭是不是？坐在河岸上休息休息，讓高察克安然無恙的走，是不是好吧，倘使這就是你們所主張的打法，那末我的趣味是跟你們不同的了，我就是這點意思。我就要問，這是將各師團調來調去的時候嗎？這是兵士們所要求的嗎？他們在不在抱怨呢？見你的鬼吧！我是要洗手了，什麼也不幹了，重新回去帶我的分隊去了。那樣我倒還可以放手幹一幹，沒有人會想來指使我。無論如何我總可以由我自己做主，至於這樣……」

他就會要狠狠的吐了一口痰唾，以發洩他的一肚子氣。

「你的惱怒就因為這些部隊的延宕不進，是不是？」克里乞可夫總要竭力勸他耐着性。「難道你不明白他們是一定有理由的嗎？這決不會是他們的存心搗鬼——在現在這種時候，也許隊伍是真個疲乏了，不能往前進了……」

「唉——咳！」夏伯陽會得輕侮地搖搖他的手，「誰都不疲乏的。昨天我碰到一個紅軍兵士。他跛着腿在樹林裏走，滿身都綁着繃帶，一個小得像一條鱈魚的人，獨自個兒走着。『你到那裏去？』我問他。『回到我的部隊去。』『爲什麼跛腿呢？』『受傷了。』『爲什麼不登在醫院裏呢？』屯不出時間呀，同志。現在是不好休息的，我們得打！我給人殺了之後儘有時間可以休息。」他笑起來了。我朝他看看。他是一個稱我心的朋友，我想，我就從手腕上解下手錶，交給他。『你拿着，』我說，『記着我夏伯陽吧。』他起先是不認識我的，你要知道。於是他臉上光彩起來，可是不肯收我的錶，只一味的推却。末了，我硬勸他收了去，自己走開了。他站在那裏，瞪視着我的後影，直等我消失爲止……那就是你所說的疲乏的人！我要是帶了這樣疲乏的人，馬上就會把高察克收拾了！」

「是的，像這種的人有許多，」費多爾說。「也許我們的伙伴大多數是像這樣的，但是他們仍舊也會得疲倦。」

不過要想動搖夏伯陽的信念，是沒有希望的。即使提到他所十分尊重的弗隆齊，也不會有多大效力。

「所有的命令都得經過弗隆齊的批准。簽發的人不只是『將軍。』」

「也許只是他們吧，」夏伯陽又要嘟囔着表示抗議。

「這怎麼能夠呢？」

「這種事情是可以有的。命令沒有到我們手裏，高察克就統統知道了。就是這麼一回事。」

「你這是什麼話呀？」費多爾會得驚異地喊道。「也許有一兩道命令曾被高察克截取過，可是你決不可以這麼武斷呀，佛雪利·伊凡諾維基。」

但這也沒有用。夏伯陽始終固執着他的意見。他對於司令部抱有一種根深抵固的

不信任，直到最後一口氣都不會改變他的見解。

一清早，他們就向達夫里加諸伏進發，穿過了開花的樹林，越過了山和谷，山澗和小溪，沿着芳香櫻桃樹的夾道。他們通過樹林中的那條路，是平靜的，日光照耀的，充滿着樹林中的聲音，瀾漫着一個春天早晨的芬芳氣息……

出了樹林，他們就見到了隊伍，見到了紅軍兵士——破爛的，稀薄的，生蟲的，乏力的，營養不足，器械不全的。他們越近烏發一步，敵人的隊伍防守得越加盡力。白軍已經信領了所有最優良的地點，特別是在山上，他們已經集中他們的突擊隊，正在進行反攻。他們很當心他們的輜重隊，退却的時候把他們放在頭裏，並且放強大的軍力去護衛它。他們不願意奉送新鮮的軍備給紅軍哩！

前進是一天難似一天了。極大數目的間諜已被發見，因為高察克有他自己的走狗替他工作的，富農們也都給高察克賣力，還有多數韃靼人，因為他們誤信了謠言，以為布

爾希維克人的唯一目的是在奪取他們的「阿拉」。毀壞他們的寺廟。有時候韃靼人要從他們的窗口裏向前進的紅軍隊伍開槍。而那些開槍的人却都不是富有的居民，而是窮人。他們被逮捕了。以後呢？那是沒有一定不易的規則的。有的當場就槍斃，其他的帶去跟他們自己的同鄉們——在紅軍裏服務的韃靼人——去「談話」。他們的同鄉們會得很快的跟他們解釋這種鬥爭的終極目的，往往經過一段短時間的談話之後他們就會加入紅軍來做志願兵。間諜是常常被捕的。

在達夫里加諾伏，紅軍兵士報告費多爾，說輜重車裏有一個青年女子，是半路上搭上来的。她要求給帶到烏發去，願意跟紅軍兵士一同進城；她的母親，姊妹跟親戚統都住在那裏。

「去帶她來見我，」費多爾命令道。

那女孩子帶進來了。她大約是十九歲的年紀。走路一跛一跛的。她說剛剛從學校出

來。她的衣服是破爛的。她說了很多關於烏發的事，急於要到那裏去。

在她的外表上，是絕對無可疑的。可是費多爾却有一種無原因的，無根據的，純然是本能的預見，以為事情有些不妥當。他決計要審問那個女子。

「要是我弄錯了，我可以放她走的，那不會有什麼害處，」他想，「要是不呢……」

他跟她談了一會兒，都是些不相干的話，然後突然出其不意的問她：

「你受傷了多少時候了？」

「哦，好久了……那是……不……你為什麼當我受過傷呢？」

「你跛腿呀，」費多爾熱切地看進她的眼睛，堅決地說。

在他的旁邊，坐着塔拉林同志，是軍裏政治部的主任。他在默默看着這一場奇怪的審問。

「是的，」她惶惑地說，「我的腿是……但那是好久之前了。」

費多爾決定最好的辦法是像連珠砲似的問她一連串不及預料的問題，不容她有

時間考慮答案，或閃避問題中的困難。

「你是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受傷的？」

「我拿一張字條到司令部去的時候。」

「靠近戰場嗎？」

「是的。」

「你是當間諜的嗎？」

「不，我是打字的。」

「你說謊！」他突然的喊道。「我一個都知道了。你懂嗎？一個都知道了！關於你的事

一概知道。我們自己的間諜已把你的事情什麼都跟我講過了。把你的證書立刻交出來

……！你知道的，那一張紙頭！

「什麼一張紙頭？」

「一張薄薄的透明的紙頭。是紗料紙。來吧，趕快。我們的間諜知道那是什麼時候寫

給你的。不承認沒有用。」

費多爾一逕把眼睛釘住了她，而他這種戰略的結果竟超過了他的期望。當他提起那「一張紙」時，那女孩子就突然的慌亂起來。原來凡是當間諜的女子，都有一方小小的極薄的紙頭寫着證書給她，那是一樁大家知道的事實。她們把它放在身上，藏在衣褶裏，疊起來藏在鞋跟裏，或是搓成一個小小丸子藏在耳朵裏——總之是用意想不到的巧妙方法藏着的。

那女孩子取出一支捲煙咀，是用兩根琥珀管子旋牢在一起的。她把它旋了開來，抽出一片搓得緊緊的紙頭，上面用打字機打着她的名、姓、和祖先名籍。

是費多爾的一個奇異的幸運。

那女孩子正式受訊過兩次——第一次在當場，以後在軍司令部裏。弗隆齊同志那時剛巧也在那裏，就做了審問人之一。那女孩子供給了很多寶貴的消息。在別的一些事情當中，她說出有些間諜是給紅軍和白軍同時工作的，於是這班做雙方買賣的朋友就

很快的被結果了。她供給許多有用的材料，對於我們有很大的助力。

類似這樣的案件，雖則結果並不能同樣的豐富，却並不在少數。例如有一次，一個受嫌疑的上校夫人被鎖在一間浴室裏。突然間，浴室的門開開來。另外一個俘虜被推了進去。他告訴她，說他是個白軍的軍官，於是那個優女人決不疑心他實在是個××黨，就供給了他一些很有趣味的消息。

紅軍的隊伍現在正向着吉希馬前進。分明，這樣一個重要地點，是不能不經過一度拚命的防守就會被委棄的。有兩條鐵路會合在這裏——沙馬拉——紮拉托烏斯脫路和伏爾加——布格爾明斯克路。第一道防線在離開車站一打佛斯脫的距離；線上有深的，對稱的，設備齊全的戰壕，完全的矮壁，有通到山谷去的交通壕，通到山腳下的祕密甬道。整個矮林都被砍下了，曾經預備好林間墾地給騎兵埋伏，平原上則森豎着帶鈎的鐵絲網。布革魯斯蘭或皮里貝的附近是沒有過這種東西的。像這樣審慎而巧妙地預備起來的戰壕，在現在是種難得有的東西了。顯然，敵軍是在做着認真的預備的。

古替也可夫的一旅正向吉希馬前進。這一次前進的最後幾個階段就是一場愈來愈劇烈的延長的戰爭。他們越近吉希馬，兩方接觸的情形就越加猛烈。紅軍的進攻受到了抵抗。有時候，敵人還要進行反攻。然而，我們可以從一般零圍上感覺到，白軍的死刑判決已經蓋過了印子；雖在他們的最最兇殘的屠殺中，他們也缺乏成功的主要因素，缺乏對於自身力量的信念，缺乏求必勝的衝動。敵人是不能在戰鬥的，但是早已放棄了一切勝利的思想了。

這就可憐一頭小狗在街上拚命的跑着，而後面追着一頭強壯的自有把握的巨獒，在威脅它，戲弄它，扑擊它。那頭小狗並不要打出勝負來；它只能猶猶然的叫着，有時咬着，而且咬得很厲害，但這算不得戰爭。它只能逃開去，要羞辱地被打敗。在吉希馬前面的那一次戰爭，高察克的軍隊就像這頭猶猶然的小狗。他們之所以反攻，彷彿只為掩護他們的主力，和輜重隊的退却。你會得到一個印象，彷彿只有掩護其他隊伍退却的後衛和後備隊在作戰似的。但實在並不如此。主力也是參加戰鬥的。事實是敵人在布革魯斯

蘭就已喪失了優勢，從此就不再復得了。士氣不振正傳染着所有高察克的軍隊。而這就召來了失敗了。任何種類的方法——無論是寬容和放縱，是鎮壓和嚴厲——都無力可以防止這個不可避免的過程的發展。除開這種士氣不振的一般原因之外（這是以或多或少程度存在於所有白軍軍隊中的），在高察克軍隊中還有特別的原因來幫助促進這個過程的發展。第一，高察克是把全體居民都動員的，在這點上，只重量而不重質；第二，當他以一手把忠於他的司令們的幫助，而嘗試要把這些烏合之衆膠合統一起來時，他不得不讓那些司令們放手做去，把任何的刑罰都採用進他的軍隊。所有舊軍隊裏的一切壞習慣，在高察克的軍隊裏比在其他任何白軍軍隊裏以更高的程度恢復起來。這樣，隊伍的雜色和軍官的兇暴，就成了促進高察克軍隊士氣不振的兩個原因。

在一次接觸之後，敵軍的一包文件落到了克里乞可夫手中，內中包含電報、命令、以及給白軍參謀部的請訓公文等等。

像下面這樣的文件是典型的：

「所有未經充分訓練的兵士必須集合在某處，預備火車輸送。最要緊的是必須由一軍官伴送。」

後面這一句話是極有價值的；它證明了那些司令們對於他們自己的「基督教兵士」的極端恐懼。

但是還有一種更嚴重的裂縫也已流露出來。看光景，他們的軍官不都完全可靠的；他們都有跑過紅軍那邊去的可能。例如，有一天，有十來個紅軍騎兵誤闖入一隊含有一百個兵士，兩個軍官和一挺機關槍的敵軍裏面去。這看樣子，總要算是白軍的一注橫財了——他們要把這十來個紅軍騎兵擒住做俘虜，或是一排槍開殺他們，都是容易不過的。然而實際起來的事却和這完全兩樣。軍官們對他們的兵士喝道：「不許開槍，」隨即就跑到紅軍騎兵跟前。他們說他們願意帶同他們所有的兵士去到紅軍那邊去。而這是發生在所謂「布爾希維克的殘暴」謠言正盛而且他們的白軍軍官正在用辣手的時候哩。

於是那些紅軍騎兵也替他們在自己的司令面前非常熱心地說着好話，彷彿像這樣的俘虜也會遇到可怕的運命一般。

後經查明，那兩個軍官一個是辦事處的書記，一個是鄉村小學教員。他們對於高察克軍中的「紀律」有很多話可以報告。軍官有因和兵士們談話而被槍殺的，倘使在他們的關係之中被察出了有一點兒的親暱；禮儀和階級的區別必須極嚴格地遵守着，一有破壞就要受嚴厲的處罰。較高級的司令們對於他們的軍隊感着極大的恐懼，以至於喪失一切細加辨別的意識；軍官和兵士之間雖是極其單純極無罪的談話，他們都要解釋做惡意的預謀的「煽動」。下級司令們當中有着很大的不安；他們跟上司之間的衝突顯然可以看出來，而且一天一天愈加強烈。

這兩個軍官的話是無問題地真確的。費多爾可以拿上述那個包裹中的其他文件來證明它。

「我命令你給中尉佛拉索夫以監視，」一個師長寫道。「軍官馬爾可夫，沮可夫，李

在脫索夫等，胆敢和小兵談話，應與極嚴謹之監視。」以及諸如此類的話。同時還有關於查問和訊究軍官的記錄，都表明了探究和偵視的工作一逕都在進行。

在高察克的軍隊裏，是已不成事體的了。紀律雖在軍官之中也已鬆懈，文件中有一些電報，就指示着關於違抗命令和玩忽命令的事。爲要提高「士氣」起見，高級司令採取了可疑的手段。實際是紅軍打勝的戰役，他們認爲是自己的勝利。在傳單上和布告上，那些至少已經飄了一個禮拜紅旗的鄉村和車站，都還指明是白軍所有。諸如此類的就是他們的手段。兵士們發覺了這套把戲，後來就不論怎樣真確的消息，也都對它懷疑了。

在高察克的軍隊裏，分崩瓦解的過程已經顯然的開始，而因紅軍的努力，就不住的加快起來。一大車一大車的煽動文字，經過各當地居民之手，深入了白軍的後方。數千百萬的勸告和宣言，及與兵士書，由飛機上散播。紅軍的宣傳家深深爬進敵軍區域的內心，混入了兵士的羣衆，而且十分無畏地直接地進行着他們的英勇工作。

但是，雖有這一切的情形，有時戰爭仍舊是非常的猛烈，厲害，以至關於白軍快要崩

潰的揣測往往要像似毫無根據。原來這次戰爭是自軍頂頂強固的部隊來參加的。這種部隊是比較的少；但他們打得極好，並且他們的技術也極好。在吉希馬附近，那一仗打得真正厲害，以至於紅軍部隊有時候每一團只賸得三四十人。然而紅軍兵士是拚命的打，彷彿是受到靈感一般。那打法真有點駭人聽聞。他們會得拿着手榴彈向鐵甲火車衝上去，以致軌道上滿是屍體，會得跟在火車後面喊「哈啦」，拿白色瓶頸彈像玩皮球一般的拋着。如果有一部鐵甲卡車出現了，弟兄們就會躺下去將臉貼在地上。那鐵甲卡車當是他們死了，不去動他們，他們也就讓它安然無恙的開過去。它會得穿過他們的行列，繞到他們的背後，一路開着火，却總開不到什麼，直等它過去之後，那些紅軍兵士就會衝到它後邊，如同追逐火車一般，從它後邊拋擲手榴彈。

他們的英勇已經瀕於發狂的程度；因而從鐵甲卡車和火車射出的機關槍彈曾於吉希馬之前一戰造成紅軍兵士的一場可怕的巨劫。

但同是在這裏，在戰後的二十分鐘，戰場上仍還瀰漫着烟火，受傷的同志們或敵人

們的呻吟聲還充塞在空中，那個小小的城市却又立刻醒覺過來，恢復它的正常生活了。從地室裏和地窖裏，倉房裏和木棚裏，火爐裏和壁櫥裏，地底的藏匿處和屋頂間裏，那些農民們，因戰事已停而恢復了勇氣，就都爬了出來，開始供應紅軍兵士們的需要了。

女人們瑯瑯起了他們的水桶，茶爐開始哼起來，杯子，瓢羹，罐兒，鍋兒，一齊叮叮瑯瑯響起來。小屋子裏熱鬧着了人聲的喋喋。人們傾洩出他們的回憶，告訴別人他們怎樣活過來，適才是在做什麼，聽見什麼，看見什麼。當紅軍兵士吃過了，喝過了茶之後，有些就玩起跳背戲來，你看見他們那種情形，總不會當是他們剛剛完成了一場血戰，却以為他們是從隣村漫步而來過他們的休息日的。

晚上斯敦加·拉甸隊裏有合唱隊在歌唱。這隊裏約有二十五個歌唱者，其中多數都有很好的聲音，但是因為常川的戰爭和進兵，他們從來沒有時間好好的演習。他們對於唱歌具有極大的熱心，只要戰爭稍為停歇，得到一點兒的機會，他們就自然而然會得圍着他們的親愛的樂隊長，開始歌唱起來。立刻，其他的音樂愛好者也會圍上前來，不多

會兒，就差不多半隊的弟兄都圍聚在一起了。然後，他們會得提出一隻人人都知道的歌，大家來合唱，他們特別喜歡唱的歌兒就是關於斯敦加·拉句或是愛爾馬克·鐵木費也維基的。有時候，他們也挑選到快樂的舞曲。有一個人會得滑稽地眯着眼睛，皺着皮面，用一種提高的假嗓子領導道：

「嗨！你鄧尼亞希加，鄧尼亞！」

「嗨！你尼亞希加，鄧尼亞！」

然後一個偉大的聲浪接着那調子：

「嗨！鄧尼亞，鄧尼亞，鄧尼亞！」

「鄧尼亞，鄧尼亞希加，鄧尼亞！」

他們一齊打着手掌當拍子，蹲着腳後跟，但這還不過是個序曲。當第二節以

「嗨，你鄧尼亞，鄧尼亞，鄧尼亞！」

開了頭時，就有兩三個舞者跳到人圈子的中心，開始跳起舞來。他們發狂一般的跳直至

汗從他們臉上淌下來，身子快要倒下去爲止。其他的人繼續他們，就這樣無窮無盡的接聯下去。突然間，一把手風琴加入來了。合着手風琴跳舞是唱歌之外他們最喜愛的一種消遣，但是只有唱歌人喉嚨唱啞了之後才有的。

軍隊中的所謂「智識分子」——那些軍糧員，軍需員，以及司書們——都是以活潑的跳舞著名的。但是大隊和團部的司令們，在這一點上也並不落人之後——他們也都是狂熱的舞者！

唱歌和跳舞往往是輪流着做的。他們把喉嚨唱啞了的時候，他們就跳舞；及至腿都快跳掉了，他們就又唱，一直唱到轉不過氣來。

然後，爲要換換花樣，就有人提議道：

「我們來一個『萬歲萬歲』跟『永久的記憶』吧。」

唱歌人交換了示意的眼色：

•希臘正教教堂的感謝歌和頌讚歌。

「難道我們真個唱它嗎？」

「爲什麼不呢？」

「那末來吧，誰來領唱？」

一個極端之高，佝僂着身子，面帶麻皮的朋友擠進了人羣，取得一個使大家都能看見的地位，就不再遲疑地用一種低沈的聲音哼了出來：

「賜給我們和平有福的生活，健康，拯救，諸事吉祥，和對我們敵人的勝利，啊，我主！」然後他要彎下身子，四面看看，彷彿是在說：「現在輪到你們了。」

於是所有在場的人都服從地用一種悲哀的拖長的聲音唱道：

「上帝可憐我們。」

「全俄社會主義的紅軍以及他們的領袖和同志列甯萬歲，」他吼一般的繼續道。

「第二十五來福槍師和第二百十八斯敦加·拉甸隊的英勇司令們萬歲！」

合唱隊轟然的接應道：

「萬歲！」

「砲兵隊，騎兵隊，電話設置隊，機器腳踏車隊，機關槍隊，炸彈隊，飛行隊，斥候隊，步隊，傳令兵隊，火伏隊，以及一切軍食軍需人員萬歲！」

合唱隊又是歡然的嘩然的一聲接應：「萬歲！」

凡在這樣的時候，所有的面孔都皺起了微笑，所有的眼睛都帶着得意的滿足宣示道：「這並不是我們抄襲人家的；這都是我們自己所創造，在我們軍隊裏創造的。」

在這當口，那個領導的聲音就一定又要用一種更低沈更陰鬱的聲音重新開頭道：

「請享有福的死賜與永久的和平，啊，主，給那西伯利亞的總督，一切勞苦人的磨難者，給白軍的統帥高察克大人，以及所有他的受上帝保護的組合——陰險的總主教們，大主教們，主教們，強盜們，奸細們，代辦們，官吏們，金肩章的軍官們，以及他所有的黨羽，白色的鼯鼠們，被欺騙的私生子們，和捷克斯拉夫的走狗們——永——久——的——記——憶。」

鼻音的不諧和的殯葬歌跟着接應起來，似乎空氣裏都瀰漫着藏屍房的氣息。

但是合唱隊還沒有完全唱完，那個「領唱人」就又領起頭來了。

「給一切的反革命者，帝國主義者，資本主義者，各種白色社會主義者，事業獵取者，帝制派和其他冒險家，內奸和背黨者，投機家和怠工者，劫掠者和逃兵，大腹的銀行家和諸如此類的卑劣漢——永——久——的——記——憶。」

合唱隊和全體紅軍的聽衆於是唱出一個拖長的尾聲：

「永——久——的——記——憶。」

他們唱完了之後，大家都默默站着幾分鐘，一絲兒不動，彷彿在等着喝采。全隊的人對於這個聖歌都極端的自豪，非常的愛聽，有時要一連重複三四遍。

歌唱着，跳舞着，他們一直要鬧到深夜。到黎明，他們又得前進了，但是他們再也想不到休息。經過一夜的不眠之後，他們會得照常輕快而迅疾地向前進！

吉希馬是被認爲烏拉爾區的鎖鑰的。現在，路已經清除了。照一切情形看起來，都像似敵人要渡過白河，到它的對岸去駐紮。

紅軍隊伍以加倍的活力和毅力去追逐高察克的退却的軍隊。

「現在我們就可以取得烏發，」夏伯陽道，「只要右翼不把我們放倒。」

他心裏想的是應付敵兵右翼的那一師人。

「你怎麼能有這樣的把握呢？」有人問他。

「因爲現在高察克已經是絕路了，他非逃到西伯利亞去不可了。」

「可是我們在沙馬拉附近也曾經絕路過的，」是那人的回答，「我們可不會逃

呀！

「我們絕路那又算得什麼？」夏伯陽反駁道。他對於這事實找不到正確的解釋。覺

得有點狼狽。「那是算不了什麼的，」他說。「你看我們不把烏發拿到手吧。」

這種勝利的自信是差不多人人同具的，在兵士當中特別顯著。當隊伍裏面談起將

來成功的期望時，所討論的就只有日子和鐘點的問題。敵人的力量、阻力和技術是絕對不會提起的。

「在禮拜二的早晨，我們就要進入某某村莊了，」弟兄們會得說。「到晚上，我們就要達到某某一條河。如果那裏的橋沒有給炸掉，我們當即可以過河去。如果已經炸掉了，我們就要攔到第二天早晨。禮拜三，我們達到——禮拜四末——」以及諸如此類的。

他們說得彷彿是在演習一般，彷彿敵人是可以不算數的。然而他們的計算却又不常常會錯；以後的事情往往證明了他們的期望的正確。即使不正確，也總只有比預定的日子搶早幾天。就是烏發的到手，也是「提早日程」的。

他們向前進行的速度，有時是驚人的，而紅軍兵士的耐苦力，也沒有可以比擬。沒有什麼障礙是他們不能打破的，他們不相信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止他們的前進。他們曾經轟炸過鐵甲火車的吉希馬一役，證明了紅軍兵士曾經有過一下停頓。現在，正把獎品寄到軍隊裏去給這一戰役中的優異分子，而這是要分配給各部隊的。這就在一個最勇敢

的聯隊裏引起一件奇怪的小事來。那些受到優異獎賞的紅軍兵士和司令們。宣說他們一隊人對於蘇維埃共和國的忠勇的保衛是人人盡到同等力量的；沒有一個人比其餘的人是較勇敢或較不勇敢，至於懦夫，當然他們隊裏不能容留，因為他們自己也馬上要把那種人淘汰。「我們拒絕受獎賞。我們願意大家一律平等，不承認有什麼優異。」

這樣的事件，在內戰中是常常有的。像這樣的高尙的動機和崇高的熱情，簡直要把你驚異得轉不過氣來。人們對於他們自己參加內戰的見解，是單純的，直接的，絲毫沒有私心的。

「爲什麼我該居第一位呢？我們是統統在同一水平上的。我的鄰人並不比我壞。倘使他偶然不如我，我要使他有進步；倘使他偶然勝過我，他也必須使我有進步，事情就只如此罷了。」

早在一九一八年的時候，普加采夫隊裏有三百個弟兄就已組織成了一種公會，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有任何的私產；他們一切東西都是公有的，衣服，鞋襪，等等。每一個人穿

着當時他所需要的東西。他們的餉銀和他們從家裏寄出來的錢也都由大家均分。在作戰時，這一個集團以彼此休戚相關而見出色。現在，當然他們都已被殺或是殘廢了，因為他們的英勇是出乎尋常的。

剛才說的這隊人之拒絕獎賞，就是在全師中——包括司令們和政治工作者在內——成爲典型的對於所謂優異之憎惡的比較顯著的例之一。同是那一天，所有聚集在政治部裏的同志們，要求克里乞可夫（他對於他們的舉動是充分贊成的）發一抗議書給黨的中央委員會，對於任何獎賞的發給表示反對。他們將這問題認爲是一個原則，願意把他們對這事項的見解弄得十分明白。他們起草了寄出了下面這封信：

親愛的同志們：

當我們散發獎品到英勇的聯隊之一時，紅軍兵士們提出抗議，拒絕受獎，宣說他們是大家給蘇維埃作戰的，並且將繼續的作戰，不承認所謂優異，因爲每一個人的唯一願心就是要無愧於他的隣人。這種對於獎賞問題的極有意識的見解，供給我們××主義者以思想的糧食，我們必須慎

重考慮紅軍中所建立的獎賞制度。要挑選最好者是不可能的，因要建立一個普遍的價值標準是不可能的。一個人可以展示怪異的制動力；另一個展示預見以拯救多數的生命；第三個是勇敢，鏖定，頭腦清楚；第四個無可比擬的勇猛；第五個做着有系統的不誇示的工作，以致增加部隊的戰鬥能力，等等。各種不同的事例這裏不能列舉。

說句實話，獎賞之分配是往往沒有經過細細考慮的。有的場合人們是僥倖而獲得；其他場合則竟釀成紛爭和流血。照我們的意見，獎賞這東西足以發生有弊的腐化的影響。它要在最好的戰士之中產生嫉妬，甚至於憎恨，要供給懷疑和無謂的閒話，如回復惡習之類的議論做材料。

它要使心志薄弱的人養成詭媚，奴性，阿諛等等的傾向。我們從來沒有聽見過一個受獎的人表示對於這種優異的快樂，或是顯示他真正值得受獎。這樣的事是沒有的。所有的司令們和兵士們跟我們談起這個問題時，都無不表示憤慨，提出抗議。不用說，以後獎賞若是繼續送到各軍，當然也還照常的分配，但如果將它完全廢止，就沒有人會得惋惜，只會得歡迎它的廢止……

這是寄給黨部中央委員會去的一封信的內容。回信是始終沒有。

在這封信裏，有許多地方是淺薄的，不精確的。它缺乏對於這個問題的正確的政治

見解。而且它又帶着一種惡劣的趣味和誇示的感情；然而它是誠懇的、動情的並且絕對合乎那個時代的精神。

幾天之後，又有一封信寄給中央委員會，隨即又是第三封——但這我們以後再講吧。

那第二封信，調子和性質都和第一封信相似的，講的是新的餉銀數率。事實是，當向烏發前進時，雖則口糧有時很短缺，糧食的狀況就全盤而論是還過得去的，因為到必要時你可以從居民中得到給養。只不過當糧食的運輸爲着這種那種理由而受阻隔，以及部隊被強迫要向一切都已被燒毀掃蕩的區域前進時，我們的弟兄才會感到飢餓的痛苦，在這種時候，你就得把褲帶稍稍抽緊一點兒！

在前線，往往你的錢是一點兒用處都沒有的，對於那種不大愛錢的人，它往往倒要成爲一種累贅。在那些個年月裏，當人人都提高了精神的水準，並且對於有關名譽的事十分敏感的時候，你可以注意到關於一切物質的東西都有一種的拘謹，甚至在最重要

的工作者當中也如此，甚至對於極不相干的事情都如此。

一個人儘管做到了黨委，但是他跟紅軍兵士們穿同樣樸素的衣服，吃同樣的食物，進兵時受同樣的苦楚，並且當戰爭時一逕佔在最危險的地位。無論如何，第一流的黨委的行爲是如此的。冒險家，以及胆怯的自利的人們，在這方在上演的偉大戲劇裏面不配做角色的人們，大都要以這樣那樣的狀態從軍隊中消失；有的是被開除的，有的調去做別的工作，有的得到允許或未得到允許竟自走了。黨人在軍隊中的崇高的威信是用很高代價買得的。他們去的或被差去的是最危險的地點——是首先要加入最困難的工作。我們知道有些場合，在一場不重要的接觸中被殺或受傷的三十或二十人中，黨人總居其一半或三分之一。

在那時候，我們重複說一遍，要求「平等待遇」的運動就成了一個嚴重的且甚至於自然的事件了。往往，司令們和黨委們不肯收受特別的薪給，把多餘的錢還到軍庫裏去，而以跟兵士同等的薪工爲滿足。這「平等待遇」運動後來弄到非常高漲，以至於夏

伯陽和費多爾也曾有一次認真的會商，要設法使得師裏每一個人跟別人談話都一律不用第二人稱的複數而用第二人稱的單數。

這次討論之所以起來，事實是這樣的大多數在高級地位的人對紅軍兵士說話總都用「你」，並不是由於輕侮或任何類似這樣的感情，却是因為那個文雅的「您」在這種險惡的戰爭環境裏覺得有點不調和。過分客氣的稱呼在那時候似乎是不自然的。那些司令們和黨委們本來也是農民和工人出身，所以他們對於兵士的稱呼，還是跟在工廠裏或農場上對工友的稱呼一樣的直率而單純。文雅的禮貌是沒有機會可用的。司令們對弟兄們並不搭架子，而弟兄們對於他們也就不裝腔作勢。

在聯隊裏，「你」是彼此的通稱，但在上級，事情就不同了。在上級，紅軍兵士是被稱爲「你」的，但他自己却不敢拿「你」去回答上司。這種情形使得費多爾和夏伯陽惱

● 第二人稱的單數和複數本來沒有實質上的區別，如英語的 "You" 是複數，但也可用以指一個人。在

俄語，則複數比單數較客氣，略如我們的「您」之與「你」。

怒起來，這才把「平等待遇」的問題提出來討論。他們絞盡了腦汁，一切的計劃和提議都想到過，却沒有一個可用。

至於宣布了除開兵士之外一切人的薪給都要提高，那在師裏要造成怎樣的感情，你總可以想像得到。首先提出抗議的是政治部的人員。他們的提出抗議有兩個理由：第一是他們不願意跟兵士們有什麼差別，第二是笑罵和懷疑集在他們身上比集在任何人身上的都多些。他們常常聽見人家的批評，說他們口裏喊着什麼同胞，什麼平等，實踐上却絕對沒有那麼回事。

這種原始的粗俗的怨忿原是不應該使他們介意的；他們應該裝聾作啞的不去答理，然而他們不肯。那些政治工作者，他們自己也就是紅軍兵士，因而就一齊挺身而出，並且認為他們有報告和抗議的義務。

當這修正薪給的消息傳到時，它在所有隊伍裏都引起一種紛擾。抗議像雨一般集到政治部。費多爾在師裏做過一番巡察之後，他耳朵裏就震響着他所聽到的關於這種

「瘋狂的薪率」的評論。事實上呢，這一回的提高，離開「瘋狂」遠得很，實在是無足輕重的。但在當時，這種事情的重要性是要被放大的。

剛巧那時候，師部所有的黨員正在召集會議，要對關於不久佔據烏發的一些問題作一個短時間的緊急討論。就在這會議席上，大家要求克里乞可夫寄一封抗議書給中央委員會。他看看司令人員的大多數都是贊成的，認為滿意，就寫出這第二封信來：

親愛的同志們：

我代表我們師裏的政治工作人員以及司令人員的大部分寫這封信給你。我們對於現在新定的新薪給制大為不快並覺憤慨。這種薪率是瘋狂的，高到令人不可置信的。爲什麼我們該有這許多錢呢？它是不能發生什麼效果的，只足以使我們當中起了腐化。即使不提盧布價格的跌落，糧食價格的飛漲等等，我們自己也就容易因此染上奢華和怠惰的習慣，要成爲浪子或是齧鬼，要把多量的金錢積藏起來。而跟這種情形相對照的，紅軍兵士的餉銀却是一個子兒也不加。黨對於這事是否知情呢？也許抱有異心的人們嘗試要毒害我們跟紅軍兵士的關係吧？紅軍兵士當中的沈悶的怨憤是漸漸的響起來了。高的薪率或許在彼得堡或其他飢荒的區域是需要的，但是這

裏麵包和牛油差不多不用化錢，我們就用不着它。也許不同的薪率是應該定在不同地帶的。我們甚至正在想辦法，要使所有政治部的工作人員都跟紅軍兵士取同等的薪水，而你們却還要再替我們增高！如果是鯊魚，你無端給他們怎麼多，也終不能使他們滿足，至於我們，我們不需要過分的美味。不論我們怎樣的飢餓，我們都能把這鬥爭進行下去的。

這一封信，也展示着熱心多過了理性。有的地方，說得顯然是誇張的，例如說要「染上奢華和怠惰的習慣。」一個人在前線，在不住的進兵和戰鬥之中，會得養成怎樣的奢華和怠惰呢？

讀者也許要問，這信爲什麼寫給黨的中央委員會而不寫給紅軍的司令中樞呢？這是要加重這事的特別重要性，因爲它已不限於師或軍的範圍了。此外，他們對於中央委員會又有一種深澈的信仰，幾乎已到了崇敬的程度，而且他們堅信他們的請求一定會得成功，甚至料準立刻就有回音的。

到末了一刻，又把一個真純的附筆加進那封信裏去。那是講到前方演劇和音樂會

的不充分的，結束幾句說：

目前所急的，是應向正當的方面施行催迫，趕緊產生出一些新劇本，和能鼓舞人的歌曲，以及有藝術性的散文和詩來。如果這一類的書冊已經發出了（我們却還沒有見到），那末，同志們，立刻寄到我們前線來吧。

多麼的簡單啊！我們在前線的朋友們始終不明白發命令叫人立刻做起書來是可能的，不明白書得要思想出來，得要給與年歲去讓它成熟，得要在它自己恰好的時候才能產生。他們不能忍耐地等待這種事情由正常的過程發生起來。而因為這樣的不明白，他們就用他們的方法去向一切可能的方面要求了。工作往往遭到了阻礙，就由於缺乏等的分配，由於紛爭，由於不必要的干涉，無謂的責備，恫嚇和制止等等。

就拿紅軍裏面的「婦女問題」爲例吧。關於這樁事，已不知有過多少會議，信件和命令了，但是實際上得到什麼結果呢？在真正的實踐上，每一個事件都是交給最近的當局去「審慎考慮」的。命令曾經發過許多次，——雖然不一定是正式的——叫所有的

女人（包括家眷在內）一律離開紅軍。而這些命令是有好理由的。不但是司令們和黨委們帶着家眷，就是紅軍兵士也大批帶着家眷，並且把孩子和傢具都帶在隊伍裏走。而所有這些「後方軍隊」的搬動，又都要用隊中的車輛！你就想想看，得要有多麼無量數的農民車輛永遠用在這種絕對不生產的工作中呀！而且，女人又是男子裏面引起或多或少地嚴重的爭吵的原因。因為一個軍隊當被強迫要一連幾個月或甚至幾年過着一種孤寂的生活，跟其餘的世界完全隔絕，又被剝奪了大部分必需品的時候，這種情形原是難以避免的。

女人，特別是家眷，往往要使男子不能專心於軍事，而分心於別種事情，所以對於出兵和作戰是萬不能融洽的。而且，間諜和斥候者也大多數在女人當中查獲。總之，關於女人而發的特別命令和訓令，是有許多理由的。

但是有人嘗試要把這些命令和訓令來執行的時候，就一切種類的愉快都起來了。隊伍裏面先是要咕噓，特別是當他們風聞師參謀部裏仍舊容留一切女人的時候。但

是到末了，也會達到某種的諒解。在事務部的工作者當中，排除女人的工作就更加覺得困難。這跟從軍伍裏除去幾百個紅軍兵士的家眷並不同是一回事。還有，開除服務的女人，又是另外一回事，因為那種女人是有用處的，有時竟是不易找到替人的不可缺少的。工作者。我們怎麼樣而且為什麼要開除那些扛抬牀的女子，或是那些入過紅軍籍而能跟男兵共甘苦的英勇女子呢！此外還有女政治工作者，女黨員，女會友和女看護，都是只嫌其太少的。然而可惜，命令是常常發下來，不分皂白的一律撤清，要無條件的服從，一字服從的呢！

有一次，有些女織工，曾經在本隊入過籍的，向費多爾衝了上去，氣喘吁吁的告訴他，說她們要被開除出隊了。她們說內中有四個女人「行為不端」，可是她們自己已經驅逐她們出去了。因此克里乞可夫不得不親自跑到隊裏去，跟當局的人說明，這幾個女人是很有權利留在那裏的。

照這樣看來，就是師裏的領袖們對於這個問題也還不了解，那末它之如何錯

雜混亂也可想而知了。

古替也可夫的一旅只是一個猛撲，就把吉希馬拿到了手，因而本來受命擔任這事的波樸夫一旅，被他奪過了功勞。當時波樸夫正帶同他的聯隊沿累利古爾湖的湖岸前進，而且已經快到吉希馬，古替也可夫却已將它拿到手。

有些小小的勝利，倘從一個部隊手裏被其他部隊奪了去，便會成了一場大不幸的信號，這是在前線常見的事。因為有的司令喪失了頭腦，想要獲得意外的成功，把派給別個司令的任務担一部分到自己身上去，因而把什麼事情都弄得一團糟。他的勝利是損失多於獲得，而最厲害的糾紛會得從此出來。

例如一個廣大的側面運動已經計劃好，目的是在包圍敵人，要把他全軍收伏的。如果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有個愚勇的司令自作主張，冒險去作正面攻擊，那末他就要把全部計劃混亂到無可挽回，而他的局部的「勝利」會得毀滅那廣大的較重要的一般計

劃。這樣的不幸，在佔取吉希馬一役裏是很作興發生的。因當古替也可夫向吉希馬衝上去的時候，他竟不顧後邊的敵軍。當時敵軍儘可以從他後面去撲他，叫他一旅人受到巨創的。他之所以幸而免者，正虧得波樸夫及時趕到。原來在夏伯陽的一師中，互相救助便是不成文的法律；在形勢不利的時候，每一個部隊都會得迅速而沉着地救助其他的部隊。不幸在紅軍的其他區段中，這還不曾普遍地成爲法則。往往彼此間不肯相助，而結果是有時嚴重的。

波樸夫一經把握住了當前的局勢，就馬上向敵軍撲去，把他們的兵力分開來應付自己，且乘他們隊伍裏起了混亂的當口，就將他們逐漸驅逐到對馬河方面去了。砲隊的轟擊非常兇猛，以至於三尊砲壞了機器。敵人退到了對馬河外，把所有的橋梁都轟毀了，這就證明了他們已無返志。以後他們還繼續以極大的速度向白河方面退却。

吉希馬是高察克軍隊在未達到烏發之前計劃防守的最後一點。過了這一點之後，

白軍的士氣就經過一種深澈而無可修復的變化了。以後他們的最高希望，也不過能得一個有秩序的退却。一切「轉敗爲勝」的嚴肅企圖都已被放棄了，雖則他們口裏還沒有停止講說這樣的企圖，還沒有停止徒然的希望。

第十三章 烏發

全部的軍團和師部現在都集中在白河的高岸上，敵軍在這裏佔着一個強固的地點，成了負隅之勢。重砲、機關槍和步兵的刺刀森然豎立着。所有的橋梁都被敵人退却時炸毀了。高察克不願意離開烏發區域，而他在白河高石岸上所佔的地位使他可以看見紅軍從一切方面前進的隊伍。

紅軍已經計劃好包圍烏發。在右翼的各師奉命担任包抄敵軍的後方，向阿干吉爾斯克工廠方面進迫，但是進動的困難非常之大，以至於其他師部都已達到白河岸時，他們還不會差得一個人過河去。

夏伯陽的一師達到河邊上跟烏發筆正相對的一點。它的右翼，就是波朴夫的一旅，駐紮在一頂高拱在河上一直通到城裏去的大橋旁邊。左翼有希馬林和古替也可夫的

各旅，已向刻倫斯尼·耶爾前進——那是在下游三十五佛斯脫的一個小村落。

當這些部隊從刻倫斯尼·耶爾渡過河而迫近城去的時候，波朴夫也正從大橋附近渡過河去給他們援助。那頂橋，一件龐大的生鐵的建築物，是還完好的，但是沒有人相信敵人不曾動過它；大家都以為上邊已一定埋了地雷，因而是不能通過的。火車軌道在沒有達到大橋之先，是沿着一道高堤走的；在橋上，有幾處已經拆毀，而橋的正中則停着少數車輛，上面裝着碎石和一切種類的廢物。除開這頂形跡可疑的大橋之外，再沒有東西可以渡河。直至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弟兄們才設法找到了幾隻小船，並且拿一些木頭木板權且編成了一些木筏。然而主要的打擊還得要從刻倫斯尼·耶爾出發。

維克霍爾的騎兵隊正在離開刻倫斯尼·耶爾一段小距離的河岸上巡邏，他們突然看見一隻渡船和兩隻小汽船平靜地駛下河來了。船上的乘客組成了一個混雜的羣衆，其中大多數當然是兵士，裏面約莫有三十六個軍官。像這樣的毫無戒備是使人詫異的，不可索解的；彷彿那些人並不會想到自己要受岸上的攻擊，或簡直並不知道鄰近有

紅軍兵士的存在。當那些紅軍騎兵看見那些帶金肩章的軍官在汽船上時，他們詫異到閉不上嘴。那些軍官也並沒有馬上辨清當前的局面；他們一定把那些紅軍當做他們自己人了。

「停住！」從岸上來了命令。

「爲什麼要停呢？」是回答。

「停住汽船，要不我們開槍了！攔岸來！」騎兵們喊道。但是在船上的人終於弄明白了。那兩隻汽船開始加起速度來，向騎兵不能進去的下流澤地開去。

騎兵恫嚇地對他們吼道：

「停止！停止！」

汽船並不停止。槍彈從甲板上發來。騎兵回擊，於是一場衆寡不敵的戰爭開頭了。一挺機關槍匆忙架起，開始噠噠地發火。一陣的喊聲從汽船上發出，在甲板上的倒頭兒往下鑽，拚命去藏躲。汽船攏岸來，軍官們不肯投降；差不多全體自殺，或跳一河裏去。

這幾隻被擒的汽船確實是紅軍的一注橫財。以後他們就用它。過我們的隊伍，因使我們在這一方面的困難告一結束。汽船是藏匿起來的，要使敵人不知道怎麼一件戰利品落到我們手裏。

在對烏發進行總攻之前兩天，弗隆齊、夏伯陽和費多爾坐了一部汽車到刻倫斯尼。耶爾立刻就召集一個司令們和黨委們的會議，要弄明白當前的局勢和特點，盡量一切的可能性，檢閱軍力，估計成功的機會。

弗隆齊一逕守着一種規則，使他可以解決最困難的問題。他已經養成一種習慣，凡在進行一所與的軍事行動之先，他總要把所有參與的人召集來開非正式的會議，將主要的問題直白陳列在他們面前，較小的問題則一律排去，鼓勵他們盡量的討論，並且指導那討論上了正軌。到了這樣一種會議的終了，弗隆齊自己就只消衡量和計算那些已經見到了的成功機會，把材料整理起來，而下必然的結論罷了。這種方法，看起來也許是十分簡單的，但却不是人人都能夠應用；至於弗隆齊，則在任何的場合，都已運用純

熟到極點了。

刻倫斯尼·耶爾的這次會議，是師裏所有的司令們全體參加的。他們不但要考慮技術上的準備和隊伍的數目，並且得顧及各個部隊的特質。在那所與的情形之下，大家以為應把最重要的任務交給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的一隊。這個選擇並非出於偶然。古替也可夫的部隊會贏得的不朽的名譽，而且列為第一等的戰鬥能力了，但在這一刻兒，單有無前的勇猛是不夠的，所以認為應該信賴於那具有高水準政治意識的紅色織工隊。

會議畢後，大家立刻跨上馬，馳到河邊，去找將來隊伍渡河的地點。在離河岸半個佛斯脫的地方，他們下了馬，步行下了砂坡，一逕注意着對岸的動靜，期待着隨時會有火開過來。可是沒有。他們於是重新爬上砂坡，用望遠鏡視察對岸，選擇了最適宜的地點預備渡河，最後決定一切行動的詳細節目，然後騎馬回來。兩隻汽船帶到選定過河的地方，第三隻留在一個沙堤上。燃料裝上了。舷門匆匆地造好。

又一天過去了。決定命運的時間漸漸迫近。決定夏伯陽親身在耶爾附近指揮渡河，費多爾騎過波朴夫一旅所駐在的大橋，在那裏指導一切，直到烏發佔領爲止。各人都去到他的職守。

夜晚落下時，刻倫斯尼·耶爾成了一個非常忙碌和活躍的場面。但是那樣的靜默也是非常的人的形象如同陰影似的懂懂往來，一條兒聚成一團，一條兒渙散而消失，再聚集，再散失。這是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隊在作渡河的準備。汽船裏是盡容量的塞滿人。一批過去之後，就馬上又回來裝第二批，直至全隊人都聚齊在對岸爲止，那時夜已深了，天已快要破曉。

在這一刻兒，刻倫斯尼·耶爾的砲隊——由幾十尊砲組成的——對敵人沿河而築的最近一道戰壕開火了。彈距是預先計算好的，因而發彈顆顆都命中。在這樣猛烈的砲轟之下，敵人不可能留在戰壕裏。他們動搖起來，向第二道戰壕紛亂地狂竄。一經斥候隊報告了這情形，砲隊就立刻停火，而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隊向前進了。他們抱着

極大的決心對敵人進攻把他們一直驅逐回諾維耶·塔爾巴斯里村上去。敵人在恐慌中退却，路上找不到任何地點集合掘壕。伊凡諾伏的織工們隨着白軍的腳後跟進入諾維耶·塔爾巴斯里村。在這裏，他們停下了等待生力軍，因為他們也知道孤軍直入只能是愚勇。他們在鄉村上鞏固了他們的地位，在這當兒，普加采夫隊正沿河岸向亞力山得洛夫加前進。

在刻倫斯尼·耶爾附近，斯敦加·拉旬和多馬基希諾兩隊現在正要渡過河去幫助已經渡河的部隊。四部鐵甲卡車登了岸，但是有三部已經完全損壞，被委棄在路上，後來給騎兵拾去用了。

已向上游退却的敵軍，現在集合起來向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進攻。那時已經是早晨七八點鐘了。當他們把敵人追到村上時，及爲回答敵人假攻擊而作的射擊，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的弟兄們已經用盡了他們的彈藥。而且，他們又沒有得到迅速生力軍的希望，又一逕把古替也可夫的命令放在心上——因爲當時在河那邊的部隊是

都歸他指揮的。

「不要退却。要記得除開刺刀之外是沒有後備的！」

是的，那些織工們現在是只有拿刺刀作戰的了。後來敵人不再作假攻擊而用廣大的戰線開始取真正的攻勢時，紅軍的陣線就起了動搖，不復能抵抗，只得開始退却。當時那一隊的司令是我們的老朋友，曾經一度做過黨委的布爾洛夫，而他的黨委是尼啓他·洛巴爾。他們兩個人都沿着陣線跑着，喊着阻止他們的退却，急速跟他們解釋沒有地方可以退——他們的背後只有一條河，而且又不能渡過——所以他們唯一可做的事就只有堅守陣線，只有掘起戰壕來抵擋攻擊。於是動搖的陣線停止退却，堅固地支持下去了。正在這當口，有幾個騎馬的人奔上前來，隨即一躍下了馬。那是弗隆齊和脫洛甯，軍部的政治部主任，以及別的幾個人。弗隆齊手裏拿着一支來福槍，跑上前來，口裏嚷道：「哈啦，哈啦，同志們！前進啊！所有站近他的人都認識他，而他已經到來的消息像野火一般傳遍了全隊。弟兄們登時壯起了胆，發狂似地往前衝去。這是一個不能忘記的頃刻！他

們沒有幾槍可以放——彈藥太少了，但是他們拿着來福槍向前進的敵人猛衝，他們這一下豪勇的壯舉發生了莫大偉力，竟致敵人的陣線反而起了動搖，掉過頭去開始逃跑了。

古替也可夫吩咐他的傳令兵，始終不要離開弗隆齊的左右，又道：

「他若是中槍了，無論如何要把他搶出戰場，帶回汽船上來的。」

裝着軍火的卡車已經從河邊飛奔上去，我們的人一經在塔爾巴斯里那邊停了下來，彈藥就由四脚四手爬行着的人們搬運給他們。當他們爬起來重新進攻的時候，一顆子彈打中了脫洛甯的胸膛。他被抬起來搶出戰場。現在，他那帶着彈傷癍痕的胸膛上，佩着一枚紅旗的勳章。

潮水轉了向，紅軍重新佔了上風了。弗隆齊離開了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隊，跟古替也可夫騎馬去看普加采夫的弟兄們。他們爬上了小山和土丘，觀察了地勢，討論了繼續進攻的最好方法，重複一遍一遍的研究地圖，將上面每一個點都細加考察，並且拿

他們眼前見到的互相比較。普加采夫隊還仍舊沿着河岸前進。不多會兒，斯敦加·拉旬和多馬希基諾兩隊的大隊開始到達，一齊都上了大路。中午時候，再往前總攻的命令就已發下來。

命令上派定，普加采夫隊繼續沿河岸前進，斯敦加·拉旬和多馬希基諾兩隊作中心，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隊居極左翼。當這時候，這一隊人已經佔領了斯塔利耶·塔爾巴斯里村，正停下來作休息。在這當口，敵軍的行列從北方出現了；他們威脅着要打擊正預備着進攻的紅軍陣線的中心。

「也許這只是幾羣牲口吧，」有的說。

「不能是牲口。看他們的刺刀在閃爍，」其他的回答。

到底刺刀的光是否看得見，那不能說，但無論如何，敵軍之近來馬上就已明白，而這一場接觸的結果之非常重要也馬上明白了。弗隆齊急急於要參加這場戰鬥。但是古替也可夫力勸他不要參加，却要他回到河邊，催促另外一師人渡河過來。後來兩人同意，認

爲這是最好的辦法，弗隆齊就奔馬走了。不多會兒之後，他坐下的馬中槍而死，他自己也經一個開花彈震得很厲害。但這並不妨礙他監督部隊的過河。他催促着他們，給了一些可寶貴的指導，並且相幫着渡過一些砲來。

克累白托夫的砲隊是首先加入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隊裏來的。他在陣線後面架起了砲，趁全陣線在凝凍一般靜的期待中等着的時候，看見敵人剛一向前進動，他就馬上開火。弟兄們聽見自己的砲響起來了，一陣的快樂震動過了全陣線，就一躍向前衝進。

但是這一下衝並不能夠見效。從北方向斯敦加·拉旬和多馬希基諾兩大隊撲來的隊伍是太龐大了。兩方的兵力太不均衡，要把這樣猛烈的撲殺抵擋回去實在不容易，於是斯敦加·拉旬隊動搖而開始退却了。其中有一大隊裏的分子是無訓練的青年多於老練的戰士，那時就出了毛病，他們潰散而向河岸奔逃了。其他大隊中的散兵也就學了他們的榜樣。其餘的都慢慢的退却，一路上向前進的敵軍開槍。這時伊凡諾伏·伏茲

尼生斯克隊還仍舊駐在塔爾巴斯里附近，敵軍已分了一部分兵力去進攻他們。

古替也可夫奔馬到克累白托夫跟前！

「斯敦加·拉甸的弟兄們退却了，我們必須救他們的！移轉你的砲，對右邊追逐他們的那些人瞄準！」

克累白托夫換了他的砲的方向。他是一個有經驗的砲手，他的那行技術的能家，他的準確的眼力和敏捷的知覺是會得造成奇蹟的。砲彈開始像雨一般在敵軍行列的密處落下了來。這使他們起了混亂，停止他們的追逐，把陣地維持了一會兒，這就開始退却。這當口，砲火更加猛烈了，砲彈愈來愈密了，而且準確到足以造成災殃。於是敵人的前進被阻止了。斯敦加·拉甸隊集合起來，重新壯起了胆子。

這時候，夏伯陽以米克海洛夫的幫助，正從河的對岸把隊伍輸送過來。當米克海洛夫看見紅軍兵士向河岸跑來時，他就猜着了出了什麼毛病了，急忙跑去報告夏伯陽，但是夏伯陽早已知道了所有的事實——他剛剛跟古替也可夫通過電話。

他打斷米克海洛夫的話，發出他的命令來

「聽着，米克海洛夫！我們剛剛又輸送了一個大隊過去了，那邊需要人。但不僅如此。在河岸上的那些人——得把他們趕走！你懂嗎？他們是足以淆亂軍心的。趕快渡過去，把他們領回前線去。你懂嗎？」

「好的！」

一剎那間，米克海洛夫已經到了對岸。他並不會浪費說話——是沒有功夫說話的。用着鞭子和手槍，他阻止了那些逃兵，口裏喊道：

「你們不許跑！你們能跑到那裏去？停止！唯一安全的路就是前進！跟我來！不許開口！誰第一個掉轉頭來逃的，腦袋裏要吃子彈。就叫在他後邊的一個人開他！跟我來吧，同志們！前進！」

這幾句明白而合時的話終止了恐慌。逃的人都住了腳，停止了恐慌的奔逃，又重新集合起來。他們帶着一種惶惑的神情，睜視着米克海洛夫，眼睛裏帶着希望，彷彿是在說：

「你真饒恕我們嗎，可怕的司令！」

他當真饒恕他們了。在這樣的當口，一根馬鞭和一支手槍是最好的辯論。他領導他們，他們跟從他。他把一個無組織的集合成了一軍。當他們走近斯敦加·拉甸和多馬希基諾兩隊時，後者都歡呼起來：

「生力軍！生力軍！」

在這樣的當口，你要去破除他們的這種幻覺是有罪的。他就容許那兩個大隊去相信那些人是生力軍。他們於是再向敵人撲去，重新取了攻勢。但是他們不能中傷他，不能把敵人打退，而敵人經這一下之後，也就向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隊去施行主力攻擊了。那些織工們抵擋住了打擊，敵人用好幾個聯隊接連作四次的進攻，他們都撐支過去，他們展示了無有匹敵的沉着和英勇。他們繼續打下去，維持着他們的陣地，一寸都不肯退讓，直至於救兵到來，有些紅兵到來解救他們出險。

普加采夫隊仍舊沿河岸前進，但爲防止被隔斷起見，他們接到了撤退的命令，敵人

的槍聲本來停息了一會兒了，分明是引誘他們前進的，所以當他們第一下迫進時，他們就吃了一連串猛烈的轟擊。因此普加采夫隊是帶了重大的損失而撤退的。他們也曾吃住了敵人的撲殺，也曾把敵人擋了回去，却是沒有反攻，因為他們急於要跟自己的部隊取得聯絡。

及至所有部隊終於都集合在大路上的時候，就有消息傳到，說夏伯陽頭上受了傷，師部歸古替也可夫指揮了。這個惡劣消息很快的傳遍了全隊，對於弟兄們是有一種使人沮喪的影響。在這回的戰爭，雖則他們沒有看見夏伯陽，但都知道他是在那裏，知道他對於所有軍隊的調動以及進攻和退却，都是與有一份力的。他們都很信任，無論局面怎樣的糾紛，他總有法子可以解決，以為像夏伯陽和古替也可夫那樣的司令，是決不會把他們領到絕路上去的。

當夏伯陽受傷的消息傳到時，一種悲痛的靜默似乎瀰漫在四側。那時已經停止了進攻，漸落的黑暗已經結束了射擊。一切都寂靜。隊伍裏肅然無聲。哨兵放出去了，斥候隊

差出去了。隊伍需要休息了。明天鷄鳴的時候，總攻就又要開始。

當夏伯陽站在河邊輸送隊伍過河時，他是跟古替也可夫和各隊的司令一逕從電話上有着接觸的。傳達隊的組織很完善，對於作戰的成功大有貢獻。在河那邊發生的事情，夏伯陽一逕都得到詳細的報告。當炸彈和彈藥開始感到短缺時，夏伯陽早已就在設法，下一班汽船就一切都運過來了。他又知道弟兄們的心情，敵人的動作，他們的抵抗力，他們的砲隊的力量，他們的軍官的人數，乃至他們的隊伍由何種兵士所組成等等。每一點詳情在他都有重要性；他對於一切的情形都要加以考量。一切事件的線索都抓攏在他手裏，他從電話上發出的簡捷訓令，和由傳達人發出的命令，都明白而準確地顯示着他心目中對於一切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有一次他受了敵人飛機的大大的煩擾，但是他的感情是忿怒多於張皇的。我們自己的飛機沒有油，因而不能飛上去迎敵。他咒罵了他們一頓，却也無濟於事；我們的飛機始終只得閒着。運兵過河的複雜工作，是得在機關槍火和飛機炸彈之下進行的。在這方面我們不大能夠為力。我們的砲火雖然馬上就把

敵機驅逐到極高的高空，但終不能嚇走他們。

敵人的飛機曾經造成不少的損害，夏伯陽的受傷也就是由飛機來的。一顆子彈穿進他的頭，嵌進了他的頭骨。曾經六次嘗試把那子彈取出來，但是六次歸都失敗。當在施行這種慘酷的手術時，夏伯陽默默的坐着，一點兒聲音沒有。他的頭被繃紮起來，送到離開烏發二十佛斯脫的一個小市鎮阿夫敦去了。這是八日晚上的事，總攻是預備九日黎明時舉行的。

河岸上的艱巨工作，砲手們的可寶貴的服務，傳達隊的完善的組織，隊伍過河的迅速有力的狀態——這一切，都顯示着效能，顯示着全部工作之有組織的和諧的措置。這不是一個人的工作，這是由集體的期望勝利的意志做成的。這種情形，在所有的訓令和命令裏，在執行這些訓令和命令的狀態裏，乃至司令們，黨委們和兵士們的每一個步驟，每一個行動裏，都可以明白地尋溯出來。

那天深夜，一個從白軍裏逃出來的工人被帶到古替也可夫面前來審問。他宣說有

兩大隊的軍官和卡柏爾隊在黎明時要來進攻紅軍。他們要向普加采夫隊前進，打算在那一點地方打破陣線，截斷其他部隊，然後跟駐在北方的其他白軍協力來包圍他們，消滅他們。那工人起了個誓，說他是從烏發一個工廠裏出來的，又說他信仰紅軍，所以拚着性命趕來警告他的紅軍同志們以正在威脅他們的危險。他之得到這個消息，是完全出於偶然的，因為他剛好在白軍開會的那一所房子裏工作。他又起誓說他說的是實話，是拿任何東西來作保證都可以的。於是紅軍兵士就相信了他——但是他們仍舊不認為確定。不過，古替也可夫終於把總攻的時間延遲了一點鐘，加強了他的前哨，調齊數十挺機關槍準備迎敵。那工人被看守起來，並且告訴他，說他的報告如果是假的，如果白軍並不前進，他們就要槍斃他。

夜似乎是無盡的。司令們當中差不多沒有一個人睡覺，雖然經過前一天的極端的疲倦。大家都已聽見了那工人的話，大家都預備着迎敵來了，時間到了……

黑賊賊的一行行，在死一般的寂靜裏，沒有人聲也沒有兵器軋礮聲，那軍官的大隊

和卡柏爾隊進攻來了。他們是散開隊伍來攻的，佔據着一塊極大的地面，分明，他們的計劃是要乘紅軍熟睡和過分疲乏的時候偷襲過來，突然的打得他們粉碎，用刀刺，槍擊，引起一個恐慌，消滅他們。

這一次的接觸是可怕的。紅軍讓敵軍的大隊來到很近，然後一聲命令，數十挺機關槍一齊發火。他們的工作令人戰慄。他們把白軍一束束的刈倒，一排排的掃掉。然後紅軍從他們的淺淺戰壕裏跳出來，向前衝去。被刈倒的軍官大隊一排排的躺在那裏。卡柏爾隊慌慌張張掉頭去逃，紅軍追了好幾個佛斯脫。這一次意外的成功在得勝者的心裏引起了最高的希望。

那工人被放出來，榮譽地被送到師司令部，然後從師司令部送到軍司令部。

以後，當古替也可夫把這一段插劇詳細告訴費多爾時——那時他是跟波朴夫的一旅駐在橋邊——他說在這個非常的幸遇之後，我們的人就勝利地無抵抗地向前進了。到九日的晚上，他們就已在烏發的門口。

離開夏伯陽之後，費多爾跟他的同志們騎馬到波朴夫一旅所駐在的地點。從阿夫敦，我們可以明白石瓦二十佛斯脫以外的烏發的沙山；黑蜚的建築物剪影在它的山坡上，高高的水亭像一根柱似的豎着，禮拜堂的金圓頂照耀在太陽光裏。費多爾跟他朋友們的馬跑得很快，他們一會兒就已來到一片在敵人砲距以內的廣大聖地。敵人從他們所在的地位，對於這片聖地可以看得清楚，所以一經他們察見有東西在那裏移動，他們馬上就開火。於是費多爾一行人不再攢聚在一堆，都散開成單行，以彼此相隔七十步的距離馳過那曠原。他們經過了一條火車軌道，兩旁有許多燒毀的和破的車輪。從山背後，砲火已經在向烏發城轟發，而沉着的機關槍的噠噠聲也不住從一列樹的遮蔽後面發出來。

他們無恙的達到波朴夫。他當時駐紮在離河邊兩三個佛斯脫的一個小車站上。一個司令會議正在舉行，討論着渡河的最好方法。決定是渡河的事暫時不作嘗試，除非是其他兩旅人已經在他們前頭前進，至於魯莽的舉動，如從橋上過河之類，那是決計不取。

的，因為橋上多是埋了地雷了。此外就沒有方法可以渡過。但經過一番窮搜之後，也終找到一些運輸工具了。

在白河的河岸豎着兩座茅屋；它們是曾一度裝置過電報和電話的交通的軍隊都伏在橋左右的草裏。在他們的背後，一列樹蔭蔽之下，則裝設着砲台。當天夜裏，決計要放入偵察敵軍的形勢，並去查實那頂橋到底有沒有埋過地雷。（據旅中的謠言，烏發的工人曾不許白軍將橋轟炸或埋地雷的。）在十一點鐘，到黑暗已經落下的時候，是盼望一個工人分隊要到的；他們曾經自効去清出那頂放滿火車車輛的橋梁，並且去修好軌道。十一點，十二點，一點！還是不見工人的分隊來！直到兩點鐘以後他們才到，那時已將近黎明，黑暗已經稀薄了。在矮林背後的紅軍砲隊立刻開放「掩護砲」，使那分隊可以前進；所有的砲台一齊開火，都瞄準在河對岸，要想把敵人趕出第一道戰壕，造成恐慌，使他們不致注意那工人分隊。但這計劃不成功。敵人以更迅速而兇猛的砲火回答砲隊的轟炸，一經第一下鐵槌在軌道上響起來時，岸上的重砲就開始轟吼。敵人的砲距定得很準

確。分明，白軍當在等待那些「紅軍客人」時，他們是並不開着的；他們早已在熱心練習「招待」了。起初兩個砲彈沿着橋的第一座拱石爆炸開來，彷彿它們是探索着一個適當的地位，在那裏打上火界牌，以備第三個砲彈落下的。而事實上，第三個砲彈也果然在第一拱橋的枕木上爆炸了。那段的鐵軌就蹦了起來，發出一個刺耳的震響裂斷了，同時轟碎的枕木向四面八方飛出。那些工人踉蹌的退却。他們並不能達到陳列在他們前頭黑暗中的那些車輛。等不到他們有時間能夠逃開，迅速而準確的來福槍火就又跟着來了。砲彈也繼續的落在橋上，碰在鐵軌上，一會兒整條鐵軌就都轟得粉碎了。那個工人的分隊被召回去，安置在茅屋背後；後來他們設法去恢復他們的工作，隨作隨歇的，頗有些兒成功。

當敵人的砲火起來時，費多爾，安娜·尼基帖啓娜，兩個看護，和一二十個弟兄，拿一張梯子爬上了河堤，在沙坡上坐下來。突然，一個砲彈在他們頭頂爆炸，使得他們一齊倒頭兒的滾了下去。但是他們這回是算幸運的——只有兩個人受了輕微傷，其餘都安然

無恙。他們當即爬起身來，本能地跑到一座茅屋那裏躲到它的背後，將身子緊緊貼着牆壁，看護們把受傷的人綑紮起來，砲彈號啕着，紛噴着，幽咽着，打他們頭頂飛過去。當開花彈爆炸時，碎片像雨一般落在茅屋上，擋着它的屋頂，穿進去，蹦出來，落在他們的腳下。一時之間，他們像石塊一般靜靜的站着，嚇得半死，一聲都不響。紅軍的砲彈也從樹林邊上呼嘯而來，低低的飛過他們的頭，他們都緊張地聽着它的尖叫，而若聽見飛來的是敵人的砲彈，就緊張得更加厲害。

「它要在這裏爆炸或是向前去呢？」這可怕的思想穿過每個人的心。

砲彈的悲噪越來越近了，越來越響了，漸漸變成了一種可怖的刺耳的相軋聲。彷彿有巨大的鐵片在互相磨擦，越擦越快，以至於兩方都發出抗議和呻吟，然而仍舊帶着一種不可忍耐的鐵的相軋聲相磨着……

「這一顆會打到我們嗎？或是要飛過去呢？」

突然的，那噪聲是筆正在你的頭頂。它激動你的腦子，刺進你的耳朵，像一陣颶風似

地通過你的肌肉和筋脈，你的血，你的神經，你的每一根神經都顫抖震慄，彷彿它成了一個各別的機體一般。於是由於一種迅速的不自主的動作，大家都會僂起他們的肩膀，縮進他們的頭，蹲得愈低，彼此粘貼得愈緊，拿手蓋住了面孔，彷彿它可以擋得住那衝來的紅熱子彈一般。一聲震得人耳聾的軋礫。大家都一個震慄，這才都像已化成石頭一般的站着，手脚連一下抽搐也沒有——像這樣的站了足足一分鐘，彷彿在期待那一個爆炸之後要有另外一種東西跟着來，比那驚人的軋礫更要可怕。那砲彈的碎片打擊了屋頂；它們要使得樹葉發生絳繚響，要震斷樹條和樹枝，要匉然的落在地上。幾秒鐘的屏息，坟墓一般的寂靜，然後有的人會得動彈起來，會得用抖竦竦的聲音抖出一些笑話來。

「她已經飛過去了……我們來吸煙吧，弟兄們！」

這是奇怪的，但在這種可怕的苦痛的瞬間過去之後，如果重新說起話來時，差不多總是帶着笑話的調子的。然後，他們就又要落入沉默，站在那裏等第二次爆炸。像這樣，要一直繼續過了那些長杳杳的鐘點，直到天亮爲止。有好幾次，波朴夫從隔壁一座茅屋跑

過他們這邊來；費多爾曾經不止一次朝屋裏看看波朴夫，這才重新又熬他的夜。有一個大胆的觀念他始終抓住不放；倘使能夠證明橋是健全的，至少總有一隊人可以從那上面衝進城去，而因這樣的驟然而至造成了恐慌，就能結從刻倫斯尼·耶爾來的幾旅人助一臂之力。

砲火跟着天亮停止了。他們找路到旅司令部所駐在的小車站。因一夜守伺而力乏，他們很快就入睡了。到黃昏時，他們又爬行到橋上重新去試驗。斥候隊一直達到了橋中心，但被發覺了，就受着機關槍的掃射。費多爾和本隊的黨委設法要達到那些車輛。他們往前爬了大約二百步，開始唱起國際歌來。這一定是給與高察克的兵士們一個奇怪的印象了，因為他們並不開槍。費多爾於是逼緊了嗓子，用極頂的聲音喊道：

「同志們！」

但他剛剛喊出口，機關槍手就馬上工作起來了。他們急忙伏倒地上，沿鐵軌爬了回來。他們沒有被打中，達到了橋級，重新回到茅屋去。然後他們沿弟兄們伏着的河邊走去。

草上散布着平臥的人形，有的已經爬進了樹林，一小羣一小羣的坐在那裏吸煙；有的伏着爬行到水邊；他們裝滿了水壺，回來喝着，把水壺傳給別人。喝了幾口，嚼了一回麵包。你可看見他們在河邊上爬，將他們的頭藏在硬而有刺的荊蒿裏，他們的水壺滿着水，在他們的鼻子底下搖擺着。

那天夜裏跟前一夜很相像。報告到來說有兩旅人已經從刻倫斯尼·耶爾渡過河，正在前進。這意思就是決戰的時候快到了。接連的斥候隊嘗試渡過那頂橋，或至少是達到那些擋路的車輛，但是敵人對於紅軍所可鑽入的一隅一隙都嚴密監視着。夜是坑一般的黑。對岸什麼都看不見，除開微弱地燃着的火——敵人在那裏做什麼是不可能猜到的。在兩點鐘的時候，他們的砲停火了。一個非常的寂靜統治着，黎明剛剛在透露。

於是，突然間，那橋帶着一個雷一般的響響炸了起來，隨見那龐大的生鐵的結構鑽進河中，一片眩目的閃光罩在水面上。剎那之間，它明亮得如同白晝。

他們一齊從茅屋跑開去，爬上河堤，凝視着河的那一邊，心中疑感着不知敵人在那

裏做什麼把戲爲什麼他們剛要挑選這一刻兒來炸橋呢？也許他們的事情有些不妙吧？也許他們是在退却了吧？也許紅軍的各旅已經迫近烏發城了吧？

大家都陷入一種狂熱的不耐煩裏面。一點鐘一點鐘的過去。及至知道各旅果然已經迫近城去的時候，方才有過河的命令發下來。船隻到處都不見；藏在草裏的小木筏被推進水去。

敵人開着散漫的火。我們可以覺到他們是在一種狂熱的焦急中，並也許是在恐慌中了。紅軍的砲手對河岸上的敵軍戰壕加濃他們的砲火。紅軍兵士在砲火掩護之下渡過河，兩個三個的，或成小集團的；一經到了岸，他們就跳出來，匆匆掘起了小小的土丘，把頭藏在背後，就開火。

中午的太陽強力地燒着。死熱。汗成河的流。渴。

在這當兒，紅軍的隊伍在增長，加厚，膨脹。攻勢越加猛烈，敵人的抵抗越加衰弱。敵人已經喪胆了。

「哈嘍！」紅軍兵士站起來衝上前去。他們已經佔了敵軍的第一道戰壕，殺了一些，擒了一些，這才又伏下來。跟他們伏在一起的是敵軍的俘虜，繳了械的，驚嚇到萬分。就像這樣子，他們時而衝進，時而伏倒，離開河邊愈遠了，進城去愈深了……

紅軍的隊伍是從一切方面進城去的。到處都有大羣的工人，歡呼得喉嚨都啞。熱情，給與英勇隊伍的歡迎，笑，快樂的禁不住的服淚，居民圍起了紅軍兵士，抓住他們的軍服。歡迎這些客人像親而密的朋友一般，拍他們的肩，握他們的手。

穿着污膩大褂的人們鑲着街道的兩側，擋攔住了羣衆。這場勝利是他們的，是他們的份兒佔得最多。

穿着大褂和汗衫的人們擁擠在人行道上和小街上，有的坐在籬笆上，有的坐在開着的窗口，坐在屋頂上，樹上和電線桿上——所有被解放的烏發的市民都在這裏，興高采烈的歡迎紅軍。那些最不高興的，都已經跟在高察克的後影子裏出城去了。紅軍的隊伍開過去——一隊又一隊的，得意洋洋地，排着整齊的行列，帶着明晃晃的刺刀，他們

開着步過去，平靜地意識着他們自己的不可尅復的偉力。不能忘記的是刻在他們那滿是灰塵的過度疲勞的面孔上的如同塑像一般的莊嚴的平靜神情。

但是第一件——是到牢獄去，那裏還有人活着的嗎？或是所有的囚徒都已被槍殺了呢？沉重的門在它們的呻吟的上鏽的門鍵上擱了開來，紅軍兵士們沿着獄室的走廊跑去，跑進那幽閉的地方。這裏是一個，又一個，第三個。「快，同志們，快，出來吧，你們自由了！」令人心裂的景象！囚徒們一把攔住他們的解放者的頸項，那些過分脆弱和過分激動的，就發出歇司得里亞的嗚咽來。

在獄裏和在獄牆之外，都有笑和快樂的眼淚。而獄中的幽暗色彩，又借給這重聚的場面以一種深沉的，象徵的，神祕的力。

當白軍的將軍們在紅軍隊伍前面奔逃時，他們不會有時間把腋下囚徒一齊射殺，是的，腋下的……因為我們的同志當中，每夜一大批的被帶出去，帶到不可知的目的地，從此再不回來的那些人，那是只有烏發的，黑色的夜和高察克的白色的憲兵才知道

他們的下落了。現在還得保存殘喘的那些，告訴他們的解放者以他們所曾受到的磨難——會怎樣窒息在那班軍官所給與的污穢的辱罵和兇殘的譏笑的雲霧之中，又怎樣每天的傍晚都得等待着那天晚上要輪到自己身上……

囚徒解放了之後，就實行保衛烏發的方策。巡邏隊放到街中，永久的前哨駐在城市
的邊境。不會有過暴動事件，也不會有過搶劫或擾亂秩序之事。紅軍兵士的紀律已經鞏固，且已飽和着他們的革命的責任的意識了。

在烏發被解放的第一天，工人，雇工，書記們，都陸續派代表來，有的是表示歡迎紅軍，有的是為城內維持着的秩序和安靜表示感謝。

猶太人的社會主義黨也有代表來，報告白軍佔領時猶太民族所經歷的恐怖狀態，說白軍對於人民的嘲弄和壓迫是無限度的；猶太人往往毫無理由的被捕入獄。在街上打猶太人是那些穿金鍊制服的流氓所喜愛的二種娛樂，他們是會毫無顧慮地任意恣行的。

「要是你們不得不撤退的話，」猶太人的黨代表說，「我們情願跟你們一同去。那怕是光赤的飢餓的莫斯科，也總比這漂亮的富裕的地獄好些。」

於是這個猶太的青年當即就着手組織一個志願軍的分隊，加入了紅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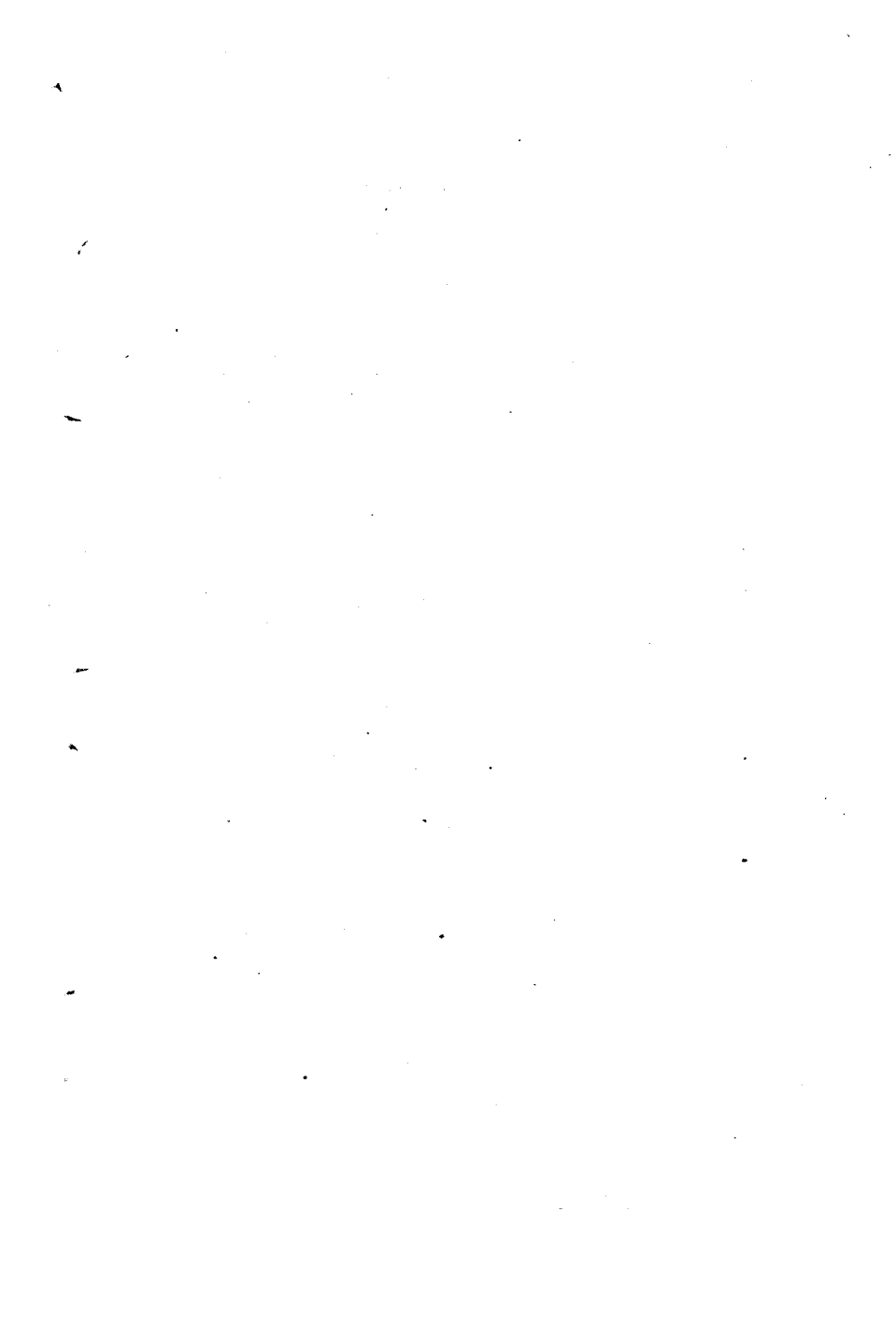
師裏的政治部發展了廣泛布及的活動。紅軍進城後的幾點鐘之內，就有解釋當前局面的巨量傳單散布在居民當中。壁報遍貼在人家的牆壁上，又從第二天早晨起，本師的報紙也每天早晨規律地出來了。在城市的一切角落都開起會來。民衆熱烈地歡迎那些演說家，要把他們高舉在空中，要從講台上把他們擱在肩上抬着並不是因爲他們演說的口才好，乃是出於單純的快樂和過激的情緒的。

其他師部從烏發去進擊高察克。第二十五師在這裏駐紮休息，留在烏發區域兩個多禮拜。這段時間並不是浪費的；隊伍經過長時期的乏力的戰鬥之後，是在從事整理了。司令部和軍械庫也都在整理，並且把過去幾個月中積存的材料都要分別清理出來。政治部以始終不衰的精力在工作。里齊可夫已經不是部長，他的繼任人蘇伏洛夫，一個聖

彼得傑的工人，外表上很是沉靜不露鋒芒，却已證明是個卓絕耐勞的執行者。他像是始終不離開政治部，甚至睡也睡在裏邊，無論什麼時候都找得到他。克蘭馮可夫，費多爾的助手，跟蘇伏洛夫最融洽，也把大部分時間用在政治部裏。他們兩個人合力，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都是那兩個禮拜之內所須完成的。克里乞可夫只能幫助他們做一個顧問，並且參加參加各種會議罷了；他的全部時間都用在其他各師機關的工作上，因為自從皮里貝以後，他和夏伯陽對於這幾師人一向都不會能夠接觸。

從烏拉爾斯克前線開始來了一些驚人的消息。哥薩克人已一連得了幾個勝仗，雖則他們還不能夠打進被圍攻的烏拉爾斯克。消息是由報紙上傳到的，並也有軍事報告和電報，但尤其要緊的是私人的通信。紅軍兵士繼續聽到野蠻的哥薩克大隊像一陣作災的颶風一般掃蕩過他們故鄉的村落，毀壞了田莊，殺戮和虐害那些有兒子，丈夫和兄弟加入紅軍的農民。因此，隊伍感到了不安，被激動了；他們請求調回到烏拉爾草原去，並且保證他們自己能以十倍的兇猛去打哥薩克的侵略者。

夏伯陽和費多爾常常在一起商量，都認爲將這師人調回烏拉爾斯克去是一個有用而必要的辦法，只除非有例外的情形出來阻止它。他們跟總司令部商量，將兵士們的情緒報告弗隆齊，跟他說明了除烏拉爾斯克前線之外，把他們調到無論什麼別的地方都是不利的。從鄰一個區域，難民和志願兵，除開「他們自己的一師」之外，任何別的地方都不願去服務的，數目愈來愈多了。弟兄們的情緒一天天緊張起來。總司令部也馬上把握了目前的局面，隨即發下命令，把那些部隊調到烏拉爾草原。弟兄們得到消息，都勃發了無限的熱情；他們預備着進兵，彷彿預備快樂的旅行一樣。夏伯陽也和其餘的人一樣高興，因爲他想起了要回到草原，那是他曾經輾轉過許多個月的所在，什麼事情都很熟悉，容易懂得，覺得可親——不像這些韃靼的鄉村這樣的。準備的工作以極頂的速度完成了，於是那一師人重又上了路。



第十四章 烏拉爾斯克的救援

烏拉爾斯克久在一團哥薩克人的包圍之中，及至夏伯陽的一師到來方始解圍。

烏拉爾斯克的英勇的防守，成了內戰史上不能忘記的一頁。完全跟外邊的世界斷絕了交通，那裏的居民却強毅地支持着，勇敢地抵擋着進攻。有時自己也出去突擊，堅持地窘困着敵人。疲倦的衛戍軍曾經得到作爲志願兵加入來的烏拉爾斯克工人的接濟；他們從來不呼勞喊餓，甚至從來不會有人想起去投降勝利的敵軍。這是一場拚死的戰爭。大家都知道投降之後跟着便是虐害和槍殺。當時在城內也已有陰謀敗露。有幾個當地的白衛軍設法逃出衛戍軍的監視，找到了哥薩克部隊，從他們得到了訓令，並且把城內的情形報告哥薩克的參謀部。說砲彈和彈藥的供給已逐漸低落，糧食已差不多要完，也許不久之後，那些紅軍的英雄們就要用他們的刺刀迎敵了。但雖這樣，也仍不能使他

們畏怯。受圍者的精神十分高漲而自信，平靜而勇敢。及至消息傳到，說夏伯陽的一師馳來援救他們了，他們就一切懷疑的形跡都歸消失，甚至以更大的沈着和英勇擋回了敵人最後一次的攻擊。

在到烏拉爾斯克的路上並無嚴重的交綏，雖則小接觸是常有的，差不多每天都有。哥薩克人曾在一九一八年時領教過夏伯陽的軍隊，因而不願意公然的跟他們接觸；他們情願暫時退却，等時機到來再謀對付。在梭波雷夫斯卡耶村的附近，哥薩克的軍隊用兩部鐵甲長車和兩翼都有騎兵分隊去進攻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隊。他們希望鐵甲卡車會得使紅軍兵士起動搖，把他們趕跑，然後用騎兵去追擊，是輕而易舉的！然而實際發生的事却簡單得多，也遠沒有像所料的那麼壯觀。紅兵就只臥倒在地，一絲不動。讓鐵甲車穿過陣線到他們的背後去，然後他們的鬆脆的排槍就對敵軍的動搖的騎兵開起來了。在這當兒，紅軍的炮台正把他們的砲彈愈來愈緊的拋在那兩具危險的機器上。那兩個鐵的怪物只得掉轉頭，空着手回去。結果是紅軍毫無所損失——他們是這

麼平靜地，以這樣單純的效能，接受了敵人的攻擊的。

但是離開同是這個梭波雷夫斯卡耶村不遠的所在，却有一團紅軍兵士被哥薩克人包圍起來，並被毀滅到差不多只剩一個人。另一團人派去援救第一團的，遭到同樣的命運。第三團派出去了，結果也還是一樣。直到那時，那個司令方才明白單薄的援軍是無效的，只不過送人和軍火去糟蹋罷了。這才派了一個整隊去，就把那些攻擊者很快結果了。當夏伯陽聽到這一個悲慘的插劇，他就暴怒起來，大罵，大咒，大恫嚇了一陣。

「你也自命爲司令嗎，你這白痴？你要永遠記着，哥薩克人是不不能打的，他們只會得偷襲，只會得撲擊。而你竟讓他這麼幹，一團一團的送給他去幹嗎？你該得活活的抽死，你這蠢才！」

雖則天天跟哥薩克人有小接觸，軍隊却迅速地進行着；步兵平均每日要走五十個佛斯脫。

在村落和村莊上，紅軍是被當作解放者歡迎着的。居民往往跑出來迎接前進的軍

隊，熱忱地歡迎他們，盡力地幫助他們，把食物跟他們分吃。夏伯陽本人一逕都以最大的體面受人招接；他在當時是真正當得起「一世英雄」的稱號的。

「只請你告訴我們一樁事，」農民們會得問他，「哥薩克人還要回來嗎，或是你們把他們永遠趕走了呢？」

夏伯陽會得笑嘻嘻的扭扭他的鬍子，用着和靄可親躊躇滿志的態度回答：

「加入我們來，他們就不會再來了。但是你們如果只能聞聞你們女人的衣服，誰來保護你們呢？」

「要我們做些什麼呢？」

「跟我們一樣的事，」夏伯陽說着，指指他的跟隨人。於是他就會得跟村民們解釋，紅軍的軍力怎樣造成，蘇維埃的俄羅斯如何重要，以及勞苦的農民大眾對它應取怎樣的態度。

夏伯陽曾經澈底記着了一打左右正確而無可置辯的理論；有的是他從書上讀來

的，但是大多數由談話時聽了記下來。例如，關於我們軍隊裏的階級組織，當時大多數哥薩克人所以不得不跟我們做仇敵的事實，以及糧食充裕的邊地應該立刻幫助飢餓的中區，等等。這一些樸素的易信的道理，對於他的明白不多疑的思想剛好適合，他頗以了解這些理論爲自豪，跟人談話的時候常常要搬出來用的。

他特別喜歡把這套理論去展佈在一逕信他的話的農民聽衆面前。有時候，他所說的並不怎麼連貫有系統，但是一般的結果總是最好的。例如，關於大規模的集體農場，其中的工作系統，它的分子的相互關係等等，叫他想像起來就頗覺得困難，而且終於不會明白。他往往要把話岔開去，講到「均分」「獨立」一類的事。然而，他總能夠造成正當的印象；他贊成工業，對於貪婪、自利、愚昧、落後等等表示抗議，主張採用農業勞動的新的前進的方法。在某一個鄉村裏，他曾以非常活躍的雄辯講到工廠工人的半餓死狀態，並且對農民施以極苛刻的責備，因爲他們自己吃得飽飽，竟完全忘記他們的挨餓的兄弟了，結果是那個村上的村民立刻通過一個議案，將麥子捐集起來送到莫斯科去。他們

爲了這個目的選舉了一個組織家，並且對夏伯陽宣誓，說就在這個會議上他們要把所能捐集起來的東西統統送出去，並且要把他們努力的結果寫信到前線去報告他。至於後來他們到底有沒有捐集起麥子來送去，那是不得而知，他們也不會有機會跟夏伯陽通信。因爲當這時候，夏伯陽在世的日子已經不多——不久之後就不再有了。

像這樣，紅軍隊伍向他們的目的地推動前進。不久之後，他們就到了烏拉爾斯克城下了。最後一次決戰，哥薩克人逃了，圍就解了。衛戍軍的領袖，由一隊的騎兵護送着，帶着一個軍樂隊，騎出烏拉爾斯克十個佛斯脫以外來迎接他們的救兵。他們在國際歌的雷動之中互相擁抱，大聲歡呼，眼中掛着快樂的眼淚，彼此要有所訴說，可是說不出話來，因爲他們的心已泛濫着情緒，已被澈底地感動搖撼了。

「費地亞，」在克里乞可夫坐的一部汽車附近的一個聲音叫道。

他急忙掉轉頭，看見安得里也夫坐在一匹大黑馬上。他們交換了一個熱情的擁抱。有一點非常的東西出現在安得里也夫的秀美清明的眼中，是費多爾從來不曾見到過。

的——他帶着一種強烈的不信任在看人，嚴肅而冷淡地。我們竟可當是他對於這回的復聚並不感覺快樂似的，雖則他說話的聲調和他那無準備的話語的熱情，都證明並不如他額上的皺紋加深了，他又有一條水平的線像一條溝一般劃在他鼻梁之上——一條從不會消失的線。

安得里也夫告訴費多爾以他怎樣參加那一場奮鬥的經過，因為當時烏拉爾斯克裏面發生了種種陰謀和通敵情事，幾乎落入了陷阱。他說那些內奸是受到了嚴厲處置的。而這一場殘酷、堅決、悲慘的奮鬥，就在他的青春的臉上打上一個深刻的不能磨滅的印子了。（此後不久，安得里也夫就被情境逼迫去加入隊伍。作戰時他受敵人包圍，拚命苦鬥，終於不支，竟被兇暴的敵人砍得粉碎。）

烏拉爾斯克街上是無法可走了，到處都已被工人和紅軍兵士塞得緊緊。城裏的全部居民都出來了。

「榮譽給英雄！榮譽給夏伯陽！夏伯陽師的部隊萬歲！紅軍領袖夏伯陽萬歲！」

這些就是震盪着被解放的烏拉爾斯克的歡呼。夏伯陽和費多爾坐在汽車中，在那密集的羣衆當中簡直一步也不能前進。大衆懷着狂歡的崇仰，一齊注視着夏伯陽，口中不住的讚美；帽子飛舞在空中，勝利的歌震盪着。全城都給紅旗燃點着，到處都搭起了講台，在舉行露天的大會。當夏伯陽親自在演說時，羣衆的熱情和興奮是不可禁遏的；它搖撼，它狂吼，像一片洶湧的怒海。他的第一句誘召來了絕對的靜默，他的末了一句話又放開了一個發狂的歡呼的巨波。工人們把夏伯陽從車裏抬出來，高高的舉在空中，他的車開走的時候，他們又跟在後邊跑，彷彿要追上它，要再對他表示他們的感謝和竭誠的欽仰。

當然，那些隊伍也是很被重視的。烏拉爾斯克的居民們竭力拿一種顧念和關切的氛圍去包圍他們，組織各種的游行和游藝招待他們，並且毫不吝惜地把他們所能捐集的食物送給他們吃。

慶祝延長了幾天，是一個有榴霰彈伴着的慶祝！一個榴霰彈落在一場戲劇正在開

演的一個劇院的屋頂。但這和類似的事件並不會打斷居民的享樂情緒。哥薩克人已經退到了河那邊，馬上就還要追去，要不讓他們有集合軍力的時間，把他們驅逐得更遠。烏拉爾斯克對於他們是有磁石一般吸力的，要使哥薩克人一天駐在隣近，就一天不免有再受攻擊的危險。夏伯陽覺得他的最好報酬就是得到前線的新勝利；所以第一陣對他噴發的熱情剛剛過去，他就重新一隊又一隊的奔馳着，去監視着過河的準備了。

一頂橋正在建造，而在這當兒，不知怎麼的已經有兩隊人預先過了河，在對岸集合着了。當時這項工作非加緊不可，以期砲隊也可以渡過去——沒有砲，那個軍隊就覺得沒有辦法，而搖亂人心的報告又已經從各司令那裏到來。在夏伯陽到烏拉爾斯克之後第二個或第三個早晨，他一清早就去查看橋的工程，以及前一天晚上所做的工作。費多爾也陪他去的。紅軍們正在草坡上忙碌着，巨大的木樁正放落到水邊，每一根木樁都有四十來個人圍着忙亂着，拉的，推的，用種種法子將它送下水，有時候，他們設法把一根木樁的一頭搭在一部砲前車上，及至一切都似乎已很順溜，却又重新弄得一團糟。

「這樁工作是誰指導的？」夏伯陽問。

「就是那邊的那一個，坐在橋上的。」

夏伯陽和費多爾走過那完成一半的橋。那個受委托來監督全部工作的工程師，坐在一堆木頭上，安安靜靜的吸着烟。他一看見夏伯陽，就一躍而起，走上前幾步，極自然地四面看了看，彷彿一逕都在指導工作，並不在閒着吸煙似的。碰到這樣的時候，夏伯陽總是遏制不住地粗暴而嚴厲的。對岸的軍隊迫切地向他請求趕快把軍隊渡過河去，這念頭一逕都在他心上；他每一分鐘都記着這件事，而他每一想起對岸的弟兄們也許正在跟死相對面，他就感覺到非常的苦痛。每一刻鐘都是寶貴的。他們必須用出最後一點氣力來推進那樁工作。他是故意把所有的紅兵都派來造橋的，就是那些手中有緊迫工作在做的也都不留了。他一逕都爲着一條橋在焦急，刻刻期望着聽見它的完成，而在這裏——這裏他突然見到了一片毫無效能的景象，有的是在徒然的忙亂，有的是在安靜地

吸煙——

他一跳跳到橋上，像一頭暴怒的野獸衝到那工程師面前，將他的臂膀往後一掉，就一言不發的向他臉上筆正打了一個耳光！那工程師身子掙了一掙，失了他的均衡，幾乎滾落河裏去。他蒼白得像一張紙，嚇得簌簌抖，知道他也許要當場被槍斃。事實上夏伯陽也確實已經拔出他的手槍，虧得費多爾看出事情的突然轉變，急忙抓住他的臂膀，止住了他。狂怒的夏伯陽就用着頂頂厲害頂頂刻毒的話語，給那抖簌簌的工程師一陣臭罵：

「你這崽工賊！婊子兒子！我知道你是不管我的弟兄們怎麼樣的……他們就是死，你也不管，你這狠心的下流坯！……」

「嗯，你這私生子現在限你到午刻要把橋造好，你聽見嗎？要到時候造不好，我就拿你當一頭狗來槍斃！」

於是剎那之間，那工程師就沿着河岸上飛跑過一巡。有四十個人在忙着一根木樁的地方，他只留三四個人在那裏，把別的工作派給其餘的人去做。紅兵們也開始加緊起來。工作就飛一般的猛進。結果怎麼樣呢？在前兩日裏面那條橋只造成了比如說，四分之一的，到那天午刻就統統完成了。

那條橋的建築是屬一樁特別緊迫的工作，那是無疑的，所以夏伯陽曾費好幾次把工程師叫了去，並且親自跑到他那裏去，對他發命令、催促、詛咒、咒罵、恫嚇。工作繼續如前的慢。到底原因在於有意的怠工或純粹的偶然——誰能說！但在那天早晨，忍耐的杯溢出了，不可避免的到來了，於是那條橋——到午刻就完成了。

有的時候，夏伯陽要顯露出一種陰鬱的剛愎，一種非常的思想單純，以至於雖是極明白的事情他也不能把握。

那一次他就攔在烏拉爾斯克的時候，大約在他到後一個禮拜或是十天的左右，一個獸醫和一個黨委跑着來找費多爾。兩個人都抖擻着，那獸醫眼裏還掛着淚。他們渾身顫震着，慌慌張張的，斷斷續續的喘喘着。（凡是跟獸醫在一起工作的黨委，大概都是十分神經過敏的。）

「什麼事？」

「夏伯陽……他在咒罵，在吆喝……威嚇着要槍斃。」

「他在咒罵誰呢？要槍斃誰呢？」

「我們——我們兩個……我要把你們監禁起來，他說，或是槍斃你們。」

「可是爲着什麼呢？」

費多爾請他們坐下來，安慰他們，聽着他們的奇異的差不多不能相信的故事。

一個農民的「馬醫」，夏伯陽的一個朋友，從他的村上來看他。他做這行行業已經快有十年，技術很精，已頗有一點名譽。是個確乎有技巧的人。夏伯陽把那獸醫和黨委叫了去，叫他們跟那農民坐在一張桌子上，要他通過一種考試，使他可以領到證書正式當獸醫。爲加強那證書的効力起見，黨委也得在上面簽字。考試要嚴，但是夏伯陽不容他們胡鬧，不容他們怠工。

「我知道你們這種坯子，」他說，「你們這些婊子兒子，你們是不容一個農民來當醫生的。」

「我們嘗試對他解釋，我們不能考試任何人，也沒有權給他任何種類的證書。這——

來，他就跳起來，拿拳頭打着桌子。『住嘴，』他說，『立刻當我面前來舉行考試；要不，我把你們兩個都監禁起來，你們這些下流坯……我要槍斃你們！』當時這位黨委提起了你，『讓我們去問問費多爾，』他說，『去請教請教他，我們應該叫一個馬醫通過什麼一種考試……』他似乎容納這個意見。他允許我們五分鐘，說他是在等我們的……這叫我們怎麼辦呢？他要槍斃我們呢。」

他們兩個都帶着詢問和哀求的神氣看着克里乞可夫。

他把他們留在那裏，不放他們走。他知道夏伯陽是要找來的。果然，十分鐘之後他就闖進來了，怒氣沖沖的，眼裏冒着火。一直對着費多爾，他說：

「你打算怎麼樣？」

「那末你打算怎麼樣呢？」費多爾對他的恫嚇的聲調微笑着。

「那末你也跟他們同意嗎？」夏伯陽吼道。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費多爾重新微笑起來。

「你們一票都是私生子！知識分子……馬上去開始考試。」他命令那個驚嚇的獸醫。「就在這一刻走！」

費多爾看看事情已經出了玩笑的範圍，就決計照他向來的辦法，維持着一個冷靜的頭腦去戰勝夏伯陽。

夏伯陽對着費多爾的面喊嚷着，舞着拳頭，一會兒說要槍斃他，一會兒說要揍他的威脅着，費多爾總是平心靜氣的對他解釋，說發證書給那樣的人是極端的愚蠢。但是這一回，夏伯陽再也不肯聽你講理，於是費多爾只得「妥協」。

「你聽我說，」他說，「這個問題我們這裏是不能解決的。我們來打一個電報給弗隆齊去向他請訓。他怎麼說我們怎麼辦。同意嗎？」

弗隆齊的名字對於夏伯陽一逕都有一種能使他清醒的效果。他冷靜下去，停止了呼喊，默認了。

那黨委和獸醫，是放他們走了，電報寫出來，簽過字，但是費多爾壓着不肯發……

五分鐘之後，夏伯陽跟費多爾在一起喝茶，費多爾勸他不如把電報燒了不要發出。法的好，要是他們不願意供人做笑柄的話。夏伯陽不說什麼。分明他是同意了。電報就始終沒有發。

像這樣的事件，夏伯陽已不知犯過多少次數。據謠言，他在一九一八年時曾經拿馬鞭打過一個「耍人」，又會打電報去辱罵另外一個，叫他——他自己對於第三個送來的一個請願書則與以一種讀了要使人耳朵發燒的「裁決」。好個天真爛漫的人物！許多東西他還不能把握，有許多他不能夠消化，但也有許多合理的開明的東西，他雖還未曾本能地却已理解地志願着了。再有兩三年的時間，他所已經開始捨棄的東西就要被他永遠的捨棄，而現在開始使他感着興味和沈溺的東西，也將不可抗拒地吸引着。然而命運安排下的却不是這樣。

第十五章 結局

師部正向利壁希金斯克前進。從烏拉爾斯克到利壁希金斯克是不止一百個佛斯脫。四周圍除草原之外別無所有。這裏，哥薩克人是到了自己的家鄉了，到處都遇到給養同情和一切種類的幫助。紅軍隊伍則到處都遇到敵視。在那些還留有一部分居民的哥薩克鄉村裏，就是要聽見一句好話也屬不可能，更不用說什麼幫助了；但在大多數的場合，這些鄉村在紅軍開進之前，就早已十分空虛——只除這裏那裏有幾個殘廢的老太婆被旁人撇下在那裏。當哥薩克人撤退的時候，他們都拿所謂「布爾希維克的凶手」的故事把居民們嚇去了靈魂，因而農民們把他們的傢私一古腦兒裝了車子走，只有麥子膽在倉房裏；而雖是這點麥子，也大多是燒掉的，或用沙泥或污物攪混起來，化成不堪的狀態。差不多所有的井都下過了毒，有的一半用泥塞起來，沒有一只吊桶留着。凡是可

以毀壞的東西，都由他們自己毀壞了，弄到不能認識的地步爲止。建築物是拆了，毀了，破壞了。就彷彿那些哥薩克人是一去不復返似的。他們撤退到利壁希金斯克，一路撤退一路打；他們是苦苦地打着，頑強、沈着而巧妙地抵抗着。

夏伯陽師的司令部駐在烏拉爾斯克，但是前衛已經前進了幾十個佛斯脫了。炸彈、彈藥、軍備、麵包，都短缺。紅軍兵士的腳踩過了稻田，發見鄉村上有山一般的未打過的稻束，但是他們自己始終沒有食物。那個時候的飢荒是可怕的。雖是霉爛腐敗的麵包，有時也一連幾個禮拜達不到前線，紅軍兵士簡直是快餓死了。那是艱難可怕的日子！

夏伯陽和費多爾差不多每天都要坐着一部汽車去看這個那個的旅。路是濶的，平的，走起來很便。當汽車損壞時——那是多麼常有的事！——他們就騎馬，一天要走一百五十個佛斯脫之多，黎明動身，晚上回到烏拉爾斯克。夏伯陽對於那草原是熟透了的，關於鄉村、家屋、大路、小徑的位置，他都不爽分毫的說得出來。但雖是他，也曾迷過一次路。他們那一次草原上的漫遊，曾被記在費多爾的日記裏，題名爲「一夜火」。這裏是一些節錄。

但要記得，夏伯陽和他的同伴們那一天夜裏所經驗的事，這裏還敘述不到十分之一呢。

夜火

我們得去拜訪古替也可夫。我們一會兒就預備好了，搭配好我們的馬，帶同了一打左右忠實的伙伴，就欸欸的前進了。我們經過了夏千，越過一條布滿馬屍的道路，然後一直通過草原，向一口湖前進。騎馬過了稻田，高的草，繁花的牧野，我們便到了那口小湖，實在比一口池子大不了多少的。在湖岸上，我們下了坐騎，把我們的馬引到水邊。牠們貪饞地喝了水，我們也一樣。時間已經是五六點鐘。從此經過三十個佛斯脫，我們看不見一座農莊。在每一個窪地上，我們去找水，又找不到——我們被難忍的口渴所煩苦。在一段距離外的山頂上，我們看見一些騎馬的人——他們一定是哥薩克的探子和哨兵。每一分鐘，我們都可期待哥薩克人從最近的洞穴裏向我們撲來，那是他們最喜愛的方法。埋伏在那裏，讓你們走到數步以內去，他們然後像一陣颶風似的，咆哮着，呼嘯着，劈着大刀，揮

着長槍橫掃而來——不等你來得及解下來福槍，就對你亂砍亂刺。我們一路走，一路四下望着風，每個洞裏都去窺探過，大家戒備着。

本來像是烟縷似的雲，突然的加濃加密起來，像黑雷雲似的壓得很低。黑暗很快地凝聚了。風嘩然的刮着，掃過田野，把雲追逐得愈來愈濃，成了陰鬱而凶險的一團。

這裏來了第一陣雨點——然後愈來愈多。一個令人耳聾的傾盆馬上，我們大家都濕透了皮膚。也是運氣，我穿的是一件薄襯衫，因而比任何人都浸得更厲害。我覺得冷——然後我又燒一般熱起來，而且發抖，我的手顫着，我的牙齒打戰。一些泥屋子出現在我們面前，似乎是一個已毀的鄉村的遺蹟。在泥房旁邊，我們可以看見一些人影子在動。

我們騎馬上前，發見他們是兩個輜重兵。那兩個可憐蟲正在覺得絕對的沒有辦法。他們的隊伍是老遠到前頭去了，但那兩個人曾經碰到了一些不幸，一個車輪破了一匹馬倒下來再也不肯爬起。他們已經決計把所有的東西都拋在這裏井邊，去追上他們的隊伍，不等哥薩克人逮到他們。我們發見他們有一個容得兩加倫的空瓶。我們放一塊石

頭在瓶底拿馬韁繩放它到井裏去。我們知道井裏往往是放過毒的，但是我們排去這種可怕的思想，因為我們渴得真難熬了。過了許多時候，水方才從細瓶頸裏裝滿了瓶，及至我們喝完。天是十分黑了。我們辨不出草原上的路徑，但是我們知道應取的方向，因而就自信地向前出發。走過了四個佛斯脫，我們決計轉過方向，向一段距離外我們看見的一點火光一直馳過草原而去。我們計算起來，那大約是在十五個佛斯脫之外，得有一個半鐘頭才能到達。關於那火光，我們做過各種的猜測，後來斷定它必是帳火，是我們自己的隊伍點的——或者也許不是我們的——但這沒有關係，我們決計去冒這個險。我們往前騎去。沒有一個人說話。當未下雨以前，我們身上乾燥時，我們曾經唱過歌，喊嚷，呼嘯，現在我們可靜默了——沒有歌唱，沒有高聲的談話。雖則我們已經討論過關於那火光的問題，並已決定它「一定是我們的」，然而我們每個人心裏都在想：

「要是我們弄錯了，一直騎到哥薩克人的掌握中去，那怎麼呢？」

一切種類的恐怖觀念都從我們身上起來。夏伯陽徒然地一根又一根的割起火柴，

徒然地拿他的指頭在地圖上指着，把他的兩腳規在他的鼻子面前拿着；什麼結果也沒有，我們只是往前亂跑着，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跑到那裏去。有時候，那火會得旺起來，這才又縮下去，縮到幾乎滅熄，會變成昏暗，會像似不可置信地遙遠。它會得裝起一種神祕的性質，彷彿並不是真正的火光，却是一個鬼火，在黑夜裏來捉弄我們的。起先，我們想像着只有六七個佛斯脫可走了，但是我們已經足足走了十個佛斯脫，而那火光還是那麼毫不關心地閃爍着，一會兒走近來，一會又遠遠的退後去。懷疑襲擊了我們，究不知它到底是不是帳火了。也許它是一盞掛在高竿上的燈籠。但是它爲什麼一逕這麼近來又退後的呢？

我們決計不再往前進。我們是早已離開大路的了。馬踏過那高而濕的粘在他們蹄上的草，將它們像強固的會響的線縷似的拔了起來。在我們右邊，又一個火光起來了；它是離開很近，但等我們向前再走一個佛斯脫，方才看出了有些不對……其他的火光出現了，第二個，第三個。那黑蚱蚱的空曠的草原，靜得像墳場一般的，那時覺得鬼氣陰森

了。雨停了一陣，這才又在我們那濕透泥污的衣服上打了一陣。勃然而好冷！再壞不過的是那寒冷的水滴，爬下我們的頸項，脊背和胸膛，像蛇一般繞着我們的身體。當時要有一所茅屋能讓你跑進去，坐在溫暖的火爐旁，讓你取一下暖，那該是多麼的妙事。但是我們前面還有整整的一夜，而且又是這樣冷的夜，這樣下雨，潮濕，無可托庇的夜哩。我們的精神落到了極低的低潮。我們往前騎呀騎，可是到那裏去呢？有時我們覺得彷彿是已走回頭，經過了熟悉的路牌，彷彿是在一個被鬼祟的地點上兜圈子。我們一聽見綽綽的聲音，就要回過頭，嘗試拿我們的眼睛去穿進黑暗。這是一個哥薩克的巡邏嗎？大概我們是被追蹤着，跟隨着的……他們是在我們的後邊，在我們的腳跟頭……現在他們來了……一個，兩個，三個……鬼才知道夜的黑暗對於一個人能有多大的威力！它能把一個最最勇敢最最大胆的人化為無力的，怯懦的，摸索着的動物。在我們的右邊，出現着一點長的，黑暗的，醜陋的東西……我們差出兩個人去。他們從不同的方向靜靜地跑着馬，研究了一下，跑回來，宣說那是一些未曾打過的禾堆。我們決計停下來，在那些禾堆底下去托庇

着，等天亮。我們並不會解下馬鞍，連馬足也沒有縛起。我們叫幾個人輪流看守，每兩點鐘換一班。

來福槍是裝着的，預備着的，放在手邊以防襲擊。我們鑽進了禾束之中，在裏面掘起小洞來，然後蠕到裏面去。兩一分鐘都不會停。我搶到了一塊很好的地方，底下稻草很多，但是幾分鐘之後，我就覺得是坐在一個寒冷的泥塘裏，而那樣的泥濘、寒冷和污穢，是說不出的叫人噁心而難受的。夏伯陽坐在我的隔壁，將臉貼在浸透的稻草上，突然的開始歌唱起來，輕輕地，靜靜地，愉快地。他開始唱他所愛唱的歌：「我在獄欄背後渴望着自由——」那聲音之突如其來，不及意料，竟使我當是自己的耳朵在弄虛玄，當是自己在想像那隻歌。但是不，夏伯陽實在在唱。

「佛雪利·伊凡諾維基，你在做什麼？」

「這有什麼關係？」他用一種含糊的聲音反駁。

「他們要聽見。假如有一個邏兵……」

「他們不會聽見的我是輕輕兒唱的——天氣怪冷，兄弟，浸在水裏怪難受——」
這個很簡單的回答使得我略爲舒服一點。

「你知道，費地亞，」夏伯陽說。「我記得人家告訴我一個故事，關於兩個人在沙漠上迷了路的——也像我們兩個，不過他們是就只兩個。不知是其餘的人撇開他們呢，或是他們自己落後了——總之，只賸他們兩個坐在沙地上，沒有地方可去。這裏是黑暗的，我們看不見東西。但到出太陽，我們還是能找到我們的路。他們可不同了。日裏夜裏，都是一樣的。四周圍除沙之外什麼都沒有。他們各人有一胆瓶的水，但是他們不喝。他們不願死，而他們知道水要完了，那就是死了。他們又只靠着水生活。他們亂跑了三天，什麼也找不到。到第四天，一個人倒下了。『我要死了，』他說，『你必須躺在這裏，在我的身邊。我們是一逕在一起的，現在也必須登在一起。』於是他挺直在沙上，那就是他的結梢——此他一個坐了一些時，看着他的朋友，看見他的牙齒露出來，看見他的睜着的眼睛像鉛一樣。他覺得獨個人在沙漠上有點害怕。他不願意離開那地方。他走開幾步，重新又回來，恐

怕失掉其他那一個。那不過是個屍首，但總有點可以替他做伴……你看後來怎麼樣！他看見駱駝向他走來，駱駝隊出現在他的眼前。那人的性命得救了。他葬他的朋友在沙漠……是的，在沙漠裏，要是你迷了路，四面八方都是幾千萬佛斯脫的沙，你是沒有地方可去……

「那是什麼？」他急急旋轉頭，跳了起來。

費多爾也跳了起來，還有彼脫加。大家都把來福槍抓在手裏，緊張地站着，期待着。幾秒鐘之後，從黑暗中出現的是他的一個傳令兵的熟悉的形象，並且馬匹吁氣和踐踏的聲音……他們重新又躺下在那剛硬刺人的禾堆裏。

「你爲什麼告訴我這個故事呢？」費多爾問夏伯陽。

「我不過偶然想起它來。我每次落到難中的時候，就要想起比我更吃苦的人來。我看見他們是吃得消的，我就要想：爲什麼我就吃不消呢？又有一次我聽見一隻船在海上出險的故事，其中的一個水手抓到了一根浮梁，跨在上面飄了兩天兩夜，直到有人救起

他爲止。你就想想看，那人該有怎樣的一種感情，那麼兩條腿掛在水裏，而且大概是一逕都給波浪顛簸着的。但是他仍舊能支持過去。」

其餘的人都圍攏來聽他。彼脫加熱切地聽着。他要咳嗽的時候，拿手悶住嘴，把臉插進草堆裏，從那裏發出一種沈悶的啞啞聲來。在黑暗中，他的光耀的黑眼睛閃亮得跟貓眼一般。夏伯陽說完時，彼脫加急忙抬起眼睛來看他，他的整個身體都扭着。我們可以看出他急乎要想說什麼。

「我有一次……我可以說嗎？」他朝着夏伯陽。後者不回答，只靜靜地按着他的鬍子。

「一九一八年時我是在頓河上，」彼脫加說。「我跟其他二十個人被哥薩克人鎖在倉房裏。『明天早上我們要分出你們的類來，』他們告訴我們，『看你們那幾個是布爾希維克。』所以事情是定了局了。我們知道他們要槍斃我們，那些魔鬼……我們開始輕輕地扳着一塊壁板，我們扳呀扳，終於扳落一塊來……我是個頭最小的一個。『擠過

去，他們說：「你先走，如果你給逮住了，不要牽連上我們，就說是你獨個人幹的。把那哨兵拿石塊打殺他，一下子就打殺——你是知道怎麼幹法的——」那末，我就開頭去擠過去了。那天夜晚跟現在一般的黑，而且下着雨。起先，我跨出一條腿去，等了一會兒。沒有什麼。我然後彎着身子，把我的頭插過去，然後是那一條腿。我是出了倉房了，哨兵就在那拐角地方。我伏在地上，心裏想：『我得先爬過去，看看他到底是坐的還是站的。』於是我就在泥裏爬，像一條蟲，其餘的人都從縫裏伸出頭來看。那哨兵是坐在一根木頭上，彎着頭，大約是在打瞌睡。我拿起了其餘人在我未走之先交給我的那塊磚頭，爬到他跟前，用出我渾身的氣力照他太陽穴上打了去。他就一個筋斗栽倒了，可憐的東西，連嘶喊的時間都來不及有。我又一連給他四五下——我渾身都洒污了血。其餘的人都出來了。倉房是在鄉村邊上的。我們大家爬了許多路，終於沒有被覺察。我們知道到那裏去找我們自己人，就加入了他們——可是老實說，我們害怕呢！

「害怕，可總是活了，」夏伯陽頗是含糊地說。

「活了」彼脫加欣然地證實他。他看見有人注意他的話，心裏很得意。「我們統統都逃出我們的性命，全班人都安全爬開了的，我來告訴你……」

「我相信你的，」夏伯陽微笑說。

彼脫加重又拿手悶住他的嘴，向稻草裏啞了三四聲。

「他們都睡着了，」他對夏伯陽說，指指他的輪着的同伴們。「我呢，我是當有事情的時候怎麼也睡不着的——」

然而，疲倦終於壓伏我們了。當我們停止談話重新爬近禾堆時，我們兩個都落入一種輕微的斷續的睡眠，有一絲兒聲息就要驚起。這樣，我們間歇地睡到了黎明，一等透露魚肚白，我們就爬起來——疲倦，浸濕，冷得發抖，爲了一夜的不眠而脫力。我們決計去跑一輛快馬來暖我們的身體。等夏伯陽將地圖審視過一回，擇定了方向，我們就一齊奔馬到最近的山頭，不到幾分鐘就覺精神好些了。等到太陽出現時，我們終於又覺得高興起來。從山頂上我們看見一個輜重隊，就向那裏跑去，但是那些輜重兵一見我們的馬隊，

就飛跑前去了。彼脫加追上前去認明它。我們在後面款款的跟着。那輛重隊證明是紅軍組成的，並且就屬於我們正要去的那一旅。不到半點鐘之後，我們就走近了古替也可夫在一個叫烏西卡的鄉村上駐紮司令部的那座矮屋。

那時還不到六點鐘，但是古替也可夫跟他的黨委都已起來了。他們已經爬在那座泥房平頂上，正用望遠鏡在看察地勢，並且討論着什麼。他們看見了我們，就爬下來，領我們進那污穢的半暗的獨間房的矮屋。那個人的相貌都叫人吃了一驚。他們的面孔都是深綠的屍體一般的顏色，他們的眼睛熱病似地閃着光，他們的神氣露出了極度的疲倦，帶着一種絕望的印子。兩個人都已脫掉他們的短褂，只穿着襯衫——原來那屋子裏的悶熱使得齊整的穿着衣服工作不可能。古替也可夫是光赤脚的，我們看他那雙髒而膩的脚，可以知道他大概已有幾個月不曾洗澡。繼續的缺乏睡眠和極度的緊張，使得他的手發着抖；當他說話和激動的時候，他的聲音破得要把所有的字眼都混在一起，同時他的喉頭骨發着抖，會得突然挺出來，隨即又消失；他的乾燥的無血的嘴唇裂開了。古替也

「可夫現在已一句話都不能平靜地說。他用一種表示抗議的高傲嗓子喊嚷着，擺着臂膀去給說話助勢，拿拳頭打着胸膛，以證明他所認爲無待證據也可以明白的事——就是沒有炸彈和彈藥我們是打不來仗的。」

這帶地方的地勢平坦；從屋頂上你可以看到許多路外，而古替也可夫已從他的遠鏡裏澈底研究過敵軍軍力的分配了。

「我們就要去領彈藥嗎，夏伯陽同志？」他用一種破聲音問，眼睛釘牢夏伯陽的面孔，等待着他的表情和他的第一句話。

「就快要來了。命令已經發下了。」

「光是命令不夠呀。我等不住了！」

「你總得……我怎麼能給你彈藥呢？我不是把彈藥帶着跑的，」夏伯陽跟他論理。「我告訴你快要來了，該是不久就要到這裏的。」

「你看，」古替也可夫說着，把他那燃燒的差不多癡狂的眼光向大家輪着射了過

去，「黨委跟我在那邊屋頂上登了一天了。我們沒有旁的地方可以從那裏……他們一天四次的來攻擊我們，那些賤種四次呢！我們什麼都看見——看見他們預備，看見他們衝下來——什麼都看見。可是事情不應該這樣子的——什麼都幹不了，要是沒有彈藥。昨天我是三個抽一個……這才五個抽一個……現在是十個抽一個去開槍的。我們讓他們來到十步以內……手榴彈——就只有這樁東西在救我們的命了。不是辦法，我告訴你呢。一天是四次四——次呢！這個地方末——你們自己看見的……就像一層紙

「你們接到明天的命令嗎？」夏伯陽四周圍掠過一眼說。

「是的，我們得到了……這裏所有的人，」古替也可夫實告他。「可是有什麼用呢，要是沒有彈藥？我什麼都要幹不了的。你空着一雙手，你是不能……」

「是的，這個我知道。」夏伯陽開始動怒起來。「我是知道的，儘管一遍一遍的說它做什麼呢？你們馬上就會得到救濟的。我們已叫希馬林去打頭陣了。他會得分了敵人的

注意，你末就……」

「哦，我明白了，」古替也可夫承認道。「只有一件事了，可是——彈藥——」

「你們有炸彈嗎？」夏伯陽問。

「也不夠，不過炸彈倒還不十分重要。麵包呢！我們沒有麵包！——我連請你吃的什麼都沒有——麵包屑也沒有一點，老實說吧。我們就只有水——在那邊茶壺裏……」

「麵包也會由搬運車送來給你的，」夏伯陽說。「現在我們要到希馬林那裏去了。沒有功夫等了。好吧，再見。」

他們帶着沈落的精神離開古替也可夫。再是十五個佛斯脫才到希馬林那裏。馬餓了，他們自己也餓了，但是他們知道糧食昨天已經送到希馬林那裏。果然，他們一到那裏就有一頓飯送了上來。希馬林正在汗淋淋的忙着師裏的命令；他的一族人明天就要進行攻擊的。他被派到了一樁棘手的任務，須得要細密的考慮，而他又沒有幾個人可以商量。他曾經跟他的參謀長商量過，但你盼望能從他那裏得到什麼呢？希馬林的參謀長並

不是一個大角色。他是新近當書記出身的，現在在這裏權宜充數。他也很賣力，很盡心——也並不是一個天生的蠢物——但是連參謀工作的初步他也不知道。他們在吃茶的時候跟他談起來，詳細問他隣近一帶的狀況，問到各鄉村的位置，敵兵的人數，對於已得的諜報可信賴到多少程度，敵軍是否在準備動作。所有這一切，都是人家在私人談話中跟他說明的；及至吃完了飯，他們才坐下來研究地圖，夏伯陽就把這次作戰的步驟詳細的教給希馬林，從開頭到末了一無遺漏。我們看見夏伯陽料想得那麼準確，計算得那麼精密，總不禁要樂得發狂。無論細小到怎樣的情形，他都能夠一一的慮到——這就是他的最最特殊的特色。

「你如果這樣開頭，結果將是這樣，而當這時候，古替也可夫就要在這個地方了。」指着地圖。「同時在河的那一邊，波朴夫也將到了這個地點。」

他慮及了所能期望於那些疲倦，無鞋襪而疾病的紅軍兵士的進行的迅速；慮及了彈藥炸彈麵包的品質，以及運輸那些東西的速度；慮及了各地居民或是會有接觸或是

會完全撤退；慮及了已經做過的偵察工作的範圍和澈底性；慮及了哥薩克人對於作戰的準備；慮及了古替也可夫一旅所能出力的程度；慮及了道路的叉歧以及在無路的澤地上的進行的遲慢。

每一件事，絕對地每一件事，都在天秤上衡量過而得到夏伯陽的贊許。他會在同時提出三個或四個假說來，各都用一堆的事實和資料來證實。在若干可能的結局之中，他總選擇成分最多的一個而集中注意在上面；其餘的就只教他的部下記在心裏，並且記着什麼時候應該用什麼方法去應付。

這會議延長了大約兩小時。及至開完，他們正預備騎馬回到師司令部去的時候，駐在離前線兩個佛斯脫的一個後備隊裏忽然差人來邀請他們去看戲。這是有些兒非常的。明天就要去跟敵人相會，他們的戰壕又十分的逼近，而這裏竟突然的演起戲來了！

「這是向來如此的，」希馬林微笑着說。「你們一到，弟兄們就在等着了，那怕明天就要開仗。他們對於演戲簡直是發狂一般的。」

「是啊，不過前線這麼近呢……」

「他們管什麼事情？平靜一點，就有一半人會爬出壕溝去。他們看了一幕戲，又跑回來，調別人去看去。這樣，大家都可以看到一點。」

「你們這裏也能演劇嗎？」

「是的，這裏」

安娜·尼基帖啓娜是到處跑的，她一逕親自帶着劇團在各處跑。

紅軍兵士一聽到她要帶着她的一班人來，大家就都飢渴似的期待着。他們什麼都先預備好。有時候等她到時，台也已經搭好了。他們在鄉村上拆掉過無數的圍牆。」

夏伯陽和費多爾都知道安娜·尼基帖啓娜新近組織起來一個旅行劇團，却想不到她在這樣靠近戰壕的地方開演，她一逕都只給你一個悶葫蘆。「我到旅部裏去演戲去。」她曾經含糊地說。當然，他們也不會追問過她，而到旅部去的時候，他們又只有時間作軍事的談話。現在他們才知道當她帶着她的旅行劇團在各處走的時候，她曾有一次跑到火線下去。那一族人正在進攻，而跟這旅行劇團駐在地相近的一隊人也正開拔前

進。於是那班演員不由分說，只留一個人在每一部車輛上看守，大家都抓起了來福槍，跟兵士們一同前進了……安娜·尼基帖啓娜是一運騎馬的。她就騎着去找隊中的黨委，及至十分鐘之後，她，黨委跟其他的一手把人，就出發去作偵察工作了。那是一個驚人的時代。演員、組織者、政治工作者、宣傳家和煽動家、黨委——所有這一切的職務，都混合成了一個主要的概念——就是戰士。而且，紅軍兵士又特別喜愛師裏的一班演員，因為他們覺得這班人是他們的同志——像他們自己一樣的戰士，跟他們一運在一起的，又若必要的時候，也會跟他們一同去進攻。

那些部隊差不多一運都知道他們所渴望的那個劇團的下落；他們知道他們現在在那一旅裏演劇，在那裏要耽多少時候，以後要到那裏去。如果消息得到，說劇團要到他們這裏來了，弟兄們就立刻會精神百倍起來，而消息口口相傳，馬上就作起種種的準備。演員們到的時候，往往看見紅軍兵士們已從他們自己的稀少食物裏備辦着筵席款待他們，舞台大概總是預先搭好了的，而若部隊要換防，要在空曠的草原上進行，防恐劇團

到時沒有搭台的材料，他們就會把那山一般一大堆的木板木椿一齊帶了跑。

當演劇宣布時，就有無數自願的熱心的助手來包圍那些演員，以至於不得不用好言勸開去，才使演員們能有餘地可以布景，穿衣，開臉。有時有些惡作劇的朋友會得站在那裏呆看那些裝滿戲裝的箱籠，欣賞着那些夜禮服和僧侶的法衣，然後，等沒有人看見的時候，會得抓了一件繡花的背心，自己穿起來，突然嬉皮笑臉大嚷着：

「看呵，孩子們，我是王帝呢！」

好吧，當然那位「王帝」馬上就要被逮牢，他的王袍被剝掉，也許還要給他的頸梗吃了幾擱子；他於是又溜到了別的角落，抓了些別的東西來穿上，開着玩笑。

演劇的預備差不多是跟演劇一樣有趣的。演員們要開始穿起衣服來。但是他們當化裝的時候，有什麼地方可以躲過觀衆的眼睛，而在大家不及預料之中突然一下出現呢？他們是沒有地方可以藏躲的。於是演員們決定了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辦法。其一是每次只讓一個人去看，大家輪流着；又其一是排出一小組的觀衆，一組看了再一組。後者就

是他們所採用的辦法。因此他們要從觀衆中挑出四五十個人，叫他們圍了起來，這才就在這人圈子裏裝他們的假髮，穿他們的衣服，開他們的臉。你就只要想想那些日子爲化裝而浪費了的煤吧！你自己可以想像得到，當一九一九年時，一大塊乾的黑麵包就要算是一件難得的珍品，那末那些供給舞台附屬物的材料是多麼一種浪費呵。有時劇團硬爾得到一些好的化妝品，他們就要保存起來，備爲慶祝大事情而演劇的時候用，例如大勝利，口糧的增加，新軍備的到達等等——在前線的部隊是有他們自己許多特別的快樂要慶祝的！

所演的戲並沒有什麼特色，然而會得受人大大的欣賞。安娜·尼基帖啓娜能夠從當時極稀少的劇目之中檢出最好的劇本來演，那不能不算是她的功勞。她自己也登台，她了解她的觀衆，知道他們需要一種簡單，易解，強力而合於時令的東西。這樣的劇本是能夠找到的。有的甚至是我們師裏自己的作家所作。其中有少數也並不是沒有才能。多數——大多數——却寫得笨拙，沒有文學的意味，但是彌補這種缺憾的却有一種說不

出來的特質，就是天真的力量，真正的傾向，真純的思想和強力的情緒，有時候完全沒有能力叫這種情緒寄托在藝術的形式裏面。劇團原是單薄得很，但以當時而論也不能算是貧乏；在別的地方，那就更要壞，更要貧弱，有時所演的戲劇簡直是有害的呢。

安娜·尼基帖啓娜之創造她的旅行劇團，簡直可說是「赤手空拳」的，在那種情形之下，確實非把她全副的精誠放進去不可。有時候，那班演員得在草原上步行着，只有一兩匹駱駝裝載他們的行李。在可能的時候，他們也用車輛和馬匹裝載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行李，從一部隊到一部隊的旅行着，到弟兄們熱心等待着這班受歡迎的客人的去處。

當夏伯陽和其餘的人接到看戲的邀請時，演員們已經一切都預備好了，「幕也正

要拉上去，」據一個紅兵所報告。他們就決計去看。因為爲什麼不去呢？劇場離開很近，而且反正他們是得在希馬林旅裏換馬的。觀衆們都知道有什麼體面的客人要到，所以當他們進場的時候，大家的頭都朝過來看他們。人口裏飛傳過那個名字：「夏伯陽——」

夏伯陽……夏伯陽。」

這是什麼一個景象呵！地上，剛剛在舞台的面前，第一排的觀衆是伏在地上的；第二排的人照平常的樣子坐着；第三排大家跪着，彷彿聖金曜日禮拜堂裏的羣衆；他們後邊就是無數行站着的人。在這一幅原始圖畫的四周，則鑲着一圈的騎兵，騎在馬上，全武裝的。像這樣，那好幾百個觀衆被安排在一片絕對平的平原上，每個人都看得見，每個人都聽得見。

夏伯陽，費多爾和彼脫加，被招待在「第二排坐位」上，因而他們可以在地上坐着。戲有三幕，是師裏自己編的。它的題目極端的嚴肅，寫得也不壞。它演的是紅軍軍隊怎樣通過哥薩克的鄉村，以及哥薩克的婦女們怎樣接待我們的紅軍婦女，怎樣她們起初是避得她們遠遠，詛咒她們，怎樣後來就開始了解……紅軍進村去了。紅軍的婦女大多數是黨員，穿的衣服跟男子一樣——襯衫，褲子，靴，長統靴或樺皮鞋，頭上帽子或盔。她們的頭髮是剪短的或是雜掉的。哥薩克婦女遇見她們；她們避開去，唾她們，罵她們，譴責

並且譏笑她們。

「你穿着褲子做什麼，你這蠢貨？你跟他們一起做什麼？」有一個跟一個紅軍女子說。

「當兵的呢？她要那條縫縫兒做什麼的？」另一個說。

「都因為了你們，以致什麼都亂了，毀了。」其他的罵着紅軍女子們說。「我們鄉下地方全都給他們弄光了，該死的東西。他們是什麼地方找你們來的呀，你們這批婊子？你們能有什麼損失呢，你們這班叫化子？沒有的，當然！四處的亂跑，吃着別人的麵包——你們就只有這點能耐。」

「不，你們錯了。」女黨員們嘗試回答。「我們並不是像你們想的那種人，我們是做工的女人。也跟你們一樣的，只不過我們在工廠裏做工……」

對話是這樣的進行着——用着一種精神的，自然的，隨便的調子。演員們演得很熱心。哥薩克婦女們開始受了那位宣傳家的明白、合理、而不可抗拒的辯論的影響那一場。

演得非常之好。跟軍隊一起在鄉村上耽擱了幾天的那些紅軍婦女們，各種各樣的地方盡力幫着那些哥薩克婦女的忙，替她們看孩子，餵牲口，幫助她們做家常工作……

軍隊臨走時，村上就已完全變了一個態度了。哥薩克的婦女們烤麵包和餃子請她們的「教師們」吃，跟她們親吻話別，眼裏掛着感激的眼淚感謝了她們，表示出新的由衷的思想。

從此以後，鄉村上就分做兩個營幕，那些受過宣傳家影響的婦女們就被封給了「布爾希維克」的銜頭，受着殘酷的迫害。

軍隊離開了。那個鄉村他們管不着了。多數哥薩克婦女就都仍舊軟化下去。只有一兩個始終堅持着，但是大家都仍感受着魔力——當她們說起那些「紅兵的女子」時，她們的眼閃出光來，她們的心溫暖起來——那時她們已經相信她們自己不會在牛棚子裏過一輩子的生活，相信另外一種生活快要到來，而且一定會得到來，雖則她們並不知道到底什麼時候到，誰去把它迎接來。

戲演完了。幕落下了。弟兄們曾經受過命令，不許喊嚷和喝采。然而他們非常熱心的也喊嚷，也喝采。

要是哥薩克人聽見了這樣的喧鬧，他們會發生怎樣的感想呢？他們會得猜到他們的妻子給舞台上扮演起來而受着「××主義信條」的感化嗎？

這樣，戲是完了，第二天早晨就有多數「聽衆」殘破了肢體，有的被撇在澤地上做了任人蹂躪的屍身。有的做了殘廢人，被救護車送到附近的鄉村或烏拉爾斯克去。

這一次旅行是費多爾和夏伯陽同在一起走的最後一次。幾天之後，費多爾就被任了一個比較負責的職務，他的黨委遺缺由他在莫斯科時曾經一度認識的巴吐林接任。後來費多爾到那裏去及做什麼，我們這裏不說了。這是另外一段敘述的材料。夏伯陽打了許多呼籲的電報給總司令，請求不要調走他的費多爾，都歸無用，因為沒有辦法了，什麼都已決定了。夏伯陽心裏充分明白，費多爾一走，他是失掉了怎樣一個朋友——

一個十分能夠了解他愛護他的朋友，對於敵意的攻擊，一逕都替他衛護；當他夏伯陽發起脾氣來，往往對於司令部，「該死的參謀部」，「吃卡」等等也給以辱罵的時候，一逕都能維持清晰的頭腦；甚至他對於黨委們乃至所有「高級的政治工作者們」暴發脾氣時，也都能夠饒恕他，從來不向革命軍事大會去報告，自己也從來不介意，能夠諒解他這種種的舉動都不過由於脾氣暴躁，別的沒有什麼的。曾經有一個時候，費多爾預備要把夏伯陽歸入革里哥里也夫和麥克諾老頭子*。一流人物裏面去，但當即就看出自己的錯誤，覺得自己被夏伯陽惱怒之後，意見構成得太快了。夏伯陽是決不會出賣蘇維埃的，但是他的態度，他的對於有些小問題的猖狂無禮——這種種，都要在跟他相知不深的人心上下着懷疑的種子。有一次有個「要人」從莫斯科到烏發來，他本來聽到過關於夏伯陽的種種謠言，及跟他會面一次之後，就對費多爾說道：

「他要是幹起猴子戲來，我們馬上要拿繩子來收服他！」

費多爾聽了這話非常憤怒，言語之間把那「要人」大大衝撞了一頓，竟致那「要人」再也不能饒恕他。但其實也一點兒沒有什麼可怪。那位要人的懷疑是很應該的。因為夏伯陽第一天跟他見面時的行為，竟和他跟費多爾在第二百零一天上見面的行為一絲無二。

無論如何，費多爾跟他既然繼續密切接觸到六個月之久，他臨別時候自然要把對他的最好懷念帶了走的這一回的分別，在他之不受歡迎，也同在夏伯陽一樣。他却不知道這一回的走，是救了他的性命，而給他替死的他的繼任人——巴佛爾·斯得班諾維基·巴吐林，是在他接任後兩個禮拜就要被殺了。

只有一個問題費多爾以後一逕煩困着他的腦子：夏伯陽的英雄氣概是什麼東西構成的，他的功績究竟是什麼，一般所謂英雄氣概和功績難道真正是這樣的嗎？夏伯陽和他是一逕不能分離的，許多月以來天天都聚會，時時都聚會。這一段期間又充滿着最熱烈的戰爭，常川不斷的進兵和戰鬥。夏伯陽的一舉一動費多爾全知道，甚至於暗中

的動機，祕密的衝動——甚至於這些，他也大部分都見過，並且完全的了解。費多爾每天在記憶中演習着他，他在亞力山得洛夫蓋初次會面直到烏拉爾斯克最後幾天為止的經過。斯洛密金斯卡耶之役，偉大的工作能力，進行的迅速，想像的迅速，行動的迅速。向烏發前進……比里烏其諾之戰，烏發之戰……然後又回到這裏。但是那幾樁特別的事實是應該頌揚為英雄氣概的呢？夏伯陽的名譽是廣大的，而這名譽的確，他也比任何人都應該享有。夏伯陽的一師是不知有敗的，而這，當然大部分由他自己負責。拿同一的衝動去灌輸給全師，使它相信它自己的無敵，使它能夠忍受且甚至於蔑視戰鬥中的艱辛苦楚，能夠挑選適當的司令，磨練他們，拿他自己那種勇往直前的意志灌注給他們，浸透他們，叫他們圍繞着自己，使他們集中在一個觀念，一種熱望上——就是勝利，勝利，勝利的熱望——而這，就是英雄氣概了！但這並不是一般謠言給連結在夏伯陽名字上的那種英雄氣概。謠言所說的是神蹟——說夏伯陽每次出戰，怎樣的要親身跑到前線，揮着他的長刀，劈砍敵人，怎樣的衝入最猛烈的火線，及以怎樣的全靠他自己的英勇氣把勝

利從敵人手裏拿過來的之類。這是神話。夏伯陽實在是一個天才的組織家和領袖，恰好適合他所托生的也是造成他的名譽的那個時代，情境和環境的需要。要是換了一個略微不同的時代，另外換一班人來同他合作，那末這位大衆英雄佛雪利·伊凡諾維基·夏伯陽是再也產生不出來的。現在，他的名譽是像蓬蘼的纖毛一般飄蕩過草原，被千萬萬的戰士宣傳着；他們都是從口口相傳聽了來，便對他起了信仰，發狂一般的欣慕他，把他的功績添花添朵的誇張起來，遠遠的傳揚開去。但是你如果問他們看——問問這班夏伯陽的榮譽的宣傳隊看——你就可以看見他們大多數是他的任何行爲也不知道的，也跟他本人並不認識，並不能舉出一椿可叫人相信的事實來。

一般英雄的神話都是由這樣創造起來的。夏伯陽的神話也就由這樣創造起來。他的名字像一顆星，照耀在內戰的紀年史上，而也並不是沒有理由。像他這樣之人到底是不多的。

我們來到一場悲劇了——就是結束我們這個故事的一場悲劇。

我們已經知道夏伯陽請求克里乞可夫留任的無效。當克里乞可夫自己也暗示願意繼續跟夏伯陽工作時，他就被迫切而甚至於嚴厲地召了走了。回顧着過去的六個月，克里乞可夫也覺得差不多已經不認識自己——他已經生長了不少，獲得了道德的力量，被難艱苦楚磨練得很是剛強，對於未到前綫經驗之前許多要將他完全困倒的問題，他現在都已經能夠直捷了當毫無猶豫地解決。直到現在，他方才感覺到戰爭的苦楚的偉大影響，方才感覺到前綫的教育意味。

黨委巴吐林來了，跟費多爾登在一起。他們談了些莫斯科的事情。然後就說到師裏的事。費多爾將他在那裏工作的情形解釋給巴吐林聽。巴吐林明白了自己已經進入怎樣一個非常的環境之後，他那一副慘淡、曖昧和憂鬱的表情就立刻開朗起來。

一個師黨部的會議是定在那天下午開的。費多爾末了一次做主席，把他的繼任人介紹給大眾。費多爾的工作伴侶熱情而摯愛地跟他道了別——他們要跟他分手，都真

正覺得有點悲傷。在過去六個月中，他們都已漸漸地愛慕他欽佩他的了。他們所以特別尊重他的理由之一，就因他知道怎樣控制夏伯陽和「夏伯陽風度」——就是說，夏伯陽對於政治工作者，吃卡，以及司令部等的那一切不愉快的且有時甚至危險的咆哮。

晚上，費多爾邀請所有的司令們和黨委們到他的住處去舉行話別會。巴吐林也在那裏。但是他現出了一種奇怪的氣分。他坐在房間的一隻角落裏，始終都不動，也跟誰都不說話，只是默默地聽着旁邊的人談到各人戰爭的經歷，以及對於費多爾這樣一個信實可靠的伙伴要走的惋惜。

天亮時，費多爾跟夏伯陽彼此告別了；他們互相擁抱了一回，就各人走各人的路。費多爾到沙馬拉，夏伯陽以巴吐林的倍伴，到前綫的各旅各隊去。

這一次的進攻是成功的。希馬林旅和由隣近一師中派出一旅，沿烏拉爾河邊一條大道而前進。波朴夫的一旅已被調到烏拉爾河的所謂布喀拉岸。古替也可夫和他的

各隊曾經在烏西卡的方向進行過一次調運，夏伯陽和費多爾在「夜火」之後去訪他的就是這個地方。這一次的調運是失望的。所化費的生命代價過於巨大，和所獲得的結果失了比例了。夏伯陽對於作戰是一向十分機警而富有伸縮性的，每一個暗示他都能夠把握住，環境一有變化他都能夠適應，因而他馬上就認識清楚，在這裏草原上，他不能用當初打勝那些被高察克強迫動員的富農的方法去打哥薩克人。哥薩克人是嚇不跑的，領土的喪失在他們並算不了什麼；因為哥薩克人的領土就是整個廣漠的草原，他們在那上面可以向一切方向去亂跑，到處都有哥薩克的居民，一定會得歡迎他們，打敗時就躲到了隱僻的所在，無法可以逮到他，因而留着無窮的禍患，成了一種真實的嚴重的威脅。向哥薩克人去追逐，或是等他們自己崩潰，都是沒有用的；把他們的鄉村逐一估據，也是沒有用的。當然，這一些辦法也總有一種好處，但都不是主要的辦法。主要的辦法唯有擊破他們的軍隊，將他們掃滅，從高察克部下獲得的俘虜是可以用來填補紅軍隊伍裏的空缺的，至於哥薩克人的俘虜，則永遠跟你做死對頭。無論如何，他們總不會馬上變成

你的朋友和助手！因此，夏伯陽放在自己身上的任務就是要消滅哥薩克的軍隊，而進得草原越深，這工作就越加困難。苦楚要增加，疲倦要威脅着紅軍使他們吃當不起，飢餓和缺水會得來幫忙，跟中樞缺少連絡會開始感到嚴重。

哥薩克人方面原也要覺得爲難，但在紅軍兵士方面則更甚。夏伯陽不得不起緊起來，不得不拿一切作孤注，犧牲了人，犧牲了財力，有意放棄了大部分，以免自己被誘進草原的核心而遭到更大的損失。於是夏伯陽就向着他的目標探路而進了。烏西卡的調運曾經是一個錯誤——一個大錯誤。他現在集合了他的兵力，進行一個正面的攻擊，佔到了烏拉爾斯克區的一個廣大的城市——利壁希金斯克。損失呢？損失自然是有的，但是那結果值得這樣的犧牲。再要有五次這樣的打擊——工作就可以完畢了。

利壁希金斯克之後，他們經過了戈利亞金斯基。在麥吉納爾斯基附近，他們作了一次停頓，退却的哥薩克人對於他們的地位是不會起幻覺的；他們知道在南部遍地飢荒的沙士平原裏面可以期望到什麼。他們的唯一辦法就是立刻把紅軍抵擋回去，不要等

到太遲，不要等到一切都喪失。因此哥薩克人盡力鞏固各鄉村中的防守。他們曾經勇敢而頑強地防守過利壁希金斯克，曾經許久不肯放棄，但是巨大的正面攻擊出其不意攻倒他們了。他們曾經期望夏伯陽會得繼續維持他的調運戰略和側面攻擊的戰略。他們是錯了。但是他們由這錯誤得到了一個教訓，現在在麥吉納爾斯基就儘量調用他們的軍備和人力來組織強固的防守；他們利用了春天那一次戰爭留下來的深壕溝，每一個角落裏和拐角裏都安着砲，戰壕中埋伏着機關槍。紅軍兵士也用正面攻擊奪取了麥吉納爾斯基——不顧一切的奪過它去了。哥薩克人死了不少，但是紅軍兵士死得更多。勝利是用了高價買來的。哥薩克人已經看澈了夏伯陽的戰略，他的每一次運動都給以抵抗。於是夏伯陽斷定了正面攻擊應該暫時放棄。他命令古替也可夫仍向大路前進，希馬林則穿過庫奧河的流域，從薩卡那耶出來，幫助古替也可夫將那地方佔據。

當這時候，哥薩克的軍隊正從斯洛密斯卡耶的方面前進。他們達到了伊凡諾伏·伏茲尼生斯克的輜重隊所駐在的那片農場。一場可怕的屠殺開始了。只有三個紅

軍兵士逃出來，把經過的情形告訴紅軍。這在旅裏引起了一個恐慌——他們是料不到哥薩克人會從那方面來的。一個聯隊派到農場上去援救轎重車，但是他們沒有十分的成功，最好的部分已被哥薩克人搶了去，一路打一路走的退出農場去了。當紅軍兵士走進一個地方時，一個可怕的景象接觸了他們的眼睛——兩個青年女子癱瘓在地上，她們的奶子被割去了，男子則有頭骨穿洞的，面孔被削掉的，臂膀上劃着長條刀痕的。一個弱小的紅軍兵士躺在血泊裏。他自己的被割下的生殖器插在他口中……可恨又可怕呀……

除開報復之外，那些哥薩克人分明要用這種殘酷手段在紅軍兵士眼中造成恐怖，要使他們不敢想起做俘虜的情景，要使他們害怕在草原上逗留的前途，要把他們嚇跑。但是結果跟他們所期望的剛好是一個相反。在哥薩克人的捕獲和虐害的恫嚇之下，紅軍兵士只要還有一口氣，就無論如何也不肯投降，真正要「戰到最後一滴血為止」了。農場上這場慘劇的消息像野火一般一忽兒傳遍全隊。於是詛咒之聲紛然投擲在那些

野蠻的迫害者身上。弟兄們都宣誓着非勝即死。

古替也可夫旅一路打到了卡勝斯基，在那裏等希馬林來到，但是希馬林跟他的隊伍在草原上攔了淺了，跟古替也可夫好幾天不得連絡。差人去也沒有效果。原來冒險到草原上去的差兵被哥薩克的巡邏兵抓住了，搜去了信件和公事，這才被處死。哥薩克人砍了他們的頭，因為彈藥已經沒有，而又沒有東西把他們吊死。

紅軍一個又一個差人去打聽，統統遇到同樣的命運。情勢看來很黑暗——這一帶沒有鄉村，四面都是光光的草原，只不過偶爾可見一片孤另另的農場。最後一點麵包屑也已吃完了，得要把牲口來屠殺；弟兄們光是吃肉，在野火上烤着吃。疾病起來了。是一種傳染性的黃疸病。沒有醫生。沒有藥方可治病。沒有水。他們騎馬到庫興河邊，但是河水已乾了。沒有水，只有綠褐色的爛泥，就是半乾的古池裏常常看見的。他們就把這種髒物收在茶壺裏和桶子裏，去了污泥，把盪下的來喝。每一隊裏只有一只桶，於是爲搶先要喝而

打起架來。

有一次，他們偶然撞到了一口井。哥薩克人的井是出不了多水的——他們所能從那裏取得的籠總是十五桶子。井的旁邊曾經架過機關槍，並曾在周圍放過一個強固的守衛隊……那點水平分給各隊喝，那幾千個憔悴、消瘦、黃面孔的弟兄們就都拆起隊伍來在桶邊等着他們的份子。

每個人走上來時，都要瞪視那清涼的水，眼裏閃出兇光來——彷彿他恨不得一躍而前，雙手搶過那水桶，將他的發燒的頭伸了進去，不轉氣地將它喝個飽——不管他們來打他，拉他，驅逐他，拿槍開他，他都非要喝到最後一滴不可的！而事實上，倘如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守衛隊放在那裏，倘如那水杯子不是一個遞一個的傳遞過去，那末這樣的事是也許真會有的。等到那杯子傳到他手中，他一看那水，就會看見它還蓋不沒杯底。

「再給一點兒呀，同志，」那人會得請求，眼裏帶着一種祈求的悲哀的眼光。

「不成，大家都一樣的……」

「就再來一滴吧。」

「不，一滴都不成。」

那人於是會得重新把那杯子看了看，慢慢舉到唇邊，不敢喝，只慢慢的嚼着，彷彿杯中放的不是水，却是濃甜的蜜，決然不能一口嚥下去似的。

有時候，他們會得碰到已被泥土塞了一半的井。他們把泥土搗開，但是底下他們只找到爛泥——沒有水。有兩口井是塞滿牛和馬的屍體的。臭氣遠遠就可以聞到。然而這兩口井也被他們清出來，把屍體拋開，從井底汲起的褐色的臭氣的水是髒到不堪的，而弟兄們也喝了。

當時希馬林一旅所吃的苦就是這樣的，直到末了，它才找到古替也可夫的隊伍，那時他們已經取得了薩卡那耶，不等生力軍到來又已向前追進了。

夏伯陽的那一下發怒真是可怕得很。他告發希馬林犯了玩忽軍令的罪名，要求辦他槍決！

但是被任爲查辦委員會主席的古替也可夫，却堅持主張希馬林應降級爲聯隊長。黨委巴吐林贊成古替也可夫的主張，於是希馬林的一旅到第二天就交出了。

各隊正在準備長途的進行，要經過卡爾米可夫、格爾也夫，以達裏海。但正在這當兒，一個永遠不能忘記的悲劇發生了。

師的司令部是駐在利壁希金斯克的；從那地方，夏伯陽和巴吐林差不多每天都乘坐汽車出去巡視各旅。秋天已經到了。空氣有點兒刺人。經過氣清日朗的一個晴天之後，黃昏很快的落下來，跟着就是漆黑的靜默的秋夜。退却中的哥薩克部隊的情勢，是一天天地愈加緊迫了。在他們前面，放着荒涼的草原，飢餓和陌生的地面，如果他們要抵抗，就必須現在就抵抗，否則就要太遲了！於是哥薩克人決計要作最後一次殊死戰——要搖惑他們的勝利的敵人的注視，直衝到他們的核心。他們的計劃是要從薩卡那耶之外發動一個襲擊，沿尼奧斯克的澤地向前，直取庫興河的流域——就是說，夏伯陽的一師今年春天曾在斯洛密金斯卡耶打勝過他們的那些地方——去驚攪紅軍的後方，同時用

一個突然的撲殺去壓迫在利壁希金斯克集合的兵力。因為除開師司令部之外，還有多量的軍需品屯積在那裏——彈藥、炸彈、軍裝，都是剛剛運到的，而且正在預備掉換全師人的衣服鞋襪，因為經過這一次進兵的飢餓、污穢和疲勞之後，各團部各大隊裏都已鬧起傷寒病來了。

在從烏拉爾斯克到格爾也夫那一次辛苦的進行中，死於病的人數多過死於戰爭。鄉村上的矮屋裏，輕重車裏，甚至於路旁的溝裏，都充滿了害病的紅軍兵士，一批剛剛撤去，第二批又染上了；這許多害病的人既然沒有法子可以帶走，他們就只得被委棄在空的鄉村的空房子裏，或就拋在草上，溝中和路旁。

軍醫們自己的狀況並不比弟兄們好，而且藥料也沒有。哥薩克人那邊的情形也好不了許多，但是他們有一點長處，就是他們總先跑到鄉村上，把所能拿走的東西都拿走了，不能拿的則毀了，燒了，下了毒。紅軍兵士所經過的區域總已是殘破不堪，掃蕩乾淨了的，因而對於缺乏麵包、水料、彈藥、炸彈、車輛、馬匹等等的感覺一天天愈加深刻起來。他們

越前進一步，這種困苦就越覺難受。哥薩克人是知道這種情形的；他們預備襲擊的時候，也會計及到這一層。照他們猜算起來，如果司令部被毀了，傳達隊擊破了，遠處的部隊截斷了，供給他們爲了再無能抵抗的希望，就勢不得不屈服。那就是無敵的夏伯陽師的末路了，他們想，而他們被破滅之後，這烏拉爾草原就再不會受到紅軍的侵略。

他們對於這一次行動抱着很高的希望，並且指定他們最有經驗的領袖來指導。雷雲已經集合在利壁希金斯克的天空，而它還不曉得一場可怕的大劫就在眼前哩！

那一天，夏伯陽的神情比平時特別陰鬱，一早就坐了汽車出去了，但在前線耽擱的時候並不多，到中午時就回到利壁希金斯克。前進的勢道開始鬆下來。傷寒症正在無情地無數地追取它的犧牲，輜重車又不能把所需要的東西統統輸送到。這些情形他統統都見到，並且心裏明白是誰也怪不來的——大家都已弄到智窮力竭了。大家都在苦苦的幹，盡力的幹，但是這樣困難的局面，是不管你怎樣英勇的人也要束手無策的。夏伯陽現出陰鬱的神情。他跑過去看巴吐林，把心裏的疑慮跟他談了一會，然後又回到他自己。

的住處。他不住一來一往一前一後的躑躅着，在那哥薩克的矮房的一間大房子裏他要想一點什麼，可是他不能，因為那困難是沒有——沒有出路的。彼脫加站在門外，默默地等着——也許夏伯陽會有什麼給他。

乞可夫進屋來，但是彼脫加在過道上關住了他，勸他不要進去。

「現在他沒有工夫見你，朋友，」他說，「乞可夫就打他的毛茸茸的鬍子裏放了個鼻屁，車轉身，一言不發的走了。伊里亞·退得金朝裏窺探了一下。他甚至有一點「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去說，但是聽見夏伯陽那樣的氣分，也退了出去了。彼脫加的心禁不住突突的跳，因為他得要放進一個人去，就是諾維可夫，參謀長。但是彼脫加沒有辦法。諾維可夫有一個「報告」，彼脫加不敢勸阻他。

這個參謀長是從前當過軍官的，年紀二十三歲，夏伯陽所信任的少數舊軍官之一。事實上，他甚至還喜歡諾維可夫。後者是一九一八年加入紅軍的，曾經給與過他效忠於紅軍的確鑿證據。他受過傷，跟師中的司令們人入都認識，能夠了解他們，跟他們結着同

伴者的關係，而他們也都歡喜他，尊敬他——一句話，他是「我們中的一個。」夏伯陽自己對於他也很重視，以至於當他們在一起合作的全部期間，他從不會對他咒罵過，咆哮過，或是拿種種不堪的話語恫嚇過——這樣的幸運者是很少的。

諾維可夫走進房中，站在門口——原來門是大開着的——臂膀底下夾着一束紙頭。

「進來，你有什麼事？」夏伯陽瞥了他一眼說。

他坐在桌旁，諾維可夫近前去，微微彎着身，開始他的報告。他在地圖上指出據最近報告本師人所佔據的陣線。夏伯陽所特別期待的是關於那已渡過烏拉爾河到布卡拉一邊去的一旅人的消息，原來他們正在可怕地困苦的情境之下作戰，差不多完全斷絕了供給的。諾維可夫告訴他，說已經接到電報，那一旅人已經得到供給，於是他的精神就提起來，態度也比較和善，說話也比較平靜了。

「你知道的，」諾維可夫繼續說，「昨天在離開這裏十五個佛斯脫的地方有些輻

重兵受到了攻擊。」

「是的，我知道。」

「這樁事情已經查過了。是受了些損害的。當時有一個哥薩克的巡騎兵追了他們來，一直追到鄉村上，可是沒有進村，就又奔馬到不知那一向去了。」

「我們有沒有去追他呢？」夏伯陽問。

「沒有，我們的人到得太遲了。他們連哥薩克人走的什麼路也看不出來。逃脫了的輜重兵也不知道。」

「你以為，諾維可夫附近一帶，有比我們更多的哥薩克人，數目比我們大嗎？」

「這我不能說。今天清早，奉你的命令，曾經向各方面放出巡邏兵，並且有兩架飛機飛上去。」

「都沒有回來嗎？」

「空兵回來了。他們報告說並沒有見到什麼，沒有看見什麼東西移動的形跡。」

「是嗎？」夏伯陽說。「今晚上叫軍事學校的學生當值。」

「是。」

夏伯陽又問了幾個問題，就打發諾維可夫走開。一會兒之後，巴吐林來了。他剛剛跟斥候隊談過話；斥候隊已經回來，說附近地方沒有哥薩克人的踪跡。

在那個生死關頭的晚上，究竟是誰把軍校學生放了差的，至今是個沒有解決的祕密。夏伯陽不曾發過這種命令。諾維可夫是無可懷疑的；他打得很英勇，而且就在那天晚上在利壁希金斯克之戰受了重傷。

哥薩克人之有好細放在村民之中，是無問題的事實；是有許多矮屋裏都放着埋伏；來福槍和機關槍都從那些矮屋裏面放出來；大家已經分派好工作——什麼都已計劃好組織好了。

當巴吐林跟夏伯陽談話的時候，一個哥薩克女人，對紅軍懷有好意的，曾經衝過彼脫加，不顧他的抗議，闖進房中來。他有一個兒子在紅軍裏，急乎要說明危險的臨頭，因為

哥薩克人已「在田中走動」了。但是她的警告並沒有被重視。

夏伯陽跟巴吐林不過笑笑，心想她說的就是那個襲擊輜重隊的巡邏隊。彼脫加對退得金將那「傻女人」埋怨了一陣，原來退得金剛剛又跑進來，但一聽見夏伯陽跟黨委有事忙着，就又柔順地退出去了……

那時候早已過了半夜，閃忽的黎明之光已經到來，但那鄉村還是和平地睡着。前進的哥薩克巡邏隊不聲不響地移近鄉村的邊境，不聲不響地結果了那些哨兵……其他的在他們後邊繼續前進，慢慢地集合着，擠緊着，及等聚集到充分的數目，他們就合成一個結實的黑蟻的集團而前進。

守望兵的報警的來福槍彈震響在空中。太遲了。哥薩克人已經在鄉村的街道上散了開來。盲目的散亂的槍在開放——誰都不知道是對誰放的，向那裏放的。紅軍兵士們穿着他們的內衣跳起來，衝出去。一點兒沒有組織或準備的形跡。他們不過偶然聚成了集團，那些曾經想起把來福槍抓到手裏的，都在多少有點遮闌的地方躲着，隨便開了幾

槍，就散開跑到河邊去了。所有逃難者所取的總方向就是烏拉爾河岸。哥薩克人沿鄉村邊境騎馬追逐紅軍兵士，將他們砍倒了，或是擒住了帶了走——差不多是沒有抵抗的。但是哥薩克人不能衝進鄉村的中心去。有一個地方，有幾十個人圍住了夏伯陽，很快組成一條防線，伏倒在地上，夏伯陽自己也穿着內衣衝出來的；他右手拿着一支來福槍，左手拿着一支手槍。早晨的昏暗已經稀薄，東西可以明白辨出了……兩三分鐘在苦痛的期待之中過去了。防守者看見一羣騎馬的哥薩克人向他們衝來。他們放了一排槍，第二排槍，第三排槍。機關槍開出火。那黑蟻的一羣動搖了，一個箭頭逃走了。

在第二條街上，政治部駐紮的所在，一羣約莫八十人，由蘇伏洛夫率領，聚在巴吐林的周圍。差不多所有的政治工作者都在那裏——巴吐林，諾維可夫，克蘭禹可夫。看看哥薩克人的攻勢愈加猛烈，巴吐林領導了這個小小的分隊，衝出去進行反攻。這一下來得非常之急驟，以至哥薩克的機關槍前衛潰散奔逃，丟下兩挺機關槍在巴吐林手裏。他立刻把它們掉轉頭來去打哥薩克人。就在這當口，諾維可夫腿上受了重傷；他的同伴們把

他拖了開去，脫離了火線，但不知道到那裏去安放他，就將他丟在地上。他爬到了一座矮屋，從門口爬了進去，在一條板凳底下躲着。巴吐林和他的一撮人支持得最久，但和別人得不到連絡，他們就始終相信附近地方必定有一場大戰，大概是以夏伯陽為中心的，他們自己不過在抵擋一個小攻擊罷了。因為這個信念，他們就急得要死。因為缺乏連絡是極危險的事，一個孤獨的集團無論得到怎樣的成功，總要因其他集團的失敗而敗事；當時沒有人知道別處到底打得怎麼樣，也沒有人知道自己應該怎麼辦。

有些哥薩克人看看他們的正面攻擊得不到迅速的結果，就下了馬，打小巷裏和園子裏穿了過去，開始爬到紅軍的背後去。現在，背後也開起火來了，前面也有一夥一夥新到的敵人來攻擊。巴吐林的集團吃不消這樣的猛攻；他們退下了，散開了。那些散開的人徒然尋覓躲避的所在。一個都不會逃脫。他們都被村民出賣了。只有那些逃到烏拉爾河邊設法泅過河的紅兵才能保全他們的性命。巴吐林逃到一座矮屋裏，躲在火爐背後，但是那家的家主婆立刻去對哥薩克人報告出來，並且指明了這個就是「黨委。」這個

苦惱子一定是在開會時巴吐林對村民演說的時候看見過他，所以還記得他的。那些發狂的野蠻的哥薩克人聽見說是「黨委」落到他們手裏，就再等不及審問他或是查究他了。他們把他拖出屋外來，各人都燃燒着一個欲願，要第一個把他的冷冰冰的鋼刀蕩插進他的身體裏去。他們在他的頭頂舞着他們的長刀，彼此鏗鏘撞擊着，把殺氣騰騰的眼睛看着一個人將他推倒。及經他倒下之後，長刀和刺刀就向他的咽喉上，胸膛上和面孔上亂戮下來。一個兇猛的同樂會開始了。有些哥薩克人抓住了他的腿，將他高高的舉在空中，這才非常用力的將他擲下，以至於腦壳裂開，腦漿迸出。然後他們撕下了割下了他的衣服，踢着他的身體，直至化成了一個血淋淋的肉球爲止；臉是早已不認識的了。有好幾個紅軍兵士做了哥薩克人的俘虜的，親眼目視他們的黨委受到這樣野蠻的處置。而那些不幸者自己也比他活不了多；久幾分鐘之後就差不多一齊都做了哥薩克人的刀下鬼了。

在這期間，夏伯陽到那裏去了呢？他已經不再能夠支持他的地位——哥薩克人從

河邊陸續湧上來了。唯一的機會就是從這地方河邊豎起的一塊高岩上爬了下去。當爬的時候，他們是要做了哥薩克人的一個好目標的，但也顧不了這許多——沒有別的辦法了。兩邊都站着哥薩克人的機關槍手；他們的槍彈掃在河上，殺死了所有嘗試洩過河去的人。夏伯陽手上中了彈。他擦一擦他的臉，把他的面頰和額頭都塗上了血。彼脫加是一逕都在他身邊。

「佛雪利·伊凡諾維基，讓我來紮起你的頭來！」

「不消，我的頭沒有什麼……」

「你的額頭有血呢。」彼脫加用着一種悶窒的聲音說。

「不要緊。沒有關係的。」

一步一步，他們向那岩頭退了去。差不多是沒有了——很少人能夠逃得過那洶湧的烏拉爾河去。但是他們已經下了決心要救夏伯陽。

「把他帶到水邊去。」彼脫加喊道。大家都懂得他的意思。四個人，當心着不碰着他

的受傷的手，開始幫助夏伯陽爬下那塊峻峭的沙坡。然後，大家都躍進水中，開始洩起來。有兩個是當即就被殺了。其他兩個向前洩去；他們已經達到了對岸——而正在這當口，一顆子彈打中夏伯陽的頭。當他的同伴已經爬進了對岸的白葛蒲回頭來看夏伯陽時，他已經不在那裏了。夏伯陽已被烏拉爾河中的水吞下去了……

彼脫加始終站在河岸上不走，及至他的來福槍已經不能用時，他拿手槍對前進的哥薩克人開了六槍，第七槍打穿自己的胸口。哥薩克人在這小個兒的看起來無足輕重，而却仍舊是個漂亮的戰士的身體上施行了野蠻的毀傷。後來他的同伴們在沙灘上發見了他的已被搗成了一個肉團的屍體時，曾費了很大的勁兒方才認出是他。

兩個月以後，共和國革命戰爭大會把紅旗徽章授給彼得·以薩也夫，以獎賞他的英勇。可惜這徽章來得太遲了——已經遲了兩個月，以至它的英雄不及佩帶了。

乞可夫也是跟以薩也夫一同退到河岸去的。他在沙岩上就已被殺，始終沒有達到水邊——一顆子彈穿過他的頭。

現在，一切抵抗都被擊破了。哥薩克人追逐逃走的紅兵，追上了他們，當場把他們砍殺……

「猶太人，黨委，××主義者，走上前來！」

他們就都走上前去，希望這樣子可以免得紅軍兵士們一齊拿去槍斃——但是他們並不一定能夠保全他們。黨員們從同伴們的行列中走上前去——沉默的勇敢裏現出了驕傲和莊嚴，嘴唇顫抖着，閃着憤怒的眼光，對那些哥薩克的迫害者連連詛咒，然後就在指揮刀和來福槍彈之下死了。其餘的人則帶過去拿機關槍掃殺。鄉村背後有三個巨大的墓穴，裏邊塞滿了被槍殺的人的屍體。

那時各旅人分駐在薩卡那耶和上流的各鄉村上，當即就得到這個可怕的消息，知道司令部、政治部、師部的全體人員都被掃滅，交通斷絕了，軍需被劫了，彈藥、炸彈、衣服、鞋襪、麵包，一概完了，並且絕無得到接濟的希望。局面真是嚴重極了。當時的紅軍兵士們都已經是精疲力竭，不停的作戰，加之以飢餓，又大批的人害着傷寒病。四路都截斷了，被哥

薩克人包圍着，又失了領袖，叫他們怎麼辦呢？

古替也可夫把師部的指揮權拿到手裏。當時並沒有人任命他，或批准他的任命，而時間是寶貴的。

要前進是等於瘋狂。要後退則必須赤手空拳掙扎過集中在利壁希金斯克周圍的哥薩克的大隊人馬。但是後退，仍舊還是略微含有一綫希望的唯一可走的道路，至於前進，那是保穩而迅速的毀滅。於是就決定立即退却，立即偷偷的拆下營帳，叫敵人不及注意。

弟兄們都懷着悲哀和恐怖，把這陰鬱的消息輾轉相告，一會兒之後，大家就都知道利壁希金斯克所發生的事了。

駐在麥吉納爾斯基的一旅要首先出動；駐在薩卡那耶附近的第二旅跟着它。決定要在夜裏出發，要靜悄悄的走，使得敵人猜也猜不到紅軍已在撤退。輜重隊和砲隊混在一起，由一隊騎兵護送。於是那些部隊就無聲地、慢慢地、靜靜地在黑暗中摸着路去了！

！帳火仍舊留在鄉村上點着，使得哥薩克人當是紅兵還仍舊安靜地蹲在火旁在取暖。

他們向前走，走，一步步的深入草原中。口令先用低聲傳出來，然後一口傳一口的低聲傳過那看不見的行列。偶然，車輪聲要吱吱的響起，或是一個人擦了腳骨，要不由自主地哼出來。另外一個則塞住了咳嗽，拿手悶着嘴，於是又是靜默了。他們好像並不在走，只是拿無聲的翅膀在飛着。卡賓斯基的居留地已經過去了，他們將近麥吉納爾斯基了。突然，聽見遠遠一陣沉悶的碰炸聲；原來是最後出發的騎兵隊將他們因缺乏運輸器具而帶不走的炸彈在拋炸。等到炸彈炸完後，騎兵方才放馬追上已經遠遠走在前頭的步伐。他們前進了將近四十八小時，差不多一停都沒有停過。一刻兒的休息，就又前進了。

每一分鐘都要計及的。第二天晚上，他們就到了利壁希金斯克。哥薩克人已在前一天離開這裏，往烏拉爾斯克去了。他們也正在趕路，打算犧牲一切以求攻擊的急驟。那些分隊是被截斷了，註定了的！他們將被由薩卡那那來的部隊所結果，而他們自己也急於要到烏拉爾斯克去。然而事情却完全不同；那些「註定」的部隊是始終安全而健全的。

現在，第二旅正在通過血污了的利壁希金斯克。這是一個可怕的景象——地方是默無聲息的，空虛的。街上布滿紅軍兵士未埋的屍體——刺刀戳的，刀殺的，槍打的。第一旅在這裏沒有停過，它往考齊卡洛夫的方向去了。他們走到他們的幾百同志被哥薩克人機關槍掃殺的田野，將他們葬在公墓裏。沒有葬禮的演說，沒有送葬的行列。他們只光了頭，跪了下去，懷着滿肚子悲傷的感情和慘苦的思想在公墓的周圍跪了一會兒。

他們在利壁希金斯克不曾久停，就拆了帳幕，前進了。他們不久就被從薩卡那耶道跡而來的哥薩克人追上了，就開始了一場戰鬥——一場殊死的戰鬥。

哥薩克人對於這樣疲乏的軍隊料不到會有嚴重的抵抗，他們非常猛烈的撲了上去，心想要把他們趕快結果了。但是紅軍的部隊並沒有希望去鼓舞他們，一逕閃避着死的鐵爪，抵抗着攻擊，打開他們的路去，屢次證明了夏伯陽師中部隊所能做的事。

到晚快邊，他們達到了耶奈斯基的農場，他們已經是站都站不住。他們在行列中倒了下去，睡得像石頭一般，就是哨兵也睜不開眼睛——他們也睡了。紅軍的營幕像似個

死的王國……當這時候，哥薩克人正在預備襲擊；他們偷偷的列隊上前來，停在只有幾步的距離之外，就只因在這樣濃密深固的黑暗裏作戰總覺得有點害怕，而在等着第一點羞澀的黎明光線的透露……他們的騎兵是兩翼都放着的——它要去追趕受驚逃走的紅軍。一切都預備好了。死神正飛翔在紅軍部隊上面！

第一下打擊是試驗性質的，是放出去看看是否會得引起恐慌的。紅軍要逃呢，或是抵抗呢？及至九月的夜的濃密的黑暗開始稀薄下去，就有一陣雷一般的「哈啦！哈啦！哈啦！」從哥薩克人中迸發出來。來福槍的排槍響了。野砲從背後什麼地方吼來了。

弟兄們睡得雖然熟，他們却都跳了起來，抓起他們的來福槍。什麼都是一團糟，沒有組織的抵抗——好幾個司令被哥薩克人的子彈殺了。接着一陣大混亂。弟兄們不知怎麼樣才好，他們作了一種偶然的、散漫的、無效能的抵抗——混亂繼續的增加。瘋狂的大恐慌隨時都會得爆發……克累白托夫，那個曾在刻倫斯尼·耶爾出過風頭的砲兵司令，衝到砲邊，但是——一個人都沒有在那裏——有的跑到輜重車裏去，有的蹲着躲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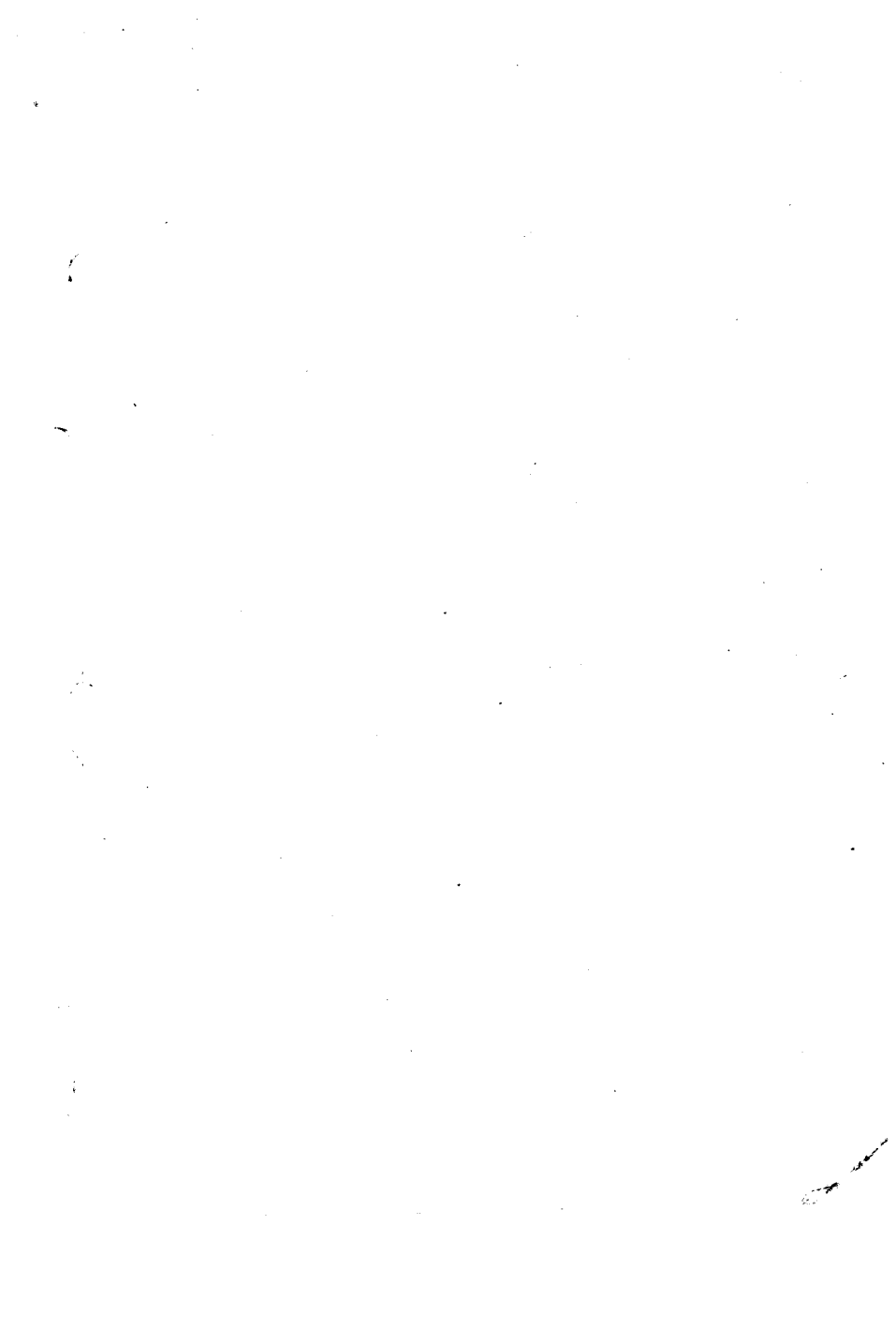
要想避過那彈雨，克累白托夫用命令的口氣喊了一陣，才把他們在自己的周圍集合起來。第一砲轟出了，然後第二砲，第三砲。猛烈難當的砲火開發了。這是足以擋拒恐慌的。弟兄們看見了聽見了他們自己的砲台在工作，他們的勇氣就鼓了起來，精神也勃發了。新的司令跳出來，補了那些被殺了的缺。於是一場猛烈的血戰跟着起來，雖是夏伯陽師中那些老練的司令們也難得見到的。抵抗一變而爲進攻，及至前面的機關槍火過於猛烈的時候方才稍稍有一下停頓。

突然間，一聲吼叫和咆哮，敵軍的兩部鐵甲卡車向紅軍裏面橫衝直撞而來了。其中有一部是在平原上明白看見它來的，還有一部則打側面從一道深溝裏開上來。但是弟兄們現在對於這種東西已經是司空慣見，——他們只把身體蹲得低些，伏在地上等着。及至第一部鐵甲車近前來時，克累白可夫發了一彈，不歪不斜地恰好打中了它。那卡車翻了一翻，幌了一幌，就一絲不動的站住。歡呼之聲從紅軍裏迸出來。他們重新再衝上前去攻擊，把哥薩克人趕退了，然後掘起壕溝來，等待着下次的肉搏。

哥薩克人被驅逐到好幾個佛斯脫以外去。在這一回戰役，有許多紅軍戰士遭了死，但是更多的哥薩克人留在戰場上。他們一排一排躺在那裏——是整排的被機關槍火掃下去的……

這一次接觸是同此種類的末了一次。不久，生力軍就開到了。當初紅軍兵士被迫而奔過的那些鄉村和農場，現在哥薩克人正從那裏逃過。現在紅軍又取了攻勢，把敵人趕回了格爾也夫，到裏海的沿岸。

他們重新經過利壁希金斯克，在那公墓面前默默的站了一會，唱了殯葬歌，宣誓要奮鬥到底，非征服敵人不止，並且要永遠紀念那些以極度的英勇在烏拉爾河邊和河裏犧牲了性命的同志。



譯後記

當夏伯陽的影片在上海蘇州等處映演的時候，確實曾經「轟動」過一下，後來各雜誌也就競相介紹起原書和它的作者來了。認為那樣的「轟動」和「轟傳」便是讀衆對於這書的要求的一個確實的保證，又經朋友們竭力的慫恿，所以用不着別的理由和動機，就化了三十六個大熱天，將它譯了出來。

就書論書，夏伯陽在蘇俄新近的文學出產中並不佔據怎樣顯赫的地位，它的作者也算不得一個怎樣傑出的作家。但是要記得，我們不能拿純粹文學的眼光去讀這部書——這並不是小說，這是事實。書中的費多爾·克里乞可夫，就是作者特米脫里·富曼諾夫（Dmitri Furmanov）他自己。他在一九一九年的時候——那時他二十八歲——被派到烏拉爾前線夏伯陽所統帶的師中去做黨委。此後一段時間，他在那位「遊擊戰

士」身邊努力政治的工作，具如本書所述。將這豐富的親身經驗做題材，他就着手做起「內戰的史詩」來，但只成就了這短短的一個插劇，死就來橫加干涉，以致他那「還沒有說完的話」（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五日臨終時語）竟無機會可以說下去。

他的夫人安娜·富曼諾夫，也是本書中鮮明人物之一。在一九三六年他逝世十週紀念時曾對莫斯科日報訪員發表一次談話，使我們可以略略知道這位作者的生平。（詳載文學六卷六號世界文壇展望。）

關於譯名，這裏是仍影片的舊譯。當時譯者一定是把最後一個音節 *ya* 錯看成 *ye*，這才會譯成「夏伯陽」的。各雜誌上曾經改譯做「卻派也夫」，但第二個「派」字倘照「國音」讀起來，也仍舊不很切合。現在所以「將錯就錯」，雖則算起稿費來，這一字之差也不無可觀，但是讀者們的腦子裏已經有了「夏伯陽」打了底子，譯書的人又何必這麼頂真呢！不是？

譯者 一九三六年九月六日